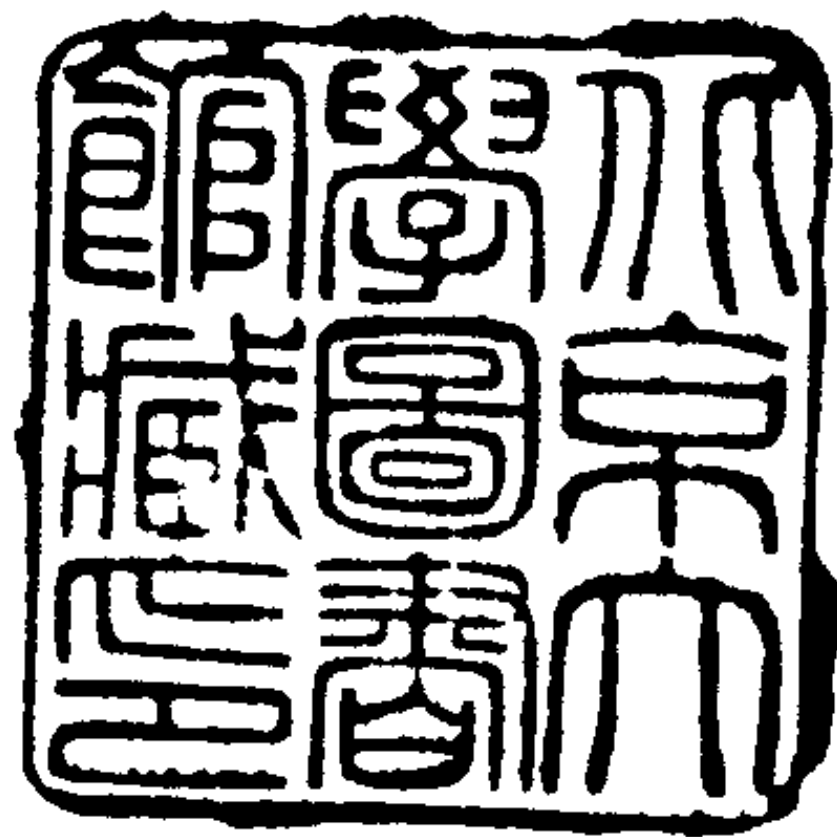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 駿 富 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六)

卷四四
卷四五六
卷四七八
卷四九至

(清)李桓輯



明文書局印行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八目錄

卓行十六

黃淵泉 子廷幹

高鳳詔

李林孫

劉文達

晏多略 武耀 武璜

湯應聘 孫承恭 皮門第

楊白 易服周

何玉鑑

王祖昌

魏銀河

曾朝瑞

吳沙

鮑志道 子漱芳

艾倬雲

吳良弼

楊洪

高大鎬

羅會恩

皇朝通志卷之五十五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卓行十六

黃淵泉

子廷幹

府君姓黃氏名溥後改淵泉字崑涵先世自臨縣遷河曲遂爲河曲人曾祖國祥祖金貴父得祿及府君四世皆爲縣學生以耕讀起家母王太君生丈夫子三府君居長次濮次浚季弟沛繼母辭夫人出也沛生數歲而孤府君爲家督事辭夫人以孝聞撫沛如同產家庭雍睦內外無間言性寬仁好施與自奉甚約而周恤族黨困乏終其身如一日雖力所不及必勉爲之不以境之豐瘠難

易爲辭待人和而介有非禮犯之置不校而遇事斬斬不少假借故醇謹者懷其仁而暴桀者憚其義里中人無少長賢愚凡見府君者無敢有戾色言及無稍有後言鄉黨爲之語曰勿爲不善愧見黃翁生平居心行事以善服人皆此類也治家最勤以身先之嘗謂人身不可一日不勞人生不可一日無業能使一家之人女職修於內男職修於外則家道立而其事莫切於治生子弟隨其資質使各執一業及其成上之能濟人利物下亦可寡過保身每日躬親庶物出入塵肆隴畝間處畫田廬什器米鹽零雜纖悉靡遺雖老於農商者不及也好讀書畫理家事夜則挑燈危坐發古籍抗聲朗誦疊疊無倦容陳玉樹先生高才博學州人士之望也

府君命子從之學禮待隆重鄉人以爲法府君願自視欲然以不能專習舉子業爲咎嘗語人曰吾於學無所得固宜以諸生老惟多藏書使子孫讀之耳邑宰行鄉飲酒禮府君以杖鄉之年列之賓筵人皆謂德如府君宜居此席不獨尙齒也先是河曲尉周君治習府君爲人深敬服之府君卒哭之至失聲嘉慶丙辰七月二十一日也越二十有七年府君以孫貴 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後累 贈朝議大夫邑之父老咸曰府君固宜有是往者周少尉謂善人有後必昌其家其言固於今驗耶配王恭人邑處士學孔女賢淑有禮事姑尤孝謹辭夫人性嚴急子婦稍不當意怒加誚讓恭人怡色婉容長跪請罪色解乃起然雖盛怒時府君至無

不轉怒爲喜蓋平日曲承色笑能得其歡心如是恭人性儉而慈
居恆一絲一粒無妄費而三族中以寔告者必多方周恤至脫簪
珥典衣物無少惜府君慷慨樂施得遂其志而不窘於用者內助
之力尤多云子廷幹自有傳王侍郎炳瀛所稱敦行不怠之君子
今從祀鄉賢者是也孫宅中道光壬午進士今貴州大定府知府
宅仁廉貢生曾孫秉鐸縣學生余子壻也

論曰府君之孫惺齋太守與余少同硯席互相切磋每聞其述府
君行事竊以爲有陳太邱郭有道遺風心向往之古者大司徒三
物賓興德行爲先六藝次之若府君者仁義中和備其德孝友睦
嫻修其行其大本立矣彼科舉學特文藝之末耳顧歎然引以爲

憾則夫實行不修竊一第以自矜張者不當聞而生愧耶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府君有焉

右家傳王樵撰

黃廷幹

古之能教子者多矣至成名則已矣子才且長服官政爲賢大夫而提掖訓誨如嬰兒不使蹉跌此固其親之賢懷襲道義不以無所依而不施亦以其子服習仁義相喻於天性者深故不以亢而無位自嫌其子之賢可思其親之善教其子尤可法也同年友黃惺齋以循吏著於閩中及讀貞庵先生行狀乃知惺齋之爲吏也有本先生諱廷幹字禮卿亦字貞庵先世自臨縣遷河曲曾祖諱

金貴祖諱得祿世爲諸生考諱淵泉有德於鄉人稱崑涵先生者也及妣王恭人皆以孫貴贈如其官贈公之得子也晚愛之甚先生聰穎特達不訓以能入學後親年高遂不事場屋而教子弟後進甚勤有碩儒爲邑教官身執禮甚恭且命晚學咸造曰必以是爲人師無貌承惺齋爲學使賀公所知教以宋五子書近思錄先生喜命卒業且無應禮部試及以庶吉士改安溪令道遠將改教職侍親先生不可曰吾樂觀汝爲政邑在泉州萬山中結黨好訟吏緣爲奸以屍詐富懦者財比延及數十姓先生訓曰視事勤則時迫而奸無宿成無輕傳事外人則啜斗少而溲惡民無所利每屏後側聽視事有鄭連者殺人而移迹於林姓先生曰是有冤鄭

果伏論如法邑中俗由是大變先生嘗曰官之敗非獨官邪也四
人者共之胥吏僕從官親友也官意未敢如是羣然曰無傷不幸
而敗預擇善地各引去而咎獨叢於官惺齋奉訓惟謹故所莅惠
而能威先生居署久飲食被服如在鄉邑且曰官錢能辦官則幸
矣況營私其不足固宜我家素儉當不以口體故使子用監守錢
嗟夫人子養其親之心至無窮也不可望於國家設官有常祿之
制爲人親而以供養不足爲憂則無以處夫吏而廉者子以爲民
上而儉其親其名不可一日居也全其子之廉而無歉然於其親
之意非樂道守義之君子不能有是如先生者可以風矣先生之
棄科舉學而養親也以王恭人多病專習醫居喪哀毀過禮無兄

弟事長姊恭兩孤甥皆所成就族親緩急及里黨義舉先眾勇行
不皆計贏絀病且貧者備藥餌徒步往治之多所全活其一心利
民物家居時亦如是道光十八年正月十二日卒年七十配李恭
人先三歲卒子宅中次子宅仁縣學生女適王適任皆士族孫秉
鐸秉鈞以明年正月葬先生於走馬梁之原以李某人耐宅中爲
福州同知加知府銜曾亮同年友惺齋也以銘屬固不可辭銘曰
夫有鸞婦完之使家女爲貧陽振使得夫言貌悄悄退然而儒羣
勇所怯肩義而趨秉是德心訐子以謨子政不瘥飫於珍模道風
既徂卽此幽宅我貞以銘永保山石

右墓誌銘梅曾亮撰

高鳳詔

高鳳詔字麗江一字心齋余友上舍觀海仲子也兒時遲重不好弄既就外傳卽能自爲程督故卓然早成年十九入山陰縣學旋以高等補增廣生潛心經籍口讀手錄歷寒暑不衰已而慨然曰父兄皆勤劬治生我願安坐書堆中可乎遂稍輟讀相與裁闕狹往往而中然出入必記注洗手不冑私一錢家故有閒田三十畝名之曰生員田子孫中有遊庠者與之君獨辭不受曰吾方媿坐食累父兄奈何又擁此私養父媿之弗強也鳳詔先世皆家山陰大父士楨始遷於杭至是購地庀材大營宗祠鳳詔咨稟教飭夜與諸弟讀書其中晝則提諭工匠尋尺斷度中程式則已未嘗過

爲苛媿故人不致欺亦卒無怨之者甲寅登賢書賀客結轍獨陽
陽如平時及隨計裝齋甚薄曰吾不忍妄用錙銖以負兄弟也入
都館父執吳太史錫麒寓齋略一酬應卽鍵戶治舉業就政於太
史太史亦以故人子指示無所隱及春闈報罷夷然無歸志益肆
力詞賦磨礱浸灌日開月益太史恆賞歎不置性畏囂歌場酒地
雖強之不赴或叩其故輒手一編示之曰宇宙奇觀盡在是矣吾
安能以彼易此有勸其從輦下諸公遊者曰一介之士臭味尙有
差池況名位懸隔而欲扳援耶以是居京師歲餘街市中罕有見
其蹤跡間有折官位輩行願訂交者不爲崖岸亦不爲翕翕熱人
以是益重之丙辰再下第卽日與其徒孝廉某脂車而南途次得

熱疾至清江浦醫曰此疹也法當下會其徒以方中柴胡重爲減去大半服一劑無效而止然猶未甚劇也過吳門日尙談笑啜粥如平時明日至烏戍疾遽篤急艤舟訪醫已不能言語矣過練市五里而歿疑是日天氣驟熱篷底鬱蒸必爲氣所中而舟中人竟無一念及者悲夫聞疾初作時車過陰平忽指謂其僕曰各大人遣輿馬迎我汝柰何不往辭僕周視無睹也以爲譖妄應之已而又曰雖去終當來至是竟不起鳳詔洪量寬中能容人過終歲無怒色厲聲然律己甚嚴尤以不欺爲先嘗埽墓山陰舟次市菽乳羸其二日是必誤也急持還之其存心率皆類此春秋僅三十有六子四人某某女一人

論曰乃如之人而飛不盡翰歿非首邱天乎酷矣然聞其死也自宗族交遊鄉黨下及乎僮僕媪婢或泣或歎莫不譁然於報施之爽豈矯情飾詐者能得此於人哉子輿氏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彼無行而壽且貴者吾不知相較果孰多也

右傳沈亦然撰

李林孫

郊縣陳伯瑜任俠士也嘗於巡撫某公座大言曰某某處教匪當起時乾隆六十年矣天下乂安坐中皆搢紳先生大吏官屬也大譁以爲妖人嗾某公卽座上執之伯瑜曰執我易耳若何者而釋無何川楚賊果起官吏皆驚禮爲上客時賊眾已蔓延然未入河南界河南路四通輒徙鳥舉不可制當事者尤是爲憂而浸淫聞賊自襄城來文武吏皆他出守禦獨布政使馬慧裕提空名守城實無兵用伯瑜計得襄城李林孫以五百人破賊襄城時賊已大至臨水欲渡聞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閱兵也戲觀之未及戰而後陳囂林孫以二百五十人出其背賊前後相紛拏殺傷過當乃

遁去林孫已破賊襄城其鄉兵聲聞梁楚間林嵐乞其兵守盧氏賊帥張潮兒來攻眾號十萬可二三萬嵐卒不滿二千莫敢進嵐謝其眾曰公等皆林孫人徒死無益指大樹曰我官也死是閒耳眾怒曰誰無面目者致公爲此言今日戰有不勝賊而生者撞大石破腦死嵐拜眾亦拜遂戰賊幾殲賊走且詬曰我識若我識若林嵐者河南省試用知縣後爲安徽省同知有益方泌者爲陝西商州州同亦善使鄉民嘗敗言笑如平常眾怒曰見人父兄子弟死反笑爲固不可解也方泌曰賊小勝驕矣我報父兄子弟仇戰必勝珍寶盡有之我故樂而笑也眾氣振復戰乃大勝方泌至前戰地呼亡者而哭曰好男子不見吾殺賊而死也因伏地哭不能

已眾皆哭汪士鋆曰吾往來梁楚間問所聞李林孫者見之襄城
遊旅中年六十餘矣而溫厚長者士鋆與言言形勢王相用兵奇
正之道皆不省曰大豪傑無他得人心耳

右書事梅曾亮撰

劉文達

劉文達字亨衢湖南龍山諸生內行敦篤父素剛急小不如意卽令跪而予杖常至流血文達皆曲承之事繼母尤得其驩母兄弟凡五人貧苦無生業文達皆廩之終其身嘉慶元年教匪犯境嘗募鄉兵助守戰數有功見當事慷慨策兵勢賊情事後多奇驗有降賊四百人大帥某欲併誅之而假爲陣斬者以報文達屢諫止之不能得後二年事發大帥果以殺降邀功褫職試選貢時文達文最優歲科試列高等例得貢有友某曰吾親衰老望吾名甚急汝親尙可待也盍讓於吾文達許焉及入試則故爲拙於文而某因得貢督學疑其文與前試不類召問之以疾辭不自明也然文

達亦竟終諸生文達任俠尚氣而能以理自克遇豪強者必凌駕其上然或一言而當則雖極卑賤皆屈服之故人尤稱其局量云

右傳李元度撰

晏多略 武耀 武瓚

晏多略湖南龍山人趨健有勇力善銅鑣嘉慶元年教匪犯境嘗部鄉兵擊賊官軍甚倚其力賊屯春廠坪多略衝其陣然賊勢盛鄉勇不能繼多略獨與其姪陷陣中陣堅不得出姪亦善鑣多略所指投也於是兩人背相倚而以兩鑣互翼之且舞且走衝而出賊當者多傷或持槍遙擊之其丸子注鑣輒反擊自是賊畏多略見之輒驚走多略善符水方藥營中傷痍者競就治之無不效其舞鑣也干虹百電纏繞其身觀者驚異性澹榮利口不言功故人盡冒之主者重多略欲攜以往以親老固辭時有澈浦武耀字燦我與宗人瓚字明玉少相愛耀好擊劍瓚善槍時時相角爲戲牛

萬才授縣境縣人舒自志率鄉兵扼龜山雞公巖耀瑣佐之萬才
環攻三年不能下兩人力也耀瑣嘗乘兩夜襲賊摩其壘賊驚轉
鬪良久不能傷後皆以壽終

右傳李元度撰

湯應聘 孫承恭 皮門第

湯應聘字雙巖湖南永定人性慧直膽略過人遇戚鄰紛爭片語立決嘉慶元年里有聚集左道者事覺長吏將以兵勦應聘親詣各家開陳利害令首悔旋星夜赴縣以全家百口保之兵遂寢僅殲渠魁生平不喜佛老著有杜妄守正辨僞諸篇同時孫承恭字正甫澧州諸生宜都教匪不靖州境戒嚴承恭與州人皮門第奉檄率義勇堵禦並制擡槍捐米石以助軍事賴以平

右傳李元度撰

四庫全書

十一

187-026

楊白 易服周

楊白字采之湖南黔陽人倜儻權奇而守正不撓村隅有神祠常爲崇里人惑之白曰安有正神而爲是耶遂斧以歸並作伐木記以釋眾惑嘉慶初土匪劫掠不能禁請於當事倡練九團得無虞又嘗施棺以數百計倡修迴龍庵左右橋白巖橋梁建設茶亭凡義舉率先倡導務底於成先是有相者多奇中謂白不永年後七十有五考終子光級光紹皆游庠同邑易服周客滇以任俠名爲驟馬客長有健兒馬剛劫人於市官不能治或械繫獄出入如常乃陰遣獄吏與交好叩所畏曰易服周義士也吾不敢負官諭服周至今具係狀固未嘗相識者慨然允之馬出果改行事之維謹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一十一

三

偶盛怒呼服周至輒解二十餘年竟無所犯後歸黔壽終於家

右傳易變堯撰

何玉鑑

何玉鑑字明選湖南桂陽縣監生慷慨好義嘗從婦翁范宗裕於東鄉縣任有饒生向榮貧士也玉鑑憐其才請於宗裕延爲童子師復傾囊贖之向榮勵學三載遂入翰林又縣民某女許嫁一士人後因其貧遂悔婚訟於官其壻羞恚欲死玉鑑出百金使成禮士人贈玉鑑詩有云鏡眉別畫傷千古故劍重還恃二天時傳爲佳話

右傳李元度撰

按篇中饒生向榮江西東鄉人嘉慶壬戌科進士

王祖昌

天地山水之磅礴鬱積而發爲瑰奇磊落之士其窮達不可知而詩以窮而愈工學以窮而愈固必有一代偉人賞識於風塵之外不幸遭坎壈則赴湯蹈火以報知己此節義肝膽從血性中來而聲應氣求之不容以孤立者所謂天涯若比鄰也王祖昌字子文山東新城人世居錦秋湖南石橋莊其讀書處有秋水亭故號曰秋水性剛介尙信義弱冠遊庠尋食餼好吟詩縱覽名山大川之勝尤好與當世豪俊交遊少時讀史傳至魯仲連不禁拍案大叫曰大丈夫當如是乾隆癸卯雲南劉寄庵先生名大紳以名進士宰新城眞循吏也一見奇之禮爲上賓丙午春大饑劉百計救荒

中丞移署曹縣蓋曹縣人相食將借公以安民新城饑民間之莫不號泣而飛檄立催就道代任某公已抵新闔邑士民欲畱先生束手無策無何子文觀海歸入謁劉劉皆臨別勉勵語出眾大呼曰來何遲耶時勢至此雖欲畱公已無及矣因環子文泣子文曰予入城時見大車載器皿向張店驛何爲者耶曰適新令尹接欽差大人曰欽差爲誰曰侍郎琅公自登州回京復命曰此非天命來耶闔邑士民乞琅公代請中丞畱公救荒豈不一言九鼎曰琅公脫不允柰何曰誠可格天何慮眾曰此上策但今日已暮明日琅公卽至非數十人徧傳闔邑不可子文曰無庸一子文足矣遽入肆買束帖入書院作傳單與諸生一夜書就黎明起啖角

黍數枚餘納囊中手持傳單走張店驛遇村卽黏不半日士民雲
集成曰惟子文之命是聽子文曰鄉民鄭允年年高能事持公呈
爲首我與龐鳳翥輔之其餘世家提鉞鄉民長者列炬幼者持炷
香隨吾三人之後在驛東平原迎琅公夜半琅公至見數里火光
如晝琅公大驚曰何爲者鄭允年曰無他故求大人恩懇中丞留
劉父母暫駐新城活吾輩耳琅公曰劉令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
父母今自小縣調大縣不日升擢皆當代爲歡喜豈可固留且中
丞業已入告得旨尤非爾百姓所當留也允年無辭以對子文
進曰調曹縣有旨而莅任之遲速則權在中丞大人若憐此數
萬生靈之命力請於中丞另選賢員署曹邑留劉公自四月至七

月駐新城救荒秋仲赴曹是大人一言而活萬民之命千古美談
萬世陰德琅公躊躇曰此事大難子文哭眾皆大哭琅公立車中
一手接公呈一手招百姓曰且莫哭聽我言我當白中丞暫畱爾
父母保爾赤子眾大呼曰吾輩有命矣謝大人再生恩眾皆稽首
懽聲如雷劉復任新城三閱月與子文鳳翥及其閩中所取士牟
應震籌畫荒政民無飢死者特爲子文築室栢臺手書秋水亭額
顏之曰吾子在署如在家也教以文章授餐精腆子文感激乃師
事先生庭有三槐二鶴每際月白風清先生乘興而來相與論文
談詩興盡而返詔開者子文至友如龐卒二公乃得至秋水亭八
月朔赴曹任重九子文往謁劉謂曰人生莫樂於爲秀才時登山

臨水隨意去留一入宦途簿書鞅掌飢不得食倦不得眠欲圖一
日蕭閒豈可得哉留十日送歸戊申九月劉告病旋里過新城百
姓送迎如歸市子文作詩送之曰舊國五年違孤帆萬里歸天涯
從此別吾道欲何依江冷灘聲急山高雁影稀何時風雪夜重立
讀書閑送至長白山下宿子文曰言不盡意意不盡言請歌毛詩
乃按節而歌響遏行雲首歌燕燕子飛次歌陟彼岵兮又歌衡門
之下劉公肅然曰子文愛我哉其謂我勿忘君勿忘親隱居自樂
勿求於人也子文又放歌蜀道難慷慨激昂坐客皆泣下劉公悄
然曰吾行矣遂南歸卒遂北上壬子七月子文自東武歸至金嶺
驛人曰子師寄庵先生復署新城矣子文不信急走謁劉曰我此

來不得已也在任時有公費千金抵家後飛檄索償償卽歸也是
日公卸篆乃與子文聯騎入長白山遊醴泉寺柳庵諸勝龐鳳翥
已偕父老乞中丞留先生修城劉公回任而子文遊泰山靈巖脩
然遠舉矣劉曰高哉子文家故貧恐人之疑其有所干也甲寅五
月城工告蒞以曹邑盜案呈吏議謫戍軍臺新城曹縣士民間之
皆墮淚子文飛奔濟南見劉公曰先生爲弟子生平第一知己急
難相需請致身於先生時兩縣士民欲爲劉贖罪苦不知例羣囑
子文赴京夏六月路有渴死者子文晝夜兼行至其姪兵曹王筮
莊名衍福家檢知定例自濟南至京千里往返十日應科試甫竣
而劉公北征作七律送之有云竟投絕域三千里空作循良十二

年夢返滇南應見母身流塞北只攜兒二聯皆警策乃送劉公肅
州子文先期入都迨劉公過部郎官皆敬禮乃赴張家口大將軍
麾下子文回東鄉試其姪笠莊曰聞漳河水勢橫吾命健僕送叔
至濟南因攜僕行七月二十七夜宿大王莊店北河決聲如雷霆
幸店基地形較高水需漸至店主大呼曰客出逃命僕忙起肩荷
行李手掖子文行達曉奔三十里回望白波若山不辨牛馬九月
子文秋試報罷龐鳳翥攜贖銀入都俟子文子文拮据萬狀費不
支人曰龐所攜尙不敷用耶荅曰此豈可食一文乃摒擋盤費十
月二日冒風雪行中途寒氣逼人著體如割自念生長山左尙不
能此而況吾師雲南人入沙漠其何以堪輒淚下如雨疾行至京

笠莊望見大驚曰吾叔幾死於水而敢復來耶曰一息尙存百折
不回耳卽偕卒應震令劉子家麟代祖母遞呈有云身年八十此
子最孝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使身亦得奉養等語尋奉 旨赦
歸劉公路出新城到秋水亭流連竟日天涯舊雨重賦雞鳴矣子
文贈別詩云笛裏清商吹別曲空中黃葉送歸船其畱別詩云詩
來強半賦離羣如唱陽關隔座間別後難忘秋水月夢中先到石
橋雲枯荷急雨聲相亂衰柳寒蟬響不分訂就高文應寄與幾人
如我是知君劉公去後子文自選其詩四卷古文一卷入京謁鐵
侍郎治亭先生先生亟賞之呼爲山東義士因寓書於山東觀察
使吾甥孫淵如稱其性情古茂詩有漁洋家法戊午正月旣望余

客使署會子文來謁據牀談笑真有魯連高風出示秋水亭集直
合杜韓蘇三家爲一手今子文年已五十有一矣而虛懷若谷藹
菲無遺謂予曰閉戶讀書二十年後當不讓古人蓋以學問之道
無盡期也鐵侍郎之品題足千古矣名下無虛士諒哉

右傳金捧闔撰

187-040

魏銀河

公諱銀河字星槎號秋浦姓魏氏吾師春松先生之父也先世由
汴梁遷浙之慈谿宋孝宗朝刑部員外郎器夫公諱栢與兄右僕
射文節公並以政績文章著爲公二十世祖蔚爲名族公會祖鄉
飲大賓明全公諱焯始家於杭祖諱德芳本生祖諱德昇代有陰
陽父諱宗珮候選州同 贈中憲大夫葺祠修譜歲祿捐賑樂善
不倦母章太恭人生子五公居幼賦資穎敏讀書日十行下寶東
舉先生按試取入錢塘縣學文譽日起又從齊息園先生遊研究
經史博取而識其要工詩古文詞杭堇浦太史丁龍泓吳西林兩
隱君汪槐堂徵君吟壇倡和俱引爲忘年交文高數奇屢墮鄉試

以明經貢成均著有桂巖小隱集心和書屋文彙以吾師貴 封
朝議大夫晉 贈中憲大夫公性至孝髫齡時章太恭人嬰羸疾
侍奉湯藥閱五六載不懈及歿擗踊中禮如成人事父贈公溫清
定省先意承志居喪哀幾滅性遵治命擇吉壤負土營葬獨任其
勞又至慈谿送贈公栗主人宗祠徧拜祖塋拓祠垣增棹楔護宰
樹竭誠盡禮仲兄靜陬公中年遭痰疾日一舉發輒不省人事公
爲經理家務鉅細不遺撫猶子嘉穀授室延師教督有聲庠序又
以第三子睿爲叔兄復堂公後以慰其心蒙 上賜紗葛各一端
製袍二領先讓叔兄擇用後乃自服其一從兄嫂及再從子四棺
貧不克葬公出所藏古玉磬售之以集事中表兄章君盈川歿而

乏嗣浮屠多年公爲耐葬於其先塋且念外祖祭埽幾闕每歲春秋必治具展敬其篤根本而修於家者如此布衣丁松老爲龍泓隱君季子耿介不屑受人餽遺時當沍塞公造其廬解衣衣之感其誠而不拒後門傭販傅姓久病斷炊將以其妻受值爲乳媪而其一子一女尙穉無所依交相泣公見之給以錢米令返其妻於家乾隆戊子人日鄰人不戒於火延燒數十家公聽事僅隔短垣反風獨完以比鄰皆貧窶各量加伙助逮重構街屋竹木鱗集夫匠夜火偶遺燄猝發公猶未趨及而鄰已畢赴俄頃卽撲息遇人有負債者從不操之以蹙曾以千金屬潘章二友市米豆於揚州召伯埭至則主閭京順家詎閭已空乏受金而不貨米豆潘章持

空券借閣之孫德方以歸將訟之公不許款德方酒食去令緩償
焉後數十年德方忽遠來報謁謂公尙在出橐中千金償舊欠其
居心仁厚而施於外者又如此以嘉慶五年六月初九日卒距生
之歲享年六十有七德配吳太恭人子五長卽春松先生名成憲
乾隆甲辰科進士由刑部郎中歷任江安督糧道山東兗沂曹濟
兵備道復爲山東道監察御史次彝憲乾隆庚子科副榜署湖州
府學教授次蓉庠生次紹憲福建祥豐場鹽課大使次景萬附貢
生孫十三人已舉鄉試者二公之葬也高郵王懷祖先生爲志銘
吳縣潘芝軒先生表其墓道光庚寅三月春松先生以傳命聲槐
不敢辭

聲槐曰孝爲百行之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公以孝友之德
隨時隨地而推之以愛人孚於內外雖終身未遇而義方垂訓積
善庇厚吾師官比部清理庶獄嚴而不酷江南山左甘棠謳思則
被公之仁澤者已深也況繼起者尙未艾耶聲槐辱在門牆晚學
知世德尤悉謹紀實以備 國史及省郡志採焉

右傳賈聲槐撰

曾朝瑞

鎮草介五溪上游與黔西邊徼犬牙錯地踞形勝屏蔽全楚建廳治曰鳳凰設總鎮副使以控制之永保翼其西南乾瀘麻特其東北環廳境谿峒幽采爲紅苗狙伏巢窟馴則人獮則獸率數十年一大變變則黔楚邊圻震動非用大兵累年又得老成智計之士爲之經略戡定其勢或燎原而莫可遏以余聞乾隆乙卯之變維時保全鳳凰廳城佐當事建置全楚邊防迄今見稱於楚人士者則爲我鳳凰廳曾明經白珩先生方鎮苗之竊發廳境也總兵明安圖以兵往捕殲於陣遂結黔苗傾巢爲變永綏被圍乾州陷沒麻瀘係繼蹂躪時鎮帥新亡廳城僅存兵二百苗乘勝攻城人情

洶洶勢幾殆先生避賊城內募壯勇五百偕文武晝夜登陴居民咸有固志湖南提督劉君輔來援初至昧地利戰屢北先生遣募勇半爲鄉導始所嚮克捷湖廣總督福甯繼至駐廳城籌辦戰守事宜胥諮先生策以行是年五月苗復集大隊來攻偏城西南之冷西坳茶園坡援軍營山脊者莫能禦直薄城南之虎尾峯城東南有觀景山者距峯近山俯矚城中甃石從高下擊可乘城登先生懼苗據山攻城而永州鎮蘇靈列營西北魏莊非苗衝有兵三千可撤回禦苗迺急奔總督行轅適福公策馬出請屏左右白兵事福公延之入先生進曰事棘矣觀景山爲廳城保障此山一失城立破盍速發令縋北門出檄蘇鎮分兵千五踰大橋循觀景山

至虎尾峯攻其前再以兵千五由打巖廠趨隄溪河截歸路庶易
危爲安福公聽其言卽飛檄蘇鎮分兵兩路出苗不意奮擊之乘
勝禽斬殆盡自是苗不敢窺城下城守益完其操勝算以保全應
城者功甚大旣而傅司馬簡以嘉慶丙辰來視鳳凰廳事情逆苗
叛服靡常思一大創之以靖鬼區稔知先生能義知兵時就家延
訪兵事司馬勗爲伙飛練勇倣沈希儀鵬勦之法剗平負固各苗
峒建築礮卡哨樓以誌要隘藩籬諸苗戢首聽命莫敢兵弄潢池
先生實陰贊之其散給歸業廳民牛具籽種及施貧匱者之餽粥
褚衣藥餌司馬悉屬先生一人料簡先後凡三載有奇先生又以
廳民在外逋亡日久其子弟不盡椎魯而鰲辰雞跣奔馳學殖荒

落綦深請於司馬修葺敬修書院籌備師生脩脯廩餼延明師勤
加講肄其章程悉經先生釐定厥後司馬游陟副使臚狀籲培民
苗舉額精夫火老之儔魁結觀光鴻都邊徼莘莘嚮學人文媿於
鄒魯先生倡率之力居多其佐當事以建置邊防德甚厚雖然先
生出經緯之才爲鄉井綏寇紓難規復隆平盛軌年已垂七十矣
抑又聞其大父友德公曾任靖州戎府雖以武奮起家而拔陳天
寵於書識割奉緡助之讀書卒成進士靖人士翕然稱之先生祇
承祖訓少卽能以文學自勵蜚英贊序長游嶽麓甯鄉王九溪山
長以老宿主講席愛其楷法謂得松雪齋筆意長沙府署品牆外
列有眞西山詩石刻其遺蹟也屢登薦錄未雋始歸里授徒城東

書齋外闢小圃種竹額曰淇園取髦而好學義將終身焉性耽吟
詠王燕平副使有詩名備兵寧城時招致衙齋分韻唱酬竟日其
見重名流如此至其內行澹備剛介不阿流俗訓子弟嚴明有法
羣從以肄武得官胥彬彬有詩禮風論者謂先生韜鱗頤志其才
足以剴刷機務其德足以模範人倫其學亦巋然遠邁時流假令
遭際風雲文通武達必克以偉伐著聲泊晚年見知大帥福文襄
公以州倅注籍選部迄未一藉手以沒何數之奇也然遇變小試
其端功德暴於鄉邑下爲紳耆所頌上爲將帥所推正復卓犖瀛
寰自足千古奚必藉仕宦而始顯哉先生諱朝瑞號楚珍一號山
亭白珩其字湖南鳳凰廳學歲貢生軍功甄敘州同以嘉慶庚申

卒於里第彌爾時索筆書爾曹愛年不可野心二語示其子弟詳
釋其義蓋古人惜陰求放之意相助於戲卽此可以覘先生生平
定識定力教有義方也配吳氏淑慎有婦德子二世崧拔貢生世
澤舉人湖北荊門州州同孫四毓琪鎮筸後軍把總奎齡歲貢生
世崧出惠齡遐齡世澤出女一適庠生李占魁基之先人當荷疆
滋事之初嘗草平苗方略佐節帥幕府五載始終兵事與先生友
善世澤復從游先人門下通門過從因得悉先生一生志事最詳
夫書紀苗民逆命良以夷性犬羊帝世尙不免狡焉思逞之事要
在上下安不忘危建未雨綢繆之策豫防其變而不失之疏卽變
亦必有以芟夷而安輯之可永永牧甯無事先生沒已四十餘年

世澤乞余文以表其墓余爲敘先生出處崖略尤詳著其宣力苗
疆守城善後諸大端俾揭之於阡庶後之有事苗疆者得所攷鏡
焉

右墓表嚴正基撰

187-054

187

吳沙

蛤仔難在臺灣之東北淡水之背也臺灣縣互千餘里背陽向陰水皆西流而蛤仔難則背陰向陽水皆東流故其地當爲臺灣之正面自大雞籠山居臺灣之極北有雙峯陡高不可極者爲三貂山一作三貂之支東入於海如象之彎其鼻也蛤仔難居三貂之南彎環之內迤北有港曰蛤仔難港南一望平曠水豐土腴草木鮮潤番人居者舊有三十六社多在海口自臺灣初開後已與內地人通往來番乘舢舨整大木爲小舟出貿易其時半綫以北尙未設官此地屬諸羅後山之北境康熙五十六年金筑周宣子爲諸羅令作邑志蛤仔難之名始見於策宣子作三貂蛤仔難圖雖甚簡略

然其中之三港合流其東之沙洲龜嶼其內山之黑沙晃南境之
直加互五社並詳於志蓋其時 國威既訖諸番向化其聲息固
無所不通者惜乎其急撫之也內地民人蕃庶地力已盡蛤仔難
番既通貿易漳泉廣東之民多至其地墾田結廬以居以食蠶叢
未闢官吏不至以爲樂土聞風者接踵以至於是閩堡禦患自北
而南爲頭圍二圍三圍又南爲四圍漳人有吳沙者遂統其事眾
推爲長沙有才略能識經紀設立鄉勇以防生番內地來者入餅
銀一二十助鄉勇費任耕其地陸路由三貂入其初險徑僅容一
人行牛不得度以後漸闢以廣然闕寂無人生番伏路行者多中
傷沙乃定爲一期率鄉勇迎外入者以益眾且通有無嘉慶三年

聞有龍溪蕭竹者頗能文章喜吟詠究於堪輿之術自謂得異傳
竹從其友徧遊臺灣窮涉至蛤仔難吳沙疑之居且久乃爲標其
勝處爲八景且益爲十六景今所傳蘭城拱翠龍潭印月曲徑香
泉濁水涵清之類者皆是也竹悉爲賦詩或論述其山水脈絡甚
詳然其時未有五圍六圍者要其可以建圍之地竹於圖中皆遞
指之當竹之時墾耕居民至四圍而止吳沙既富自恨不爲良民
供租稅且百貨不通於彼乃陰以圖求敢言於當事者得奏報升
科願出賦爲請設官建署其時鎮道惡周羅以化外置之不問未
幾蕭竹卒吳沙亦死越一二年海寇蔡騫一作牽以賊艘進蘇澳侵
蛤仔難欲取其地吳氏率耕民禦之騫使告於吳氏曰吾欲得地

爲耕種計耳此閒地曠願得其墾於爾無傷也吳氏曰吾輩爲良民若爲盜吾何敢通盜竊曰吾得耕地且不爲盜吳氏曰地固在也盍盡焚汝舟吾與汝登岸竊不可率眾賊登陸海口番人怖與鬪賊大戮番人適其時耕民與番社有鬯蔡竊率眾登陸番不知其爲海寇也而以爲耕民約內地眾從水道來夾攻乃大駭多散走徙去吳氏擒數賊獻於官蔡竊敗去於是蛤仔難耕民日益眾嘉慶八年蛤仔難大疫眾相率祈禱按丁口出錢稽簿冊得男女六萬初吳沙死其子光裔嗣爲長無才能不得眾心

右書事謝金鑾撰

鮑志道 子漱芳

育園先生以嘉慶辛酉十月卒先生子樹堂侍御以行狀寄余求
余爲小傳先生嘉言善行不能縷數非小傳所能括也爵里世系
生卒年月則碑志在焉小傳亦例不載乃略摭其逸事曰凡人由
貧約而富盛艱難辛苦備嘗之矣銖積寸累以至鉅萬其亦不易
矣故恡財者恆情自食其力以償前此之拮据於世無損人不得
而咎之也先生由困而亨顧恆思於物有濟修宗祠築家牒置田
贍族人之不能婚者舉苦節之不能請旌者則有關於倫紀而世
孝祠之建世孝事實之刻則有關於風俗人心至捐金三千復紫
陽書院捐金八千復山閒書院則功在名教復歙縣北河之故道

修揚州康山之通衢皆費逾千萬則又德及生民此先生之不可及者一凡勤幹習事之人必老於世故之人故往往義所當爲巧於趨避以自保其所有此雖服官莅政者或不免也先生當修復二書院時力爭鄭師山王徐觀察士修吳光祿燁及其家仲安先生之從祀皆侃侃不牽就總司兩淮鹽筴日勇於任事不避小嫌乾隆末年福建鹽闖入江西其勢蜂擁不可止淮商頗困而事體重大莫能撥也先生身任其事支拄兩載其患始平鹽艘或有沈溺例當補運或受累至破家先生倡義使一舟溺則眾舟助至今爲永利先生之不可及者此又其一若夫家庭孝友士大夫之常理少而廢書老而勤學著作頡頏於作者於先生亦爲餘事固不

必一一瑣述矣

論曰不自私其所有而毅然敢任天下事使仕宦者如此則賢仕宦也斯人往矣能勿邈然遠想哉

右小傳紀昀撰

公姓鮑諱志道字誠一自號自園安徽歙縣人鮑於歙爲著姓而居棠樾者尤盛其先有諱宗巖及其子諱壽孫避亂龍山遇賊父子爭死已而皆免事具宋史及明兵部左侍郎贈工部尙書諱象賢歷官著績事具明史有贈兵部右侍郎諱燦以孝行見旌明世宗朝自贈兵部右侍郎公七傳而至公之曾祖諱士臣以廉賈稱皇贈奉直大夫祖諱逢仁考諱宜瑗皆 贈朝議大夫曾祖妣程

汪 贈宜人祖妣汪程妣鄭俱 贈恭人先贈朝議大夫公生二
子公爲長鮑世大家及是猶居尚書舊第之宣忠堂願貧甚無以
爲生歛人多外服賈其貧者趨事尤蚤以是公七歲讀書年十一
卽棄家習會計於鄱陽頃之轉客金華又客揚州之柟茶場南遊
及楚無所遇年二十乃之揚州佐人業鹽所佐者得公起其家而
公亦退自居積操奇贏所進常過於所期久之大饒遂自占商數
於淮南不復佐人故事推擇淮南之幹敏者以承有司之事謂之
總商凡鹽事之消長贏縮以逮公私百役鉅細無所不當問號難
處輕重不得輒召怨以是其人相習爲異避無可否而公在其間
二十年遇事劇然見可不可自當事以及四方經由一口與之訖

其歿無毀惡者公爲人忠實白鬢偉幹意氣恢然語多樸率有至性少侍母鄭太恭人夜誦所讀書必精熟母色喜然後敢臥始微時往來江上歲迂道省父朝議大夫公於客所居喪盡禮痛母鄭太恭人早逝常曰吾茲服賈充饒何一非吾母之教而吾母生無以養病無以藥以勞苦殞其身而以安樂貽其子孫今雖欲盡傾所有以延吾母一日之命而畢孝養於前豈可得哉與弟啓運相友愛尤力內行先世有慈孝堂奉崇巖壽孫栗主在歛龍山下公葺其址又別作之山岡之上修所遺慈孝孝子二坊改宣忠堂宅以爲尙書公祠置祭器祀田其中念宗譜失修垂四十年因就尙書公一支纂爲支譜合宋元爲鮑氏之以孝行著錄者數十人爲

世孝事實一編別建世孝堂蠲金給其子孫之與祭者以當分胙族有節婦未旌者四人咸爲上之有司其生平好施獨不喜建佛堂道院其鄉有兩書院一在城內曰紫陽一在城外曰山間並垂廢矣公慨然與鄉士大夫作新之以狀白鹽使請援揚州安定書院例出庫金增諸生膏火自以私財白金三千兩益之於是城內之紫陽書院成又出白金八千兩自置兩淮生息以復城外之山間書院其紫陽書院故有衛道齋祀朱子以下歷代傳道諸儒及嘗有功於書院者公建議以鄭師山先生玉殉節於元故鄉官徐公士修吳公焯或勸建書院或主講是山功不可沒先世仲安先生諱元康者在元時以中統鈔萬五千贖朱子祀田虞文靖有記

義當增祀時議允之欵處萬山中有水曰北河者環郡治西迤橋北岸而入漸江形家謂之百里西流水閒歲漫淤西徙遠與豐樂合流北岸之流中絕嘉慶三年獨力捐貲築水射以當其西南障之使東藉湍悍以刷久淤之沙故道頓復歎人以土石築隄當衝謂之射日水射者方言也又嘗出鉅萬以修豐樂水所經之古虹橋重葺五里關于以會行旅揚州自康山以西至鈔關北抵小東門地窪下街衢水易積爲之易輒爲石淮之鹽艘涉江湖不幸遭風沈溺者例責其人補運公建議一商舟溺則羣商攢助謂之津貼當事者義之下其法爲令公前後義舉及所致力鹽務中事非可一二數大率類此公棄書蚤願好賓接文士晚而築室所居之

東偏雜詩花木題曰靜修儉養自少歲勤身勉義不娛聲色與人
交生死不相背負不宿諾時或面折人而亦樂揚人善其商於淮
也久與眾休戚不私便利以故公之疾也淮之人私愛之其歿也
無遠近知與不知齋者相弔少遭糞艱晬之日姆抱以適外家山
水驟至亟登樓水及於梯枕行經金華道上暴雨雷從足下起同
行者震死夜臥拚茶場寓屋火作夢中恍惚覩一老人以杖擲地
驚晤果而走皆免時以語其子孫誠之積德云公卒以嘉慶六年
十月十七日年五十九積貲階至道銜以 高宗純皇帝慶典加
頂帶一級得比三品以子勳茂官累 封至中憲大夫掌山西道
監察御史加三級配汪氏同縣汪志達女累 封恭人側室許氏

四子長漱芳捐職員外郎次勳茂掌山西道監察御史並汪出次
敬莊部寺司務次書芸並許出孫男七崇城歙縣學生均部主事
步墀咸育泰圻明墩明培俱幼女四孫女四余前識勳茂京師嘉
慶元年過揚州識公公一見契余五六年來以文字相商榷及余
居憂敦迫相招公前歿之一年送余還家諄諄然自敘始末若有
屬者明年遽病病果不起烏虜其所以望余蓋有在矣及是其孤
漱芳勳茂以傳爲請余惟古之義不輒爲私傳如公者自脫孤貧
中致貲以雄而恂恂有士君子之行以馬班氏傳卜式計然例之
雖爲之傳可也然以公勤重之雅幾欲事事見於余文惟恐其不
聞於後也則於爲傳非宜余不忍忘平生之言迺爲之狀加詳以

待他時爲銘表輯志乘者要刪焉

右行狀王芑孫撰

鮑漱芳

吾友鹽運使銜歛鮑君既卒之明年其弟掌河南道御史勳茂請假奉其喪還葬先期命孤圻謁余徵銘余故習君父子行事而君尤契余所相與往復匡扶甚權且久以余之孤於世所託以自壯獨海內二三朋舊頻歲凋傷煩多非意憮然重後死之悲而今又失君烏虜其忍不銘君諱漱芳字席芬歛棠樾之鮑世有著錄曾祖逢仁祖宜瑗考志道 封如勳茂官入祀鄉賢三世皆 贈通奉大夫君年十二以貧故雪夜跣足至揚州從其父通奉大夫君

佐人業鹽其後通奉大夫君自占商數於淮南業益起有司僉爲
總商家事一付君及通奉大夫歿君嗣其事又兼總淮北會江湖
並決淮揚薦饑公私旁午君黽勉措拄六七年有無曲得其序白
其賢幾半蹶卒遠近齋咨謂其存歿實有繫於時不獨惜君施之
未究也君爲人豐頤美鬢遇事確然持可不可事成不有其名無
所好獨好爲善若飢渴嗜欲之在其身人或受其德而不知愈益
自喜諸商分賑諸州縣君兩得泰州所區畫條法甚具皆例外出
私財活數十萬人功最多熟於水利嘗議臨事救災不如先事助
河工欲治上游莫若先疏下游揚州所苦獨洪澤湖湖水宜導之
歸江不宜歸海歸海必經子嬰溝昭關壩如是卽高寶興泰已悉

受其害然入江之路不廣則運河不足以受洪湖之水漕隄又危自非多濬支河不可適當事奏疏芒稻河君獨蠲銀六萬兩義壩決君倡蠲柴四百萬斤又嘗議湖水入江自金灣迂迴四十里達瓜洲不如府東舊有沙河插運捷出私財倡眾濬之因振泰州遂濬泰州城中西兩市河別濬儀徵之天池雞心洲龍門橋請復甬船混江龍鐵埽帶諸器君既致力揚州退以其餘行善於鄉平治其鄉新嶺王干陽溪清水塘叢山關道路修府學重建忠烈祠增兩書院謀額置義塾廣義冢以洎恤養育嬰施棺掩骼所舉不勝其特著其華瑩大者方余客揚州時歲祲君密致蘇松菜穀種數百石募人日攜一囊播之沿路又密購楚蜀米數千石連舸散分

旁近市價驟平其事雖子弟不及聞惟余知之耳內行篤修撫羣
弟有恩居恆布衣絢履厚掌卷軸得善本輒與流傳蕭然若寒素
淮南前後輸餼數百鉅萬君常居最上知其名下部敘功恩
數皆異等階得至通奉大夫卒在嘉慶十二年八月二日年四十
五配葉氏例封夫人子二均沂均以貢生議敘員外郎女二殤其
一一字程世輪孫二倫勳倫轍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鄉某原銘
曰
孰不趨義義利兼權君殊於眾惟義之專淮流之醜君所導宣淮
民之飢君所安全醫有餘藥讀有遺編君雖往矣音微宛然死而
不亡何必大年奚施不報澤有與延歸宅於茲委祉後賢我心孔

哀以銘幽泉

右墓誌銘王芑孫撰

艾倬雲

先生初名士益字於三改名倬雲徙字勤夏學者稱爲奇峯先生其先有曰尙獎者瑞州高安人也明神宗萬厯初徙居新化越六傳曰秉實先生名榮信卽先生之父也先生攝性剛方幼承世業勤於經史之學誦讀輒夜分年十六卽補縣學博士弟子員先是秉實先生爲先生聘謝夫人旣聘而喪明夫人之父爲同縣謝先生自以女有廢疾不可事人使辭焉秉實先生以告先生先生毅然曰始定之旋棄之不義且婦重在德喪明何害秉實先生笑曰吾特嘗試女耳女果如是必能興吾門謝先生又以美婢媵先生仍卻而不受謝夫人遂歸於先生矣越歲目漸明亦不廢盥饋遵

豆之事人以爲德義之報云先生家固貧 高宗乾隆中先生二親皆耄老無以爲養遂聚鄉里子弟授經於艾氏家塾講學定省所夕忘勞甘旨得以罔缺而里中文學之風日益盛矣新化東南十二邨廣袤數十里眾數千戶學者數百人往時鄉貢學校之舉尠有與者卽郡縣文學亦不數數觀自先生教授以來膠庠之選無歲無之而甲乙科亦漸興起越數年秉實先生卽世又十餘年張太夫人卒先生居喪皆盡禮四十三年湖以南大旱赤地千里粟直驟增十餘倍郡邑饑民無以爲食而姦黠倡亂者乘閒誘扇所在剽掠民間積貯頃刻立盡先生里中有某某者糾合不逞近千一人惟先生之族無一與焉蓋皆先生開導約束之力也里中剽

掠事將起先生方諭富戶出粟以振救乏絕而擁眾劫倉者已紛
紛至前先生乃大噉曰若等飢死尙保首領儻如今日所爲行當
斫去頭矣何苦博數日飽竟作身首異處鬼也女等若散歸吾當
振女眾素重先生聞言卽解且有泣下者獨某攘臂譁嘩不止先
生卽前批其頰令從者撻之以歸旣而邨之富人各開倉以振先
生遂縛某獻之官越月先生聞某有悛心遂詣縣爲請之得釋某
亦卒爲善士嘗與鄉人談往時事必自捫其頸曰吾頭久當斫去
賴艾先生爲我戴也 功令分別流品倡優隸卒不得與試以諸
學廩膳生聞見最確使司其事凡欲試者必使廩膳保認謂之廩
保法至嚴也吾縣以僻處方隅有司奉行不力廩保亦依違不敢

言故隸卒尤猖獗時有四秀才不及一散役三舉人不換一班頭
之謠有隸李某者以賄貪緣去丹書籍遂濫入國子學與郡縣武
學且使其子弟應文學試時先生爲廩膳與廩膳鄒摯齋先生學
相蕭立峯先生鼇力主其事擯李子弟不保李遂援國學及武學
爲言且控之上司上司雖削諸李學籍治其罪竟以此事禡先生
衣冠學使昆明錢南園通政甚冤其事具告之後學使張忍齋先
生姚成忍齋先生以此絕器重先生爲先生更名製字而先生旋
復補縣學弟子員子以清亦中乾隆甲寅科舉人矣迨以清計偕
北上覲通政於都門通政詢先生動止且贈以詩其辭曰閉門讀
易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願我未能忘世路綠尊紅艾對斜曛

通政乾隆中直臣彈劾無所避忌於人亦尠少許可獨於數千里之外猶惓惓於按部時所識之士則先生之所自立以結契於當代偉人者非徒然也子以清長沙教諭以浩國子生以濬縣學生員皆能世其業

右傳鄒漢勛撰

艾倬雲原名士益字奇峯湖南新化人年十六餼於庠聘婦謝氏目瞽婦翁令別娶士益不從卒娶之婦至其家不久而目明先是縣中阜隸勢橫甚受其害侮者不少士益忿之且言於學政錢澧澧爲革李姓隸役子姓監生數人瘐斃一人獄成旋奏請永禁隸卒子孫不得應試而當事有銜於士益者以他事革其廩生澧爭

之不得乃令易名倬雲應試仍隸於學嘉慶辛酉 恩賜舉人邑
人至今頌之爲立主郡城寶賢堂以祀

右傳李元度撰

吳良弼

乾隆戊戌及己巳兩歲旱魃恣虐大無麥禾殍於饑者道相枕先生出所蓄市棺以瘞不給則勸豐財者瘞之老疾罷廢轉死溝壑之侶骼胔無暴露有由然矣逮嘉慶辛酉春夏之交有客籍某倡諸無賴阻禁鄉曲閭里中年少漸尢而效之某正幸響應者眾而懼人阻之也先生度其事體繩以義家喻戶曉曰恤鄰救災國之大政木饑金穰歲有適然彼豐此歉此穫彼荒循環理也苟非移粟相濟彼饑我飽固相安矣脫彼飽我饑彼亦效若所爲不將終饑乎恕者諒無是昔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六曰去譏去門闢之譏便民轉移也葵邱載書命無遏糴俾推食周急通

厥有無也漢仰巴蜀粟於江陵唐運山東江淮粟於京洛他若宋
轉漕粟於他路告富人無閉糴凡以謂穀之養民利用通人不能
躋仕版建勳猷賦畝中卽事卽物運籌而匡濟之未必非孔子
所云是亦爲政之意奈何於荒年粟不能通之轉遏之邪且嘗聞
之阻禁者照光棍擾害良民論罪當遣是以利若者害若若奚取
諸少年聞之咸相悅以解不謂倖其響應而懼人阻者聞阻之適
爲先生也一日遭先生於道出不遜語逞不遜狀先生知不可說
不與校未幾阻禁河干截檣斷檣極諸橫肆移粟者訴諸宰適各
郡縣查拏綦嚴宰捕某及諸無賴羈監懲治里中無株連始信先
生之言匪迂而先生之惠不淺也先生諱良弼字立廷以四十七

齡卒二子俱能文章

右傳胡光北撰

月可集大夏文乃言

不日可也

卓行十六

三

楊洪

楊洪字映川湖南黔陽人事親能先意承志父文賜解官食貧洪遊幕資養孺慕之忱常形辭色在晉年餘急俶裝歸兩弟早逝母高恭人朝夕悼痛洪視聽未然多方慰之母卒飲血茹哀求無傷父心事庶母黃孺人孝養備至黃止一女喪夫遺子女六幼弱而貧舉家相依爲教養婚嫁成立後始析居仍月給其薪米叔文河任貴州守備卒於官室家零落洪訪求之迎養同居二十年無異並爲叔子瀆置側室獲舉嗣遠念先塋在瀆年十八徒步數千里往省歲寄金修護精刑名術遇疑讞必再四研推終恐情難周知年五十改就記室乾隆乙卯乾州鳳凰苗叛洪襄麻陽滕氏義勇

營事築堡高邨相機堵勦邑賴以全事平一無所受而歸戊戌大
饑勸同志捐金施粥精醫藥隨處施予又築東郭義園冢修魚藏
溪渡船凡以急難告罄所有不惜人譏其易給洪若罔聞訓子嚴
嘗謂天下賴好官長由塾中有好學生及子兆杏兆李入仕切切
以事君不忠非孝反覆寄示晚號警齋著有警齋餘話西湖紀游
陶情偶吟嘉慶七年卒年六十有七

右傳易燮堯撰

高大鎬

桃源多奇偉權變之士余從樸園所往往聞其略其言高大鎬事尤著大鎬於樸園爲中表兄弟故言之最詳云嘉慶初白蓮教倡亂蹂躪荆豫間所過殘毀大鎬省其父陞於臨淄邑宰署歸攜僕王明道經荆門州匪燄正張道梗聞舟行尙無患迺買舟行抵沙場突見無數小舟打槳飛集近之槳皆槍也大鎬橫劍踞坐以待須臾賊蜂擁登舟大鎬神色自若徐曰君等盜乎吾非畏盜者畏盜則不敢來此財物任汝取可引我見掌櫃蓋賊稱其魁曰掌櫃云遂問掌櫃爲誰曰姓戴大鎬乃佯喜曰是與我有舊我見掌櫃必喜我將來我與若皆好兄弟也賊眾咸喜遂擁見戴且述其語

大鎬身長七尺骨幹修偉見戴長揖不跪戴異其狀且惡其倨大
訶曰若與我何舊得非官軍營弁來偵消息乎命縛出斬之大鎬
大呼曰我盜也非弁也君欲爲盜而迺殺天下之大盜乎戴奇之
釋縛與語曰何謂也曰某學盜三年矣而不得所歸聞戴掌櫃非
常人特千里相投不圖今日之見殺也曰大盜云何曰戕人之命
劫人之財以爲盜其盜小戕盜之命劫盜之財以爲盜則羣盜皆
委財於我授首於我而盜乃大大盜成乃可橫行一世子欲爲盜
必學大盜欲學大盜當資我奈之何殺我曰汝爲盜能殺人乎曰
能遂率三人出曰可手刃之以試爾能曰此三人者盜乎非盜也
曰非盜故殺盜故不殺也大鎬乃大笑曰若是何足齒吾劍請掌

檀別擇親軍以勇聞者與較勝負願死無悔於是賊中最號驍勇善槩者三人躍出與角皆斃賊眾股栗戴亦惜其勇不殺然心忌之防衛甚嚴故大鎬亦不能害戴也大鎬因此深自韜晦儕於儔伍中日以醉酒酣歌爲事未幾掌檀下令攻宜城城拔營往大鎬亦逐隊行至一處溪流清澈長橋翼然佯語同行者曰我渴甚思浴汝姑前行跳而下已見橋下一土窟草木陰翳劣容一人因屏氣蹲伏其中盡一日夜橋上馬聲未絕也良久寂然始出飢甚遠望道旁僻處一小屋投之闌無人覓食得綠豆數升將煮以療飢又念炊煙久斷或餘賊後至望見將不利遂出戶四眺果見三人荷戈來大鎬僞爲狎暱狀急以手招遙呼使近語之故且曰得食

可共啖我憊甚若爲我炊一賊欣然投戈裸體俯拾薪爨兩賊赤
膊坐地取涼相笑謔炊將熟大鎬乃笑取三矛評利鈍作距躍曲
踊狀以助勦謾曰鈍物何能殺人我姑試之出不意一槍中爨賊
背洞宵兩賊驚愕不及起復一槍中一賊宵洞背一賊疾起走出
戶又追斃於階下迺從容取釜中豆飽啖裹其餘取徑兼程走宜
城徑詣縣門大呼賊來縣宰驚問故具道本末宰曰可奈何大鎬
爲畫守城策盡取居民市廛街道階礮石碎之運置城上密布女
牆閒蓋大鎬住賊中久知賊畏飛石勝軍器也已而賊眾大隊至
見城上石如山積知有備氣沮大鎬登城周呼曰爲我語戴掌櫃
高大鎬在此可速去不然且盡殲賊愕然遂宵遁宰乃飛檄鄰縣

城賴以完事平宰上功大呼欲以首席入大鎬名大鎬毅然曰幸
脫虎口得生還足矣敢邀功哉堅不允乃止宰酒厚送之歸歸後
十日而王明至王明亦桃源人誠恐無他能隨大鎬陷賊中絕不
相見蓋已不知其生死矣歸具述與主人相失後賊偪令炊爨負
擔鞭撻勞苦屢瀕於死一日至某處賊與官兵接仗不勝走官兵
捉獲二百人王明與焉閉置一處刑訊慘毒明歷供被掠情實無
詭語明日又易一官訊明供如前又一日易一官訊明仍如前凡
五易官而五訊明終無異詞五訊後官乃分二百人爲左右隊各
造名冊載里居忽傳左隊進良久見兩人執刃挾一人出肩上各
插一令旗以次駢斬是時明立右隊中迴顧同隊人皆斃棘無人

色淚涔涔下有頃呼右隊以次進官按冊問名姓里居無他語辭
色甚和問畢人給一符一金諭曰若等皆良民不幸陷賊中今拔
爾歸見汝父母兄弟妻子符以衛汝行金作汝糧糗資汝歸歸語
若長老子弟益勉爲太平良民於是眾皆叩頭泣謝各領符取金
歎躍而散蓋王明所親述如此噫嘻高生殺賊如屠羊豕勇固不
可及也迹其蒼黃遇亂死生呼吸之際而能談笑權詞以解使賊
不疑卒出萬險以保其身而全一城其功又何偉歟乃抑抑自下
有而不居高固奇男子哉而如王明言又可想見當日從戎諸臣
曲體 朝廷寬大深恩不妄戮無辜德意然非王明誠懇謹愿前
後無異詞得不同爲草菅哉然則君子之處亂其有道也乎嗟乎

當教匪煽亂勞師糜餉用兵至七八年之久然後收定夫亂之始猶火之燄燄耳不能撲之於早遂至燎原而不可遏誰坐厲階可勝歎哉此高大鎬之事所由書也

右書事鄧顯鵠撰

羅會恩

嘉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吾友石屏羅孝廉南耕病卒於家其季弟徵君琴山攜伯兄五臺君所次行狀詣予郡齋屬誌其墓謂予與南耕道誼相許宜無溢辭也予重思而歎曰性醇篤而行直方有體有用如吾南耕者朋好中實鮮其儔吾不爲南耕銘老成楷模其孰求而取則焉按系南耕姓羅氏名會恩字際叔先世江西廬陵縣人明之中葉有諱繼者客遊滇中遂入石屏籍五傳皆積學不顯至 國朝雍正間大父諱鳳彩始由名諸生連捷癸卯鄉會試累官至宗人府丞父諱元琦以乾隆戊午科舉人知隴西縣南耕爲隴西公第三子領戊子鄉薦與兄五臺合慶恩黔陽令湛

恩暨弟江川教諭蔭恩徵君歲貢生覲恩振揚文學於南中稱最
事父母以善養聞居隴西公之喪備盡哀禮服闋部選安甯學正
時母孫太孺人病且衰奉檄而悲辭不就後太孺人歿喪之一如
隴西公寢苦歎粥不饜酒肉者累月不御衾裯者累年昆弟行止
雖異跡出則情思惓惓居則笑語怡怡己酉琴山病劇藥餌必躬
調口哺兼旬不倦而病以霍然居恆刮磨豪習不務嬉遊往還族
姻知好閒成人之美如不及遇有過差雖年分尊且長者未嘗不
面爲規切其言初或慙不入聽迨退而思之卒未嘗不感寤以改
日際叔愛我也三上春官與鄉先達周立厓廷尉錢南園侍御師
事友處砥礪文行無虛日旣以不得志歸里下簾觀書冥若不知

外事至於指陳地方利弊侃侃而談咸中窾要州之海口關農田甚鉅歲資疏濬常毅然獨任之嘉慶己未地震災戶嗷嗷懇當事開廠振粥身理寶秀二十餘竈勞瘁備至民不苦饑君子於是知南耕潛德不耀其才又足見用於時也卒年六十有一配廖孺人先卒生子廷均娶戴氏亦相繼卒妾孫氏生一子一女俱殤以伯兄次孫士範士芳嗣南耕生平耽卷軸勤考課闡述先德薈錄古今格言成帙以示學者復輯法帖數十種臨卒一一分給子姓其自著有過庭彝訓南耕文集詩集藏於家銘曰

維溟著望系分廬陵五世潛隱委祉宗丞隴西繼之孚惠頌稱貽穀燹後君用嗣興篤於所性不學而能其行踽踽其骨稜稜爾淑

爾慝諄復勸懲經理利疚指畫肩承德出名上才莫與矜孰戢其
翼而不霄騰我來眈眈誼謀頻仍匡我拂我言服我膺吁今已矣
疇爲良朋銘君之兆來許是徵

右墓誌銘江濬源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九目錄

卓行十七

朱安勳

陶必銓

黃雲鶴

余觀德

孫上驤

陸雙全

吳天生

張映奎

李本忠

程煌

李朝沃

劉家棐

竹園舊者

王應祥

駱昇

許所望

張朝棟

郭大昌

王名邁

俞文

蔡雲達

陳履和

姚訓

陳紹蕃

程允元

張尊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九卓行十七目錄

李功立

張德潛

唐明玉

孫敏齋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卓行十七

朱安勳

我朱氏與徽國文公同出茶院府君遷涇者歷宋元朝未顯然多
醇厚隱君子爲善於鄉故能保世而滋次余所及見則首推族伯
秀峯公公諱安勳秀峯其字太學生遠祖達性慷慨嘗發粟贍飢
人曾祖文雅祖武鶚考慶蘭世守先緒逮公益好施家素約讀書
不克竟願恂恂有儒者風型仁講讓言笑無苟習勤苦稍積餘貲
赴義若渴乾隆五十三年客遊楚荆州萬城隍者一郡保障也市

廛田畝鱗次櫛比皆恃隄爲固公至適天大雷雨連晝夜江水驟增三丈餘潰隄而出隄下居民見鱣濤溢涌如自空降駭走多不及盡作波臣公卽日糾同郡胡先彥等捐重資募舟以救時水勢橫激舟人莫敢前公命其子愷往愷躍而登遽鼓棹羣舟悉濟幾覆者屢矣卒偏隄側更番渡全活無算處之高阜又倡勸捨棺施粥棉衣草薦畢備尋水退收白骨瘞諸永安塔復建義濟堂列規制垂久遠計制府畢公沅獎以額曰功深拯溺噫匹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夫人里居擁厚獲恕視親屬分斗粟緡錢輒見德色凶歲議糶胥焦舌做不過十金數十金而止有百金者稱爲難推一人司其事畏避惴縮否則思侵漁公之於荆特寄耳未嘗操司牧之

權值厄可竟去卽不去隨眾樂輸必不以是蒙訾詬乃蒿目時艱
直以剝膚滅趾近切吾身不辭勞險奪斯民於滔天巨浸之中所
施設誠懇周至使 國家蠲貸之深恩得以漸被當是時大吏暨
郡縣吏巡隄上者嘖嘖嗟歎而公退然不勝但蹙額念流離狀事
旣竣道經沙市沙市火延燒幾盡聞煙燄中哭聲震天急解裝人
贈錢五百俟其定乃還公之力善率此類然公實不爲殷富也於
厚非敦仁而勇義者其能如是乎是可以傳矣公晚歸家族人欽
其德每紛難一言立解於義倉文社造梁夷道諸美舉行之彌厲
事多不具論論其大者公生雍正十有三年二月庚戌卒嘉慶十
年五月癸卯年七十有一配胡氏年八十餘尙存子三長恬次卽

國朝三行屬英有示新
二
愷三論俱太學生女二竝適胡孫七加雙業儒餘幼孫女九葬某
山之原公弟柳堂教授寵曾語公行事姪孫羸余中表親也來屬
銘其何敢辭銘曰

荆乃郢都爲百戰區紛戴魚頭濟川無桴公赤手障橫流俾民有
鳩活千人者天必酬後嗣蒙其休視茲松楸羣識爲好義有道之
古邱

右墓誌銘朱琿撰

陶必銓

黃江陶公之卒也年家子山陽李君宗昉次其事爲之行狀其葬也有藏幽之銘有表墓之碣凡所以揚焯懿媿者罔弗至其後鄉人思公之德請祀於鄉賢祠又臚其事實上於禮部公歿時長子澍方爲編修厥後官漸顯先後以 覃恩贈階自儒林郎至資政大夫法得立神道碑今宮保公總督兩江復以道光十四年十月十八日 覃恩晉階榮祿大夫太子少保本官兼官如制配黃氏晉一品夫人將立石墓道而以碑文屬琛琛惟善人君子鄉邦之元氣其達而立於朝則以其淳懿之德培養國脈又康兆民其居於鄉則本其躬修之行以化於里黨而教其子弟當其時無的然

震耀之譽甚且窮約枯槁會不得稍自佚樂至於遺澤深厚流光無窮則常於其子孫見之安化陶氏子姓蕃衍世有令德琛嘗讀公所爲大父文衡府君墓表及其顯考寅亮府君行述既有以知其先代之德益知公之所以承先啟後者源遠流長而未有已也公之歿距今垂三十年其行久而益章旣俎豆於鄉賢之祠而宮保督部方爲 國名臣以丕顯先人之烈光 天子之所以榮之者有加無已則貞珉之文其可以闕如乎琛與宮保督部同舉於禮部於公爲子行不敢以不文辭則銘以揭之銘曰

公之先世系自長沙都督八州以昌厥家芬烈縣邈罕漫弗曜根本盤鬱烏奕有造惟公祖考寬中肅外察盜隱惡爲長者最公考

繼之惟孝克友處齋若豐拾金弗有施於有政或讀或田式於鄉
人化其莠頑自公幼學穎悟絕類梳爬百家貫串經義士先器識
務正其誼束身庠黌厥行優異事孰爲大始於事親澣之灑之廁
臉中翬母疾而病嘗薺以下至誠通幽遄喜乃告古之純孝何以
加茲本立道生動罔弗宜衣麤食蔬礮砥堅定學爲有用以義自
任里民畫驚有虎啣人攫糶肆虐公號於神繫神之靈維公之誠
虎虛無迹人安厥生殖殖其庭故鬼是宅如日譔譔居弗清謐公
爲禱崇冥漠咸格率作興事不辭險難恤患急病公心所安公之
行誼孚化鄉黨歿祭於社是行是仰公之文章根極義理達於枝
幹吐棄華靡世德清曜公克振之延於世世篤敘惠時教誨爾子

爲稷爲契肇敏戎公爲國柱石 帝用嘉之不錫爾祉品章駿龐
輝照金紫勒辭豐碑昭此茂實膏沃源遠保世無斁

右神道碑吳廷琛撰

黃雲鶴

君名望字竹岡姓黃氏系出江夏江蘇吳人也晚遊天台脫然有
遺世之思更名雲鶴稱吳中雲鶴老人君壯歲裴宗錫巡撫安徽
禮致君事無大小必咨之裴公調雲南卒於官節相李侍堯兼署
撫篆以君熟手客延之未幾裴公殞歸公子幼無期功強近爲護
喪者君卽辭節相爲裴氏送喪蓋水陸萬餘里云嘉慶甲子君入
都屬言路大開君卽伏闕上書意謂踐土食毛之忱不能自盡數
十年間足跡徧天下於民情時務見聞親切其確鑿可行有利無
弊者四事垂死之年豈復有所覬覦區區愚誠得以上達死且不
朽七月十四日封進得 溫旨放歸條奏既 畱中君卽削槩外

人頗有謂君言已舉行者以問君君笑應而已自己未春初 今
上親政常熟監生周玠上萬言書言事繼其聲者至君共十人閭
閻疾苦幾於盡達數年來 王言渙汗深洞民隱屬有司奉行不
力未能盡稱 上旨然困敝亦少甦矣以布衣下賤芹曝至愚而
九重虛已曲納有古先聖王之所不及者況三事大夫膺 天子
之所嚴事重寄其念 聖心望治之切朝夕論思以宣德化則薄
海仰風匹夫匹婦可以咸得其所矣而乃緘默雍容坐養資望其
得失交戰之心至老益熾以致水旱頻仍兵革疊見利源下竭國
用上滋歐陽子之言曰國家有事諫官不言而他人言之異日書
之史冊以爲朝廷羞況此嚴廊不言而草澤言之甚或草澤言之

而巖廊沮之則其爲異日羞者不僅什伯高司諫已也豈不痛哉
余故知君名丙寅夏於揚州旅次相值同居兩月備識君之生平
君老矣有子而不能繼志恐沒世無聞故纂集爲小傳其命君之
子百年後卽鐫諸壙側以備志乘家之採擇焉

右小傳包世臣撰

余觀德

君諱觀德字君懷姓余氏安徽歙人其祖望孫甚旣得君名之曰狗兒江淮間每名子曰貓曰狗取其易長育也歙人呼狗與九同遂爲余九父某早卒祖某舉人爲南陵縣教諭俸滿保薦攜君入都
以知縣就銓而沒君年方成童無以爲殯遂鬻身於旗籍兆公家以葬其祖兆公征新疆敗而仆君以死捍之被十餘創遇救兆公乃得脫事上聞 純廟嗟嘆 賜入品頂帶元寶二枚開其戶及協揆莊公有恭巡撫江蘇高君行誼禮聘爲司閫君盡力事莊公有不可者必力爭得請乃止後莊公以蜚語被逮君爲莊公受刑夾二次事以得白遷原任大學士陳文恭公繼撫江蘇所爲以

詩歌贈君而稱爲忠孝奇男子者也君具知人鑑太子少保四川
總督李世傑以從九品試用江蘇君與語而奇之贖金爲加捐知
州又白莊公得奏畱歙人山東學政福建道御史程世澗少孤貧
入蘇州布肆習貿易當塗人山西知縣進士梁雲五曾勾食揚州
君一見皆振拔之使得習舊業以至通籍君自蘇遷揚開怡昌客
寓而李公適總督兩江視君猶同產君願不冒一至其署李公防
汎每歲四取道揚州皆主君家君爲言地方疾苦兩江自尹文端
後推李公多君之力也嘉慶初揚州科名淪落君相城內有河二
道久淤塞遂盡其貲得白金三萬兩獨力浚治以其餘建太平水
倉今揚城街衢皆有水倉火患大減循君之法也河旣成是年秋

試文武解首皆在揚於今尤盛乾隆末高郵州知州孫某負君銀
五千君索逋至其署而孫病甚君卽欲去孫執手以稚妻幼子爲
託孫旣歿君爲買宅於揚州小東門任其度支子能就學君以屬
名師比君之卒周給之不絕余以嘉慶六年始識君君年已七十
言西域兵事及東北各部落風土形勝如指掌十三年三月卒於
揚寓年七十有八資財蕩析仰屋數椽子厚存亦古處有君之風
而困乏不能自存矣

右傳包世臣撰

孫上驥

君姓孫氏諱上驥字思贊山陰縣學生世爲臨浦鎮人鎮在山陰
蕭山之間君居鎮東偏隸山陰天樂鄉有塘環之曰石堡阪其北
則蕭山之西江塘屬於麻谿者也麻谿承清化諸山之水經茅山
闡出新開而注於江江者古浦陽江也麻溪以下別名西小江明
孝宗時塞麻谿而古道湮廢江自諸暨南來至臨浦折而西由磧
堰以合富陽江富陽江者古漸江也浙江之潮逆上會之遇盛漲
不得洩則橫流汎濫而石堡阪當其衝蓋屢有潰決之患故君家
世能治塘乾隆中君父遇東公修麻谿閘有勞記於石君習聞緒
言慷慨果毅有利於鄉無勿與舉也而治塘之績尤偉嘉慶十三

年大浸水由塘裏陳決日入西小江歲以不登署蕭山縣事者從政新設堵築於胥若僕不愼寘薪而塗附之人行其上若履巨繩蠕蠕而掉民大惴恐今兩廣總督阮公方爲巡撫聞其事捐金倡修蕭山士民視力出泉計丈賦役臨浦至麻谿則以君任之君於塘裏陳撤所寘薪去塗之浮者掘得堅壤下木爲樅而甃以石中實以土其高丈有三尺於廟後塘以木衛石以石闌土凡塘一千三百餘丈築之平之墉如砥如阮公嘉之以力衛鄉閭旌其門阮公去今協辦大學士蔣公爲巡撫檄山陰會稽兩縣捐輸協助以續未竟之工而君任修石堡陔塘捐不時集出已貲以濟工需緡一千六百期歲而後庚當是時君晝夜立塘上指畫董視風雨寒

暑未嘗倦輟役者咸勸工以堅完十年之間水洊至而塘不壞君之力也君卒時年七十六子三柱廷例授武略騎尉封君如其階度候選儒學訓導出爲君弟後涵山陰縣學生

論曰西江塘之患有三焉西興以西至鎮水庵浙江所往來也患
在潮汐之掣塘面聞家堰西汪橋孔家埠漁浦楊家浜浙江所
也患在汕水之漱塘根積堰臨浦麻谿浦陽江所委輸也患在盛
漲之溢塘身不知水之性塘不可得而治也石堡阪爲西江塘之
衛外塘圯則內塘隨之然以尋尺之土受建瓴之水急者爲湍深
者爲淵非下石築磯激溜使遠塘不可得而治也余嘗爲君言之
絀於力而止今議垂定而君逝矣慮有事於塘者之以智鑿也故

附論之若君之於臨浦塘可謂盡其心而得其道者矣

右傳王宗炎撰

陸雙全

廣慶虞侍郎當權時好畜聲伎凡酒譔閒每值纏頭以千百計余嘗規勸之侍郎殊不以爲然有陸郎雙全者蘇州人爲侍郎所鍾愛侍郎被罪時其聲伎皆逃竄惟雙全隨之入獄視其飲膳謹甚侍郎臨刑日雙全奔赴市曹以重賄付劊子使速其斃免諸痛楚及後雙全抱屍痛哭幾殞遂眠藁市側數日送侍郎至兆域有其族人阻葬者雙全戟手罵之卒葬侍郎於其先人家側侍郎子遣戍雙全復送出關然後涕泣而別亦伶人中之守義者故表出之

右錄宗宗昭樾撰

按廣侍郎事敗在嘉慶十三年冬

吳天生 張映奎

吾於湖之西得兩人焉曰吳天生曰張映奎天生石門人家貧爲
賣餽業嘗大雪出門遇物而仆於雪中檢得一襖白鏗凜然心念
歲旣暮是必從責貸來且非己財拾之不義坐守之失金者果跟
踰至詢其數適符因舉襖以還其人欲以半酬卻不受明年冬復
於雪中得金則數加於昔咸謂天之勸廉宜受天賜天生仍守如
前竟尠至者天生不能書乞人書欲覓金者詣某處揭之通衢踰
年杳然會邑中造萬歲橋慨然出所藏金以助不爽銖累眾欲書
其名天生不可曰物非固有當書天生拾金代物主助耳於是天
生之名著石門石門西爲桐鄉映奎其邑人也業樂工邑有昏喪

輒挾器往家唯老母事之甚孝每市酒脯歸融泄一室化妻子無
詬諍聲母督之亦嚴凡擣菹玩戲之爲悉禁弗許一日偶晏歸母
詢所從來不敢隱以友人強之博故少畱對母怒杖之映奎泣下
曰平日母杖知痛今弗知母殆衰矣於是其母罷杖市酒脯飲如
初予嘗見其人訥訥然一鄉愚耳按桐鄉爲古崇德卽石門分治
兩人者居不越郡縣業不出里井而其行詣卓卓皆有深合於古
之人者夫豈讀書致之哉

論曰鄉舉里選之風渺矣漢舉茂才孝廉猶有三代遺意今則三
歲而試天下之領其薦者凡一千二百四十一人而美其稱爲孝
廉此千二百四十一人其果施之於家而皆孝授之以政而克廉

否耶若映奎者可以謂之孝天生者可以謂之廉

右錄趙懷玉撰

卷之五十五

自
年
月
日
行
事
記
録
一
二
三

三

李本忠

李本忠漢陽縣漢鎮人好義樂施以豪俠自命少游巫峽見牛口以東八斗蓮花諸灘怪石嶙峋錯列江心石梁數道橫亘水底夏時水漲流飛似箭旋掣如風高浪大渦挾盛怒以與石鬪東下巨扁掀舞不當一槁葉長年三老挽招竿呼叫力爭稍一不慎人船併裂冬日水淺懸崖千仞縴道峻極十里百折背百丈者猿攀蟻附高者凌雲霄俯者濡體足縴繩一斷舵折檣傾雖萬牛不能挽回而電逝颯飛卽父子亦無從相顧也本忠目擊而心傷之乃捐數萬金備器具轉巨石剷頽岸石之橫據江流者焚以炎火沃食醯摧其剛堅化爲劫燼然後連檣東下百里一瞬復刊木開路以

備緯道曲者直之狹者廣之於是曲沱左右來往者櫂歌競發津鼓不停有司褒獎行路者皆拜德焉居平振貧乏恤孤寡施棺木掩暴露善行不一端然皆故常之舉不更表之獨表其巨者

右傳劉相奎撰

程煌

余幼時聞諸父兄言里中程日新先生先輩讀書誠長者而未及請問其行事近以訊之從甥程禮明禮明日我高祖也以老儒終鄉里以篤行高年鄉黨宗敬之其言之詳遠矣莫能多道之也僅一二事識於家人代傳之相訓厲不敢忘者非曰奇節異行也然固常人之所難者祖公少讀書而家極貧年十六卽爲人課童子師里胡氏請之以歲奉八金公諾之矣他家聞而爭請三胡氏之奉或勸公遷就之公曰吾貧金多固善願吾已諾胡氏且吾始出而誘於利利可盡乎竟館胡氏主人高其義歲增其奉學徒益進卒以教讀致有薄產遺之子孫今百餘年矣公應試於府列名

首縣士聞父病不待竟後場而歸父尤之命復往則已畢試矣太守嗟異之明歲更新守公又試得首以入學焉此二事者雖微見問禮明固願有謁儻蒙賜爲之文推揚其先世之美以永詔其後嗣其可乎余聞而稱曰吾里中昔時讀書長者之行有如是哉而何今者之不見乎夫不以利傷信而師者利之所便居也不以名忘親而親又甚樂其子之有名也世之人苟名利之在不必其有辭有辭焉藉之無問矣若先生之行微獨吾里中不復見之凡吾所見於今之人皆不然也禮明之稱其先世約而知要書而論之不惟程氏之傳亦使學者習聞舊儒之風而信於得失之命也先生諱煌日新其字年九十一乃卒妻賀氏年八十七夫婦偕及見

元孫子孫繁盛多能繼儒業者

右家傳吳敏樹撰

五十四年五月廿七日

VI

李朝沃 劉家棐

李朝沃字夢弼湖南長沙人有幹濟才嘉慶辛酉歲饑民肆掠大府患之朝沃曰奸人煽惑爲變耳擒其魁則黨散矣如其言而事定苗匪不靖入按察使傅鼐幕凱旋論功當優敘堅辭之有苗將就戮察知非賊黨力請得釋其人感泣從歸供役十數年遣之號泣而去通山諸生丁文炳以訪戚流落長沙朝沃器之值鄉試贈金使歸是歲果鄉舉同郡劉家棐字勛偶醴陵諸生家極貧舌耕不足自給然恆以利濟爲念劉氏族姓蕃衍每際春夏荒歉稱貸維艱迺倣朱子社倉法與族弟家畚等各出穀石倡捐劉氏義倉春發秋收量加息耗迄今族人守其遺規穀贏至數千有奇年大

饑並推以周鄰里

右傳李元度撰

竹園瞽者

水有淺深緩急強弱險易之異不瞽者見之矣而瞽者未之見也
渡以舟而深如淺強如弱急如緩險如夷不瞽者見之矣而瞽者
未之見也及余經此渡而喟然歎瞽者實能見之不瞽者或未之
見也渡在竹園村至壩普中間上下往來幾十里過者日無慮數
百人從未有議及舟渡者有瞽者過而惻然遂爲倡而羣和之人
日積錢一文閱數年而渡以成利物仁也爲義勇也知克有濟智
也無或閒無敢慢誠也瞽者非惟見水且見道矣嘉慶壬申三月
納樓普生文光與余偕渡爲余言因記之或曰始瞽者聞有涉而
溺焉者乃倡爲此而卒底於成嗚呼獨瞽者聞之也哉

右記劉大神撰

右記劉大神撰

王應祥

君諱應祥字國楨號慈齋姓王氏其先由閩遷浙之永嘉傳八世至東崖公諱澈正德癸酉科舉人官福建布政司左參議弟鶴山公諱激嘉靖癸未科進士歷任通政司右通政祭酒講官其後科甲蟬聯以文學宦績著者代不乏人祖克臣鄉飲賓父科錄國學生君賦質聰穎讀書過目成誦塾師甚異之早年入太學研究經史能會其大意以家資中落遂躬會計治生業漸致饒裕性慷慨商人梁子藏因負欠無措將就死君貸多金與之並爲乞貸於他人如期不償君鬻田宅代爲清理其周急濟危多類此卒於嘉慶癸酉年九月二十四日年四十六妻蔣氏賢而矢志子二人玉王

君歿時尙幼囑以勤謹讀書今俱入庠食餼歲科試常列前茅余
觀察甌括考試書院閱其文而器之戊子孟春玉具君行略乞爲
傳

論曰昔司馬子長緣事坐罪力不能贖無朋友好義之助因作貨
殖傳以寄慨易言利物足以和義能尙義則利亦義也君慷慨好
施周人之急救人之難而不望報以視世之慳吝擁厚貲日覩其
親戚之飢困而漠不知恤者其爲人之賢不肖相去何如耶

右傳賈聲槐撰

駱昇

嘉慶十八年癸酉九月十七日奸民林清黨潛人 大內爲亂天
佑 皇清賊應時撲滅是時都中有譁傳僕代主死死復甦蒙
仁廟嘉獎再四者今吏部侍郎長洲陶公樑之僕駱昇也公時官
編修充文穎館提調是日入值駱從倉卒報賊至駱亟匿生他所
自當門立賊遽至亂刺已揮刃傷其首左偏冠陷入寸餘駱仆地
賊以其死也置之入戶闔無人乃去未幾賊伏誅駱喉閒微有聲
兩目漸張陶公出視驚問曰汝甦耶則泣駱亦泣下公徐徐掖之
起醫治數日少瘥顧冠陷不能拔醫者術俱窮一日駱假寐夢人
倚榻前語曰若冠偏盍手正之如言冠立拔聞者以爲忠誠足格

鬼神云 仁廟聞其事 召詢陶公至詳嘆曰此義僕也宜善視之尋 賜白金旌獎於後陶公出守直隸大名及爲湖北荆宜施道漢黃德道皆攜駱行令其子與己子同學方公赴漢黃德道任宣宗成皇帝召見語及前事詢駱狀甚悉亦 命善視公卹待有加尋卒哭之哀厚歸其喪噫駱以人奴屢致 天子清問動容咨嗟海內傳爲異數爭相稱說數十年弗衰駱不誠忠傑人歟顧性樸愿居恆事主益謹視主之子甚誠絕口不語前功人詢之亦不荅陶公以是益重其人道光丁未余客黃州駱已先死公屬爲義僕傳諾未及爲蓋已遷延八載至是陶公之年已八十餘矣駱卒時六十七歲直隸寶坻縣人

鄧瑤曰漢書言李善爲李元蒼頭元家相繼死沒羣奴欲殺其孤兒善潛養至成立資產亦得全朝廷聞其賢官之遷太子舍人出爲九江太守余嘗讀其傳而敬之以爲忠義貞純之節不必盡出於士大夫也如駱昇者使在今日爲朝廷命官出其萬死不顧之樸忠力禦賊氛不儼然巡遠風槩也哉此義僕駱昇傳所由作也

右傳鄧瑤撰

五
四
三
二
一

111

許所望

許所望字叔翹安徽懷遠縣諸生工爲詩而通兵法喜慷慨趨義
嘉慶壬戌冬宿州亂民王朝明李勝才破宿州所望嘗率其戚屬
王冠英出積粟三千石餉軍且助平賊於陳家集嘉慶癸酉秋九
月河南亂民李文成據滑縣內結林清驚京師其黨走山東林清
旣伏誅山東旋平王師方會圍滑縣兩江總督百齡駐徐州安徽
巡撫胡克家駐亳州爲江南防守亳州有歸德人楊七郎者盜魁
也擁眾引河集其黨洪廣漢據保安山與潁州亂民沙占魁楊四
王書子某互勾結伺隙未動胡中丞知所望名以書招之使率鄉
勇助防勦所望集邱惠齡張國綱謝崇訓等十人爲隊長率八百

人至亳霍邱民乘亂攻掠者所望既往定之乃畫策曰楊七郎猛且狡聞吾在軍備且密宜計誘之命張國綱謝崇訓率健兒八人僞爲逃句投詣楊楊果喜越五日誘至邱家集楊忽疑曰若爲許所望來耶時楊眾百餘人崇訓出不意斷楊左臂眾大驚張國綱疾呼曰吾張國綱也立擊殺數人國綱萬人敵與邱惠齡同攻破宿州賊者賊素震其名遂大潰所望率兵至賊黨擁七郎奔或謂七郎死於路云於是保安山洪廣漢眾亦潰沙占魁等竄至永城白廟所望追殺數人會滑縣平其餘黨來合與亳賊南焚會亭所望戰於公基湖令列十火槍土埠上日賊至二百步發令眾伏地勿動日槍發乘烟突擊之賊大潰追數十里斬獲無算亳州罷防

守蓋不煩五營一弁一卒也當百制府防守徐州時儀徵縣屠倬率河南人張永祥圍練鄉勇三百人將助徐州防事平解去張永祥嘗以鄉勇四百人擊破川楚賊於盧氏縣議功補外委阮中丞巡撫河南時嘗令其教五營槍法又攜之至浙依屠儀徵也張永祥不知書而恂恂如讀書人人呼之爲張鐵鎗云謝崇訓以功授練潭汛

論曰山東之平功由鹽運使劉清劉公爲余言河南亂民來山東者人雖眾心未必合若俟官兵集始擊之糧不足餉軍而賊至既定攻之難破吾旣以語撫軍遂率五百人破數千烏合之賊不折一兵而山東無虞非吾之能也國家之福也當川楚賊未起時官

兵方征苗有大小章者犵狁也其習俗界於苗與民之間苗人畏之嘗力抗苗而官軍魚肉之迺怨而叛去激浦嚴如煜卒招降之與其破苗嚴君後以佐川楚軍功官至漢中府知府自爲記其事始末甚悉嚴劉之功皆爲朝廷顯擢矣人多知之者所望兩解廬鳳道珠隆阿及胡中丞之敘功方以諸生應鄉試而張永祥今浮家於揚州余迺因吳清夫徵君賢湘所記所望事而刪潤論著之如此以語世之好奇者且附著張鐵鎗云

右書事陳用光撰

張朝棟

君姓張氏諱朝棟字遴甫蒙城縣之劉仙里人也少倣儻常欲赫然著奇績雖補博士諸生輒好與暴桀子弟游處而陰撫循之有願爲君死者蒙城令董君仁柔而闇縣役王某屢以小忠自效遂大信用橫於縣中縣中某鄉故多豪右大猾以誅王爲名號召不逞之徒圍車結營期旦日入縣署董君窘不知所爲君自陳素與此曹習願獨身往諭之不聽而後勦董君方倚君爲扞蔽堅不聽君行君乃爲尺一書開說大義俾董君遣吏持往吏相顧駭愕莫敢應劉鴻謨者亦君所與游處之暴桀子弟也奮然請行君大喜自以良馬爲贈鈴聲琅然馳去日暮抵某鄉呼曰我劉鴻謨劉仙

里張君使者也速開壁入我旣入羣猶發書共讀之感悟泣下夜向盡復聞鈴聲加厲則鴻謨與首事者數人至君以見於董君爲杖王役百下之獄中事乃已時嘉慶七年七月也其後三月宿州牧以貪酷激民變廬鳳穎兵備道珠隆阿君勇力絕人聞亂先至傷左擊創甚賊勢益張聲言將分兵掠鄰縣蒙城令張君造君謀守禦計慮額設兵不足用君立團鄉勇三千人約人自置械而君發私廩爲餉命其子殿華統之營城外十數里會巡撫亦以標兵至擒斬倡亂者宿州平蒙城解嚴當是時張君之名振江北先是乾隆五十一年蒙城旱明年大疫又明年黃水決君輸家財助振招集流亡養生送死規畫甚具歲旣稔又蠲贖冊設書院俾諸生

肆業其中於是始有領解者以故蒙城人無良莠皆德君粹遇變君得以從容指揮措鄉里於磐石之安蓋其用心深矣嗚呼豈不偉歟君之子殿華中式嘉慶三年武舉六年成進士七年君女之夫陸鳳翔復以武探花及第里人踊躍相告語以爲爲善之報乃今得之目驗也嗟乎方川楚教匪蔓延時 朝廷需才急使君有大力者爲之援引得操尺寸之柄建樹甯止於此乃天若故靳之俾隱而不耀而以昌其子孫此於君之意中爲得失未知何如而徒薪曲突之功造物者固已默鑒之矣又奚惜哉又奚惜哉君卒於嘉慶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春秋六十有六祖晰照候選州同父應序國子監生暨君三世並以殿華貴 贈二品階配夫人李

氏繼配夫人鄒氏楊氏丈夫子五人長卽殿華常州營遊擊次兆
鳳候選按察司司獄次殿傳縣學生次兆琪次兆璵女子子四人
孫五人芹藻芝蘭慈福以二十四年月日葬某鄉某原

右墓表陸繼輅撰

郭大昌

君諱大昌字禹脩姓郭氏世居江蘇山陽縣南鄉之高良澗祖某考某皆不仕君年十六入河庫道爲貼書三年習工程銷算正雜料作收支之法過於其師尤明於水性衰旺能以意知其濇勢所直遂參吏及嘉謨爲河庫道尤器君每事取決焉大學士忠襄伯和珅嘉公外孫也少貧每遣其僕劉全徒步往返五千里求俸助嘉公率資以白金五十兩君與全飲而歡語之曰子且貴何爲人僕徒苦如此亦資之如嘉公之數伯相嗣以家累遣全求嘉公助白金三百嘉公怒詈遣之伯相遂私出都詣嘉公嘉公怒甚欲治以逃人之法君從容白嘉公曰吏見和郎君貴當在大人上大人

母薄其貧且大人以三百兩助外孫事甚小何苦怒如此嘉公曰
汝善和郎君何不自助之君曰大人不助和郎君吏不敢先嘉公
乃出金授君曰卽日爲我遣之君招至酒樓握手曰郎君不日當
大貴貴後願毋忘今日爲天下窮黎乞命旣爲具鞍馬又自以白
金三百助其裝其後伯相以戶部尙書爲軍機大臣扈 蹕下江
南至紅花埠遣全馳詣君約相見於仲興君曰吾始謂若主濟世
才今乃招權納賄爲賊吏逋逃藪毒流生民吾恨爾時不愆惡治
以逃旗外遣之罪若主僕旦夕且無死所毋累我遂與絕而全以
公主府長史官三品伯相敗卒譴死如君言嘉公自河庫道擢漕
運總督開君吏缺爲上客淮揚道以河方多故就嘉公求君襲其

事君既容河道署忤南河總督吳嗣爵遂賃居清江浦之五聖廟時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也是年八月聖後消涵切灘南臥決老壩口一夕塌寬至百二十五丈跌塘深五丈全黃入運版閘關署被衝濱運之淮揚高寶四城官民皆乘屋而山東逆匪王倫方滋事相距才數百里吳公恒懼無所措昧爽至五聖廟排闥敦延君君拒之吳公再三謝罪君曰大人成見若何吳公曰嗣爵有成見卽不煩先生然嗣爵意此役必速舉錢糧五十萬限期五十日何如君曰如此則大人自爲之大昌不敢聞命吳公曰決口雖鉅然五十萬不爲少五十日不爲速過此恐干 聖怒罪且不測君曰山東匪勢猖獗與江南接壤儻塞決稍遲恐災民惶惑生他變且

聖上見兵水交至未審虛實必發重使大人固欲以堵合事煩使
者耶必欲大昌任此役者期不得過廿日帑不得過十萬吳公再
拜請受事君曰有一言不能從則不敢任也調文武汎官各一使
得以冠蓋刑杖在工彈壓此外如有員弁到工者大昌卽辭事吳
公敬諾君又曰蕩料皆在洪福莊距工咫尺宜聽調取倉猝辦文
稟不可得大人出圖章一付大昌飭庫道見片紙卽發帑吳公如
約至期遂合龍共用料土作支并見帑合計十萬二千兩有奇吳
公繕摺入告又三日 欽使乃至浦後余客河督徐公所取成案
閱之日期銀數皆信君故善河事以老壩工尤知名當事有急輒
倚重然終以省工費拙言語觸眾怒乾隆末舉豐工工員欲請帑

百廿萬河督議減其半商於君君曰再半之足矣河督有難色君曰以十五萬辦工十五萬與眾工員其之尙以爲少乎河督怫然君自此遂絕意不復與南河事君爲人赤纓披頤髯長七八寸連鬢皆蒼白余於市肆遇之遂數從君遊侮之者或目爲迷鈍迷鈍者淮人方言言迷迷鈍鈍以譏惛惛不曉事也嘉慶十二年南河每歲數決口一口輒費帑二三百萬戶部籌撥不能給常經年做口門南河總督徐端求知河事者甚急余數爲徐公言君徐公故知君然卒亦不能物色也余故未習河事旣從君遊相與講說有所解君輒嗟賞月餘余還揚州十三年二月君買舟訪余曰制府今入都通工議改河道或南出射陽湖或北出灌河口紿制府請

餉六百萬制府以爲然如是則吾淮人類且當盡吾與吾友張君
念非吾子莫能救此險難者張君貲錢二百緡屬延吾子吾攜潘
靳諸公書及手錄雍正初年至嘉慶二年南河奏咨各案與吾子
扁舟泛下河轉尖至灌河口溯莞瀆六塘由中河至徐州渡河策
騎循峯山至盱眙竭兩月之力以相度黃淮湖運之形勢吾測制
府返浦必有重使踵至以吾子辨才通徹河事執此者之口以
救億萬人之命不難也余欣然行君旣爲指陳水性地勢又解說
案牘中未晰者以四月望抵浦余已了然於南河今昔成敗之故
遂筆記已見爲書二篇時制府方旋車而協辦大學士覺羅長文
敏公戴文端公奉 命視河未至君稔漕標副將鄭敏與文敏有

運卽刪潤余書爲鄭公具稟馳呈文敏文敏驚歎飛檄調鄭公君
語鄭公曰相國識力口辨公非其比也度不能荅卽曰安徽諸生
包世臣所爲可矣鄭公至宿遷見文敏文敏囑鄭公旋浦道殷勤
兩相國以五月五日夜分至初六日昧爽文敏枉駕余寓余因爲
兩相國極言海口並無高仰河身斷不可改雲梯關迤下必宜接
築長隄至海濱而於運口築蓋壩導淮滙出黃以減運漲則清淮
可以安枕而河流必不旁溢歷述遠近成案以證明之兩相國以
爲然遂招余同往海口屬具奏稟而接築長隄一事自乾隆四十
七年高文端以不與水爭地奏請廢靳文襄雲梯關外隄七十里
並禁民間築埝載入例冊所議接築與成案相反而未可深言遂

止言明河臣潘季馴築汰黃隄千餘里而河治 國朝河臣靳輔
接築七十里而河又治以此見束水攻沙爲古今不易之法今雲
梯關下至海口新淤三百餘里每屆大汛水漫漚緩淤墊河身以
致上游水立云云兩相國增損之以入告得 旨允行兩相國查
工抵陳家浦登大壩文端曰壩西挑壩何長徐公曰總河築大工
十餘次唯此挑壩得力今春放引河時實爲一快余曰當日故以
壩長挑水爲快今則宜折減二三十丈以免挺入河心激漚北去
不然水長四五尺上游北岸五十里之內當有受其患者矣徐公
默然七月大汛至水長才三尺而陳家浦對岸迤上四十里之馬
港口潰決通工又議欲以馬港決口卽爲河身聽其由灌河入海

兩相國奏准之案遂寢不復行馬港口隄外皆葦灘去莞瀆河尚五十餘里莞瀆河寬不過百丈下注灌河口又百七十八里河出馬港缺口無水槽葦根盤結漫行至莞瀆又迂曲窄隘洩水不暢泛濫寬二百餘里深不及二三尺仍倒灌禦黃壩直入束清壩黃影至洪澤湖中泓其由頭壩入運河者才分河水十之二三而運河不能容自十三年冬至十五年春東決山陽之二鋪西決山陽之小舟莊壯原墩又連決寶應之王家莊及白田鋪東西岸漂沒民居以百萬計河旣倒灌湖水不得出啟五壩以洩湖智仁兩壩相繼刷塌成口甘泉之昭關壩亦刷去壩底興化鹽城東臺甘泉之民田常爲巨浸而司河事者以淮運潰決處分輕於黃河又得

時時興大工每以無傷田廬入告及州縣辦振則以戶冊人數爲應振之數而民多死亡不領振得以乾沒乃倡爲自馬港口決黃河安瀾之邪說決計以馬港口爲河身灌河爲海口三年不舉大工民苦災劇訴於都 上乃遣尙書馬慧裕持節巡視馬公習聞河員說頗持不堵馬工之議安東海州災民求計於君君曰欽使臨工若等以小舟千餘導使者座船至口門下馬公仁人也能不議堵合耶從之馬公船行不數里輒膠淺大怒乃奏請興工仍如兩相國所奏而司事者復裁減工程接築長隄其長短高寬皆不及原奏十之五以十五年仲冬告葺十六年三月桃汛至刷開倪家灘新隄道廳請搶護河督不許河復旁洩五月遂決王營減壩

河督以壩上土隄坐螫過水河由舊河身歸海無傷田廬入告
上燭河臣奸 命都察院左都御史百文敏公馳驛爲兩江總督
先是兩相國奏旣稱 旨而 上復飭樞臣南河奏悉以此奏覈
之不符者議駁兩相國攜余所爲籌河芻言至都徧示朝貴朝貴
多傳鈔其書百公受命卽馳札致鄭公延余至浦議河事余至浦
訪君君執手再拜曰自五月盛漲黃流倒灌淤墊清口太平河直
入東清墊淤壩五道引河及決減壩不暢逆溢邳州之棉拐山下
穿邳宿運河而棉拐山下皆頑石不可刷昨又逆溢蕭南之李家
樓成巨口李家樓迤下向有孟山五湖受水須一月乃至洪澤合
五湖已成平陸計李家樓水橫溢下行日可四十里不半月卽達

洪澤洪澤底水雖小水到後日長尺許不十日湖卽滿而束清壩外入黃之太平河身高與束清壩等夾運河居民百餘萬自分必爲魚鼈一夕常數驚吾子此來天固以百萬生命屬吾子吾子勉之已余日計將安出君曰接長蓋壩則清淮無恙接築長隄則黃流順軌吾子已爲兩相國具奏定案今但舉二事而已豈有他術哉余旣見百公百公曰河員皆謂馬港口未堵之前三年無事旣堵而減壩決以此見海口實高仰不可復用余曰自十三年決馬港後運河決者五六處皆黃水倒灌所致非淮之爲災也馬港口下並無河槽前以欺馬尙書不可得今乃又以欺閣下耶且減壩旣決果暢行何以又上決棉拐山更上決李家樓乎語未竟百公

切齒曰謹受教卽塞決百公又曰河員以太平河淤塞李家樓水下注洪澤湖當先籌去路議挑濬太平河槽寬四十丈深一丈五尺長千三百丈估銀三十萬子限三十日而工員多以爲急迫難集事莫肯受任何也余曰李家樓決已十日去湖不過六百里黃水指日入湖湖水故小然高堰石出水面者止九塊每塊尺一寸黃水到日漲一尺再十日必泛漫運口頭壩居東清壩之下相去才數十丈頭壩金門寬四丈水深四丈五六尺而壩外之太平河淤沙成阜湖水出東清壩其不能陟成阜之太平河而必入深四丈五六尺之頭壩亦明矣運河寬廿餘丈其不能并受全黃全淮之衝亦明矣清江板閘淮安相距止三十里沿河居民戶以百萬

許急如倒懸待命於閣下焉能有三十日暇與工員商推可否耶
且如眾議挑太平河深一丈五尺而頭壩下水深四丈五六尺高
下猶懸絕滔滔下注之水其能不下頭壩而入太平河耶計惟急
發帑萬餘兩接長頭壩外之蓋壩斜掩頭壩金門晝夜興工十日
可畢出壩之水如奔馬勢無可止然善乘者謹持韁勒則東西惟
其所使河水猶馬而壩猶韁勒太平河雖已淤出水面然浮沙不
過二三尺下皆新淤油泥見水輒去水出東清壩以蓋壩挑溜北
由太平河出禦黃壩入黃河如湯沃雪耳百公曰謹受教而河員
皆持蓋壩緊當溜頭必不可成太平河淤厚難刷且水勢尙緩議
挑爲善百公猶豫未決余曰蓋壩成則大溜不入運裏河廳屬無

險工不利於河員明日閣下臨工次某請從指示形勢有持不可者爲閣下面折之八月朔日百公偕余至東清壩周迴審視計乃決卽日接蓋壩八日而水大至刷通太平河達禦黃壩十二日蓋壩成而太平河身刷寬三百丈深二丈八尺運河水勢反減落清淮人心乃大定百公旣以余言與兩相國所奏合又蓋壩有成效因定議堵減壩接築長隄至海邊而止高厚悉如兩相國所定十七年三月李家樓工亦蕺河歸故道伏汛後海口深七丈長河皆深二丈秋汛至竟不出槽十八年四月余至安東存馬文昭君先在遂策蹇偕行大隄由雲梯關六套渡河至八灘存張君於其官署張君者君之友葦右營把總張楷也君謂張君曰海口高仰之

說自前明已見章奏吠聲者且三百年其雲梯關外南北各數百里自高文端奏廢修防之後棄爲沮洳而上游每歲輒決口自十三年君以二百緡資吾二人濟此巨艱破文端之案復文襄之績天下共知海口之本無高仰長隄之並非阻礙黃雲徧野老幼歡呼歲得二麥千餘萬石三人心可以慰已雖當事參以己意不能盡如吾指然端緒已得南河可十餘年無事惟前鑿蔣家壩以減湖今又有查勘徐州虎山腰段山腰之舉以減黃若人志卑輕物無利濟之心事在必行則十年之後高堰殆且不守吾不及見矣願謂余曰吾子遇有力者當時時切言之預杜患萌也及與余別猶執手嗚咽致此意再三云張君以君年老招其子每往侍後

二年病風痺卒年七十有四歲君之子亦尋歿孫逢吉尙幼未足以世君之業君訥於言而拙於文皆不足以自達以故君之學無傳知君之學者莫如余然其精能自必尙有非余所能悉者君之言曰前輩堵口門偶言引河爲大壩例價不敷藉爲名耳今乃有鑿河至長數百里且於決口後先築攔黃壩又率待冬令水落或且於次年冬後乃興工又自總兵徐建功堵築青龍岡荆築二壩今遂以爲常法何其舛而且愚也水力不盛則不能攻沙沙旣老堅則水亦不能攻及其初決之方盛以挑水壩撥溜刷去新淤由舊槽而下應手堵合可以剋期近人善工程做法者惟張君及安東馬君耳馬君吾婦翁王全一之弟子也王君精於外工記錄

所歷之迹爲徐河督得其本卽今刊行之安瀾紀要迴瀾紀要二書然驗彼行事亦未見其能與書言相合也初君偕余坐小舟出射陽湖至五案余登岸見井泉龍王小廟旁有木主題曰福星郭老爺長生祿位土人僉稱吾祖父困時在清江遇郭老爺指示至海濱官荒種地刈葦草因以起家立集鎮故奉其祿位或曰其人蓋仙也有老者言非仙也吾曾見其人余告以見在小舟中皆驚卽相率羅拜奉酒食及至灌河莞瀆馬港口尤多親見者不下二三十處君之功德在民固已久矣張君字聖培桃源人以其父跳埽落水之難蔭爲河營把總升蕭南干總汛內有關莊壩張君請加修防謂遇盛漲必決口本廳不可張君爭之益力徑呈本道本

廳怒而揭之徐公知張君能無以慰本廳遂於軍政案劾以才力
不及罷職然於工之鉅者猶必檄張君張君去任八年秋漲關莊
竟決定例有工之所決口本廳當置重典遂更地名爲李家樓其
實李家樓去決口尙三十里百公廉知張君事原委欲翻其前案
重用之復牽於讒說止以爲鞏右營把總閣今七年未遷一官馬
君年六十許亦以與君厚爲通工所忌云

論曰孟子言禹治洪水掘地而注之海水由地中行疏九河滄濟
漯司馬氏言禹以河水湍激難以行平地乃醜爲二渠北載之高
地鄭氏注冀州旣載曰載之言事謂作徒役禹知所當治水又知
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其注夾右碣石入於河

曰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人河注九河
既道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可分爲九注同爲逆
河入於海曰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逆受也余始讀司馬氏書疑
河難行平地豈可轉行高地因欲破高爲膏謂擇膏腴堅實之土
以行河水繼乃悟兗州居下游最受害而北連冀州冀州地高無
河患禹由海口碣石山審視地勢可以導河而北乃起徒役於冀
州高地穿渠司馬氏所謂二渠蓋言副渠也副渠旣成測渠底深
於河底決而載之兗州泛濫之水掣入新渠其始橫決所衝刷平
地有槽數道水落而槽見禹因畱爲殺滅之路又恐河分則善淤
故滹濟潔清流以入之助其蕩滌冀州新渠之尾卽連兗州舊海

口是以九河至此相逆受逆迎也謂九河前後會合相迎又海潮
上泛河溜頂出之如迎逆也蓋河源萬里水勢至剽悍繕隄完防
卽極高厚力仍不敵載之高地則以地爲岸河雖湍激其力固不
能勝地故曰掘地水中行此禹所爲一治河而千年無患者
也孟子與司馬氏鄭氏述禹治河之術爲詳切後儒莫能通其意
賈讓遂倡徙民以縱河之說黃流濁而善淤激之則駛而刷河底
寬之則緩而淤河身讓欲弃冀州以瀦河下瀦則上瀦患必他及
所論至疏謬然唐宋諸儒皆是讓言至賈魯始倣張戎刮空之意
立塞疏濬三法歷百數十年而有潘季馴潘氏之治河也寬之而
不至於緩激之而不至於怒河槽以百丈爲率霜後則灘高於水

面五尺河槽兩面各距百五十丈爲縷隄厚五丈高五尺縷隄之外相距三百丈爲遙隄厚十丈高一丈兩遙隄相距千丈附遙隄栽高柳五行附高柳栽低柳十行遙隄南北共長三千里中間擇地置滾水壩若干座壩脊高七尺而不封土汛至水平灘面盛漲偪縷隄又漲則溢而及遙隄平滾水壩漲一寸輒溢出一寸漫灘水不當溜率渾漿而不濁漫過縷隄以及遙隄灘寬足以容納有縷隄限之水渟而弱又以柳行殺風力滾水壩聽其漸溢出壩之水平鋪而不掣溜是故其時小汛至則水不出槽大汛始至偪縷隄大至乃偪遙隄盛漲乃過滾水壩比其過壩也勢已漲極而就消初消則壩挂口繼消則縷隄露頂大消則灘唇出水矣故其縷

隄之所禦者百五十丈漫灘之水遙隄之所禦者三百丈漫灘之水非如後人以一綫柴土之隄與萬里河源關強弱也是潘氏兩隄一壩實變通神禹載高地疏九河之至意而合於時勢足爲後世法守故潘氏司河十七年而遙縷兩隄未嘗有分寸加高今之汰黃隄仍潘氏之舊址是故神禹以後善河事者未有能及潘氏者也 國初河事復亟河臣靳文襄任賢友陳潢克告成功而故老嘗言文襄憂淮漲議鑿祥符五瑞減其水入黃陳君曰大司馬此時減淮不及百年人且以此聞減黃矣黃淮兩瀆并攻高堰淮揚不爲魚乎文襄卒爲之余嘗見陳君手迹於清江浦之潛庵曰東去只宜疏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若非盛德仁人力百萬生靈

葬巨濤又題其後曰適與大司馬論河事有感歸寓書此則知毛城鋪十八里屯峰山天然各閘周橋之天然三壩及下河三河六隄之論皆不出陳君意也潘氏既有懋績復著河防一覽以詔後人惟陳君爲能深通其意又得文襄爲府主然卒不能盡其才以憂患遺近世郭君所學不讓陳君而無文襄東南之契又不若陳君之有文采足以自傳於後而河自生民以來爲患中國神禹之後數千年而有潘氏潘氏後百年而得陳君陳君後百年而得郭君賢才之生如其難陳君見用而不盡郭君偶試而竟不見用而河之爲患無虛日司馬氏之說法後王也謂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故言治河之盛者以潘氏爲後而言事變之近者

則郭君爲後後之君子有志於此釋郭君之言而明其所以然之
故則可以上推陳君之意以讀潘氏之書休文有言如曰不然請
待來哲斯之謂矣

右傳包世臣撰

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四年

三月

王名週

王善人字普山名週其名也先世籍回回祖父自沔陽州城徙新隄東岸列肆貿遷曰德泰歷六十載以淳厚稱善人有兄名達名遠而已次居季生乾隆乙未十一月十三日少穎淑力學長爲國子監生卒嘉慶丙子十二月二十六日得年四十有二五月十一日葬河南三里許之下花垵其卒也以舟行至監利縣引港夜分涓水凶問至舉家愴然其友人烏林磯曾甯五聞而來唁仰天呼問曰天乎報施善人若是爽乎此人託吾代行陰德且代隱嘗以某無子助金置妾某殯柩賻幣葬親其他拯貧賜急不可勝數受者均未悉姓名卽其家人亦弗使與聞前後約其用金二千有奇

私簿存記誓他日析產分財不算公橐一緡今仲冬月聞夔蒿汀
張公承建曹家口雙濟石橋潰於大水倩吾密袖三十六兩助勸
復修隱姓名曰荆懋堂張公寄札贈詩受而火之囑勿言其行事
若此有何逆天而報至是是將使人人懼爲善乎謂之何哉謂之
何哉其兄姪聞之始檢視藏籍果然哭甚哀二子俱幼妻魏氏痛
夫溺沒無從尋訪蹤跡盡哭益哀次年丁丑五月初九日始得身
骸於水側沙灘密封危坐面目如生距卒時歷一百三十餘日鬢
髮衣履無少損傷腰間所佩存出入各要迹完好如故遠近聚觀
嘆異其友曾甯五見之始稍懌前送金余家託名田日增者其人
也

論曰夫受生於天而爲人人能不失其所受則其心常生而身不
必不死死死於水不死於陸似天之薄其所宜厚也爲天解者必歸
之數而遲卜其報以券於理是豈俯仰不愧作者之所自計及哉
王君行善如耳鳴其德有大於助修橋梁者願以助脩之次月溺
水而聞於余爲之作歌招魂且諗於當事及戚友約共表彰此非
王君之心而或以爲天意夫余之脩橋梁也有所待於人無所諱
於己其視王君之克己忘名而安行其心之不死者方愧忤不暇
而謂天其果以余爲能傳之耶抑訪求荆懋堂未獲之日羣議紛
紛或曰此必張氏詭設以誘致人金或曰此必兩爭而使張氏爲
漁人之得或又曰不然恐出劫掠畏發賊而捐棄焉劉雲臯曰是

皆忌善者之言余曰夫性近習遠人心之不失其所受於天者鮮矣拂其心故怪且惑非忌也

右傳張錫穀撰

俞文

俞文蘇州人家世爲紫陽書院門斗嗜酒易醉嘉慶己未有某生負富者金庭辱於縣學使者以試事過郡諸生數十人訟某生冤且訐縣令受富者關白不直則羣聚大譟學使者恐謂諸生亂大府檄丞者某雜治而附郭他縣令素與院中生有隙思竄名傾之密召文屬言不法事翌日當庭鞠呼文使指名不應則厲聲某某犯某事文瞪目呼無之某某皆好秀才會鞠者氣沮文身被三木一晝夜股骨折脛露卒無他言後以獄解得釋徜徉於酒者又二十年

朱綬曰是獄之起人皆惴惴懼文以一廝養卒睥睨其閒若不知

國朝書林類傳卷之二十一
有生死利害者豈未嘗熟思而審處歟抑其慙直有性生焉者也
後十年予始識文冬一褐夏常無禪以尺布束腰下每書院講日
向人乞數文錢飲酒終日嚙嚙不辨所語殆隱辱而佯狂者歟觀
其侃侃對簿亦足以培士氣矣聞當時諸生中有慮罪及而自異
者烏虜始則負血氣之勇干犯不測之怒繼則中自退沮冀幸免
於萬一其甚者或又從而反噬之是使當途諸公愈以卑視士類
畏刃而授以柄何名節不振遽出文下若是吾故於文之卒也不
能無以傳之以勵夫吾郡人士之柔靡者

右傳朱綬撰

蔡雲達

蔡君儀甫潭之孝而樂義者也諱鴻字雲達以字行行四號儀甫別號青蜚其先世由蘇之西洞庭山遷潭某官某某官某代有名賢顯於南土儀甫數最奇而績學不倦其爲文雄偉縱橫力追蘇韓應童子試屢列前茅年廿四補弟子員又十年食餼於庠歲科試輒高等前邑侯三韓白璞齋先生昭潭掌院衡山曠岫巖先生督學范叔度先生陳花農先生均以大器相許其授徒往往試輒售授巍科儀甫獨以文律過嚴與時好多齟齬困諸生三十餘年其品其學爲士林倚重者亦數十年歲在庚辰儀甫貧且病文字之交氣誼之友日候其門者踵相接比易簣臨者皆失聲里黨爲

之罷春去歌會葬者數百人生徒居其大半皆門下士觀者羨之
此儀甫之應志者也而吾謂儀甫之可志不在此儀甫失恃方二
齡痛生平無板輿之歡每入寢門悲不自勝如有所失及補弟子
員適失怙哀毀幾不欲生遇忌設奠竟日涕泣如新喪數十年如
一日兄弟四人長某三某早世二某雖析箸孺子之愛至老益篤
孀嫂某氏迎養不怠其至性有大過人者妻之外祖妣胡孺人耄
而獨親戚遠之儀甫迎養以終愛敬哀戚如禮子日新爲陳公小
村壻小村故河道總督恪勤陳公曾孫也旣早世母老子幼幾無
以自立儀甫念名臣之裔迎養其母竝維持其子以至成立無何
亦逝儀甫輓之云名臣有後悲瓊瑰天道無知召玉樓其生平義

舉大率類此吾觀當世特達之士率多奔走名利之場而不遑學
學焉而以風雲月露相角其於本根節目之地或逡巡不講儀甫
家無長物見義不疑譬如松柏竹箭挺然獨秀於冰雪沍寒之間
其度量相越爲何如耶儀甫之可志以此娶唐氏生子日新邑庠
生娶陳氏女二長適廖鴻次字張某男孫三俱業儒女孫三俱幼
儀甫生於乾隆辛巳八月初四日寅時卒於嘉慶庚辰九月十二
日戌時享壽耆葬縣西伍家灣小塘衝龜形山之陽吉壤也銘曰
潭爲通邑士氣不伸惟吾儀甫松心竹筠孝率其性義忘其貧文
肆而法學麗以醇地望所歸山斗鳳麟昊天不惠萎此哲人佳城
鬱鬱堂斧告窳其後必大斯理不泯亨實銘此以觀億春

右墓誌銘朱聲亨撰

陳履和

陳履和雲南石屏縣舉人遇東壁先生於京邸見考信錄卽執弟子禮先生歿無子凡先生所著書履和一人刊行先生之書不朽履和爲弟子其篤於師弟之誼若此亦當附之以不朽矣

右松軒隨筆張維屏撰

按崔東壁先生述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卒於嘉慶二十一年

姚訓

自世之以名位功業文章相貴重也而德行之士闇焉其有聞者必其有獨行奇節可相震驚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率視爲平淡脩文之士亦罕稱之嗟乎此非有道之言也吾家樂鄆先生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者也先生於瑩爲族祖父瑩爲童子數及見之頽然脩癯如松柏之勁而氣特和聞其言直而溫長老皆曰吾家隱君子時不知隱君子爲何如言也稍壯則聞先生安貧樂道未嘗與人言財生平不受餽遺時輟炊泝三日閉門不使人知有問者曰無之及當食時有在側者必與均雖糲糲不使空視以授經課子爲事非義之行數十年未之見也非義之言門內外未

之聞也不近名不尙氣倫紀日用之間秩然藹然其教子曰富貴在天不可動念惟學在人又曰能敬必有德能容德乃大功德隨處可脩持祖宗須臾不可忘怨不可記恩當思報謹言慎行非義不取如是者夢寐皆安矣年八十五正衣冠卒一履未安命子納之笑曰腳須踏實地步履要安詳也娶戴氏操行勤苦與先生同志後先生二年卒年八十四終身相敬如賓嗟乎如先生者洵無愧隱君子哉先生名訓字聰彝樂鄒其自號也瑩撰姚氏先德傳時先生尙存今去先生歿十七年矣其子族叔斐山以行略藏笥久之喜其言質實無異於嚮所聞也顧漏輟炊浙事乃掇拾爲傳

右傳姚瑩撰

陳紹蕃

翁姓陳氏名紹蕃字翰亭世爲邑中右族父延安母某氏翁天性
肫摯事二親恆以色養先意承志務得其歡父旣歿奉母益虔隆
冬必溫被俟寢而後卽安夏日則以井水貯盆徧涼牀簟數易不
懈或遘疾則衣不解帶手治湯液以進兄弟兩家久析爨各欲迎
養翁卻之蓋其母非翁不樂翁不見其母亦不樂也壯歲鰥居有
勸續娶者輒堅拒之嘗謂人曰我雖無婦必不令我母甘旨有虧
正恐續者不能如我母之意反累我母不適耳故其母亦嘗謂人
曰我有此子不知無媳之苦也嘗清曉謁廟爲母祈福路過石梅
滑入深澗攝衣上岸衣不露濡人以爲神明護佑興福構造祖塋

者率工匠晨出暮返一夕夜半獨步歸大風炬滅時星月無光迷
失道纍纍叢薄傾跌數四忽見燈光遠映如有在前引之者遂循
其光而行抵家雞二唱矣人尤以爲孝感云外家嗣絕孤墳無祀
翁率子孫春秋上冢祭埽無缺閭里中有以緩急告者無弗應力
不能償不較也遇歲祲當事者勸施翁踊躍樂輸未嘗有難色戚
獲侮甬待之甚恕從不聞譙責聲歷歲久者必焚其券以爲用其
力不少也幼好讀書以家事旁午始棄舉子業督理家政延師課
子及孫厚廩餼豐肴饌有無黽勉數十年如一日故諸子及孫恂
恂孝謹先後遊庠迹翁之生平孝弟篤於家庭信義孚於里黨見
善勇爲樂志不倦其亦可以風世也已嘉慶某年某月某日以疾

卒春秋七十有六子三榮光邑庠生葆光並前卒謙光附貢生孫
四玉蒸廩膳生玉英玉芝玉蓉

論曰如翁者非古之獨行傳中人耶當翁年七十時常熟教諭華
公景崧昭文訓導徐公桐欲爲公舉題旌翁固辭乃不果嗚呼翁
眞樸心質行不事雕飾者已會予乞假旋里謙光撰次事實屬爲
之傳予嘗謂傳奇節易傳庸行難翁之行庸行也世俗勉強而不
能及翁則根性而生若天經地義之不可分寸易古之人有行之
者矣予固不必爲翁矜誦也爰稍加排纂而述之無溢辭焉亦翁
之志也

右傳王家相撰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header,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script.

217

程允元

同邑程允元少遊直隸議姻於劉氏未娶而歸畱玉環一雙爲聘女父登庸書庚帖付之約以三年爲期及允元抵家而登庸卒女幼失母至是益熒獨轉徙天、靡所依恃鄰人妄傳允元死將以爲利女誦之朝暮飲泣誓以身殉而苦無確音或微言諷令改字則哽咽不食毀容素服屏居尼庵以鍼黹度日備歷荼苦蓋南北音問斷絕者三十餘年先是允元家居怙恃繼歿久不得登庸耗又極貧困屢欲踐約不果中年以往議婚者踵至允元亦執義不納他日附糧艘課徒北上行抵天津聞有貞女劉氏隱跡尼寺中詢之果登庸女玉環在耳允元亦出庚帖爲證鄰里皆喜促議婚

期而劉女不可曰吾守父命吾心耳遲暮之年行將就木豈
有五六十年老女子作新婦妝哉天津守聞而異之召劉至署使眷
屬再三勸慰助以匳金鼓吹送歸允元所合盥之夕兩新人偃僕
成禮鬢髮如銀擯相扶持與花燭紅妝相映射遠近觀者皆感歎
詫爲僮事事 聞 予旌建坊曰義烈他書載此事謂劉夢觀音
子丸孕而生子則天河所未聞也

右記黃鈞宰撰

按天河黃先生原名道光己酉拔貢與程君俱山陽人

張尊

張尊正安州人歲貢生居德溪里地僻無師年十五始就學卽慨然有化俗志積年研究於宋五子書深有所得三十後設教以州人學無根源徒襲程藝以倖弋獲故講學必以性理爲宗從遊者無論貧富皆不計束脩親鄰有貸不償亦不問每歲終必聚鄉人教以孝弟力田同里近百家五十餘年無訟尊之化也卒年八十有一

右傳彭焯撰

187-196

187

李功立

古之君子篤孝友於家庭孚信義於鄉邑推教育於閭里生則重其品望沒則慕其風徽其素所樹立者然也先生諱功立字銘鼎世居河曲舊城後徙田巨崩村自祖父以下五世同堂 朝廷兩旌其門錫之冠帶綵帛里中榮之先生耕讀爲生兼習岐黃術老而康強卒年八十有七其孫載之茂才乞敘其行略以永其傳余李出也先生於吾舅氏爲兄弟行烏敢以不文辭夫人之稱先生者謂其儒醫濟世療病多奇效尤加意於貧弱之人於此見先生之仁爲人謀事深沈有遠慮眾人縮頸斂手莫敢誰何先生毅然任之赴火蹈湯有所不顧於此見先生之智且勇而余則謂其有

合於君子之道者猶不止此方其家五世同居也食指三百先生
上順親心下撫諸姪伯兄早卒鞠育諸孤視如己子一身支持家
計數十餘年內外無閒言德配刑于之化能以先生之心爲心舅
姑言孝妯娌言和子孫言慈故觀於家而知其有合乎古君子之
孝友也 國家中外一統土默特近塞腴田募民耕種輸糧於綏
遠廳倉供旗兵口食薩拉齊廳胥役利其出納之費脅令先納薩
拉齊廳由廳轉輸綏遠倉民人病之謂輸綏遠則交本色米輸薩
拉齊則交折色錢吏役百方勒索故也先生慨然爭之吏懼以威
屢挫不屈卒遇其奸塞外民賴其庇者二十餘年先生沒而輸綏
遠者竟輸薩拉齊無窮之累墾田者吞聲不敢言至今追憶先生

有泣不者故觀於鄉而知其有合於古君子之信義也嗣子青圃
茂才讀書立品譽舍有聲使天假之年所造正未可量然年未四
十秉先生之教門下生徒執經者舍不能容先生之孫繩武冒堂
教授鄉里亦復如是至今庠序英俊大半出李氏之門故觀於閭
里後進而知其有合於古君子之教育也嗚乎余爲兒時隨吾母
往來外家外大母王太孺人猶在堂白髮婆娑戲弄其側及余成
童外大母見背而吾舅亦旋棄世我母哭母哭兄往往致疾青圃
兄之亡也先大夫哭之痛至今思之肝腸欲斷余昔與載之同受
學郝砥峯師門其硯切磋先生出入學舍見諸生課藝不佳援筆
立就脫稟後命余鈔錄迄今猶能成誦迨余宦遊歸省拜舅氏之

墓宿草淒然猶幸先生耄年康健外家之典型尙在詎意靈光歸
然一旦頽謝樂樂棘人竟抱終天之痛然則今日之臨文哽咽者
豈獨爲先生也哉青圃名遇春嘉慶十七年卒載之名承厚俱以
諸生世其家

右行略黃宅中撰

張德潛

公諱德潛以太學生舉鄉飲介賓父登雲臨財不苟而好善樂施嘗給發販糧持籌者失於記數多量粟數十石店中人不知也以贏數歸之人稱爲長者親黨貧乏者解衣推食貧而死者施棺以葬族人乏嗣未娶者爲娶婦生子卒年五十四諄諄以爲善勸諸子而公爲長公之光大前業勉力爲善者體親心也公孝友成性父卒時仲弟德新甫十齡季弟方在襁褓公事孀親撫諸弟家庭雍洩若忘其爲孤寡也後兩弟長成孫曾林立五世一堂則爲立教孝堂明勸賞以激勵子孫公善殖財爲兩弟營造居屋雖一瓦之覆一器之需無不經理周詳與人交務全信義河岸路險仄行

旅病之獨任興修費雖多不惜生平慷慨好義多類此年七十有一無病而終易簀時神氣清明勸子孫務本勿尙浮奢葬勿用浮屠且曰有違治命卽不孝也嗚呼公未嘗學問本孝友以爲一家之政廣慈惠以敦一邑之風而又了然生死知釋氏之幻妄不囿於流俗豈非豪傑之士歟公長子鑑仲弟之子鉞俱邑諸生秉公之教而又加以學問其所造詎可量哉

右行略魯大中撰

唐明玉

唐明玉湖南東安人嘉慶時人性剛正知縣欲令鄉民采買供官物耆老唯唯明玉引故例條列昔歲采買之害及趙巡撫定制以來例禁甚明今不可輒改官吏不能奪也居家雍睦疏從同居百四十口秩秩有禮法鄉俗民宅必奉山魃三歲一召巫歌舞之明玉持不可魃果擲瓦石爲怪明玉脫帽几上坐待之靈響遂絕

右傳李元度撰

孫敏齋

由井陘入晉道平定州所謂太行第五陁也其山川磅礴蜿蜒科
日甲於晉省曩讀少家宰新城陳公希曾所爲冠山書院記知有
孫君敏齋者實新之以居學者文風由此益起其子植忠舉鄉試
出余鄉石黼廷太史之門今夏孫君沒植忠要經款門乞銘其墓
按狀君諱某字某由太學生援例授州同加二級 誥封奉直大
夫其先諱溫者明時以選拔貢生充代王府教授凡數傳至儒林
郎某君之祖也父諱某候選主簿君幼有至性父病日禱於神祈
以身代日旋愈屢試弗售乃用計然術趨時上下獲利數倍願獨
畱意經術架上插籤常滿於史鑑尤邃下逮扁鵲青烏家言皆能

通曉遇文士盡禮敬質疑問難津津然以故其鄉先達多與之游
母白好施予君每窳己澤物以承母志姊沒撫其孤如子從姊妹
及族戚孀者多貧乏不能自存君贍之終其身且經紀其家婚喪
皆賴焉有從叔客奉天音問久絕君走數千里挈其父子同歸其
他置祭田修義學通津梁給棺槨以瘞窮者周困濟急殆無虛日
嘗謂植忠曰吾非好施予特義不容辭耳嗚呼世俗暴富兒窮嗜
欲耽玩好游嬉徵逐揮千金如土其至義所當爲往往吝及銖銖
不顧而唾其有生前性命死後孤嫠時勢旣殊炎涼頓易如劉孝
標所遇葛巾練帔之狀蓋已交不勝絕矣觀君之好行其德如此
而又有賢子爲之發抒其媿以視夫寶籛金而薄一經者相去豈

可道里計耶君生於乾隆某年沒於嘉慶某年將以某月日葬某山配某氏子植忠庚午舉人婚嫁皆世族銘曰

五而六之九而十之匪以術購也風而風之雨而雨之匪以義售也世之永也稱其冑也我辭可徵金石壽也蓋猶恍挹乎太行五陁之秀也

右墓誌銘李宗昉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目錄

卓行十八

張士元

吳達德

董如蘭

何光策

黃以旂

俞鎮璋

龔思南

伍光瑜

李文昊

胡光北

李先本

黃至筠

支景山

張澄齋

謝廷恩

楊知新

彭正進

李君

楊光潔

郭家彪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卓行十八

張士元

張先生士元字翰宣自號蘆江所居澄源里故吳江地今屬震澤
爲震澤人乾隆五十三年舉鄉試七試於禮部無所遇老而需次
當爲教諭耳聵不肖就或勸之謝曰 國家設學校使師若弟子
相從講學豈漫以廩祿振貧士哉吾自惟不能仕也苟利焉而往
不可先生家甚貧行甚高讀書爛溪之濱行坐吟咀以思以樂不
知爨火之不屬也亦時時館於外義不合卽去嘗與其友書曰吾

其壽與夭與終其天年與抑餓而死與吾妻孥得保聚與終漂泊與皆命也命不可知則聽之可也蓋至死生不足變於己而目前之得失固已輕矣此吾之所自得者雖頻得頻失終愈於無所得也來京師董文恭公聞其賢而館之董公丁母憂歸 仁宗命公舉葬卽北來而先生頗微諷止其行方是時政府竊弄威柄大臣爲所忌異如董公者不二三數而楚蜀又有軍事久不定爲太上老念憂董公以是不忍不出而愈心重先生故主於董公家最久其後秦侍郎瀛聘之修無錫金匱縣志相厚也其於侍郎亦多有規諍又嘗應浙撫阮公之聘主諸暨書院一日飲縣廨令謂客曰張先生廉甚曩者我饋之食物耳猶不受先生顧而言曰此皆

民膏民脂也令起謝先生出笑曰吾不知斯言之何以出也姚文
僖公督江南學先生與有舊禁諸子勿應試其耿介恬淡如此好
爲古文辭師震川歸氏歲正陳其集於几北面拜之而曰我始讀
古人書徒見其浩然無涯自得是集反覆熟讀之得其義法由是
博觀史籍旁通交會亦不復規規於一家矣有以荆川評選史記
爲問者先生曰夫學文者當讀全書且其本原皆在諸經中不可
舍本而言末聞者以爲篤論道光四年卒年七十後八年其同姓
友積石履以先生所爲嘉樹山房集贈子乞爲傳子方病困又有
殤女之戚讀其文而泊然以適不覺沈憂之忽去於以知先生之
能養性而其言始足以感人也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右傳錢儀吉撰

二

吳達德

君諱達德字懷新明初自江西遷今湖南者爲君十四世祖始著籍巴陵至起家爲富人者曰傳經生君及其二季嘗應試人踐履不得前吏前卻之徑出不再應試專意於宋五子書扁表其言使出入見之座事繼母待異母弟弟婦嫠居者及家子弟親族少長必隱度於恩義之平人求貸必應貸以訟必辭開諭情事使兩息而後已嘉慶十八年歲饑出穀萬石振之大驚其縣人君曰吾自惟心計衰翼少事耳暇則手寫書史自種菜果課傭佃指授田法時與諸昆弟歡飲醉則益和而恭道光五年正月二十日卒年七十一母胥氏繼母孫氏李氏配羅氏徐氏子友樹敏樹庭樹女一

孫八人曾孫十二人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葬君於橫板橋直其家南十里敏樹以舉人官教諭曾亮見其文京師以爲能學歸熙甫者也狀君行請爲之表嘗以謂三代後道德衰而游俠盛然通財之義固道德中所自有者也以古之無甚貧富而不以是爲名高也遂謂自游俠者倡之儒者避其名而不復權其義世因以儒之行病不廣大豈所謂能宏道者乎君學道人也散萬金不以槩其心是異夫儒而不利於物者

右墓表梅曾亮撰

董如蘭

道光四年甲申十二月吾郡董君國華以監察御史出守萊州
命下請於 朝假歸省視且迎養禮也於是 封朝議大夫个亭
府君年七十三矣五年二月萊州君至里門府君素患氣弱艱於
履至是諭萊州君先赴任所而萊州君不忍遽離其親呈牒展期
限於縣五月府君竟以疾終萊州君親眎含玉盡人子一日之職
鄉黨稱之而不知修德獲報之理於府君宜如是也蓋府君一生
綜名法之學而以和厚者宅心擅幹濟之才而以敦卹者匡俗故
其碩德宿望爲士論推許而大吏之官於吳者必詢問風土詳說
利弊見之施行而後止 睿皇帝親政之年大赦天下故事 頒

詔後刑部文下省省下郡縣始釋係囚有瘐死者府君爲白當事
詔到日先牒郡縣釋囚案有疑似者取保候待覈并著爲例嘉慶九
年甲子夏淫雨害稼市米翔貴饑民闕富家廩粟或劫奪之府君
言之郡守于公懲里奸之爲倡者榜示平糶民以無事丁卯萊州
君舉鄉試次年成進士與館選秋次君國琛舉於鄉說者謂陰德
耳鳴此其食報之始矣當是時吳中諸大政大吏愈必諮訪府君
府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故裨益者恆多十九年甲戌江南旱府
君與郡之士大夫議上有司先飭殷商採買川廣米穀奏免關稅
如價以糶又設義蠲按圖振給嚴汰冒濫並以官粥每雜礪灰食
者恆易致病易米爲錢饑民便之後道光三年癸未自五月大雨

至於七月一循舊章民無疫癘而府君復以郊外浮棺隨波漂沒策所以安厝之烏乎其可爲篤志好善者矣郡中故有善堂施貧者構木兼瘞暴骸府君綜理之寒絮賜漿感及行路其他葺黌舍修橋梁平道塗浚濠渠以及棲流之所養牲之局得府君一言而成事者每歲多有不具書不勝書也至其軼事亦有一二足述者方童子時元旦侍贈公於堂突有白衣冠者拜堂下問之則故人子母死求殮具贈公微不悅府君賀曰今日人閒第一日行第一善事祥孰大焉助之去夏雨牆塌侵鄰舍繚垣踵門而詈戒勿校矣未幾其人病卒家貧無以殯意欲歸屋於府君而嫌有夙憾府君重酬其值且厚賻焉故友黃甲者與張乙善子女於提抱中定

婚已而甲卒家中落不通問黃氏子年逾壯矣緣他事謁府君諭張氏婚事飲之娶而張之族難黃氏子窶狀府君開曉大義質婦女釵釧別贈白鏹百爲治生資嗟乎見義不爲是無勇而自世風之澆薄也親戚朋友視若秦越患難相助往往難之無他徇利之私勝也觀府君所爲不以小惠樹恩亦不以矯情干譽愛人利物必行其心之所安古所稱鄉里善人沒可祭於社者非與略著數端夫可以知其槩矣萊州君旣通籍職清要府君必貽書以立品爲戒迨居諫垣又曰耳目官不易爲母但以虛辭謝無罪也孝廉君以文名於時數應禮部試不得遂淡於進取惟以讀書養親爲樂而府君杖履優游神明康固以平世耆碩爲吾吳士大夫典型

者垂二十年泊乎易簀之期萊州君先時遊返娛色笑者九十餘日不可謂非盛德之所致也已天性敏毅好讀有用書閒爲山水遊詠歌自適灑如也所著有西山日記西湖紀遊天籟吟慕園牘橐叢橐若干卷藏於家綬鄉曲小生辱與萊州昆弟交歲時謁府君勛勉者甚至今萊州昆弟以綬能知府君之詳屬爲納幽之文弗敢辭也系曰府君姓董氏諱如蘭字逸雋系出元萬戶季福公後世居崇明前明有贈奉直大夫諱祐者遷太倉曾祖諱措以州學生肄業郡學再遷蘇州爲吳縣人祖諱殿枚父諱有新並 贈如萊州官母許氏 贈太恭人娶矯恭人前卒嘉德媿行別見嘉興錢侍御儀吉所撰墓志文中子二國華嘉慶十三年二甲進士

翰林院編修改監察御史山東萊州知府國琛舉人候補太常寺
博士女四人吳餘祿張文烝陸慶祖馬廷貴其壻也孫五人世敏
世惟世乘世昭世安曾孫二人府君生於乾隆十八年五月二十
四日卒於道光五年五月十有一日以是年十一月十八日葬吳
縣十一都八畝園字圩周圍濱王家村之祖阡銘曰

感應之說儒不疑惟人自召福有基心田益益含春蕤拯民飢溺
蘇民夷權所不屬言操之蠹蠹庶類恩同推皇穹渾渾無偏私乃
壽其躬昌其兒沃根之木枝葉滋墓門流水涵清漪佳城鬱鬱松
楸垂臨文無愧視此辭

右墓誌銘朱綬撰

何光策

君姓何氏諱光策字異酬望江縣國學生先世自廬江遷四川富順縣元季官安慶路教授者諱本齋始居望江六世孫永康令新建新建至君祖浩然考懋精皆世有文學行義君十七歲孤兄早卒嫂劉夫人一子殤母姚宜人以家事殷長子亡而君又未壯也恆鬱鬱不自得君先意適志雖少已自如老成人姻友傭獲皆莫能弄以事丹青藝文博覽旁習通才賢聲聞於人人姚宜人以是久忘其傷娶彭夫人將嫁失明彭氏曰吾女廢不可以嬪高門請改聘而可君固不許生長子俊以後其兄姚宜人益以慰姚氏有喪葬費宜人未及言君一任之又自以先人世有德於鄉振貧瘞

枯不懈益勤雖大費亦無所吝惜道光六年八月卒年五十一彭
夫人繼娶朱宜人側室葉孺人皆先卒子佶候選從九品偉縣學
生最季者倬二女六孫女孫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改合葬於
縣城外五里墩而君之子俊後其兄者道光九年進士改庶吉士
是時官南河同知君得 賜贈奉政大夫又數年官大名兵備道
皇太后覃恩賜贈通奉大夫以前葬未及銘告曾亮請爲之表次
其世系里居行事卒葬年月及新所受 恩命著於篇方君之婚
而不可以疾悔也豈以是爲高行而冀福哉亦義固然耳而卒食
所生子之報存以榮其身歿以祉其後事應昭著爲鄉里所驚歎
則君之德豈獨鍾何氏之子孫亦慕其義而歸厚者多矣表於墓

亦表微也

右墓表梅曾亮撰

墓表 大頁 文 切 篇 卷 之 三 十 八 年 行 十 八

乙

黃以旂

黃蛟門名以旂江甯府學增生父名某家產數千金歿後五子均分而君以長男不與然君與其妻無怨色事繼母愉愉如也待異母諸弟及弟子雍雍如也既貧甚常爲童子師自給蓋冬無裘夏無帷幕者至三十餘年然自諸童家所奉錢外一介未嘗取諸人或或招飲食必堅拒逃匿須要覓奉持不得已而後至經數日輒相酬其豐腆恆加倍道光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之士當事者或諏子以其人子對曰他人不敢知如府學增生黃君者乃眞孝廉方正人也爲備言其行當事者亦慨然歎息然竟不得舉古青谿之水出竹橋而東流過復成橋與淮水合其勢清闊旁有竹林蔬

圃子始與君皆家橋南每日夕輒相攜步橋上望鍾山俟日落乃返後子遷居城北遂希見君及今客安徽而家有書來報君病卒矣六年八月某日也年六十五君嘗作詩數千篇又嘗爲厯算星命之學欲著書皆不就有二子曰某某

贊曰子幼聞古人遺麥投錢之事心敬慕之及識蛟門然後知今世猶有是人也君嘗對子舉劉孝標語曰聲塵寂寞世不予知魂魄一去有同秋草思其狀甚悲之然則君之於名其尙有未能盡忘者耶子之力不足以舉君而文或足以傳君故稍次爲傳使天下後世知有蛟門耶

右傳管同撰

俞鎮璋

自予致政歸南昌時與鄉人父老接而婺源俞君素園寄籍於茲二十餘年亦如鄉人交居鄰近晨夕過從以真率爲樂不幸客臘君卒矣老侶凋零可悼也淳質緬杳後進失所儀尤可感也君之子以將葬來乞銘予知君遂不辭按狀君諱鎮璋字佩廷號素園世居安徽婺源縣東鄉永川里遠祖皋宋末以春秋經學著聞入元不仕郡邑祀之鄉賢曾祖兆明祖正龍考培且祖考皆以君階贈奉直大夫考 晉贈朝議大夫妣詹氏 贈宜人 晉贈恭人君少孤有兩兄一弟同鞠於母家壁立衣食皆母倚君念母之艱情順力竭茹苦刻志終竟母身勞頓萬狀安之以怡母晚病君夙

夜侍五年無少懈既沒常思既遷居顏堂曰思恩雖耄述母常淚
下初母命服賈無資後以才實著或貸之金乃鬻茶於粵東自後
歲常之粵東粵東人士及諸商旅接君者咸信悅君稱曰大伯爺
大伯爺里諺尊稱也君老不輿遊寄聲問俞大伯爺者猶歲時相
繼爲人謀忠責善無隱不背道人過雖不讀書聞人說古今事得
失輒知其成敗商人重利君以義初鬻茶主於某後某虧洋人金
諸商恐累易主去君曰故交也獨不去而是年洋總商事者適更
代代者至與某前厚令諸洋人毋促其金售茶必自其出於是請
商去者復來某薄之而益重君君以是利亦倍家寔裕履約如寒
素而豐於義里中立義倉君命諸子捐白金數千兩以倡大吏上

君名得 旨予獎其他建祠修路造橋事多有居南昌凡南昌修學宮貢院書院縣志義渡之類悉輸助此君爲人行事大略也夫俗敝於文飾久矣一二真樸老成人存未見其效也逝則有與俱逝典刑益遠君子憂之如君少祇事老孺慕獨葆天性之真故慈族信友胥已厚人皆一念之推貫而其樸野之貌質率之辭磊磊落落同人樂憂自述少艱鄙事略無諱飾使人覺懷葛未遠至於微疾知終夷然自足浩然委化非中有所得者能然乎嗚呼希矣此予所以旣深私悼而更有感於性天風俗潛相維繫之故也君每過予隻行不扶杖輿到卽言言已卽去予畱之則曰再來矣直躬舉步去不顧君初以布政司理問加二級 封奉直大夫晚

封朝議大夫配同邑李燕人生一男三女先卒側室葉氏男澄炯
候選布政司經歷加四級女壻王某李某董某孫男二朝楫候選
州同知先卒朝桂國子監生孫女三曾孫男四逢良逢宓逢華逢
原曾孫女一君卒於道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八十三七年
九月某日葬建昌縣馬路口中洲之原以孫朝楫從葬兆域朝楫
少有才幹豁達似乃祖既習賈能任外事矣而年不永歿歲甫二
十四良宓華皆朝楫子也銘曰

山溪之波孕有江河梢氣霄摩挺然孤柯挽春暉之無戈也綆淚
時觀披心腹爲齒牙也月霽天多流金燦石之相磨也予方紉璞
玉以爲珂噫白雲之家也柰君歸之遠何予銘君幽君不復能予

過也輟不律而長蹉

右墓誌銘董桂敷代某撰

龔思南

道光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晨過西鄰巖頌亭淹留永日與其館賓
嚴滿堂譚餘及其舊居停龔翁思南滿堂云翁夙興夜寐嚴氣正
性直而存容於朋濟言行之不若於理著述之不協於則者侃侃
面譚絕無回護過而輒忘如未有其事者亦絕不舉以告人一生
不近戲具如意錢如五木如簿箋葉子戲尤深惡而痛絕之有偶
爲於其家者雖新特豪右斷不爲之寬假色勃然也先德析予田
數十畝翁百倍之貲累鉅萬衷身布素不曳羅紈水旱捐租及橋
梁義渡扶危拯困如懼不逮事然德配年臻大耋猶不輟女紅一
家化之其哲嗣阿咸暨文孫羣從輩或蜚虔庠或注選籍長者行

成名立少者負劍循牆咸履蹈矩矱鮮佻蕩者相以內各揚其職
剗地無綺縠脂盞習翁之禠躬齊家可謂確乎不拔者矣予曰信
如子言翁之所爲生人之常理也處翁之境行翁之事謂爲膠固
迂疎不近人情者十常八九無他彼蓋汨沒於世俗之流從而耳
備目儼使然也夫人束髮受書承學父師之側惟勤惟儉無冒非
幾保全直道以裕生理未有不俯就檢押者迨入世旣深泯然鄉
原脊梁放倒情氣中之衣不麗都被服若浼見百萬一擲羨爲名
士風流始則寄興消閒繼且倚爲性命琅琅明訓衰如充耳業荒
家敗瀕死不悔若此者不一而足余嘗與學侶泱泱痛暢言之而
不見省錄至今抱遺恨焉承平旣久人浮於財苟無卓識定力何

以立命何以爲家聞子之言知古道近在當前而迂闊拙直之操
應求不爽心目爲之一開惜翁年八十餘余亦將七十矣雖相距
程僅數十里諒無因緣合并用自觀省畱待純犬解事之日奉爲
典型旣歸援筆書之

右紀聞羅鑿龜撰

187 - 238

18

伍光瑜

公諱光瑜字季尹號屏秋姓伍氏始遷祖德全精庠學明洪武朝授刻漏科博士掌欽天監事賜第宅居金陵歷五世皆世其官六世少西以助振賜四品冠帶旌曰高義曾祖致遠以嗜古善鑒藏稱祖宗鯉以孝稱父守旃太學生以廉讓稱兩世俱累 贈中議大夫妣楊氏陳氏俱累 贈淑人公生三歲而孤少卽穎悟母督讀書寒暑無間稍長治羣經尤邃於易善讀史嘗錄成事覈所行得失性好善見善必爲爲必有成乾隆間上元江甯兩學宮將圯公與同學倡一錢約積數年整其圯如新嘉慶廿一年羣議重建江甯府學明倫堂賴公成之廿四年大成殿災節相孫公玉定議

修復公又成之是年九月之晦大成殿先考漏初下殿上騰白光如晝又十一月晦日將夕有黃雲羃櫺星門蓋公自束髮時每月朔望必齋沐拜大成殿階下及是又督工竭心力人皆謂誠敬有符驗由積累所致云公倡恤嫠局曰同善堂行之有成效而慮宦士族之嫠不能與歲暮必措貲計戶厚俸之公倡救生局曰生生堂法於大江磯泆設拯溺船一歲內風濤險巖全活無算又塗有殍者恆以塵民畏辜匿不報致暴朽公偕眾白之大吏定規制凡途殍卽報局驗瘞嘉慶十九年江甯大旱百文敏公募助振公時方抱病力疾偕紳耆勸輸凡五振九閱月乃畢大吏入奏奉旨議敘主簿銜公以餘羨白大吏發質庫權子母作備款用迨道光

三年大水發節相孫公復勸輸不給用而公所請權子母已積銀二萬餘取以益之乃足上元江甯軍船之制有運籍有快籍快丁例助運丁費苦累殆不支快費不解則官望議催比急則丁死官與丁已交困又快丁啖黠胥口攀齊民誣在快籍比辨明家已破則困及齊民先是漕督許公兆椿守江甯時置官洲以劑快丁困而每年運糧造舟之助尙不給公請借庫貯若干勸快丁募捐若干皆權子母而運造一旦俱給是舉也快丁有恆產則丁便民免誣攀則民便官無催比過當則官便無繳繚糾纏則運亦便於是江甯所轄各縣有快丁籍者俱倣公所爲行之循江至安徽聞風相效蓋公倡率之功幾徧東南溢矣澤至江甯公適病尋卒凡哭

公者皆失聲因究公樂善之專魄力之厚則咸謂公至孝友務矧
卹自門內逮姻友俱徧乃知推暨覆被之廣且大由孝友然也人
不先本原而務施博又烏能施博哉公好詩著有補園集以道光
十年四月卒於里第春秋七十有三歲貢生候選訓導議敘主簿
銜以子貴累 封中議大夫夫人馬氏累 封淑人性好善與公
同志凡義舉助公尤力子若孫曾林立且教且撫寢門以內雖
如也上下忻忻如也先公三年終於長蘆官廨春秋七十子六長
齡歲貢生舉孝廉方正以知縣用長華進士 廷試第三名授編
修累官長蘆鹽運使長英舉人湖南常德府同知長松長馨俱庠
生長貞殤女三長殤次適孫玉銘次適馬功浩孫十女孫十九曾

孫女二以某年某月之吉葬公某山某原銘曰

葉陽助王息厥民億萬人值銜溢恩手拯活之口弗論護聖杖履
鍾離意葺絲竹壁謹敷坵凡公所守敬無肆積善衮衮福其嗣

右神道碑銘程恩澤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一 禮考一 一

--	--	--	--	--	--	--	--	--	--

李文昊

道光十有二年江華徭趙金隴蠢動躡常甯官軍蹙之賊全力窺洋泉洋泉者常甯要害地城所恃以爲存亡者也於是李徵君岳泉家洋泉百年矣居宅閎固或勸募土人保守亟縱賊出隘口君曰洋泉失則無常甯無常甯則全郡危矣何以家爲乃大召鄉勇守隘口而潛令其子德騫星夜赴軍門獻策卒賴其力平徭事平而君卒矣德騫以狀乞銘余諾之未卽爲德騫子次山屢詣余於長沙旅舍將父命敦促無倦色意甚誠篤不獲辭乃序而銘之君姓李氏名文昊字岳泉世爲衡之常甯人高祖廷賢曾祖某皆諸生贈某官祖繼聖雍正甲辰舉人廣豐知縣父某世以文學著名

衡湘間。廣豐尤擅著作。君生而穎異。家有藏書樓。皮圖籍甚富。稍長。坐臥樓上。朝夕孳攻。聞見博洽。所著有十三經音義叢考。聽鶯堂書目。湖湘逸事。睡餘軒雜鈔等書。趙逆之入洋泉也。君棄家守險。賊據其宅。以抗官兵大軍。四面火攻。久乃得破。藏書盡燬。君痛甚。以道光某年月日卒。春秋七十有二。常甯縣學生員。道光改元。應詔舉孝廉。方正不就。常人稱之曰徵君。亦曰岳泉先生。云君內行肫篤。自其少事繼母。卽以孝聞。性介特。勇於赴義。而不近名。嘗出私財建慶節朝賀所。眾將上其事於朝。辭洋泉之役。毀家紓難。例得卹賞。又辭大吏。迫欲見之。則固辭。嗚乎。鄉曲一節之士。砥行礪名。如徵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子三人。德憲。縣學生。

以軍功加六品銜孫十三人仲山縣學生以軍功加九品銜曾孫
幾人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原惟李氏世有文學藏書之富甲湖外
余嘗聞人言聽鶯堂書目多有 四庫所未及收者故家文獻盡
舉而委於逆獠之一炬哀哉而謂徵君之銘可緩哉銘曰

李氏之先曰愚生翁壻於崔氏崔有密友負名於時曰艾千子見
翁髻髻勸以勤學翁聞而喜腴田滿陌斥以買書左圖右史再傳
廣豐其門遂大令聞日起廣豐之孫實惟徵君世濟厥美文而又
儒至性古合介行俗砥昔歲在龍蠡爾山獠躡我邊鄙旣戕大帥
遂破山縣迫及君里君跳而免以宅委賊據險角特爰道官軍聚
而一殲不惜家毀毀家紆難君則何憾矧有令子以華其終來徵

國朝詩林卷之四十一

余文諾之一紀久而益徵我言不誣用告來祀

右墓誌銘鄧顯鶴撰

才

胡光北

余壯歲至嶽麓從慎齋師羅公游晤瀏邑學山先生於院中余同宗也先生祖籍江右由宋遷瀏與余族遷瀉甯頗早先生以同宗故夜雨青鐙論文無虛夕然先生派與余同馬齒較長先生戲呼余爲家兄余亦以舍弟呼先生及余官巴蜀數十年以老病歸訪先生於舊宅重聯舊好往來者又七八年不意歲丙申先生招余飲笑言優渥余謂明歲入秩當以祝觴進先生笑頷之未幾謝以倦入內寢不三時而卒其子啟酌泣以傳屬余余雖老悖焉收辭謹按先生諱光北字楚良號學山時自號學山老樵父承柏公生先生兄弟十人先生居第四性奇穎從蒙師游卽能講四子書私

作時甄藏案底人於是愈異之後從某師學某固理學士每以性理學庸爲訓先生豁然貫通豪無疑難而學從此有本云姚雪門夫子試湖南以古學取錄乃從慎齋師游麓山終師世二十四年傳其衣鉢慎齋師嘗曰光北之學博而約悍而精詩文其餘事耳註釋五經有不決處呼先生至一語是非立判語人曰古來多材多藝羣謂周公光北材學博洽可以用周公呼之於是每呼周公而不名然其時師好修復嶽麓舊迹若書院若屈子祠若嶽麓寺以及愛晚亭之拗造經營鳩庀先生之力居多同硯者余君邵賢余公廷燦之嗣也與先生講論詩文審辨音韻歸與乃翁廷燦公言詳述音韻之學廷燦公歎曰昔于耐圃從京都一紙遞余問五聲

八音之原余只述其皮毛至於所以然則嘗思而未得也惜未早聞而以其說進也因寄語曰文章如此足矣多買書史以廣見聞先生聞之喟然曰是知我者厥後同學者宦迹半天下交遊奔趨儼如朝市先生匪特無此態竝無一字營求羅公麓西守鎮江分俸以贈先生謂其以無謂爲周旋毅然辭之其手札至今膾炙人口後嚴公樂園按察陝西亦分俸爲贈先生對使者曰寄語樂園好爲官勿以不義之物污故人也使我苟貪此早至樂園署矣奚俟其遺我爲由邑廩貢成均就教職親友請以試卷爲分發計先生曰陶靖節不爲五斗折腰余奈何以貢生作抽豐耶卒不聽中年主幕府廉介有聲縣令某迎先生衡文請以案首易穀三百石

先生力持不可慨然歎曰家有荒園數畝足以蔽風雨訓蒙足以給饔飧讀聖賢書所學何事願入涓流而不自返耶乃決然辭歸設學外舍從之者頗眾教人必以敦倫爲先文次之嘗訓諸生曰爾等爲文滿紙忠孝節義之談及處已接物大異所言是從事於虛未踐其實異日烏足以化民成俗以故出其門者皆醇愿之儒其所餘館金悉以貸人類皆一去不返或有問及者先生已焚其券矣祖遺屋數椽賃佃他姓有不能遷徙者先生資以用費使之遷移由此家益貧而先生處之無德色亦無怨言清瀏胡姓三皆富而豪欲與先生合廟祀眾將諾之懼先生之不許也以金爲先生壽先生挺然曰我輩雖同出自江右然其來或在宋或在元明

皆後先不齊以前之譜乘既無從稽考而欲合而爲一則派必紊亂不倫勢將以前之所謂祖者子之子者祖之矣豈子孫敬宗尊祖之道哉必不可會高坪胡氏修譜請先生序先生稱其以至溯爲始祖者之善而申以敬宗收族之大義於是眾議始定晚年著有詩韻便讀及聲音蠡測學山堂詩古文辭不下數千首以家貧故皆待梓焉想其著述之餘閉關靜坐默誦周易學庸及李杜諸詩時或杖策花徑羨池魚游行飛鳥鳴空煮茗以解吟懷致足樂也或取街巷俗語編以成對閱者無不解頤儻所謂不知老之將至非耶故其絕筆有云儻能著述垂千古便是儒冠不誤身卽此亦足徵先生之大槩矣生乾隆己卯年五月十一日午時卒道

光丙申年十月二十四日寅時享壽七十有八女一字張子一啟
昀謹厚綽有父風

竹塘氏曰先生一生學問全在義利中勘破出來故有遇遺金於
曠途而不動心之量然其保全晚節尤人所難蓋或失則疏或失
則固先生泰然自樂不以貧富動其心洵一鄉賢也茲故略而傳
之至於文名賢聲湖以南無不豔稱之余故不贅嗚乎使世人咸
若先生則廉恥之風詎不未墜也哉

右傳胡光瓚撰

李先本

道光十八年三月二日立齋先生卒以某年月日葬於德陽縣大
門山雙龍橋之原越三年道光辛丑德配趙孺人卒以次年四月
二十日祔葬先生之右其孤德揚將碣於其原奉先生及孺人行
狀來乞文按狀先生諱先本字務生系出隴西李氏明季之亂家
譜散逸無考 國初由平武遷縣竹筴家焉高曾祖考皆邑庠生
父諱藩字价臣乾隆丙子科領鄉解官彭縣儒學訓導先生生於
學署時嚴寒大雪突有白鶴一隻翩然下集蓋異徵也先生幼卽
穎悟工屬對訓導公以古者易子而教屬其弟靜庵先生課之靜
庵先生諱維乾隆壬子科舉人文名籍甚與訓導公有二難之目

先生從靜庵先生讀攻苦過甚因而咯血迫先生之兄樹齋先生
諱先根補弟子員訓導公遂命先生棄舉子業援例得授鹽運司
知事銜訓導公於家構敘樂園亭臺池館曲有隩趣其間嘉木美
箭名花異草以及奇礪之石分楹間列一時名流裙屐交錯先生
昕夕侍側行酒下食因得以徧交當時之士及訓導公沒廬墓三
年世緣盡絕服闋乃卽敘樂園補加修葺嘯詠其中長君德揚以
廩貢生候選校官次君名揚亦貢生要皆承其家學文質相宣而
先生之女孫女外孫女均嫻音律一門之內前唱後喁當時之士
又樂從先生遊擘牋灑翰往來投贈者無虛日焉旣已脩然物外
日與筆墨爲緣久之遂褻然成集於是有人以先生爲詩人者又有

以爲詩人中之福人者是皆似之然要非知先生者也嘉慶年間
白蓮教之亂賊由射洪太和鎮偷渡涪水左縣一路在在戒嚴縣
州牧及縣竹令皆勸訓導公挈族入城訓導公以爲去則人心搖
動未至而鄉閭已潰變且不測先生因語樹齋先生云兄謹護堂
上人弟當荷戈以爲鄉閭衛聞者咸感泣恃以無恐因而安堵如
故此嘉慶五年事也賊之初起在嘉慶元年時太平日久猝遭兵
燹米價驟昂先生奉訓導公命同樹齋先生捐米六百餘石錢三
千餘緡振焉賊氛既息至嘉慶八年係維大水淫溢田禾盡沒里
巷率多餓人先生又振焉數年之間迭經大難活人無算其捍患
而禦災者可謂之惠事平之後州縣擬以武略上聞先生力辭請

以尚義旌其門先生竝力辭其有實而遺名也可謂之貞然則先生殆義士也仁人也抑孝子悌弟也其深情遠韻固一寓之於詩然第以詩人目先生也抑末矣先生原配侯孺人亦工詩著有夢湘吟館遺藁一卷繼配卽趙孺人是生德揚名揚孺人未讀書而明大體道光十七年四月斗米千錢孺人召德揚云四月卽艱食至秋收尚須百餘日官雖平糶所濟幾何苟市價不平人將無以爲生家且無有況貲耶吾家應輸官粟若干可於應輸之外出錢數百緡助之旣爲樂輸者倡並可以破奸商勒價之謀策無善於此者德揚奉命維謹未幾而捐米者麇集奸商亦盡出所藏市價頓減卽此一事幾成家法而孺人之慈明可知也卽先生刊于之

化可知也識者於是乎賢孺人益於是乎賢先生惺嘗入史館矣
竊謂今日之史求其可以傳信者莫莫乎難之至於縣有縣志在
一州則爲州志在一府則爲府志在一省則爲通志上之於朝
則爲一統志顧其所錄者未必實其實有可採者轉未必錄而草
野間又鮮有深心績學之士如陳承祚之益部耆舊傳常道將之
三州士女志不限於方隅不拘於名位發潛別隱名實較然使人
人流連慨慕皆得以激勵其嚮善之誠而因以成一鄉醇厚之俗
卽以致一代隆平之治蓋風化之不明也其由來者久矣世有先
生其人固志乘所不能遺亦野史所當記也

右墓表李惺撰

圖書集成彙編

三三

黃至筠

君諱至筠字个園甘泉縣人父牧趙州時生君十四歲孤人沒其
遺產年十九策驢入都以父友書見兩淮鹽政某公與語奇其材
以爲兩淮商總時嘉慶初軍興事方亟而兩河決口丁夫樵石之
費戶部以正供人不充募富民出錢榮以職君首輸爲眾倡前後
數十萬由府道加鹽運使銜長子次子皆郎中入都祝 嘏 賞
圓明園聽戲 賜克什當是時上自鹽政下至巨商一視君爲動
靜販夫走卒婦孺乞匄揚人相與語指首屈必及君而是時承
純皇帝六十年豐豫之後商人皆席富厚樂驕逸談啁舞歌窮園
林亭沼倡優巧匠之樂流地居積惟主計者可否割腴日深名羸

實虧而私商朋與官吏益放手湖北岸費銀百五十萬鹽政又務
進奉冀久任進奉無見銀俵虛數於商以取息於是庫之銀額增
而所納益不足而商人始困也及道光時改鹽政淮北改票鹽而
商總權絀商得見運使人自言事利各私己而仍委其重於君而
商總始困然君自以愛國恩深且於諸商爲丈人行不與較短
長代償官銀自取多數而視眾商之殷瘠差所代多寡皆聽命集
爭每奏銷時君入運使署定議肩輿出入撫掌曰奏銷過矣道光
十八年七月君卒其時諸舊商大抵皆敗新進多文巧機利而玩
法乾沒而不顧後私小智破大體爲之首者蓄縮深閉莫肯任患
而奏銷始失期運使乃檄吏督之吏滋不公受賕任情人貨者引

身惜財者倍償於是羣情渙離營巧謀退庫引懸而無商綱運減數而國課虧鹽法益壞不支而當事者議變法矣蓋君之爲商總者四十餘年支拄救敗者十餘年卒五年而庫始有懸引減運綱又七年爲道光三十年而淮南之票鹽興綱商廢而昔之忌君畏君有不足於君者皆慨然思君以爲無復有斯人也

梅曾亮曰君長子錫慶次子爽余在都時常相見君蓄名書畫數千而不好伎樂嘗至蘇徵歌召客豪費日千金人皆怪其所爲適有人監之屬轉輸銀百餘萬君持歸而奏銷得報如期其膽智固不可及者哉

右傳梅曾亮撰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六

十一

支景山

潤州支氏稱舊族今鹽運司運同豐宜介良友梅溪錢君乞志厥
考柏巖公墓梅溪既詳述行誼且曰孔子歎善人不可得見君庶
幾無愧色余素知梅溪肫懇言足信乃據以譔辭案狀君諱景山
字慕賢柏巖其號前系出漢月支王世子以國爲姓趙宋時有名
詠者登寶祐四年進士隱於華州尋避地南徙愛京口山川之勝
定廬舍後裔遂隸丹徒籍傳至君曾祖國順祖廷泰考麟皆不仕
君兄弟三行居次獨承父命庀家事而敦本尤急建祠修譜躬自
營繕待宗黨胥有恩凡郡中學校城濠書院考棚及夫卹養育嬰
諸務靡弗首謀嘉慶乙丑戊辰閒疊遇偏災設局平糶施粥藥推

君經理備極勞勩甲戌赤旱合邑共議振復爲之倡他富家爭相
飲助是歲也饑而不害此其篤於桑梓者然也然君更不分畛域
夙業鹽筴一在維揚一在鄂渚一在洪都各遣子肩其任庚辰兩
淮捐武陟工需逮道光辛卯壬辰續捐振丙戌漢口鎮有疏河築
插之舉踰五載楚大水兩岸成巨浸里閭仰哺者數十萬人君在
家聞之飛書令速濟同人會議不五日而集又念武漢隔大江涉
渡往來日千計風濤叵測率苦淹沒屬立救生船全活無算南昌
役稍殺而隄工城工之屬仍輸值罔倦故三地氓庶幸安衽席羣
戴君德焉先後大吏嘉獎並擬上聞君謂我盡我力耳敢求榮
乎欲固辭大吏不可曰君誠謙讓願何由爲來者勸昔子貢拯溺

而不受報仲尼以爲魯國將無復拯溺且 朝廷意宜副卒咨部
如例蓋君仁厚性成隨處推暨初葬親卜吉城西之譚山上存古
壙鬻者匿不告迨移柩臨窆熟察左右詢得實則曰傷人就己豈
以妥先靈遽使加封識別購佳壤棄重貲絕無所問生平不佞佛
惟崇節儉布衣蔬食儻然若寒畯而關情求莫直憮痛之切庸特
書其最者閒攷周官荒政首列散利而未必竟責諸私室若管重
壺士晏壽三族道猶隘近代封殖者勿論卽或迫官勢或怵身禍
勉應之已足補益於 國觀君之預期踴躍博而能誠所謂善人
者非耶支氏見史策雖乏高位顯功而唐之叔才宋之漸俱以孝
著倫常之際較勝籌紱好義如君殆堪接緒矣君國子生曾得九

品銜屢邀甄敘遞增 封中議大夫例晉通議大夫配張氏累
封至淑人子七方春候選知府濟鹽提舉三卽豐宜再次方奎太
學生出嗣方和登仕郎方廉附貢士刑部郎中效林亦運同孫十
二清俊庠生餘強半授秩曾孫四君生乾隆十有九年九月二日
於道光十有九年五月五日卒年八十有六葬謹遵制母緩卽是
年某月日安窆窆於本縣某鄉某山之原來請銘銘曰

夏雨春風惟殫厥心楚北淮南咸蒙此陰年耄耄嗣蕃滋用酬所
施施及矜寡萬閒爲廈幽窆封在垌野嗚呼斯人也當祭於社

右墓誌銘朱琿撰

張澄齋

道光中夷船入江金陵戒嚴兵民乏食山陰人張澄齋

名同穆宗廟諱

應以字行爲白下僑舊慨然發藏粟三千石傾家財七萬有奇悉以供

軍糈振民饑城完寇退口不言功大府上其義行有 詔褒錄畱

江南以知府用並 賞孔雀翎是亦我 朝一卜式矣惜澄齋需
次歲餘遽謝世不及稍有所厝施也

右紀聞陳康祺撰

謝廷恩

君諱廷恩字拜廢姓謝氏少則貧甚讀書裁盡論語遽去而之農
又之商南入閩西入蜀逐物貴賤轉徙常贏嘗與鄧氏俱爲賈主
計者誤以金六百入君君密歸其金而戒主計者更易簿記鄧氏
由是厚德君遠近布聞人人爭欲相倚助矣亦有天幸所居恆獲
累致鉅萬羨輒散之爲縣建義倉構廩四十二間貯穀萬六百石
捐金凡千三百斤建育嬰堂捐金二千兩家置宗祠捐穀若干斛
郡縣立羣祀廟捐錢若干緡學官於新進生例取束脩之資新進
生或貧乏無所出則又爲捐四百萬錢君弱冠孤寒蝸蝸赤立商
賈所入盡委義舉苟利於人不以絲毫自爲顧計苟力所能劬勞

百於人不辭也自太守縣令爭欲致君君終不一私謁邑有大役長官仗任羣目相屬君亦不以他人規我稍爲辟縮蓋行之五十餘載糜財不可算而君年亦七十矣先是崇仁有黃洲橋屢修屢毀資用浩博莫敢大興至是君出任之鎚石鎔金堰水陶沙眾匠束手仰君計畫橋成廣一丈九尺袤四十七丈費白金六萬而強以七十二歲而經始四載而畢畢工二載而君卒壽七十有七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廿四日也祖亮弼考上許並 贈中憲大夫君以急公聞於 朝議敘巡檢候選又以子貴 贈中議大夫配周氏劉氏皆 贈淑人子蘭階候選州同蘭生進士工部郎中蘭英優貢生蘭墀刑部員外郎蘭馥縣學生女五人孫男子十二人女

子九人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鄉某原既葬之幾歲蘭塋屬予爲
銘而追事焉銘曰

民之豐約有尸在天彼富而吝終或餒焉貧而能施積乃如山徒
手十載富埒周公一毫匪義神鑒厥衷聚有神鑒散有天視利濟
宏多人天駢喜占畢豈久僅盡魯論因心之矩粲其經綸光儀暨
蟄亦世承福載表徽猷以愧儒服

右墓誌銘曾國藩撰

封君姓謝氏諱廷恩字拜賡江西崇仁縣人祖諱亮弼配陳氏考
諱上許配阮氏劉氏生二子君其次也家貧力耕稍長易農而商
能逆知時物當貴賤與鄧氏俱爲賈主計者誤以鄧金入君陰還

之而戒其改計簿鄧知之遂以出納事專委君由是信義聞於人
人有所謀無不就家以大饒崇仁故山邑田少苦飢君語其儕曰
吾當爲邑建義倉人忖其力未能是笑其言嘉慶二十年以二萬
金建倉且貯穀萬六百石如其言入學者於學官有加結費貧者
苦之君捐金取息以代費縣有南北城以橋相通曰黃洲橋橋廢
而舟漲盛時失溺者眾君初以事鉅慎不敢任久之慨然曰吾不
爲復誰爲者道光十六年施工五年畢工用銀六萬有奇邑令榜
曰謝公橋辭復其舊先是建倉有餘木而謝氏未有祠至是遂以
成之並設倉於祠以備飢族於是邑中大有徭費益咸仰君君不
以眾人規我有幣芥其出財常先人意所不及故官茲土者皆引

重之君固默默不造請也嘗語其子曰吾年二十六爲人司計會年五十建縣義倉振族人穀助官費於育嬰堂年六十爲文武生置學官加結費開井族中七十而建黃洲橋汝母六十時吾散穀族中丁四斛他姓斛以三今吾卽八十汝母亦七十矣族人以儀物壽者勿卻倍償之使受有詞也道光廿一年九月廿四日卒年七十七鄉人皆思悼之君之年不可謂不壽獨惜其善舉之與年俱增者而止於是也以子官 贈中憲大夫配周氏劉氏皆 贈恭人子蘭階候選州同蘭生進士工部郎中蘭英優貢生蘭墀刑部員外郎蘭韻縣學生女五人孫十二人以道光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蘭墀請爲之表昔歐陽永叔表連處士好行其德其行

大類君然處士家固多資非若君親歷爲生之難也而輕財也如是夫君豈以財爲可輕哉蓋其重義也甚矣

右墓表梅曾亮撰

楊知新

君系出宏農先世自德清遷郡城之長橋遂爲長橋楊氏曾祖斯
覺公開米肆遇升糴者滿之勿取其贏如是者數十年貧者陰受
其德君生而聰慧九歲賦月華詩有千衢瞻錦繡萬國仰文明之
句見者奇之年十七補縣學附生旋食廩歲科試屢冠軍先後
受知於王文端公朱文正公暨賓東臯阮芸臺潘芝軒劉金門李
芝齡諸先生執經問業者多授科第位通顯而君乃久困場屋應
鄉試凡十四屢薦輒以額滿見遺道光元年當事舉君孝廉方正
力辭乃已君性敏而勤嘗於舟中偶背誦堯典至秦誓連禁註一
字不遺尤熟明史彙論某事在某卷驗之不爽所校讎書籍善本

數十種著有夙好齋詩鈔文鈔令子蕉雨觀察宰密縣時迎至署
君集檜陽書院諸生爲評改其制義正其字體之俗者韻語之不
諧者邑之士多宗之君存心利濟舟行聞鄰舟哭甚哀旣爲棺斂
厥子並厚卹其母葬族人無嗣者七棺友人兩世弗克葬以及停
棺暴露者君或專貲或鳩資爲葬之飛英多寶浮玉三塔及潘公
橋皆與同志次第修復又修復育嬰堂重整堂規其生平好義多
類此君生於乾隆乙酉卒於道光辛丑享年七十有七配姚恭人
以勤儉慈惠稱於族黨子三人炳堃嘉慶癸酉拔貢生由知縣游
升雲南迤東道炳謙附貢生炳咸道光甲午舉人候選知縣孫七
人曾孫二人辛丑爲君重游泮宮之年第三孫錫鹿適於是年入

泮君喜爲跋其試卷云

右聽松廬文鈔張維屏撰

按楊先生字元鼎一字拙園浙江歸安人

國身言用漢有...

三三

--	--	--	--	--	--	--	--	--	--

彭正進

翁諱正進字廷瑞姓彭氏明兵部尚書襄毅公裔也其先長沙人祖某徙湘陰大塘乾隆間翁考子建尋家邑西鄉之義合園時翁與伯兄皆幼失母長則作苦於衣食事蓄久之慨然語其長子曰兒輩但隸耕何以知禮義科名富貴非吾望也爲明理人足矣汝其經營生計督汝弟本芝讀書修行焉翁子孫業儒繇翁始翁面目微皙而臞須麤蕭瑟不知者曰骯髒人也性寬厚事兄謹析產恆取瘠撫諸孤如己子有以勾貸誘者翁不爲辭歲久不能納子母輒貸償終不復言道光壬辰夏大疫延醫炊藥加食與漿躬親於貧病餽餉之中而人自全於溝壑填委之外家故瀕臨湘渚洄

潭輪轉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翁惻然多方以拯而
佗舟之救生牟利者舉不敢過而窺矣無主之墓之齧於波濤者
蕘牧之毀傷者與年久而窳者日所觸壅護之紙錢麥飯時亦波
及訖晚歲忘勞不廢夫已責卹舊或曰非族姻則鄰里鄉閭耳若
往來行牒做冢纍纍不皆親故也特不忍其沈溺而裸露無所爲
而爲也願擁貲自雄者率皆莫之禁而或不爲而無餘財者固行
義若嗜欲此非心之厚於仁不能然也嘗值大水將穿屋翁慮其
潰渡也趣家人避大隄宅中已迺率傭艇載家具亡何暴風雨失
載傭以泅免獨不見翁沿而救者相繼也皆錯愕謂必無生理已
而徐徐然歸衣履無絲毫溼家人驚訊來上游何也翁笑荅曰吾

不知但見雲霧繚繞篷櫂閒橫舟登岸而已時癸巳夏六月某日也觀者咸詫曰翁長者儻所謂自天祐之非邪後又十年而卒年七十有八云今三子家皆小康孫賢且文者曰舒焱曰樹滋皆補縣學生員曾孫男子六人天之報翁者其將有以昌其嗣大其門者余蓋於翁之行誼卜之耳

右傳周曜焜撰

--	--	--	--	--	--	--	--	--	--

李君

道光二十六年某月隨州李君年八十四考終於里第其兄之子戶部主事樹人聞赴京師將去官持喪余往弔語之曰於古期功之喪仕者去職總之喪士不得應舉今子之歸禮也樹人曰豈以爲禮致吾哀爾且泣曰叔父葬有日旣埋石幽宮維墓道當別立碣將揭其行義以視來者敬以屬先生則爲余縷述一一甚詳樹人事予甚敬又以禮請余其可辭惟君受性剛介於事無所不敢凡所力任必自於公或私於己毫毛不以措意人所愈憚當之愈勇嘉慶初川楚教匪蠡起漢沔荆襄蹂躪殆徧隨州之西有環潭者巨鎮也賊將大掠而窟之君戒鎮家出一人負薪一束執長竿

籠一炬臨水雁列竟夕焚薪火光互六七里賊不敢渡隨以不陷
近村有田久沒於水吏責賦於比鄰民絕苦之君徧哀諸司乞蠲
無田之賦竟以得請其他施於鄉者稱是是故邑有舉也非其倡
不與里有爭也非其解不息其貴盛也人皆稱願之其疾皆奔視
其歿也哭之皆哀云李氏世居隨州家微也君少與其兄某發憤
力學自度終無以大其門乃去爲賈累致千金一以資兄宦學不
問久之乃爲兄納金縣官得除爲丞稍遷至雲南嵩明州知州而
君亦以武學生入資爲都司於是諸子翩翩文學仕進寔昌大矣
君諱某字某曾祖某祖某皆不仕考某以嵩明君貴 誥封奉直
大夫子二人長某以嵩明君得子遲與爲嗣後遂不遷次某孫某

自嵩明君之沒二十年君撫諸孤恩勤備至樹人之宮京師君一
資之如資其兄其視兄子不知其非己子其視己子不知其非兄
之子也嗚呼自眾人誨之彼施於鄉者博矣自知道者觀之獨其
施於家者不可能耳不可能也則亦不可朽也

右墓表曾國藩撰

卷之四十四

三

楊光潔

楊光潔字玉川湖南黔陽例貢生樸厚沈毅勇於爲善嘗慨然有
范文正先憂後樂之志父思錦擬修義學未果光潔與弟光洪力
建經蒙兩塾約費萬緡置田租數百石嘗捐修學宮七百緡歲儲
穀四百石每夏末開倉發給不取償年終藉以度歲者日填於門
不少吝惜凡疾病施藥死葬施棺至解衣冠爲之斂諸子隆冬薄
棉敝服或以爲言光潔愀然曰自奉不儉彼門外餓夫將安取資
少時師友數十年猶月送薪米無德色無怠心有某生拙而貧光
潔日以粟課其文藝之多寡試則備其資斧數年名竟成其培植
士類多如此待人無疾言遽色里中游情望而走避爲所愧也尤

篤孝友母老弟多病特援例請封持千金託友金耗復來仍如數予之略不介意朝夕焚香爲母祈壽兄弟白首同居從無閒言其天性至誠論者謂近時罕有歿之日村人奔走悲號生平不履城市不構一訟或藉端需索率順應之弗計多少桂林龍啟瑞殿撰督學湖北語激人謔景星云家大人夢楊某爲湖州城隍神蓋殿撰父嘗令黔陽者也生能葆真沒則爲神理固然歟光洪孝友最篤又從兄光沼天性純厚里人敬服

右傳易變堯撰

郭家彪

君諱家彪字春坊郭氏湘陰人生而溫約夷愉與人無競不苟爲和翁亦不爲介介踴異之行卒然投之事變若不克辨其是非曲直也者及夫羣疑劫劫徐出一言折之關開節解風生冰釋雖強辨者常默然而內自詘也曾祖遇傑 馳贈奉直大夫祖熊貢生誥贈奉直大夫考詮世縣學附生世父世遵縣學廩膳生世遵無子以諸子家敝爲嗣早世乃復以君爲嗣家故饒贍諸父豪宕好施或日費數十萬錢無所惜君亦夷然不爲有亡顧慮親故假貸每盈其意或他人相稱貸要君一言爲質及期責償於君輒量償之又急則又放歸之歲中爲人理宿逋率三四役久之往往不讎

則毀其約契會歲大祲家以中圯君故夙於淡泊豐約不以易其
度布衣糲食蕭然自得益務濟人廣儲方藥病者踵門求乞手劑
與之自尋常草木馬勃牛溲以至丹砂鍾乳千歲之苓尙方之蕩
諸奇珍物可致與不可卒致無所不蓄蓋亦無所不施其尤貧者
輔以葷餌使人日再問焉疾革躬三問焉君沒後里人劉氏言之
涕泗交頤也君生以乾隆五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沒以道光庚
戌二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七配張安人少君二歲以道光己酉
七月十六日先君沒之七月而卒春秋五十有四張安人柔婉懿
恭旣篤旣靜長沙舉人正旭之孫永州府儒學訓導鵬振之子自
在其室以逮爲婦爲母莫不訓式始時家曠有婦吳氏早寡而卜

急姑張太安人性亦嚴厲積不相善張安人既嗣爲後恭以事嚴姑而卑以承妯娌先姑之意以隆其奉以推及於妯娌小姑無所不隆詘己之身以薄其給以達於己之子若女若婦無所不薄上尉下薦內外融融閭里親族無少長皆歎以爲不可及覩其諸子貴盛皆領首歎以爲宜其歿也哭之皆哀有餘云子嵩燾道光丁未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咸豐三年以救援江西功 聖恩特授編修崑燾道光甲辰 恩科舉人宗室官學教習國子監助教崑燾縣學生候選訓導其季曰先樾早殤孫六人咸豐二年壬子歲三月十四日嵩燾與其弟奉君之喪葬於湘西善化楊梅山之原張安人耐焉又三年歲在乙卯國藩乃敘而銘之銘曰

國朝書目卷四十一
四三
我有執友翰林郭君至交金石天下莫不聞昔歲在戊赴告親喪
徵我銘刻用識幽藏曾幾須臾歲星周半大地戈鋌東南塗炭我
以喪歸墨經卽戎葬不極禮筮不協從惟郭氏阡在嶽之麓雲合
峯環龜著竝穀不肖之慙郭宗之祥詩於堅石以奠茫茫

右墓志銘曾國藩撰

國朝書畧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一目錄

隱逸一

應廷吉

劉景躍

莊元辰

沈齊賢

夏汝弼

郭履

陳洪綬

嚴湛
張之璿

趙旬

劉應期

沈禹錫

文從簡

子枏
族人止

孫揆

高承埏

錢爾登

涂仲吉

諸永明

徐日隆

徐鑛

歐陽斌元

許令瑜

子齋

何宏仁

子嘉迪
余增遠

葉廷秀

嘉建
董瑒

桂庵

尚友

黃大湛

弟大紅
鄧大臨

楊補

子照

劉城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一

應廷吉

應廷吉字斐臣鄞縣人天啟丁卯進士授礪山知縣史可法督師揚州御史左光先薦其才擢淮安府推官赴軍前爲監紀與黃日芳陸遜之劉湘客張鏘紀允明等並事幕府一時稱得人廷吉精天文用句股三式之學可法倚之先是丁丑計偕至宣武門見一白雞羽毛鮮好啄距純赤重四十斤闕觀莫識廷吉慘然曰此鷲也見則亡國癸未六月露坐陰雲驟合雷電並作有火星出聲如

爆廷吉日天元玉厯所謂電中聚火也君絕世亂此殆是乎可法按部至淮升帳有旋風從東南起吹折身旗轉至丹墀下命占之日風從月德方來是本日貴人時當有貴人奉王命至者風勢飄忽旋轉其事爲爭音屬徵象爲火數居四二十日內當有爭鬪之事近地則虞火災損六畜越三日城北隅火燬民舍傷一騾而月而有土橋之變中官以朝命至悉如其占淮陰紫霄觀皂莢樹開產物如飴色黃味美人以爲甘露廷吉日此爵飴也白者甘露黃者爵飴所見之地期年易王時可法銳意經略河南日芳遜之輩私問曰閣部志勤矣於君意何如廷吉日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始擊掩壽星之次法當蹶上將天下事無可爲也意者先試之

山左乎士民翹首王師如時雨焉若旌旗旅進豪傑必有嚮應者
及高傑將行誓師祭旗忽風起燾折西洋礮無故裂廷吉知爲不
祥十月十四日登舟廷吉日此俗稱月忌日又爲十惡大敗高帥
其不免乎明年正月傑果爲定國所戕可法議修屯政欲遣遜之
屯開歸廷吉屯邳宿廷吉日國家故有屯軍世受業爲恆產矣安
所得閒田而屯哉且田之所穫旣入官軍有司常賦又將何出開
挑諸生有願輸牛百頭麥五百石以博縣令者此面欺耳及河防
戒嚴令秦士奇沿岸築土墩駐礮廷吉日無益也黃河沙岸其性
虛浮水至卽圯安架礮爲議乃格是冬紫微垣諸星皆暗可法夜
召廷吉日垣星失耀奈何日上將獨明可法愴然曰輔弼皆暗上

將其獨生乎左兵東下福王手書至可法亟問廷吉日君精三式之學所言淮陰安堵終不被兵人能言之第謂夏至後南都多事果何所見對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關提主大將凶客參將發且文昌與太陰並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可法欷歔久之因出書示之曰君言不信猶可信則天也以軍事付廷吉越三日督諸軍赴泗州過山陽劉澤清遣人取軍器火藥餉銀廷吉不與退屯高郵 大清兵破盱眙可法還揚州立召廷吉督餉至浦口已而又令率軍回揚屯天長廷吉日閣部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一日三調警急頻仍揚且有內變急入城坐守南門可法又令移取泗餉是夜縋城出明日城陷得免於

難

右傳溫睿臨撰

右傳溫睿臨撰

187

--	--	--	--	--	--	--	--	--	--

187 - 302

劉景躍

劉景躍字躍如西華人天啟初爲秀才顧甚厭薄之嘗入試文將就喟然歎曰劉生乃區區爲此哉擲筆出主試者曰狂生也於是狂生之名滿天下躍如爲人敏且慎晏居橫列九經十七史縱橫讀或有問某事出何書卽取其書示之應手而得在稠人中笑言竟日未嘗一語及時人賢否李太僕君實爲令一見大奇之曰躍如不狂周藩聞其名禮聘之居三日去南遊楚東遊梁甫登泰山遊海又詣闕里拜孔子廟所至王公大吏皆迎致恐後躍如與談國家事慷慨流涕以爲疆場戰守諸機宜皆若數箸可了無不感動然皆不能用歸盡斥其家所有可數萬胥以與所識而自放於

山水間所親或更贈以金不問多少一日盡人皆詫之其友曰彼豈屑爲游俠下客行天下亂謀又不能達蓋不以家爲矣或具以告躍如笑弗荅也更飲酒近聲伎醉則仰天哭或磨刀霍霍曰殺賊殺賊寢夢中每大聲呼事去矣哭而醒好爲詩成則自歌之聲振林樾聞者或徘徊泣下後嘗居汴又遊江淮間返而之宋之許畱許者最久卒年四十嘗躍如時西華故多奇士其尤著者曰胡先生然曰理先生邕和曰萬先生宏祐曰洪先生清晝曰杜先生鉉曰王先生夢龍曰王先生鼎鎮曰吳先生中奇曰金先生闕颺曰姚先生柱石或仕或不仕皆與躍如友且皆心服躍如以爲弗及而躍如最先卒

右傳張遠覽撰

右傳張遠覽撰

--	--	--	--	--	--	--	--	--	--

187-306

莊元辰

莊太常元辰字起貞晚字頑庵鄞人也學者稱爲漢曉先生所居在城南長沙田中長沙田在四明洞天所稱大小韭山者皆在焉居人譌韭爲皎又譌皎爲曉公之別署兩曉山樵者以此公嚴氣正性不肖隨人唯阿下筆千言亦倔強睥睨一切成崇禎丁丑進士其再試出汪文毅公馬文忠公門釋褐南太常博士八載不遷冷曹清望泊如也甲申之變公一日七至中樞史公之門促以勤王報王卽位議選科臣總憲劉公掌科章公皆舉公爲首而馬士英勢方張欲盡致朝臣出其門下遣私人來致意曰博士曷持門下刺一謁相公掌科必無他屬也公峻拒之是時雖東林宿老如

錢侍郎謙益亦俯首稱門下於馬阮之門而考選諸臣能抗之者

則公一人而已

按公家傳言沈行人宸荃與公皆忤士英沈由科改道而公由科抑部據南渡錄則沈公在總憲所

擬原是道非科也今改正

於是士英怒或告之曰是故劉章之私也遂傳中旨

僅授刑部主事卹刑江南公論爲之不平已而士英日橫且以阮大鍼故欲興同文之獄盡殺復社諸公公曰禍將烈矣遽出都且以板蕩詩人之意賦招歸詩十章以志感未幾月而留都陷錢忠介之起事也諸鄉老最同心者莫如公破家輸餉初降臣謝三賓欲梗師而爲王之仁所脇不得已以餉自贖及忠介與王之仁將赴江上三賓潛招兵於翠山眾人疑之王明經家勤謂忠介曰公等竟欲西行乎其疎也忠介驚曰計將安出家勤曰浙東沿海

皆可以舟師達鹽官五代錢氏嘗由此道會黃晟之師儻彼乘風而渡北來擣巢列城且立潰矣非分兵畱守不可忠介曰是無以易吾莊公者於是其推公任城守事分兵千人以屬公以四明驛爲幕府公請以家勤及林明經祚隆王明經玉書林明經時耀等參軍事忠介乃西行公日耀兵巡諸堞里人呼爲城門之軍是役也危城人岌岌賴公鎮之而三賓不敢動乃以翠山之眾迎魯王於天台自七月至十月鄞始解嚴王召公入朝晉公吏科都給事中尋遷太常少卿再遷正卿仍兼吏科如故公疏言殿下大仇未雪舉兵以來將士宣勞於外炎威寒凍沐雨櫛風編氓殫藏於內敲骨吸髓重以昔年秋潦今茲亢旱臥薪嘗膽之不遑而數月以

來頗安逸樂釜魚幕燕撫事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敵在門庭朝不及夕有深宮養優之心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託命將相今左右之人頗能內承色笑則事權何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爲昔時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則恩賞何可濫也陛下試念兩都之毀禾黍麥秀之悲則居處必不安試念孝陵長陵銅駝荆棘之慘則對越必不安試念青宮二王之辱則撫王子何以爲情試念江干將士列邦生民之困則衣食可以俱廢疏入報聞而已公又言中旨用人之非乃赧王之稅政臣叨居科長斷不敢隨聲奉詔王不能用自是公累有封駁夫已氏皆結內侍力阻之而馬士英又至王僉事思任等移檄拒之又廷

爭之不得公言士英不斬國事必不可爲於是公貽書同官林公時對言暮爾氣象似惟恐其不速盡者區區憂憤無事不痛心疾首以致咳嗽纏綿形容骨立願得以微罪成其山野若非自汗恐必不能免舉朝其畱之而公決意去俄大兵東下公狂走諸深山中朝夕野哭公故美鬢眉顧盼落落至是失其面目巾服似頭陀而又稍別一日數徙莫知所止山中人亦不復識忽有老婦識之曰是非廿四郎也邪廿四郎者公小字也嘆曰吾晦迹尙未深丁亥疽發於背勿藥謂侍者曰吾死已晚然及今死猶未遲門生林奕隆在旁曰請爲吾師作大還詞以祖道爲誦之公領之者三而卒林公時對嘗曰吾心折同里先正得三人其一爲陳忠貞公

一爲錢忠介公其一則太常也死生不同然可以謂之三仁矣公所著有因園集山樵編信水亭吟今無存者

右傳全祖望撰

沈齊賢

勝國未有沈君齊賢者字寤伊錢塘諸生也髫年讀書以尺寸計
執經問難師爲屢誦旣長慨然以濟時爲己任然性峭直語不合
輒詈其同舍生羣目之曰禰生君曰固也君等便如曹蜍李志父
病刳臂肉療之弗起慟幾絕嘗送賈棲水被盜盜故嘉禾汎弁也
盜欲殺君會杭李官舟至援以免嘉禾郡丞庇盜且爲盜居閒暮
夜餽君金君不受久之分巡浙西者曲爲盜讐君移牒禿君儒衣
君抗辨不屈李官故持平者卒直君丞以譴去一時司刑者目君
爲強項生時流寇充斥震及鳳陽寢園江浙騷動治兵者議登陴
君笑曰寇未至而勞民奚益流涕上書開府謂餉不知措兵不知

用地不知屯民不知恤束於具文畫界而係以聽寇之蹂躪可乎
書入不省君感憤如家事嘗備酒入神廟痛哭失聲同行者駭而
避去越二年甲申思陵殉社稷君隨鄉耆紳後哭臨三日不粒食
者經旬復私立木主於里社朝拜畢卽伏地哭署其楹曰臣身誓
死君讐必報社故有雷神爭獮可畏君怒目叱曰汝亦當爲國捍
禦徒金睛赤髮驚里媪乎閭巷小兒環視而笑君起逐之一市人
皆以爲癡家人勸君飯進肉怒曰此豈食肉時邪更以惡草進家
人嘲君若澀喉不能下咽者笑而去君不時悲嘆客或阻君君曰
毋阻我哭哭竟當自止會會稽御史大夫劉公至君亟往謁扼掣
論時事聲淚俱下諸儒咸白冠環坐一生忽私語曰黃巢朱溫恐

亦天命君直前奮拳毆之急逸去乃免一夕客假君舍會食客故以貲雄鄉里者君笑曰丈夫當散財爲國家效尺寸吾視若曹圍豕耳拔壁上劍玩弄起舞劍光與燭光相射怒指四座吾當盡取若首自刎其頭以酬若客驚懼匿几下或逃溷廁以免鄰或偶語恐君知相示以目先是前數年督師汪喬年發闔祖墓墓有燈檠火尙熒熒不息屍骨腦後穴一赤蛇飛而走迎日吞氣者三復入墓發而殲之君聞之喜曰滅寇必矣及甲申難作君語人曰前言豈妄乎當再俟之已而南都立君嘆曰江左敬仲安在欲獻策闕下恥以口舌得官遂逕迹皋亭山下乙酉闖入九宮山謁元帝廟神擊之仆地爲村農所斃君不知也丁亥北來客過君道故君躍

起曰神能報君讐乎吾少時期爲張代州今乃不及吳門許秀才
吾其死矣寢疾數日執弟之手曰吾孔孟一綫尙在語不他及聲
有餘痛而歿

林璐曰予過君里中父老指揚清祠云此卽君置木主處也猶昨
舌姍笑曰此豈古所稱狂者邪君壯歲本河圖大衍而旁及兵法
天文律呂著書三卷書成生子遂命名敬圖其意深矣

右傳林璐撰

夏汝弼 郭履隱

夏先生汝弼字叔直號蓮峯一號蓮冠道人湖南衡陽人也生有異稟明季爲諸生剛介負氣鼎革後佯狂高蹈無定蹤歲丁亥衡湘兵亂忽有稱蓮冠道人者攜一童子囊琴至湘鄉之車架山僦僧樓而止焉日就古木鳴泉閒藉危石彈琴舒嘯已登白石峯銅梁山觀瀑布輒數日不返問其姓字不對人亦莫能測也邑士蕭常廣見而識之延至家或歌或哭與語及時事卽閉目不荅居月餘乃辭去莫知所往後聞其挈家入九疑山絕粒死先生與王船山交最摯有遺詩曰車架山同夕堂作夕堂船山自號也船山集中與先生唱和詩尤多車架山在湘鄉西南九十里其對峙者曰

白石峯先生嘗與船山同遊峯巔爲之記其略曰夫以是峯之特立出於羣山之表而其上蒼蒼無窮者且如彼是果有所謂天邪抑無所復名之而姑謂之天邪天者果有所幬與則亦宜有所不幬者存何居乎其必幬之荒遠而始以爲大乎則吾未知其定有天焉者否也於是兩人者選石而坐不能去不能畱歌無聲音無謂相視久之不得名其故日已晚矣乃遵所登之路而返讀者謂不滅楚騷天問云同縣有郭季林先生者名履躔崇禎壬午舉人國變後隱居石獅嶺下足不入城市竹塢藥欄日吟嘯其中自樂所著涉園草王船山南隱漫記中盛稱之今不傳

右事略李元度撰

陳洪綬 嚴湛 趙旬 張之璿

陳洪綬字章侯請置人四歲就讀婦翁家塾翁方治舍壁誦誦童
子曰母許人入我舍滂我壁洪綬入眎之良久給童子出自累其
案登之手繪漢前將軍關侯像長十餘尺拱而立童子自惶懇號
哭聞於翁翁見之驚且拜卽其舍奉香火既長師事鼓山講性命
之學已而意有所不如遂縱酒近婦人而頭面或數十日不沐客
有求畫者雖磬折至恭輒勿與或置酒召妓輒自索筆墨雖孺子
儻從無不應嘗赴西湖友人之召先與他舟遇徑登其席據上坐
舉酒大嚼主人怪之已知爲洪綬亟稱其畫洪綬賦曰子與我素
不相識也竟起拂袖去崇禎末始入貲爲國子生明年遷里遭亂

混跡浮屠氏自稱老遲亦稱悔遲亦稱老蓮縱酒狎妓則如故醉
後語及國家淪喪身世顛連輒慟哭不已後畫名逾重而意氣逾
奇更數年以疾卒

右傳溫睿臨撰

嚴湛

嚴湛字水子山陰人及門於陳章侯不讓其師

圖繪寶鑑續纂

施侍講閏章觀嚴水子畫人物引山陰高士陳章侯開闢畫院無
虎頭左手持杯右執筆十指酒氣生十洲尤工人物作殊態雕鏤
瑣屑窮纖芥詭形奇狀人盡驚素壁中宵走光怪興闌箕踞時捫
蝨尺幅千金不可得晚傳二子早升堂吮墨含毫向侍側山子過

從憶鑑湖淋漓染翰多歡娛五年以後水子至筆勢不與章侯殊
冥搜慘淡迫精妙敲側江皋連海嶠芙蓉薜荔雜連蜷帝子嬋娟
山鬼笑名高薄俗復何益能事傷心爭促迫乞畫如山乏酒錢仰
視高天岸赤幘

愚山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撰

趙甸

趙甸字禹功會稽人家極貧學耨以養親藝絕工時稱趙孝子長
遊葢山劉氏之門丙戌後立高節隱於緇賣畫以活世所稱壁林
高士畫者晚年講學於礪山生徒甚盛

右 國朝畫徵錄張庚撰

張之璿

張之璿與戴山劉先生子遜齋同入山累受邏者之戾流離遷播每謂之曰死則俱死斷不負吾師以生既而薙髮令嚴相與披緇與福寺詭耳事定還家則田宅盡爲人奪至無棲止處或勸之訟曰吾不忠不孝投死他鄉復何顏構獄與惡少對簿之璿本世勛籍初證人之會以爲左班官子弟忽之而不知其後之苦節過人也已遂寄食遜齋所以死

右釋史勘本李瑤撰

劉應期

崇禎閒吳中倡爲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閒主
之者張受先張天如東浙馮雷仙鄴仙與之桴鼓相應皆喜容接
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蓬華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
義者挾行卷西棹婁江東放慈水則其名成矣其閒模楷之人文
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衛名教裁量人物譏刺得失執政聞而
意忌之以爲東林之似續也當是時慈水才彥霧會姜顓愚劉瑞
當馮元度馮正則馮簞溪諸子莫不爲物望所歸而又引旁近縣
以自助甬上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晦木澤望蓋無月
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呼盛矣瑞當於諸子中

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爲畏友初與顓愚齊名坊刻行世稱爲姜劉
及顓愚登第又與元度並稱爲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白
繼稱元白矣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人入閩則友曾弗人
林守一之宛則結沈眉生麻孟璿梅朗三過檣李則投夏彝仲其
激揚題拂之流望瑞當我眉天半不可得而親也諸從遊先後成
進士至爲天子元老侍從其下者亦且爲二千石郡縣長吏獨瑞
當蹭蹬老諸生布衣揖讓於博士前晚乃以貢待一儒官胷中不
能無芥蒂友朋高會瑞當恆坐席端文虎次之酒酣耳熱兩人輒
離席長歌曼聲相和唾壺盡闕澤望以盛名爲之壻瑞當喟然曰
吾爲同輩架累置身鑑鞬之上無乃益彰其老醜邪未幾而南北

橫潰聲寶陸沈交遊事息返顧閭里則顛愚元度以疾死畱仙鄴
仙以憂死文虎以刺死簞溪以兵死所在情契鯨鯢相望瑞當之
風波亦爲里中指名卽場屋放言悲歌流涕亦不可復得乃爲潔
供疏告於常所往來者求法書名畫古器奇花勉強差排悴然不
知有生之樂發爲詩文僻思拙句絕似圭峯積久所得嗚呼何其
衰也於是一歲之中東走訪履安西走訪余兄弟必且再三潦倒
以洩其耿耿之未下戊子夏瑞當挾其季子一平頭奴刺小航浮
江而上颶風失楫隨波蕩滴而至余家未幾適雨越月而以訪黃
太沖萬履安兩記來余頗怪之瑞當之往來多矣獨記此何歟再
越月訃至始知其記之爲永訣也瑞當深沈有識嘗與之謁劉先

生時瑞當北上先生傳語畱仙寇深事急當爲扈從計先生不輕談機事益信瑞當之深也篔溪受禍親戚不敢過其門瑞當見其夫人而謂之曰今日之事夫人唯有自盡吾待命於此夫人死瑞當始出瑞當諱應期亦字遂當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世爲慈谿人六世祖煒廣東參政高祖諱錯封山東道監察御史曾祖諱士達上海丞祖諱廷襄父諱志冠封文林郎妣某氏封太孺人娶應氏繼向氏子三長甲庠生次有壬次有丁女二長適鄉進士黃宗會卽澤望也次適秦某孫男二洙濂孫女一溱瑞當卒後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於鄒山飛鳧之原甲來速銘曰先子心言之託止有姚江余固瑞當之未亡友也身歷其盛衰使余不

言溪上之風流後來無有知之者矣第瑞當去盛時不遠尙且精神殞喪風味轉墜逮今一世余皓首而談往事叨叨不已聞者得毋厭其頑鈍乎汝甲其深藏之也銘曰

汝南月旦自昔重之不有君子孰與主持唯瑞當甫遭逢盛時引繩按墨不爲詭隨窮處語生清議自司坎壈而死邪正逆施斯世何樂而爲君悲慈水嗚咽節嶺參差墜言汗履莫使君知

右墓誌銘黃宗羲撰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沈錫胤

沈七名錫字子先邑人居崇儒里其先七世連舉於鄉七生而好奇期大用崇禎己卯補諸生以國亂不得用乃棄舉子業讀書著詩古文辭當是時浙上軍大起永興以東盡溝土爲壘自西遠戍七嘗爲相視其間卒厭其桎梏私念負才不得用當或有所爲而視諸所爲不道又不善用奇計棄不復顧讀書漁林間鍵門徧讀十三經諸子暨兵符陰陽家書以逮漢魏晉六朝唐宋諸名家集合萬餘卷城南蔡五十一仲光城東毛姓市東橋包二先生與七爲四友時七念姓姓避近漁林七得之持而哭而蔡五十一避芝塘相去五十里卽欲取道往芝塘中道而雨隱麻中七搯姓手

拊其首長歎曰古有云頭鮮惡骨而予也豁豁然者而不知其瘦也既而鄉中不可居復居崇儒里益悉力讀書畢發生平所好書聚一樓嘗讀二十一史以板枯不能復購他本乃手畫其板自朝迄夜漏下十餘刻不衰而七不以爲苦以爲常既而嘔血旋愈旋嘔血至數斗復愈時治之者以爲七困厄不平不得已讀書是必血逆妄上行也無大故既復嘔血如粒米復愈復嘔壅血塊而輒不可卒破遇錢塘醫者曰嗟乎是病鬱也治期月當愈七素恃己精力無敗理遂傾信之喜過望數服益信之遂至敗然是時醫者十數輩皆殊其候竟不得定七病而七病凡五年以戊子十一月二十七日死死之日其母哭曰兒將死耶七以右手拊左手審視

尺寸曰不死也時年二十七七貌瘠薄兩手盛夏不煖性穎口好爲微辭尤喜觀劇八歲作文鄉里奇其才多稱之後每一文出必傳誦鄉里而七故祕之不以示及病甚或詢所著書大怒以爲預己死也及死而愛之者以爲七負才不得用用抑鬱死憐其才將輯其爲文刻傳於世而其母又哭不示曰其遺意也乃刻其寄友詩若干首因憶七病時作雜詩遺其僕寄予時來蕃在坐共誅之蕃愀然曰沈七數詩皆哀絕似非生人時聞之不以爲意不悟其言驗也予與七就醫錢塘推七命當死予初惡聞其言且七病中多嫌畏既歸爲變其說而意不自樂七未之知也長歎曰嗟乎人生有命胡爲不樂哉嗚呼乃竟不知予不樂者也

國朝詩人集卷之二十一

右傳毛奇齡撰

文從簡 子栴 孫揆 族人止

文從簡字彥可晚號枕煙老人待詔曾孫蘇州府學廩膳生善書畫傳其家法而少變書則兼李北海畫兼雲林叔明崇禎庚辰廷試貢士例得學博不赴選人卒於 國朝順治五年子栴孫揆栴字文端號慨庵長洲學生畫山水一稟祖法所著有青氈雜誌字日賓號古香山水法倪黃兩家不多作所著有十二研齋詩集行世又族人定字子敬後名止字止庵善花鳥與王勤中齊名

右 國朝畫徵錄張庚撰

國朝詩林卷之十一

天

高承埏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高公之葬家有狀墓有銘阡有表遺行亦既詳矣歲久舊石崩剝其子佑鈺乞其友朱彝尊復爲文揭於墓門之外彝尊以公晚遯於野賦詩有云惟將前進士慘愴表孤墳迺改書額曰前進士表曰公諱承埏字寓公一字澤外先世河南人遠祖遜志由蕭縣徙嘉興建文中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徙太常少卿嘗與方公孝孺同主京闈己卯鄉試靖難兵入潛走東甌雁蕩山中是秋病死及門翰林侍書蔣兢斂而葬之芙蓉峯北曾祖文登隆慶丁卯鄉貢進士知膠州祖林贈奉政大夫考道素萬厯己未進士以工部營繕主事奉命督造

桂王府於衡州與內官監黃用分工並建既落成進屯田司郎中
逾年烈風雷雨作用所築寢宮圯法司竟坐道素慘法死公聞父
變躡踊見星奔扶櫬以歸服除投牒學使者願棄學官弟子學使
者不允時蔡公懋德以布政司參政轄嘉湖力勸公謂男兒不立
功名父冤安得白乃復就試崇禎己卯舉於鄉明年中會試賜同
進士出身除知遷安縣事縣故凋敝公平夫里減浮稅招流移民
樂其惠調知寶坻縣縣京師之左臂也崇禎九年失守瘡痍未復
君至畫郊圻均田賦濬河漕嚴自宮之律免剝船解戶之擾再期
而政成十五年冬 太宗皇帝兵踰界嶺自黃崖口入君聞警集
邑人於漢前將軍關侯祠而曰承埏守土吏也城存與存城亡與

亡吏效死勿去因爲朝廷守封疆亦不忍爾等父母妻子室家墳墓之委棄也爾其一乃心力毋作神羞眾皆曰諾乃治守具制懸簾束葦加土俾火不能灼樹旗幟架礮石分設士卒於四門俄而薊州下師從豐潤渡河連十三營集城下君悉士卒登陴以守多掘井泉分汲斂雞犬於城中央廢寺令旣嚴肅夜寂無聲攻者曰此啞子城也兵法不易拔越九日引去眾交賀君曰師還必不我舍乃添繕守具築礮臺鑿郭外溝千三百七十七丈捐坑二萬二千且誠梁城所千夫長選力士爲游兵策應并檄蘆臺巡司練鄉兵防禦十六年夏四月朔師復來攻連營一十五屯二旬有四日公堅壁不戰閒出奇兵奪馬羸羊豕收集騎僮難婦資之還鄉當

是時王師自薊乘勝下畿南轉而山東連收九十餘城所過若破竹獨寶坻彈丸地援師莫有至者公以一書生率校官主簿尉固守城卒以全事聞莊烈愍皇帝有高承埏全城卻敵功在封疆從優議敘之襲僉謂當加拔擢矣會計吏有選人持之反以才力不及調簡改知涇縣嗚呼刑賞者馭世之大權也功罪之混淆將使人莫知勸觀於黃用之獄釋有罪殺無罪已失不辜至於寶坻去京師二百里而近去一勞吏人主不知宜任事者解體而忠義之士聞而悲憤填膺者也君知涇縣閱十月謳歌滿野入主虞衡司事亟上書爲父訟冤有詔復原官君迺請歸侍母屠太宜人盡潔白之養嘉興城破誓墓不出隱居竹林村窩聚書八十積多至

七萬餘卷所著詩文有稽古堂集嘗取先儒詩說五十家撰詩義
裁中一編其序略云明道程子謂詩學必於大序中求伊川則云
序非聖人不能作蓋淳熙以前無舍序言詩者淳熙而後遵朱子
集傳廢序者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序
所云發乎禮義者無邪之說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以意逆志
是爲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旨於千載之上以意逆志之
說也本乎孟子者也吾因二者而裁其中焉於國風淫奔諸詩仍
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爲歸而五十家之義附之非敢異於朱子
也竊取二程子之言亦孔子之詩教然爾學者以爲篤論君年四
十六而卒子三人佑鉅長也孫七人洪謨早列爲諸生慧而天公

晚輯自靖錄紀崇禎以來殉節諸臣迄歲丁亥止佑鈺續之又徧
歷公所宰三縣訪其故老拜遺祠載公政績於縣志茲統舉大綱
具書全城一事庶 國史有徵焉

右墓表朱彝尊撰

公諱承埏字寓公一字澤外其先河南人遠祖諱遜志由蕭縣徙
居嘉興明洪武初以史事徵入翰林爲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建文
朝兼太常右少卿同方公孝孺主己卯京闈鄉試靖難兵入棄官
去入永嘉山中以死入傳至公父屯田郎中諱道素登萬厯己未
進士天啟初以營繕司主事奉敕偕內臣督造桂王府越二年宮
殿寢壞坐法羅辟公時爲邑諸生痛父死非罪投牒學使者云緹

縈贖父生有愧夫須眉蔡定沈河死尙稽於旦夕欲謝苴麻而未
忍願依蒿里以常居學使者慰遣之而公母屠太宜人教之曰孺
子卽念父當力建功名庶有以補父志必自廢者若父已矣公感
泣乃益折節讀書崇禎己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知遷安縣事
一年有治聲調知寶坻居數月 太宗皇帝兵踰界嶺自黃崖口
大入邊吏望風棄城 大兵直抵城下鐵騎數萬蹴蹋如震雷邑
人驚懼不知所爲公閱城中兵得千餘率之登陴環城徼視指揮
閒暇如平時人始少安旣謀知營中方輦大礮伏以擊城公募死
士夜縋城出徙其向反擊之師燿 太宗昨指曰書生乃能爲此
居九日遂引而退時壬午歲之十有一月也公度師雖南去將復

循故道出塞命盡斬郊外木環城爲柵又穿塹九重嚴備以待無
何師轉戰畿南山東連破數十城俘生口輜重而北明年四月復至
寶坻連營偏城公列火器木柵中分要迭擊多死傷又募死士乘
不備夜薄其壘重奪回子女數千人 太宗益歎咤將疾攻會援
兵至遂解去是役也公自分必死幸獲全不解衣二十三日云當
是時天下大亂中原糜潰莊烈帝峻令甲繩守土吏有失城者死
無赦全城者遷以不次功上人人擬公當峻擢章下所司主者邀
重賂寢不覆奏久之竟以考功法改調涇縣以去又明年都城失
守福邸南渡公上書史督師可法請如宋臣汪立信策盡出腹內
無絲江設守又請聯結兩河躡賊關陝願屬囊韃爲士卒先史公

壯其言草創未暇稍遷工部虞衡司主事公見時事已無可爲而
虞衡者屯田公起家秩也泣然曰所以覲顏偷祿者欲立尺寸之
功畢父志耳今宴然處郎署守先人職如初志何乃上書請盡削
官職以贖父罪福藩愍其志命所司復屯田原官公遂歸俄而南
都復敗家居日鬱鬱不自得越三載遂以疾卒年四十有六初公
知遷安時漕艘凍絕檄縣陸輓四千石公請減半爲移解在縣興
水利闢屯田流冗歸者千七百戶調寶坻通河漕清隱占民大感
悅旣去官與其客飲每酒酣輒憤惋曰我愧吾師謂舒城胡守恆
也獻賊犯舒城胡死之公捷禮闈胡時以編修分校實獲公師生
閒素以節槩相勵而不及事任常以爲憾焉屯田公天才卓絕筆

墨妙天下藏古人遺蹟自娛公亦好聚書多至數萬卷寢處其中校勘不倦時復卒卷掩抑曰先人有知魂魄猶應眷此也

朱辰應曰人臣事君遭時不幸若屯田公者可悲也虞部以茹荼泣血之事慷慨自奮昔灌夫痛其父孟不得於時志欲以軍功自顯使天下知有其父卒破吳楚立節公卿聞虞部之志與夫何異哉無賞罰不可以爲國有明之季天下多故矣始亦欲持三尺振積玩卒之法不勝弊卽寶坻事觀之其大者可知已嗚呼可不鑒哉

右傳朱辰應撰

錢爾登

錢爾登字叔嘉江蘇無錫人九歲喪父事君母吳生母譚竭誠盡敬崇禎十六年進士出給事中吳麟徵之門爾登見時事日非遽歸福王時授長興令地阻山瀕湖羽檄旁午爾登戢境均徵民不知亂聞金陵不守將圖後舉莫應遂去官里居寢處一小閣當路敦勸不出堅臥三年卒爾登師事高攀龍篤服其所著書歿以爲殉

右傳秦瀛撰

RECEIVED

--	--	--	--	--	--	--	--	--	--

涂仲吉 諸永明

太學生涂君名仲吉字德公閩之漳州人也父一榛仕至方伯萬
厯時名臣君少慷慨負大志常遊吳好張臨川采周儀部鑣之爲
人皆師事之一日在儀部坐上飲酒儀部大言曰漳浦黃石齋先
生非君之鄉人乎天子以先入之言繫之獄旦夕且死矣誰乎能
以一言白其冤乎既而低徊曰是必無人儀部察君雖不言隱隱
有自負色明日索之逆旅已徒步三千里入部爲黃先生頌冤矣
天子震怒杖之百與黃先生同繫刑部獄君乃師事黃先生有黃
霸夏侯勝獄中投經之風無何天子意解救之出皆置戍籍甲申
夏畱都建國解司馬學龍以君之名入告官君翰林院待詔需之

至且以諫官處君君久弗至也乙酉春君始一至金陵觀時政得失而留都已弗守矣君歸而閉戶不出閩中初建亦以諫官處君非君志也未幾竟悒悒以卒當君之乙酉再遊吳中來訪余先以一刺投於門告曰甚病不能來也願一顧舟中余深怪其爲而重其人屈意往見之一見握手曰非敢爲傲願足下弗怪也自拜杖後創特甚臀已無膚良醫爲割羊傅之乃獲愈今白毛莪莪在尻也天將雨骨酸楚折欲死今者天將雨乎余意釋因置酒相與結懽而去留都弗守君走別河干余流涕謂曰噫茲地其可知矣七閩負山阻海域中之陬區且昔之降帥在其將以舡艦樓船之師固吾圉乎君艱然曰茲非足下所知也彼以負販小材弄兵潢池

賴國家好爵縻之耳性反覆喜負人豈能任天下重事他日誤蒼生者必此人也已而其言驗嗟乎天下想望君風采徒以直聲震朝廷耳豈意料敵制勝鑿鑿中事機如此天乃隗其材弗克竟其施以至於歿豈非命哉方解司馬之以君入告同君署名而錫官視君者則崑山諸生永明永明沈毅有志君爲漳浦頌冤時永明在都客有述君事目爲狂生者永明變色與爭客睨永明日君慕之耶則請繼之毋徒爭爲也永明憤甚因走撼司寇獄抱黃先生及君大哭擬續拜疏黃先生急止之曰龍之逆鱗不可觸況天子耶今旣觸之矣君請再再則吾屬無遺類願君勿言永明於是畱獄中爲君輩庀醫藥納棗餼下至中裙廁臉浣滌之事無不爲當

此之時長安之公卿大夫皆重諸生願交權諸生戶外之車常滿也乙酉後浮沈里中亦以抑鬱死

臥龍山人曰余聞之葉水部國華水部先爲司寇屬實治黃先生事黃先生每對簿輒深自引罪得大臣體顧與涂生語嶽嶽向人至掩耳不忍聞也而君嘗語余曰家面大海風水震蕩終日夜有聲或陰霧蔽天則時有巨魚躍入庭中噫固河海英靈之氣鍾而生君與

右傳葛芝撰

徐日隆

嗚呼明之不祀也以大盜擾腹心而撫叛者速其禍也大盜由小盜之積而小盜由守令之玩也觀於甯化之事益信甯化於閩爲僻陋崇禎寅卯間閩波未沸遂有悍民李流名黃畱民等黨爲剽掠者流名始與石城溫氏爭市利相仇殺十許人溫氏急則分控撫按御史檄郡邑捕流名甚急流名亦控御史相銜持實無赴理意邑令以發難自鄰又頗納流名賄任其逸桺不爲慮崇禎十三年而楚鄖西徐公始知甯化縣所奉上官文檄半皆嚴緝流名者初循故事句攝之流名久狎前令以爲易與也意甚悖慢公乃不謀上官大發民壯往捕之流名遽稱戈相向郡守金公聞之不善

也遣司理宋公按視甯宋單騎詣流名之巢誘說百端誓保無他挾之人郡自理郡守庭鞠之果從末滅解送嶺北道陳公士奇陳公嘉司理能定變竟亦長繫流名而其弟李簡及黃畱民等皆釋不問公聞而拊膺曰甯化禍自此始矣既而李簡等果集黨責餉於諸鄉恣剽僂四鄉苦掠者控縣無虛日公乃曰吾今知所以緝賊矣遂重懸賞格以疑搆簡黨令曰鄉民能擒一賊者官給賞錢若干仍與罪人貲產賊黨能自擒一賊者釋其罪賞如格不數日簡等所見親戚族黨皆猜若圖己爲利者前後狼顧左右潰離公所捐賞不四百金而李簡及諸鄉之首亂者皆縛致庭下公皆以沈命法治之甯民歡聲殷地是時城中鼠盜縱橫夜十數發卽重

垣峻柵復壁空房無得免者中產之家張鎧達曙臥無帖席公笑
曰此曹與李簡相倡和所謂鍾應銅山也乃講習鄉約數進耆老
曲訊民間疾苦卽密察所爲盜主者久之得主名按捕巨窩二三
輩贓物狼籍皆爲籍識每朔望詣各坊講聖諭畢揖其一行表異
者而立眞盜於庭吏披籍數其罪狀以次受掠血肉潰落觀者咋
舌汗下因朝邑人而告之曰邑多狐鼠令具得主名令不欲窮治
風告不改乃收捕致法如扣囊底耳坊巷相傳股栗屏息自是高
枕熟寐幾有拾金拂塵之風矣公又言甯亂形見而城堞卑圯卽
有不虞難爲保障且廩虛械窳何恃而效守甯故有壽甯龍門二
橋壽甯以通外城之咽龍門爲筦東流之鑰舊費不貲適又皆燬

公因進耆老而問之曰吾欲增舊城復二橋爲甯百年計公等能爲令分此勞乎眾欣呼如沸曰此甯民身家事敢以煩使君於是歲者舉財誦者輸力三役並興而民不告病不踰年而工悉竣人以爲神蓋公之佚道使民而眾志傾服如此三年邑大治崇禎壬午當奏績竟以不善事上官考功議降調甯民恫戀之如失枯恃也公旣去而黃畱民始歸省墓鷹眼鼻聲猶雄視其族族人拉殺之有司不爲竟其獄畱民之子通始倡亂以較正斗斛裒益貧富爲名薄民翕然歸之乃連絡數十鄉爲長關僉其豪者曰千總總各爲部通有急則傳千總千總傳所部不一日而千百人集矣事關有司者皆取斷於通令擁孤城而已舊時豆穀薪炭之輸城者

通悉遇之大戶田穀之在鄉者通悉截輸之不如額邑民之貿食
四鄉者通故困苦之城鄉仇構不可解至丙戌六月通遂襲破邑
城殺族衿掠巨室以萬萬計時金壇于華玉以少司馬鎮漳南提
兵來撫道乘其懈縛華玉而歸裸辱署縣朱墀而縱之士民晝夜
櫻城守莫不咨嗟太息曰徐公在此鼠子能爾乎蓋有泣下者公
向謂甯化禍始於此至是言乃驗時公避江楚之亂僑居閩中當
事以公治甯有舊績乃加公職方再調知甯化甫一月而隆武駕
陷汀州悉入 清版矣公遂謝事居民間以詩酒自廢而黃通猶
負隅不服 清朝方分兵略地仍以撫局縻通而通桀驁如初也
嗚呼國家律令嚴備本以防冤濫故賊必據賊伏法而賊入捕胥

手雖真盜化爲烏有不肖有司往往借律縱盜卽廉能者僅能羈
畱使長繫而已廉能有司不多見而巨盜多爲耳目者必釀小偷
爲接濟至釋獄滋蔓無已遂至聚刃晝剽出沒谿峒役不能制不
得已動兵徵餉移文申請遷延歲月兵之害又甚於賊涓涓不絕
遂成江河其法莫如使鄉民自除盜族治其族黨治其黨族黨其
治其鄉以輿論爲贓據以父子兄弟爲捕胥不肖有司無所借以
濫出而亦無長繫申駁接濟養奸之弊徐公以此法鼓用鄉人家
自爲戰跡其出沒而薙毋之較官兵遲速利害相去百倍當事智
不及遠反以公違上官節制下其考追賊隳巖邑俘大吏延及革
代再撫再勦至借兵江贛僅乃勝之而無辜耄倪糜爛溝壑已不

忍言矣嗚呼元之亡也以招安明之速亡也以撫叛卽甯化李流
名黃通一事觀之天下亂亡之機銓曹陟黜之謬可爲永鑒矣吾
於徐公重有感也公諱日隆字泊如號蒲水世爲江右金谿人故
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徐東谷之族族世有顯人而學憲徐龍岡於
公服屬尤近父雲谷公客遊楚之鄖西因家焉母顧孺人舉二子
公其仲也公少有大志以聖賢自命不爲科舉得失形喜愠於色
崇禎改元始以明經應詔而顧孺人與雲谷先後卒公痛毀踰禮
初無宦意旣鄖西喪寇流徙失所乃謁選就甯令非其志也公內
明外坦文弱如處子而見義必爲則勇踰賁育嚴氣嶄然不爲譏
譽所搖撼卒以此躓於宦好接引文士分若壘篋而語不及私卽

雅淡泊然亦無忍以私干者先時捐俸購盜三百餘兩甯民爭贖金爲償公麾之不得乃申明上官以供楚餉佐勦師征行費間有贖錢卽市硝黃積倉穀迨鼎革之後甯數用兵猶賴其用焉退廢家居蕭然不能給饘粥內人刺繡文製果蔬買升斗爲供蓋公之居官廉苦益信而有徵矣己丑六月疾革謂子之駒曰甯民念我是亦吾之桐鄉也吾魂魄安此不復思耶矣遂卒享年僅五十有二歿後甯民爲置墓田以奉公烝嘗某年某月日崇其冢於某山成公志也元配鍾孺人生一子卽之駒好學能文甯令何公采爲之卜居授室撫恤勤至駒遂安爲甯人蓋賢令之風義幽感無閒於存歿如此女子四人二適楚邱之某某二適甯化諸生某某公

歿之十年之駒始以公事狀示世熊曰先人於子有一日之知子之誌先人也卽不事狀猶信也其無辭子傷往昔弊吏之無法致循良淹抑而蜂蠶餘毒傳染遂將二十年也故詳公治盜一事以告後之牧民者非獨誌公已也銘曰

養虎災身馴梟逆親兩葉憚除柯斧是尋撫賊求治覆元喪明天
下畫疆犁若田場民則嘉穀盜乃稗稂官如田叟芸穡扶良嘉種
化莠昫原化荒田叟則咎匪天是殃惟公治甯非種力鋤仁不育
虺威不披株黨靖其黨都治其都以刑以兵匪棘匪舒嗟彼肉食
驕子豢賊始則觸乳終爲強敵墮城僂吏咨悔何及追念我公孺
悲耄泣庚桑畏壘朱邑同鄉口碑崇冢載烝載嘗我銘斯石千秋

永彰

右墓誌銘李世熊撰

徐鏡

君諱鏡字掌文松陵之西濠人其先世守農業父瑞吾公鄉里稱長者始以詩書訓子弟大振厥聲君少而穎異年弱冠有聲庠序閒嘗慨然曰丈夫卽不遇時勒名萬里奈何坐老田舍與株塊埒哉稍厭薄章句力古學爲詩歌買一姬字之曰季斯教之詩及書畫皆工君卽於所居處辟一園名之曰一掌閒庭小閣喬木離立蒼煙素濤出沒變滅蓄古書萬卷圖記數百軸內則與姬人季斯商校金石摹畫丹青或書史傳疑烹茶命中舉杯歡笑外則與同志徐松之等高歌劍舞一杯一曲共淡泊於春花秋月之晨高軒過者無虛日由是而三吳人士籍籍知有掌文矣是時同邑吳公

某方以文章聲振江南海內樹詞壇者吳視蔑如君獨以英雄之
資意氣相許握手語終日酒酣以往破涕談兵縱橫天下事唾壺
爲之幾碎會甲申告變山澤之揭竿者數十萬計君亦以草莽士
破私室而起佐吳於是江南之兵號吳爲盛踰年吳盡義越州而
君之愛姬亦夭矣君抱內外之感知時不可爲乃與其弟鏐奉雙
親西渡太湖聞前溪山中衣冠猶古欣然至止變姓名隱於西岑
塢自念親老矣可幸無事猶得聚首於斯吾菽粟飲水盡其懽以
待天下之清卽天下事未可知而吾讀書固窮吾志終不少變嗚
呼君今死矣君以丙戌之夏入山樂其山水之奇邃人物之敦龐
將終焉以老又三年盜兵起避於清溪之戰勝圩抱疾鬱鬱以卒

爲己丑秋之七月一日年三十餘耳靖往哭屍得其遺文數篇詩若干首錄之而付其友徐松之雖未成集然豹死畱皮卽一斑亦可重也

唐子曰吾邑之先以忠勇拒元兵死者有徐道隆其人云考之史道隆爲武義人而邑乘系之武康意其先世武義而後或流寓晉土遂家焉者乎吾友產松陵獨避亂山中潔身以死雖功業無可見志足悲矣兩賢皆徐氏所志又一豈必其土著哉卽所居山水猶樂道其人後之稱掌文者不猶今之稱道隆耶要之均於吾邑有光也

右傳唐靖撰

--	--	--	--	--	--	--	--	--	--

187-364

歐陽斌元

嗚呼此亡友歐陽子十交贊也歐陽子名斌元字憲萬晚號麗峯居士新建人世居西山家貧幼奇慧讀書日十行下終身不忘十三經史鑑俱成誦無一遺者爲諸生受知蔡公懋德侯公桐曾二學使以國士禮之而同邑姜公曰廣清江楊公廷麟尤相推重楊公嘗稱之曰憲萬奇才博學景略流亞非常人也斌元生平師多於友每學一藝卽下拜師事稱弟子必盡得其傳嘗師事西洋士學銃及天文日月食測量數諸法仍易名就壇事耶蘇隨村市人後瞻禮誦經心飢竟日人或譏議之笑謝不爲止其學舍在許旌陽拔宅地往來遊涉多異人斌元恆物色之雖疥癩齷齪行乞輩

語有得卽叩頭稱弟子同寢食畱旬月不舍去師最異者爲陝西
道士許雲房同露坐雲房仰瞻乾象歎曰河鼓星曲縮失度朔方
當失大將天下自此亂矣更以易學授斌元遂去俄劉杜二將軍
果戰歿丁丑始與樂平王綱南昌彭士望交齒兄弟妻子皆出見
饋食二人出則一人居守有無通共知天下將亂尤加意人才務
實學恥事章句每論古今事輒達旦以爲常勉德業規切過失稍
不順語斥幾欲撻責後更交貴池方嘉渭句容朱義濤二人皆師
事斌元爲門人甲申國變總督呂公大器爲南左司馬延之同行
南都初建時宮府百度草拊館閣部寺諸大僚求習知典故者咸
推斌元嘗公會斌元角巾野服南面立諸大僚緋玉左右陪侍以

次奉朝旨撰詔敕拱手言曰某事行某地惟先生起草斌元則高坐據案疾書授之已於事而竣如是者五日望聞之寓書曰君生平學問稍得展用然靈氣發盡不少自強晦容可繼乎後爲呂公草二十四大罪疏特糾馬士英士英探知出斌元手銜刺骨呂公辭官歸士英將伏兵遮劫之用斌元計出閒道乃免斌元懼禍不敢歸就督師史公可法於淮陽幕府先是綱從史公招徠高傑復攝政國書俱出綱手綱奉差出斌元續至公待以殊禮事無巨細俱斌元贊決之復招士望至士望以奇策進史公請與晉陽甲用高左夾攻除君側之惡公駭曰君年少氣銳果爾得爲純乎斌元曰純字始見於易經乾卦剛健中正純粹精此第五字公尙未剛

健乃言純邪史公自是心憚兩人不敢用其言及守白洋河斌元更進全盤算子公大服曰歐陽憲萬無一不妙軍中嘗同榻公側身外臥晨輒低聲言動恐驚其寢然卒未嘗用其言特爲疏薦斌元推官贊畫士英持之報聞斌元亦辭不就是年四月同士望歸山居後諸方起者交薦要職以母老辭益堅己丑幽憂病鬱卒年四十四無後時士望居嶺南相去千里踰年始得訃奔赴書籍及生平遺藁俱散失無復存者僅得其十交贊一篇憶斌元作贊時笑曰今交道絕矣我輩交友視此條例各以然從我無浚求彼得恰受不苛不濫不亦善乎望年旣踰七十益衰恐旦暮死而斌元行事姓名漸次湮沒因錄贊示同人爰述其生平行誼問學方

略出處附者紙尾俟來者想見大槩慰亡友於地下而交道亦不
無少有裨益此卽歐陽子天倫意氣寄託之言爲有用而見諸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其亦有感於斯言者乎

右書十交後彭士望撰

--	--	--	--	--	--	--	--	--	--

SECRET

1111

許令瑜 子齋

余讀許先生孤臣述流涕曰嗟乎天降喪亂忠臣憔悴而死至於感憤牢愁作遺篇以見志若黃門許先生亦豈不悲哉先生名令瑜字芝田浙之海甯人曾祖相卿官禮科右給事中當上疏致政世稱紫雲許氏祖聞造貴州道監察御史父敦倬嚴州府儒學教授先生辛酉舉於鄉癸未年五十二成進士謁選得闈之興化府仙遊知縣明年甲申闖賊陷北京先生以夏四月莅任會烈皇帝蒙難之問至當是時地坼天崩人思亂者十室而九先生曰吾其鳩一縣之民以待中興唯力是視於是視尺籍伍符無有也機快一百五十名裁三之一視府庫所財約鍍金數十兩先生下令庀

城垣礪兵械募精勇懸賞格不移時而具西鄉賊林尾郎集凶子數百人爲亂先生與典史丁朝理倉卒禦之尾郎殲焉守臣猶未之知也議以三千人赴援先生曰邑空乏不足以供億祇擾吾民諺所爲寇來猶可兵來殺我者其是之謂矣辭之郡太守楊芳蚤檄劉守備以兵百五十人協守賊趙士挺黃積雲橫甚有諸生李芳聲者爲賊耳目枹鼓之聲不絕於境內先生偵賊勢眾而不整尙可襲也謂劉守備曰若董營機兵各登城縣具脯餽視夜二鼓絕如約命開西門出戒曰視劉守備所嚮而先生亦自以隨從八十人繼進及之縱火賊亂格殺十一人擒三十七人先生乃行保甲法參以族法增置目兵以武進士楊瑞鳳爲之師邑中由是大

治明年爲宏光改元當是時縣官新設令甲百費蠲集郡邑勞午
墨綬長吏束手莫可誰何而先生一以愛民勤政爲務屏絕饋遺
苞苴之事故仙游治爲第一也先生又破楊子五千烏子潭有五
十子哨百子哨一時絕迹海邦之人賴之丙戌春海上兵潰於關
嶺逃卒蔽途竄入邑界者與伏戎不逞之徒乘閒抵隙而起李芳
聲復據仙嶺謀襲邑先生用日兵一鼓禽之芳聲授首已而賊眾
復大聚永春德化之交道路俱絕主兵者聞於大較議以興泉之
眾八千督勦先生曰賊雖眾當以計取之眾無益也於是授兵登
陴爲城守計每十堞縣一鎧外向而令兵周行環視五兵行則五
兵坐自北門傳籌者至西門而還自南門傳籌者至東門而還逃

爲更代而力沛若有餘復爲奇兵從閒道抵其巢迫之於隘擊之
是役也先生兵不滿數百而賊眾之陳錦溪者已不下數萬故軍
將以下無不以先生用兵爲神夏六月擢先生禮部清吏司主事
會有分校之役先生得士十有三人事畢踰月改吏科給事中會
時事孔棘遂藏於九里深處以絕迹焉翼城人史起明以書勸之
曰大將軍聞足下賢虚心欲得足下故人幸當路儻有意乎先生
流涕對使者曰爲我謝使君其待死耳若假容方外則唯是先人
邱隴爲念耳先生以丁亥歸至己丑卒在家或三日不食或一飲
輒醉作孤臣述以見志註孝經釋義爲孝廉二十三年務爲有用
之學已釋褐例有館選先生勿往都御史李邦華奇之曰他日實

心任事者必于也其在閩治令四載以給事召入非其志也嘗與
曾相國言朝廷不次用人願一切權宜假某以節鎮招徠溪峒諸
君挾長矛藥弩出蒼梧而北跨襄漢浮大江以據上流之勢然卒
不及見用惜哉先生配陳孺人有隱德事舅姑以孝著有子曰齋
奇士也家貧著節槩譜先生行最詳余故錄其治行爲史氏採擇
焉

孫治曰昔許大夫相卿爲黃門一月抽簪高蹈者三十一年邦人
至今稱之於先生爲曾祖先生吏仙游小邑不以賊遺君父拜黃
門卽因見陽九竭蹶而歸能以節自見不墮其家聲嗚乎可不謂
賢哉

右傳孫治撰

右傳孫治撰

中

何宏仁 子嘉迪 嘉建 嘉延 余增遠 葉廷秀 董瑒

甲寅歲余與山陰何嘉延同客揚州郡署每言其先府君御史公事輒嗚咽涕洟不止而是時去府君之死已二十餘年矣今年復會於金陵得見故人魏冰叔所爲公傳略而嘉延亦自以所撰行狀遺余拜求之銘當丙戌五月江上師潰公棄官至剡之白峯自憾不及從亡則作詩投崖而絕久之復甦爲土人守之不得死隨逃入萬山中披薙從方外遊晝夜作苦猶自謂去人境不遠復瓢笠往來縉雲義烏諸山與樵翁衲子侶行歌獨哭顛頓枯槁終至於一死而後已推公之心蓋無一日不以生之可悲而得其死之足樂也然公初嘗有意於用世矣其釋褐始令建平也邑故無城

郭前令與築之未就公曰是東南門戶也不可以無完功城之浹月而工罷民不知役歲久旱大江以南飛蝗食禾殆盡獨無入建平界者未幾以憂去蝗遽入北鄉於是民益以爲神補任高要端溪受黔桂諸流夏潦屢爲災卽躬巡隄圩增卑培薄而蓄洩以時遠近反受其灌溉清權關之假手吏胥得上下其手者掣視有定期商無滯賄官有裕課蓋公之所欲見於政事者方銳未已此特其一二不幸又丁父艱歸隨遭亂未得盡試浙東事起強以御史召不得已就職建白數萬言或行或不行而事勢已不可支矣墮白峯不死後入陶介山事山主雲藏禪師舖糈不繼隨眾樵汲同事者皆爲公難之公曰吾視出沒風濤閒瞬息生死者何如而敢

自言勞苦哉自此遊益遠入山益深崎嶇崖壑鹽醃並絕所過皆
畱詩紀歲月遇高僧郭蓮峯徵君李祕霞喜之結塵外之交館畱
崇聖寺藜牀風雨三人者相對默語終日人不測其所以居數月
而病作先是己丑四月公謂李徵君曰居此久幸少安願此中常
有戚戚者行別子飛錫白雲之鄉耳今畱一緘與家人遲其來則
示之至是病因令出所緘書讀之曰吾茹荼磨勵齋志至此忝厥
所生毀傷莫贖於君爲不忠於親爲不孝死後切勿棺殮我當暴
野三日以彰我不忠之罪三日後火化入塔不得耐葬先隴以彰
我不孝之罪讀竟而絕然其家仍以殯歸葬於會稽上龜之玉几
山者以公本非出世者從公之初志也公娶商氏大理卿爲正子

中書維源次女有婦德所刻苦佐公吏以成其廉隱以就其節者
夫人之力居多後公十三年卒公諱宏仁字仲淵初中萬厯乙卯
科副榜天啟改元覃恩以貢士試吏部得州守不就中庚午北京
鄉試丁丑成進士六世祖詔南京工部尙書高祖鎬曾祖昶皆贈
長蘆運使祖繼高江西參政父光道贈御史而母贈孺人陶氏禮
部侍郎文簡公望齡之姊也公性至孝未遇時事親能先意承志
所求無不獲人不知其貧然知其能貴而盡節於所事也少不爲
俗學所師友皆賢者旣習聞外家教後劉公宗周講學里中復執
經其門癸未進士余公增遠者字若水志節士亂後躬耕山中自
匿迹不與人接公之歸葬玉几山也公子拜求其題主余公卽許

諾至期以舟迎之來不赴頃之自棹一小艇徑詣墓側取舊衣冠
拜墓上事訖下山賓主不交一辭主人使客追之固留之飲食則
舟中已庋粥一盂羹菜一豆取啜畢急挈舟延緣去會葬者百餘
人皆目送歎息謂非公之賢余公且不易得致也子三人嘉迪嘉
建嘉延俱守先志不求仕今存者嘉延最賢有文行與余善女三
人長陳次駱次魯其適也孫五人思永愈永惠永嘉迪出恕永出
繼嘉建亦嘉迪出懋永嘉延出曾孫三人經鈺經銓經鏐銘曰
墮於崖不死歸以息於此默默乎誰與爲徒生棄厥家彼緇而髡
奚別矣終返其室有鏡於縣孰鬱不宣孰謁不虔御史之阡

右墓誌銘姜宸英撰

潤州葉潤山廷秀閩敗披緇以憂死又山陰何書臺宏仁丙戌後以緇衣終慈谿劉瑞當應期丙戌後以憤死會稽董无休瑒有高行晚歲披緇手輯劉子遺書

右釋史勘本李瑤撰

荏庵 尙友

荏庵不詳其姓氏里居順治初主於攸縣陳氏歌泣無常叩之不
荅後遊黃鶴樓不知所終同時尙友淮海人亦未詳其姓氏寓茶
陵詞翰丹青妙絕一時酒酣長嘯繼以痛哭憂愁幽思若有不能
已於懷者然終不言其隱曲

右傳李元度撰

皇朝通志卷之八十一

四

--	--	--	--	--	--	--	--	--	--

黃大湛 弟大紅 鄧大臨

黃大湛江陰人父毓祺貢生江陰城破毓祺與其門人徐超起兵行塘魯監國遙授兵部尙書超被獲忤縣令劉景綽殺之已而捕同謀者毓祺既遠逸乃收其子大湛大紅於是兄弟爭爲死後毓祺見執己丑三月獄成將刑門人鄧大臨告之期命取襲衣自斂跌坐而逝當事戮其屍大臨號泣贖之歸葬變服爲黃冠去大湛等輸入官配功臣家鄉人斂金贖之教授毘陵弟子頗眾有學行不愧其父妻周氏死節甚烈有邵長蘅爲之傳云

右傳溫睿臨撰

楊補 子照

楊補字無補父潤由江西清江徙長洲補少好讀書工詩畫性孝謹重然諾遊京師館閣諸公皆與定交後交金陵顧夢麟高溍邢昉刻意爲古淡之學甲申聞變歸隱邵尉山南都再建柄國者屢招之不出素善徐詹事汧馬阮用事修復社怨購汧急補慷慨如金陵詣楊文驄責以大義得解欲予以官堅辭歸汧盡節哭之極哀鬱鬱數年卒子照字明遠髫歲能詩乙酉後棄諸生奉親以隱更字潛夫 長洲縣志

楊補號古農又字無補吳門人嘗畫小幅大不盈掌自題云永嘉郭外山川點點皆倪黃粉本也金俊明題此幅是龍友令永嘉時

古農遊經其地憶寫所見秀淡潔朗擅元人之勝龍友曾爲古農
作小幅轉以相贈筆致亦絕類此可知良友氣味相入也兩君曾
與予習古農契好尤篤龍友既沒古農亦墓有宿草對此可勝於
邑王阮亭一絕云布衣曾說楊無補筆墨風流又一時畱得永嘉
遺跡在殘山賸水也堪思

讀畫錄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劉城

崇禎間以守令不職致民生憔悴詔舉堪任民牧者聞於朝江西右布政使張秉文擇於舉貢監吏士民中得貴池劉城以應颺言於主爵者曰諸生劉城物身制行古之大儒淹籍窮經今之良史雖以之蘭臺石室可也主爵牒撫按趣公束裝公堅臥力辭旋奉嚴旨督催不得已一詣京師俄又引退其同舉友人陳宏緒貽書於公曰滄海橫流子豈能袖手以觀焚溺公曰固也吾不袖吾手而掣吾肘者環於左右吾將若之何夫資格之限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子欲救焚拯溺吾徒見子之焦頭爛額而已未幾撫按又數督催公又不得已再詣京師考授知州卒不拜官而歸歸六載

遂有甲申三月之變當宏緒貽書時意南北擾擾人方有投袂而起之思庶得二三同心戮力以匡王室雖委蛇屈辱所不避及于辭京職而刺晉甫八十餘日鐵騎攻圍七晝夜幸獲全城而督察閣部力欲殺之左遷舒城闕獻介馬交馳于張空脊而守亦僅二十餘日而權貴愈欲力殺之乃始大悔向者孟浪一出出而幾喪吾之軀而卒無所裨補益服公之早識也公歸未幾予亦告養返子舍期與公爲避亂之圖乙丙閒猶致長牘於子纍歔嗚咽淚血漬於尺幅戊子金聲桓兵變空江闕其無人遂杳不相聞問庚寅冬吾宗伯璣札至而公竟以疾不起矣嗚呼痛哉公諱城字伯宗貴池人生而美姿容豐上修下望之若仙幼隨父之青田讀郁離

子輒解頰仰止甫成童補弟子員遂以文章名天下時爲制舉藝者各以所長分立支派於是有臨安婁東金沙之學有東鄉湖上之學大指不甚悖戾而末流率多矛盾所選牘評駁序論幾等彈文至讀公著作咸頹首紬繹而心折休甯金正希聲嘗稱之曰頹挫淋漓此時文中之杜子美也公尤爾心當世要務著河渠市馬邊塞流寇屯鹽諸議類可立見設施非紙上揣摩掇拾語史閣部可法知公獨深任安池道時欲舉公應詔而爲張所先厥後有軍國大事輒手馳赫蹏商之皖撫鄭二陽黃配元繼史公而來皆以利病諮訪日無虛旬黃又欲辟公爲九江同知公力止其薦剡黃益重之適左帥良玉假勤王名毒騷江南公同池太兵備道程世

昌登陴守禦危郡恃以安堵黃每向余誦說不置然公翱翔諸公
閒侃侃建白未嘗有所阿附當弘光南渡江淮初設四鎮公頓足
曰五侯皆盜賊之餘今列爲鎮未必扞蔽黃河而先牽制白下嗚
呼祚不長矣急爲書上閣部閣部心是其言而已追悔無及至今
有遺恨焉公生平篤孝弟厚宗族一姓婚喪必給其求而於友誼
更非時流所及家素封至公而漸窘迫後以廢箸售書與館穀四
方來者生計益落然一聞賢士大夫急難輒駭嘆奔馳減口縮腹
以相拯崇禎朝黃詹事道周繫詔獄成御史勇繫刑部獄公皆力
爲周旋弘光朝馬阮諸人大興鉤黨之獄周禮部鑣雷御史續祚
光給諫時亨並在繫公又周旋也曩宏緒被督察劉宇亮之誣參

也方冒矢石城守愆甚一蒼頭又病隻身就繫於霜雪迷離之中
有蒙犯霜雪而大呼者則公所遣與周二爲南之伴也予猝視驚
訝爲一笑逮抵獄橐篋盡絕自分必死公假貸而期恤之卒賴以
給晨夕而脫於難嗚呼公餉于於幽囚之日而余不獲哭公於寢
楹之閒予其何以爲心哉記往歲過公江上廬公語予以時事日
非欲退而爲著書之計手蟬桐集詩文各一帙畀予曰子無爲面
諛予曰孟堅昌黎之間虛一席以待子詩則少陵之嫡子也雖然
時且孔亟君茲廬且不保矣安得閒歲月而著書公默而不應已
出所著春秋左氏地名錄人名錄諸書屬序之予亦諾而不果作
無何而天崩地坼予踉蹌棄家走厭原山中痛哭痛少定輒輦所

藏書置墓左之廬然終爲士卒恣取以藉馬韉公崎嶇峽川師以
間悲感與予相類然獨幸藏書尙存得以慰俯仰消寒暑貴池故
有吳應箕者公之好友也亦與予善癯而悍目光若炬每酒酣岸
幘道人閒不平事輒髯張齒切而皆裂自國變來日同君聚哭於
野俄慷慨殉節而死應箕亡公益孤無所向又日與其子廷鑾傍
徨四顧哀歌以見志或有至豫章者予問伯宗近何事曰伯宗自
署一私印曰謝髮鄭心將自比於皋羽之髮所南之心也予曰伯
宗摩挲此四字以終餘年幸甚吾不免以未死愧公嗚呼公今眞
獲全歸矣聞公將屬纊前喉吻閒獨咄咄籌畫東晉南宋事起抱
金陵臨安圖志至氣絕不甯釋此益可以見公之胸懷矣公固以

文章名天下而砥行植節不愧古人獨其畱心當世而不獲一見
設施人頗爲公嘆惜然於公無與也爲文高古渾成類西漢於詩
尤工樂府暨絕句其著作滿家而行世僅數種曰嶧桐集曰讀書
略記曰古事異同曰今事異同曰南宋文鑑曰古今名賢年譜曰
古今廟學記皆已成者曰後通志略曰劉氏藏書題跋曰劉氏家
訓皆未成者以屬其子廷鑾廷鏊曰後樂苑亦未成以屬其孫漢
系鳴乎卽公文學之一端固亦昔賢之所罕觀矣公生於萬厯戊
戌年六月二十四日卒於庚寅年三月二十五日葬某山娶王氏
子四廷鑾廷鏊皆以文章顯而鑾尤著晚舉子添丁賸丁尙幼孫
漢系漢威銘曰

人亦有言耳白於面聲名四被吾視吾友厥狀維有宜其卓爾節
則晉逸詩則唐盛文則漢史疇或能兼兼而長傲勢固難已公獨
抑抑良賈深藏下問不恥晞髮清谿塵垢莫污有如此水於萬斯
年以歌以詠社祭於里

右墓誌銘陳宏緒撰

嗚呼存無位於世沒有聞於後者古今豈少夫乃生同時而限於
異地不得見至慨慕之如古人迄果爲古人矣彼此竟於不相見
吾其如宿昔所懷思何哉作劉徵君傳

劉徵君城者貴池人也字伯宗少以文學爲東南所推並稱之伯
宗久而四方積高其爲人則皆稱伯宗先生先生與余通問時崇

禎四年也後數數書往來雖未覲稱心契矣崇禎八年上以寇盜羣起有司多不稱職詔如祖制在京在外官各保舉堪任府州縣官人才舉而不稱任者連坐繇是江西右布政使張公秉文以君應而先是樞輔史公可法爲池太道時亦已薦君前後辟舉者安慶巡撫黃配玄辟爲九江同知不應安撫御史黃耳鼎督學御史陳良弼巡按應安徽甯池太御史賀登選並以才行薦故晚而學者又稱徵君云徵君蓋嘗再至京師矣初力辭張史之薦不獲乃人都考授知州不就或曰先生何不仕也曰我非科目故也且又貧若夫言利以邀人主聽私詆大臣用口舌得官又所恥不爲也是時上方銳於求才宗室用換授閣臣繇外拜鄉試之外開拔貢

汲汲然惟恐救時之士不至於廷朝臣雖陽奉行實陰尼之桐城
蔣臣首以言事得罪淄川晉州知州陳宏緒有全城功得罪歸竹
幾不測而余亦以荅友人書論時事致烏程聞之作色有厲辭此
皆同時保舉之人也並以諸生姓名纒達於天子而三宰相已忌
之自餘百執事可知矣而出身科目者亦時時潛用餽囑得升轉
天子焦心獨立於上無以示激勸則淮安吏陳啟新武康知縣朱
露先後以言利及指斥文臣並得給事吏科時論亦醜之故徵君
云云其言含蓄指遠而不亢類此也以故時宰亦不甚忌之乃范
文貞公景文與孫太僕三傑特愛敬焉及馬士英立弘光帝於南
京史公以輔臣督師出守儀揚時議建四鎮防河而以靖南侯黃

得功東平伯劉澤清與平伯高傑廣昌伯劉良佐各分地擁重兵
填之徵君則馳書閒道趣昌言於史公曰五侯皆盜賊之餘非有
恩義所聯結知慕節槩思樹功名流聲稱於後世也主弱必叛敵
強則降敵主皆弱且欲專制自爲而互相併兼勝者大自封小挾
上不勝者則復潰溢散漫而爲流賊今內無老臣宿將勁旅親兵
足以彈壓不肖在廷推公防守雖名督師實出公於外根本單薄
而欲使此四人者防河是猶使狼守門虎來未必能拒而主人先
不得動手搖足矣苟行之公必悔之史公得書果悔之而無及矣
五侯者其一爲甯南侯左良玉也旣南封左而北立四鎮弘光未
奔君乃與程公世昌東西游走自高瀆歷湖州周嘉興以還有終

隱廬山之志欲與蕪湖流寓陳允衡以道服情往而不果也遂終
栖止於峽川是時益貧矣紙貴無以撰述則用敗柬及廢書背書
之其於好學篤友睦族天性也悲時士大夫務博古爲詞章而不
諳典故於史學尤惓惓焉在京師時與吳江史玄約曰吾屬旣在
輦轂間依日月之光矣卽當討習見聞以證本朝史乘同異若止
讀古載籍無貴旅食長安爲也以州郡志乘可以考覈史誤故收
藏志乘爲多以史傳牴牾宜以私乘參考也故撰次古今名賢年
譜以禮樂文章之未漸滅者學也故輯古今廟學記以化鄉國天
下必始於家也故引同姓故事以五倫分類作劉氏家訓棄產營
書前後凡三四萬卷未鈐行者有古事異同今事異同劉氏藏書

題跋欲著而未成者後通志略不及竟以屬其子廷鑾集後樂苑
選明人韋布詩以屬其孫漢系他雜著多矣甲申變聞與其友吳
應箕聚哭於野後每言及先帝未嘗不涕泗被面也應箕死君益
無侶少時故喜與僧徒游曰儒門所未收者多在此況本朝理學
不及宋儒至是益親之曰市朝更變王侯貴人名流老將必多於
此中逝矣至縱橫之客雖不與交必折節以盡其議或問之曰世
方亂能定之者必非繩尺迂謹之士也然天資樂易雖村農負販
與交接未嘗有叮咛云阮大鍼仇嫉善類欲將及廷鑾伺徵君父
子過無所得久而服其純粹更加譽焉君於宗族婚喪必給其求
友死必賻客旅必周於財利毫無所苟而已故黨禍徧及名士終

莫能害君南遷以後鬱鬱日不樂爪掌畫几俯仰咄嗟不常蓋私心籌度以爲東晉南宋之事尙可復行而庶幾再見漢官威儀也故金陵臨安圖志至死不釋手焉竟以憂疾終而君皜然完節全歸矣東南人士莫不悲羨之及門之士有爲制服者

徐世溥曰往萬茂先爲余言伯宗美姿容好吟誦恭敬溫文恂恂君子也劉晉卿亦言劉伯宗如春風好玉及聞其脫貲贈黃詹事道周成御史勇陳知州宏緒於詔獄至欲出死力爲論救又何壯哉友人李達死無子女楊之煒死而赤貧君爲經紀其喪纖悉備至輟衣食周濟兩家者垂二十年此豈爲文章時勢相要結圖報及有所感奮欲以愧時鄙薄者而爲然邪仁厚著於心有大過人

者遭時鼎革惋愴成疾君子之終也至所爲時文古文嘯桐詩集
學者多能誦記不更列特次其言行尤卓犖關當世得失者後人
修史志得以資焉

右傳徐世溥撰

國朝書目彙編卷之二

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二目錄

隱逸二

周元懋

周昌時
周齊曾

周元辰

吳湛

楊箒

王玉藻

徐復儀

張長瀾

黃調鼎

劉守賢

李山

子天民

宋龍

徐世溥

車以載

張昉

弟嗣

陳王賓

方授

吳兆崙

朱之讓

孫守法

伍就湯

盧象晉

李揚

顧在觀

周堪賡

同直書房美名不希
夕
一

--	--	--	--	--	--	--	--	--	--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二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二

周元懋 周昌時 周元辰 周齊曾

星移物換之際逃於西竺者多矣然當其始也容身無所有所激而逃之及其久而忘之登堂說法漸且失其故吾黎洲先生有云不甘爲異姓之臣乃甘爲異姓之子者也獨吾鄉浮石周氏披緇者三通城佯狂以死所謂顛和尚者也思南沈涵以死所謂醉和尚者也順德苦身持力不入城市以死所謂野和尚者也是三公者真所謂有託以逃者邪其在和尚中當爲唐子然而不愧孤臣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名臣列傳二十一
矣其志節之奇尤莫若思南按思南諱元懋字柱礎一字德林文
穆公應賓從子也以文穆任累官南京右軍都事屯部郎中權揚
關奉使蜀中歸知貴州思南丁內艱未赴國難作先生跌宕自喜
本思以文辭置身館閣及受門資之寵非其好也都御史廖大亨
慰之曰門資豈足以屈人人自辱之耳李衛公非自此起者乎唐
中葉宰相無足以抗之者明矣郎君其勉之先生大喜東江建國
先生服尙未闕錢忠介公招之故人徐錦衣啟睿亦招之先生固
辭不出而破家輸餉弗少吝丙戌六月家人自江上告失守先生
慟哭自沈於水以救得蘇乃削髮入灌頂山中先生故善飲至是
益日飲無何又不喜獨酌呼山僧不問其能飲與否強斟之夜以

達旦山僧爲酒所苦遂避匿則呼樵者強斟之樵者以日暮長跪乞去先生無與其則斟其侍者已而侍者醉臥乃呼月酌之月落呼雲酌之灌頂去先生家且百里酒不時至又深山難覓酒伴始返其城西枝隱軒中每晨起輒呼其子弟斟之子弟去則覓他人或其人他出則攜酒極之於其所往斟之不遇則執塗之人而斟於是浮石十里中望見先生者皆相率避匿不得已乃獨酌先生既積飲且病凡勸止酒者無算大都以先生未有嗣子之說進先生輒叱而去之否則張目不答先太常公嘗規之曰郎君不思養身以待時邪先生爲之瞿然乃不飲者三日既出三日縱飲如初先生雖困於酒乎而江湖俠客有以事投止者雖甚醉輒蹶然起

一一接之無失詞傾其所有以輸之惟恐其不給也以是盡喪其家庚寅嘔血不可復止竟卒得年四十其蒸人俞氏亦以毀相繼卒前太常博士王公玉書哭之曰德林之倜然狂放於麴蘖間箕踞叫號俾晝作夜幾不知身外有何天地是何世界舍此且不知吾身置於何地昔人詩云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旨哉斯言德林之所以爛然長醉期於無復醒時以自全也族子齊曾曰嗚呼叔氏之心嘔爲血當與嵇紹王琳一腔熱汁合埋釀人側悉化爲水陶爲醞以澆天下不義男子不爾莫慰其心也同社高士韓國祚誅之曰知雄守雌爲天下谿知白守黑爲天下谷德林不聞乃以身殉悲夫嗚呼先生不死於丙戌而死於庚寅不死於水而死

於酒其四年中巧戕酷賊以自盡其宋皇甫東生之流與吾故以爲三和尚之最苦者

右傳全祖望撰

城西浮石明尚書周文穆公之居也文穆羣從子孫多賢故當易代之際爭求完節以不愧世臣而枝隱軒者思南知府元懋德林所構也思南嗜酒其度軒中者皆酒器大小疊進不可數也軒外平疇所種者皆秫也軒旁有廚有庫顧無長物所列者則罍餅之屬也思南不問室家事實客至先通名其所問者客之能飲與否也客云能則又問之謂其得久留此閒飲與否也數日之閒或不待伴則遣人招之或以事辭則親往強之或不遇則窮之於所往

終不得則四出別求其人必不得則樵者牧者漁者皆執而飲之
所執之人醉猶以爲未足則呼雲而酌之其觴政然也午夜思飲
猝無其者則或童或婢皆飲之童婢或不能飲則強以大斗澆之
猶以爲未足則呼月而酌之其日之餘也然有招之飲者皆不赴
或以酒過其軒則又必問其人爲何人而後入之自丙戌以後五
年其醉鄉之日月也一日坐軒中忽大嘔血笑云此吾從麴車醞
釀而成之神膏也非病也嘔不止飲亦不止隨飲隨嘔此其所以
死也死之日有父老入哭於軒不知其爲何許人也其哭云人固
有以不良死者有以良死者夫夫也其在良與不良之間者也或
問之則曰吾於文穆之家得三人焉江都君以不良死者也囊雲

以良死者也夫夫也江干之破自投於水浮沈一里有餘而爲人救之守之不得遂其志欲從江都君而不得者也旋聞其人灌頂山中剪髮爲頭陀矣顧以爲不得溺於水當溺於酒山中得酒甚難乃返軒中日飲卒以溺於酒而死欲從囊雲而不得者也不死於水而死於酒是非不良死也然其死於酒猶之死於水非良死也孔子謂殷有三仁周氏之三人猶此志也江都君者乙酉殉難臣志畏也囊雲者故香山知縣齊曾也或曰思南所最喜與飲爲軒中老伴者尙有二人其一爲茂才昌時乘六棄明經而不就其一爲元辰世臣亦諸生而自放者皆其同志也思南卒後九十餘年同里全生過是軒而記之溯酒人傷節士也

右枝隱軒記全祖望撰

周齊曾

周先生既築草瓢於小盤谷題曰囊雲一日於懸崖間得奇木取以爲養和其自爲之記曰關囊雲斬去峯腰叢綠突露朽然空心三面圍一面可容人入立坐其膚理半如螺黛如大佛頂又如口大開高不盈丈抱之須人三手臂予甚異之恐其露立而不免爲樵者薪也移入屋底雪竇住持石奇見之呼以雲樹而題以詩囊雲歿後雲樹流轉至桓溪李文東門移致其家歲久稍有蠹蝕前此樹中盡勒諸公所賦詩及先生記而今漫漶不可識予令東門之子世法重爲修整其下奠以巨架而更爲之記或曰世無不朽

之物况囊雲之塵視世界也久矣其何有茲樹之存亡而子惓惓以之予曰然然否否囊雲非塵視世界者也初囊雲之於小盤谷結茅也石奇之方丈近焉欲授以法囊雲每一歸家必入其令人之室石奇聞曰是殆塵根未斷耶乃止世之愚者安以此爲囊雲惜嗚呼人知囊雲之披緇爲有託而逃豈知囊雲之辭鉢亦有託而逃乎前此之有託而逃欲長畱君臣之義於天地間後此之有託而逃欲長畱父子夫婦之義於天地間所以相成也此其說在姚江黃氏爲囊雲墓志同里高樞部榘庵爲囊雲集序已大闡明之而予更有申其說者釋氏塵視世界之說其末流適足以資其滅絕人道之行而肆然行之而無忌卽以石奇言不自以爲有道

之僧乎石奇與陸大行文虎交文虎結雪瓢於山中石奇爲之奔走先後其間不遺餘力文虎歾而石奇遂蹊其田蓋其不知君臣父子夫婦之義亦安能知朋友之義囊雲之望望然不屑列於此輩之伴侶也君臣之義正焉父子夫婦之義正焉卽朋友之義亦於此正焉此則前輩所向未及者也至囊雲之足令人追思於百世固不以雲樹然而見雲樹如侍囊雲賢者之手澤其孰敢以弁髦視之小盤谷之北有所謂翰林松者明戴洵之遺也其人亦無甚足稱猶且以之傳其松而況囊雲乎李氏其寶之矣

右雲樹記全祖望撰

吳湛

吳湛字濟明一字又鄴嘗問之則曰余擬更名子泌故字又鄴云
又嘗自謂匣吟子陽羨人也居梅村吳氏爲邑中巨族屢以甲乙
科顯而湛則自祖父來業農如故有兄四人皆農家者流也獨湛
幼卽穎慧非常兒崇禎庚午年十八應邑侯校奇之拔置第一是
年遂補博士弟子員當是時湛所結撰鏃鏃能新脫卸於詞場間
幽雋絲邈一空羈馬湛願以文章自豪乎其爲人簡默多至性哀
樂過人與人交把袂作曲室中語一語百致笑吃吃不絕或及古
今節烈梗槩幽憂駭愕之事未嘗不起起而作狂奴拍張態也蓋
余年十五六而爲賢豪長者遊已四五年矣肥腸滿腦輒大罵里

中見戒閹者勿與通顧於吳生私心雅好之恐不能當也吳生此時則授生徒於內弟家因得時時脫身從之游吳生年二十餘負盛名維崧者年僅十五六耳見則稱吳先生吳生則否不以年齒驕余也是年己卯湛應試南都誤置副車中居無何丁其家艱湛既失所天又念家居食貧久鬱鬱不自樂則從其族子禮部主事吳貞啟游於粵東時貞啟以南宮第一人爲東粵文宗聲施烜赫所評隲爲天下最獨湛之力居多粵東多佳山水一時名士如黎孝廉遂球陳公子喬生梁孝廉祐達羅孝廉大賓無不與湛締莫逆交暇則狎游虛巖閒摘其風土人物幽麗可嬉者錄爲粵遊日記語絕類劉義慶世說云癸未自粵歸嗣遊申酉之變上書臺使

者棄其諸生而與里中任元祥吳帝賚諸人隱於詩酒間又前自
粵歸則斥其橐中脩脯金購二十一史皮之閣晨夕鈎纂暇則過
諸子擊鉢刻燭分曹賦詩角拇陣以下苦醉則烏烏歌耳吳生旣
簡默有至性哀樂過人又家居食貧久鬱鬱不自樂又以申酉之
變上書臺使者棄其諸生而隱於詩酒間則一切不得爲崖異而
沈洋以全其天族有貴人弟譚且驚嘗立吳生於堂下眾辱之吳
生卒不動笑自若能爲詩自喻適志而已不復言開元大歷也閒
飲酒量不踰一醕喜交遊然自吾邨一二人外希識其面蓋生於
世泊如耳似無所畱意者燕坐一室時見其讀王陽明龍溪兩先
生書或與談乾竺家言則津津不置又好言丹鉛黃白之術嬰兒

姪女飛昇拔宅之狀語多連蟬不可曉然卒以死也死之時歲庚寅年三十八子女各一妻任氏友人元祥姊也

陳子曰余作吳湛傳乃使人慨歎深憶丁亥秋與余夜宿吳氏雲起樓西舍漏三下兩人藉草據梧坐吳生起自循其髮曰余年幾何髮已種種矣劄而臥則又蹴余曰人生幾何朝聞能幾聆其言心怦怦動也嗟乎余負生也

右傳陳維崧撰

吳秀才諱湛字又鄴吾邑中高材生也申酉間以詩酒自廢淡泊歷落酷似晉人與余交最善卒後一女嫁爲余猶子婦

右記陳維崧撰

楊詹

先生諱簞字衷虛自號石隱籍潼關衛先世農隱自王父臣父時
秀兄筵弟篋以文學明經相輝譽先生少孤克自勤學弱冠兄弟
謀析七公弗忍弗能止哭於父墓聲嘶而夕岐復合踰年補博士
弟子旋食餼文隆誼著瞻者生恪衛多弁多橫嚴公之方罔克肆
司屯者欲權公厚餽粟峻以卻由是良者有所爲而弗憚不肖者
有所憚而弗爲衛之人凡事取直至相謂曰楊公今之彥方也一
日同舍生數輩以公舉家挾重貲易公一言取信上官貲未敢出
公毅然見於色同舍生相目以爲不可兄歿子天子族子復天公
撫女如女及笄厚其奩以遣從弟錄孤公同其炊教讀置室不辨

通鑑卷之四十二
於胞公善交門多長者車坐上時滿卽僑寓如侍御劉公尙書張
公公延之別墅庖廚之飾十載如一日庚辰大饑鳩鵲摩藉公煮
粥以餉繼給弗怠衷之惻惻浮於施竭力儲損乃長物匪出於勉
務求濟焉置田市榘昇瘞道殮冢茲纍纍公德昭矣壬午寇張於
豫追我師因窺秦關門震兵使者張公宗孟監軍喬公遷高謀固
吾圉禮公共畫畫多中議者謂此時非善守則金陵之陷不待癸
未之冬矣及癸未冬王師復自嶠澗西奔公聞變歎曰此關不可
守矣時孫太君壽踰耄兼疾不可移公遣家先遁而以身守母堞
崩鋒接不少動太君果以驚悸卒雖奔亡蒼黃而哀毀成禮母卒
日公生辰也嗣遇是日悲彌宵旦不令親友子姓稱觴自是太君

既卒長安淪陷公絕意人事潛迹於蓮嶽之西曰方山峪嘗題壁
曰憂國身易老思親病難醫每獨詠淚下甫五旬髮髯悉皓鬱鬱
於中似有不能去意者枹齋於峪因山作壁顏以何陋自序之植
花種竹之餘課子樹滋君以讀言及古今忠孝事未嘗不三復流
涕也順治乙酉以積例次貢公固辭學使者嘉其義其辭貢文秦
之學者遠邇皆能上口聞之公之友郭介人先生曰是未足測公
之所尚也公明悟絕人天才穎發讀書止求明大義不屑帖括從
來做屨科名又何有於明經之選哉公善治生家雖儒素田園僮
婢甲於膺仕性樂施又喜客及卒之日橐無餘衣笥無餘緡是世
之所急者公悉土視之當壬午秋孫督師之敗績於碓也參將柳

如曇實首失律時柳旋潼聞逮自知不免徬徨失措無可語身後
事者稔公名初不相識尋寓公家夜屏人以三百金密寄卽內廝
罔知柳正法公乃復訪其弟持所寄並囊與之封識宛然弟出意
外柳櫬得歸是公之積義匪直學士薦紳雖武夫悍卒無不知之
且無不信之矣公易簀之夕自言生平無愧衾影死可不憾勉子
以德業他弗及焉因名樹滋君以端本珂內門也甲午鄉舉乙未
成進士關門多先達聯第自樹滋始公卒年五十四人謂與程伯
涓同壽云戊戌都門會穎川劉公勇述其先子行實大約中潔外
剛有守有爲殆韓子所爲氣銳而堅又剛以嚴者是其人也彼時
珂擊節曰是當與潼津先生作合傳以傳者兩先生具能用之才

而國家不能用皆發其用於子何其同於人又何其同於天邪
曹玉珂曰恤孤仁也濟急義也策變智也辭名禮也毀不滅性孝
也潛居課子樂天也仁以居之義以行之智以明之禮以節之忠
孝以將之樂天知命以安之國有史史有傳不傳先生而疇傳若
珂小子烏足以傳先生

右傳曹玉珂撰

國朝三百年類行不果

王玉藻

王玉藻字羅山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授慈谿知縣政尙和平安民不擾而事集末期北都亡前令汪偉以翰林檢討殉國王玉藻率官吏士民爲大行哭臨畢別爲位哭之三日尋故少詹項煜以從逆亡命至玉藻與慈之馮元魁皆出其門馮氏匿之夾田橋別業玉藻雖爲致餽顧甚菲煜爲慈之義民所不容扑之淹橋下置不問有明士習最重聞誼或以爲過應之曰吾不能爲向雄之待鍾會哉顧懼負前日大臨一哭耳夫君臣之與師友果孰重聞者聳然乙酉夏大江以南盡附浙中百城守令或棄官去否則降而玉藻與沈宸荃起兵遂晉御史仍行縣復乃募義勇請赴江上自效旋

國朝書目類傳卷之二十一
解事以兵科都給事中往軍前王藻任事邁往壯氣勃勃而江上
諸帥惡之先不予以餉歎曰是將剗刃於我也因力請還朝其在
垣中惟持正議又不爲諸臣所喜不得已力求斥罷太常莊元辰
留之丙戌夏浙東再破以黃冠遜於剡溪久而不歸資糧盡慈民
及浙東義士時爲周之每臨流讀所作詩激厲慷慨仰天起舞辛
卯後始歸故鄉以餓死

右釋史撫遺李瑤撰

徐復儀

徐公諱復儀字漢官出上虞徐氏幼穎慧其宗人禮部主事觀復
早挂冠歸隱居於太平山選宗之俊穎而造就之尤賞識公嘗謂
公曰子學問氣節不讓古人但數乖爾太平山深氣寒多積雪雪
深丈餘瀰漫互數十里沍冰夏始解寒芒射目不可偪視公心契
之自號雪潭敏於爲文或與人對弈振筆而書輒有奇氣弱冠爲
生員崇禎十五年壬午舉鄉試癸未成進士值祖母陸太宜人卒
疾馳歸明年聞國變公投袂起曰吾父仇不共戴天卽北行會福
王監國南京因匍匐上疏言大恥未雪逆賊未擒梓宮未還國殤
未恤太子二王未復宜義戰毋利戰宜力戰毋舌戰宜公戰毋私

戰時朝士攻訐成習而奸輔馬士英方鬻官爵報私恩怨總兵高傑黃得功又構兵淮揚故痛言之不報授刑部主事尋升本部員外郎乙酉推公主考雲南就道未數日而南都亡時所在阻梗雲南副主考與貴州主考無行者或勸阻公公曰在國殉君奉使則殉君命此大義也且邊徼人心未知虛實必生觀望吾姑以文教羈縻之使有所繫而不散庶幾或有興者其庸有冀乎崎嶇至雲南與巡撫司道言之俱北嚮哭公因勸以勤王不能用也然人心洶洶城門盡閉公告大吏宜鎮靜毋遽張皇校試榜揭如治朝民間賴以稍戢還過貴州撫按請公主貴州試公不可巡按遂自試之故是時明無主而雲南貴州取士如常制也會唐王稱尊號公

趨詣復命改翰林學士公辭曰翰林學士所以潤色太平此乾坤何等時臣不能馳驅效命猥賜追陪清宴臣死無以塞責時政由鄭氏公內不能平乃棄官去抵浙聞閣臣黃道周被執心益痛爲詩哭之未幾福建敗唐王被執又未幾西陵軍不戰而潰魯王航海公撫膺慟哭曰無能爲也遂歸拜父母牀下泣曰兒欠一死爾兒不肖願大人自愛無以兒爲念遽辭去不知所往或登崩崖躍墮地或夜臥林麓虎豹來觸之不動幽篁雪窖開樵芻或時見之輒避匿不語公未有子或諷以父老宜爲後嗣計不荅繼室黃妾范先後以憂死不願所愛女天殤不哭亦不問也如是數年人無能蹤跡者會天忽大風雨晝晦公暴卒於山麓死狀人無見者或

日兵四合家人散去公歌采薇之詩是夕野死翌日父往視之目
箕張哭曰兒死不負國矣無以我爲念乃瞑耐葬於參政公之兆
公死無後乾隆七年族生員自俶建三忠祠祀七世聘君文彪九
世少卿學詩及公而三先是同府諸生傳列張等耐公於府之七
賢祠因爲文以祭曰維年月日後學諸暨貢生傳列張山陰廩生
張宗城會稽生員陸曾亦率入縣諸生奉明翰林學士前刑部廣
西清吏司員外郎上虞徐公神位耐祀於忠端劉先生諸先賢之
祠而進其說曰忠義之於國家猶人身之有元氣尼父則曰殺身
成仁子輿則曰舍生取義世儒釋之則曰總成一是而已嗚呼乙
酉之變 王師渡江金陵瓦解列城趨降孤臣銜命萬里遐荒崎

嶮危難險阻備嘗流離顛沛之中不敢委君命於草莽繫人心於一綫羅甲乙而揭榜報簡書以無愧辭學士之清班知時事之難爲遂閒道以趨還進謝高堂白髮之悲退深故國黍離之痛指黃泉以爲期仰蒼天而長慟可以不死而克死先生之仁成矣先生之義取矣先生之死且不朽矣而某等誼切鄉閭慕矜山斗老親如昔皤然黃耆春秋霜露承祧無後魂兮歸來能無恫平時之不偶嗚呼先生自以致身通顯國恩難忘龔勝比潔伯夷爭光與汗顏以生孰若潔身以亡子忠父教理順心康此則先生所以獨求其是成仁取義而處變如常者也某等僉謀合議以爲如先生者允宜俎豆於念臺諸夫子之堂庶幾同德比義合享馨香載斟載

酌彷彿來享

右傳張學誠撰

張長瀾

我友張君又華既歿且葬先是其長子裕中一日毀容隕涕手錄其行略及當世名人傳贊彙而帙之拜而請者三余諾之久矣然未有以報也不意裕中前年亦病卒今年冬其三子叔鑄復申請且曰先君子獲歸淺土四十餘年矣今歲我弟昆始勉舉我母柩合葬焉顧隧道之石至今缺焉無詞以刻知我父者莫先生若也願乞一言以垂不朽以先父而及我母也亦乞一言以垂不朽余聞而悲之瞿然失曰此爾兄志也余忍忘諸乃按狀君諱長瀾字又華別號大隱先世科名相望有諱鳳翼者嘉靖甲子舉人負才兄弟三人名傾吳下曾祖諱潮大父諱公樞父諱文熙三世有隱

德世爲長洲人君弱冠以須姓入嘉定學食餼廩而尤具至性讀
書鄙章句慕文信國之爲人諷其詩歌輒爲泣然乙酉夏六月湖
寇竊發迺父遭殲焉君覓父骸墜城傷股匍伏戰場漬血萬尸中
哀號不食者凡三晝夜後遇一瘞骨頭陀者指示始識死所以是
人稱張孝子侍寡母程太君十餘年竭力盡養每念父殞非命時
時悲涕及進太君前則又破涕爲懽以承厥志太君歿而君亦遂
嘔血不起也初燕都陷莊烈愍皇帝殉社稷吳中紳士及百姓設
大行位於府學明倫堂哭聲動地白衣冠者數萬人忽有鳴金擁
甲仗衣緋袍而來前者僉曰御史公御史公者衛人周敬一也按
吳素以媚權貴得罪我吳民一時羣情大憤洶洶欲毆之時君從

萬人中髡怒張髮上衝冠奮臂呼曰天崩地圯何時 文廟何地
公何臣乃敢緋衣入耶直褫其衣令易素御史俯首至地莫敢平
視已而至靈幕當跪御史立君叱之乃跪當拜御史又立君又叱
之乃拜當舉哀御史左右顧無哀狀君又連叱之乃三號而興御
史出慚且恚訴之撫臣將列諸生及君名聞於朝斥革之弘光立
竟弗問而君亦棄縞而去於是鄉人及其門弟子咸聚而議曰嗚
呼先生死竟父骸生承母志既養且終嘔血而死可謂孝乎摧蕩
奸魄彌伸士氣大節昭然爭光日月可謂貞乎因私諡之曰貞孝
先生享年四十有八孺人後君三十三年而歿享年七十有七合
葬吳縣紫泉廟東孺人姓楊氏父諱坤崇德縣人事舅姑以孝相

夫以順守節以貞撫諸子以慈待臧獲以下嚴而有則孺人女德婦道母儀彰彰矣法得附書子男五人女子一人孫男八人孫女四人曾孫男四人曾孫女四人嗚呼亦可謂盛也已君貌偉岸多髯讀書礪名節遇事好直言奮不顧身昔東漢兩宋之季太學諸生率以危言浮論譏議當時卒之皆賈大禍君獨大本克敦雖侃侃鑿鑿觸忤上官而能卒保其身以免於禍誠可謂末流之砥柱也余旣與君交而裕中又從余游余又嘗延裕中爲塾師三世世誼由來已久而君之孝德卓行雖表表在人耳目而余尤得之見聞者極真非敢溢美也因其申請用不辭而表之

右墓表宋實穎撰

黃調鼎

順治時有徵君黃調鼎者洛陽人也字鹽梅其先在明有都指揮
僉事鎧鎧生潤潤生奇瑞奇瑞生二子曰九鼎調鼎一女爲福王
常洵世子由崧之妻早沒葬於洛陽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
殺福王及奇瑞調鼎輔世子以逃世子疲不能行則負之北渡河
至懷慶復自懷慶南渡越淮江至太平會南京迎福世子監國遂
稱帝贈奇瑞爲洛中伯以九鼎襲爵立蘇州巡撫山陰祁彪佳女
爲后而以彪佳少女妻調鼎福世子既立荒政信用馬阮調鼎諫
之不聽 大清兵渡江福世子出奔太平其母鄒太妃爲馬士英
挾之以至淞江後歸山陰時九鼎降附我 朝爲阿達哈哈番矣

而調鼎匿山陰依祁氏不出順治八年有薦其賢者 朝行徵命
官之調鼎乃至京師陳情固辭得已時福世子死柩在京師調鼎
求得之乃載歸洛又迎鄒太妃於山陰而奉養之於其家及鄒太
妃卒葬於福王之園而福世子葬調鼎姊故妃之園調鼎明時諸
生也常自稱諸生閉戶論學以終

姚鼐曰徵君之元孫時清爲余同年進士時清之弟時和爲言其
曾祖事如此余讀明史記福世子旣出亡之後事不詳而黃君述
其先祖事必不謬徵君節行可稱而福世子之終事可以補史氏
之闕故爲次其傳云

右傳姚鼐撰

劉守賢

劉守賢字碩彥湖南新化人少以遼東都司隸洪承疇麾下又隨平賊將軍孟良玉良玉死守賢走浙江依方國安以援剿功累官甯紹台溫總兵官時北京南都相繼陷守賢遂以所部從監國魯王航海栖皇於翁洲南澳順治辛卯大兵破舟山乃散遣部曲歸奉母村居衣道士服以終

右傳李元度撰

1910-1911

17

187-442

李山 子天民

李山字少華長洲人寄家白下以餼貢教授井里有文名兼能繪事東甍及門者最盛賦性峭潔與人篤誠官南京太常寺博士福王立以故官應召馬士英當政謾其名意頗下之屢索所製不報同僚笑之曰李山直頑石耳因又號頑石居士士英亦少解畫嘗面乞爲代不獲已作郭忠恕天外數峯與之然心終以爲恥尋挂冠歸卜居吳中之蠡墅足不踐城土與徐勿齋楊維斗顧所受輩訂莫逆交族人有名采者爲幕府客偶至密示一冊乃松江兵事株連獄也大府信采屬訪實凡郡中聲望所歸之戶均在列得三百餘人讀之怛然會日暮風雨至亟嗜酒采故善飲飲至如泥命

僕扶真佗所臥就地自火其廬及撲滅采亦醒索冊冊已灰相對
懊歎因誠之曰此冊性命多安知非天意假火以銷其獄乎或有
此冊而遂有此火乎采悟竟棄官颺去初張國維撫吳時卽知山
名比審其賢薦之自爲書招之旋魯監國遣使至吳以太常卿召
至湖未幾發病歸及聞國維事敗且沒監國出海迺處分家事曰
吾將報知己於地下矣時勿齋維斗所受俱盡節山斷粒九日而
終子天民精麻數之學痛父介節以浪走四方卒

右釋史撫遺李瑤撰

宋龍

菊齋高士宋龍字子猶明南直隸崇明縣人也沈靜博雅有深識
補諸生師事婁東張南郭其時南郭方主聲氣之席四方贄幣日
走其門溫卷如山獨菊齋至講名理商經術而尤畱心於救世之
學南郭重焉菊齋既不求聞於世世亦竟無知菊齋者獨錢忠介
公一見奇之置之門下上座謂當與崑山歸莊相伯仲未幾大亂
菊齋遂邁奇疾狂走信足奔迸塵霧杳冥一往不顧其所嬉遊怪
怪奇奇人莫測也老親在堂二子幼皆不能治其疾乃恣其所之
而菊齋泛海至浙中張閣部客之使爲其孫茂滋授經則菊齋之
病愈矣菊齋在舟山數年海上諸公共唱酬風雅雖在流離猶有

承平故態皆重菊齋而辛卯之禍作凡平日所還往者皆死菊齋
奔跳絕島中重趼達吾鄞以茂滋在鄞囚中也乃與汝都督應元
陸處士宇燦等百計出之祝髮以返里門則無家可歸矣方旁皇
里社間而閩師入江樵蘇四出菊齋大爲所窘幾不免張侍郎蒼
水在軍中識之曰宋先生也乃得脫侍郎爲作詩慰之因遷居太
倉以岐黃之術自給其道大行於吳門練川鹿城之間或戲之曰
先生遭疾久今乃能治疾耶菊齋天性誠篤跬步不敢違禮對妻
子如嚴賓事親死生不懈父死旣葬倉卒未祔影堂列木主寢室
中昕夕必焚香叩首遠行必告起居出入警凜稍不自安形諸夢
寐蓋至性通於神明也其子姓以訖僕隸無不化之言語响响令

人不飲自醉故人自遠方來者雖食貧必傾囊贈之其寓鄞居陸氏湖樓中先族祖木翁葦翁先贈公皆與之厚湖上人無大小皆呼之曰宋先生而歸莊亦起兵不遂放浪湖海終稱完節時以爲錢門二傑先贈公曰菊齋與人居未有訛議之者蓋其言行若著蔡一本於誠使世有大儒如溫公必將收之高坐而其大節則又人所不能盡知也予觀南宋遺民不得列於宋史而百年以後潛溪諸公發其隱德嗚呼如菊齋者詎可使其湮沒無傳哉

右傳全祖望撰

徐世溥

徐巨源名世溥新建人能文章明季補邑諸生時東鄉艾南英千子以宿學負重望聞巨源名與約爲兄弟甲申後山居晦迹不復應進士舉 國朝順治壬辰溧陽陳百史柄政欲修徵辟故事直指使者親式其閭又作手書遣司理持禮幣往山中致之巨源堅拒不受司理去後盜乘夜入室索幣巨源實告之不信以火炙之至死巨源所著有易繫若干卷榆法集若干卷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按溧陽相國陳百史名名夏

車以載

桐鄉車生性喜任俠明弘光時陳百史避黨禍至其地生匿之得免於難後陳復出爲相遣人招生欲予以官生日吾已薙髮爲僧矣不願爲新朝官也陳不能強更以千金爲壽生又曰吾子身安用此千金爲峻卻勿顧陳計無所出會有廉使來浙託其物色必思有以報之生微聞其意卽遁去廉使終不能得嗟乎天地當鼎革之際人無不傲幸以圖富貴乃以一介寒士予之官不受予之金又不受何其廉也避人物色飄然遠逝豈非古高士之遺風歟至於受恩知感雖貴勿忘若陳公者亦賢矣哉車名以載字正木

右紀事王暉撰

國朝通志卷之二

三

張昉 弟翮

張昉字子東商邱人與弟翮皆有文名明亡後絕意仕進溷跡田野閒不入城市唯侯方岳歿徒步入城一哭之邦大夫求一見而不得司李符應琦嘗造其廬輒避去欲援其子入庠昉聞之艱然曰公家名器豈司李作人情物耶禁其子不許入試嘗語徐鄰唐曰父母生我清靜之身當還之父母天地予我靈明之心當還之天地如是而已晚號匏客所著有四書正

右傳查岐昌撰

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陳王賓

嗚呼古者振奇之士挾其有用之才時移勢去無所於試其氣蓬蓬汨汨鬱而不化則或出於詭怪之途不可以常理繩梅子真之在漢姚平仲之在宋後世以爲異聞近世則陸麗京鄭元子一往不返于生平不喜神仙之說以爲諸公者何必長生久視要其丹心未从自當旁魄天壤而間或出此則大造位置之奇也吾鄉陳先生王賓字天倪浙之甯波府定海縣人也少負異稟詩文書畫無不入妙然尙未爲諸生也其性高亢不有一毫挫於人甲申之變先生號眺於野或解之曰天末書生需次祭酒弟子耳故國之痛不亦過乎先生不荅當是時大江以南頑民未盡向化而餘氛

在翁洲其去定海尤近不逞之徒旁午錯出風波所震後鶴皆驚
先生既不就試遊跡山中怏怏不自得忽有一道士過之曰吾子
誠高士然喪亂之辰負此剛腸恐爲意外之變所折也吾授子以
藥有急而用之語畢竟去先生亦不以爲意度其藥閣中未幾時
果當厄因念道士言雖未可信姑試之則神效乃稍稍習之已冷
泠然輕舉矣又念當此身世良不如長往但未知何所向須臾見
洞天瑤草非復人閒道士緩步而出握手笑曰此羅浮也當與君
居於此顧先生之家不知則相與求之山巔水澗消息屏絕
以爲外矣一日先生忽降於其里人之庭呼其友來前空中作書
告以道士顛末且曰吾不欲以出世之面目來歸里巷但蹤跡不

可不白耳於是其家始大驚是時計先生之年猶未踰三十也嗚呼如前此數公者大率皆身預廟社之間否則尊艾耆宿所圖不遂振衣千仞亦固其宜至如先生之布衣年少則芳蘭之未茁其芽故國故君竟亦何涉而乃以此爲柴桑之變局則又一奇也先生所作詩畫至今里中有藏之者呼爲陳仙人墨跡云

右傳全祖望撰

方授

桐城方先生子畱者名授一字季子吾鄞西湖寓公也子畱以乙酉之變棄諸生薙髮狂走方外其來鄞也以丁亥旅蕭寺求甬上志節之士而友之未得詫曰是非鄒魯之邦耶或引而見之華公默農王公石雁陸公周明春明兄弟則大喜因徧交范公香谷宗公正庵之徒曰是真方君友也相與慷慨謀天下事至其不可意者高閣其刺不報是年冬五君子難作默農石雁爲之魁香谷亦幾死子畱本參其事幸得漏網願友有度遼將軍西州豪士之恨遂傾囊盡周諸公之急尋與周明輩爲詩社因寓其族孫雪樵之湖樓居久之或謂之曰足下有老母乃遠客耶子畱瞿然遽歸歸

而江北山砦未靖子畱復豫之捕入牢獄以此盡破其家王辰復遊鄆仍寓陸氏之湖樓子畱不堪挫折自其蒙難嘔血數斗遂病神氣日削不可療周明兄弟思哀資爲買田令奉母來鄆卽以湖樓居之時子畱之婦翁同知甯波府事不知者以爲其因此而來而不知非也癸巳子畱自天門山往石浦蓋有探於海上之消息疾動竟不起春明爲馳赴殮而迎其柩以歸湖上之詩人以子畱罷詩會者期年且相與哭之曰嗚呼子畱丁亥戊子之間一宜死英嶺之間再宜死嘔血於家三宜死其不死也謂天殆生之以存義熙之人物而竟不免於客死耶子畱詩文集其一卷董文曉山序之附其概以歸于年十三侍先公過陸氏指湖樓謂子曰此方

先生哦詩處也嗚呼當明盛時湖上之亭榭多遊人所棲息而獨是樓與余錦衣借鑑樓皆出於亡國之後說者以爲故國之星火所由繫焉故其人已死而不敢以寄公之逆旅目之是則雪汀竹嶼所與終古長留者也

右湖樓記全祖望撰

吳兆嵩

嗚呼此靈山吳子遺集也吳子名兆嵩字懸璞王父太常少卿諱亮

諱敏字確山令諱敏吳子弱冠入縣學則從季父孝廉諱敏字辨可

學詩書法做舅氏劉九諱秉珍而詩文交則先明經兄諱德崇尤

密先兄吳子伯父諱敏子壻也明末流寇亂廣濟無城郭吳子

走寓蘄州州城陷走龍坪渡江以南洲居當是時左良玉兵蹂躪

武昌黃州諸郡瀕江無甯守邑有亂人鳩黨結營書伍籍請印於

令令西野張登衡首鼠請印輒予之印亂謀遂決白晝殺人祭旗

大言屠滅士大夫家俾無遺種士大夫人人重足立謀立營以禦

之相視推讓莫適為長會確山解組歸至沙村父老書幣往迎確

山至慷慨告令立營曰保定於是士大夫廬井與亂人繡錯相持
且一年寇氛遠士大夫稍稍渡江北而亂人謀亂愈熾議過江殺
掠挈營投左兵有日矣衷甲入市事露確山投計收渠魁伏誅詰
朝縣人鳴鼓聲其罪討之亂乃定而左兵游徼駱驛江南北數抄
暴確山於潯陽制府請令旗令箭彈壓之後弗戢則率鄉人犒以
牛酒急則鄉人婦女踉蹌走確山所免焉吳子戎裝視事遇制府
裨將則弄槩看劍奉觴行酒爲笑樂暇與先兄共研席作閔亂詩
先兄嘗與吳子執手而歎幕府草檄江國登樓蕪城之賦春陵之
詩人生遭遇天實爲之矣久之確山浮湘去吳子入靈山依白雲
庵居白雲庵者吳氏構以藏少常誥命畫像師白齋集而屬山僧

司其管者也吳子塵居燬故山居焉夜有大書門必殺吳某者或
曰益去諸吳子笑不荅曰治具結客客踴踵來夜張飲往往達旦
宵人曰是有備矣不果殺吳子破家豪舉以禦仇人劍客僅免於
難而西望湘水音書闕絕枕席涕淚霑溼先兄過靈山信宿歸告
人曰憂能傷人吳子其死乎居亡何吳子病肺唾血數升以死方
思親時自作傳奇爲優人裝若確山府君功成封拜然者先兄嘗
言志存君父寓言十九於吳子輓章三致涼去蓋吳子幽憂勞瘁
以天絕其天年而人或以爲飲醇酒近婦人豈知吳子者哉笈先
爲吳子同堂兄弟攜拾遺集於荒村老屋屬從弟東朗持來江上
余覽竟序之嗚呼天下負儁才爲世家子而幽憂勞瘁以天絕者

有如此後之讀其詩者其亦有所感也夫

右遺草序金德嘉撰

朱之讓

孝以立身禮以事親庸行也然極人所難爲者何哉修名之士相
相自得多生於所易忽古人立身孰有大於事親者乎至於出處
之際操履見焉而總以不忘乎親爲之衡量而得其宜若朱君之
以六字箴自儆味道而不仕克全乎孝守禮若終其身以視人之
難易爲何如也君諱之讓字子遜系出唐殿中丞師古由新安遷
海陽博洽典故爲人愿恪敦大節少遊成均名藉甚嘗兩赴省試
以不合有司輒罷去獨孝事其父扶輿公當光宗朝扶輿公得一
官當參軍粵西時逆璫煽虐黨禍株連方輿黃山獄排陷忠良諸
君子摘發爲罪狀公愾然曰滄海橫流不違甯處吾鄉民何以堪

竟挂冠於長安門上時議躋之君因踞而請曰大人不樂仕進讓將焉往遂棄去諸生父子俱以隱節著聞於世古宗祠之廢也法無所考按祀典庶人僅得祭禰於寢然自二世以上泝乎高祖其子孫蕃衍或富且貴而春秋不祀能無恫乎扶輿公毅然念興復費不貲君爲庀材鳩工集眾力以落焉公已疾不能起大慰曰不圖今日吾猶得見此祠及逝卽奉參軍公禮饗於列祖支庶咸萃長幼有次親疏有等凡棖棟之飾俎豆之數獻裸之文毋替毋越悉準徽國舊典肝蠻百世不祧君子以爲合乎禮宗人羣然而頌之曰非吾子遜君之孝不及此然則君其純孝矣哉北山之詩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大誥曰考作室厥子乃勿有構以君感去國

一言皜然清流終身色養勿貽老親憂穆乎几筵以輪以奩大慰先人之志而引之勿替斯豈栩栩自得者所能爲哉余與君諸子家標昆弟友良厚順治初君避地挈妻子來杭卜鄰而宅余時時獲見君春和其容揖讓而僂庭除肅肅乎若敕也嘗比之陳太邱何仲容云今家標以遷祔大充山之原走請余文以碣何敢不敏辭昔季武子銘功臧孫曰非禮也古人作彝器爲銘以示子孫所以昭懿德而懲無禮也余曰君有大節二焉孝而禮矣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它矣

右墓碣丁澎撰

孫守法

孫將軍名守法字繩武陝西臨潼人也家居王谷口韶訖讀書城內府君祠晨起赴館至東門遇一相士見而奇之曰鐵面劍眉他日必握兵權長而家酷貧廢書務農然多智謀膂力絕人性復任豪俠喜交遊嘗飲於市酣醉兀兀輒撫膺奮歎曰不埽妖氛死不休市人皆大笑以爲狂時流寇猖獗中原九重之上晨夜焦勞命將出師旋撲旋熾將軍遂仗劍入行伍爲制府洪承疇戎旗健卒每出輒敢當先宜君之戰以單騎擒賊首黠鐙子不霑泥斬獲甚眾授守備又與闖王高迎祥力戰迎祥敗棄馬入溝中公亦棄馬逐之迎祥故壯悍將軍與之手搏卒生擒以歸收其軍餘賊爲之

國朝通志卷之四十四
三
氣奪授參將轉升護藩練營副總兵威望日隆所向無前高傑者
號翻山鷁雄勇有才略爲賊羅汝才副將將軍知其可用單騎入
傑壘慰降之傑感將軍恩爲泣下以父事焉歲時必西向拜誓死
報朝廷終身不敢攜貳後封興平伯皆將軍力也當是時流寇徧
河洛羽書紛馳王命或梗隔不行秦藩微弱官吏凌夷至有過王
門不下馬者將軍嚴守禦法行不避權貴境內肅然孫制府白谷
去討李自成於河南會久雨糧絕師潰潼關失守賊蟻至外竭內
空勢不能支自成僭號西京將軍仰天慟哭棄家保秦世子以孤
軍退守興安之五郎壩自成招降將軍數殺來使豎義旗募兵約
總兵賀眞爲恢復計遠邇響應會我朝定鼎孟公喬芳督關中

悲其志節屢以書招將軍將軍以未得手刃李賊抱志不出慷慨
悲歌有妻子可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等語聞者哀之尋爲土人
所害始將軍鎮長安時歸葬其父偕里中父老浴溫泉解其衣徧
體創痍幾無完膚人爲將軍泣將軍意落落也爲人嚴重雄威而
和平坦易性至孝篤於友誼每好與儒者遊及臨陣遇敵則猛如
虎兇見者以其面黑稱曰孫竈君云用兵如神善撫士卒能得人
之死力廣西提督吉公孫略副總兵孫公麟皆將軍義兒胡廣提
督胡傻子瓊州總兵高進輝皆將軍門下裨將其他千百夫長以
功名起者蓋不可勝記也而將軍竟以抱志死悲夫

論曰吾爲童子時聽人言孫將軍戰功忠勇事甚悉及後讀諸家

記流寇始末乃若不知有將軍者甚矣史傳之闕也將軍事今關
中人人皆能道之蓋其出身似狄武襄敢戰如李英公而退保深
山孤軍誓死則又田橫之客五百海島者也而泯沒無聞忠臣之
血千年化碧可勝慨哉

右傳康乃心撰

伍就湯

伍就湯字任先閩之甯化人幼有至性四歲失恃依後母邱邱性
卞嚴少得其歡者湯雖幼獨能婉轉適其意長而益恭邱竟忘湯
非己出也父廷祚耄年臥疾湯自扶掖躬滌浣不冑委僕隸三歲
終無倦色雖嚴霜冽霰夜恆四五起愁悴至骨立家人願不憂廷
祚反憂湯也及父卒哀毀幾滅性久之病乃起兄禮旋亦疾篤湯
既友愛異恆及是具疏籲天願以身代其言曰兄生而繼父吾父
不死也吾死而從父吾猶不死也吾願足矣兄竟卒乃撫訓兄子
不啻所生比長而析產惟兄子意是適而自取其餘壯年不得志
於科舉頗治計倪家言顧性寬裕不能苛嗇恥爲誦誦好德之言

而見義必赴默決而已嘗有故人子告急速傾囊應之無何是人疾革數數以負湯爲言湯聞而嘆曰是子貧而無卑下之色今奈何以身外長物令雅士齋恨乎急持券造榻前焚之其人三歎而瞑里有貧而鬻子者初不知名及納券湯愕然曰是其祖非蒙師某耶實有潛德頓不振如是亟招來家以身算畀之而返其券且愬之曰暫持此爲生計而家世醇善終不慮淪落也凡湯之隱約推誠惟恐傷物類如此方聞中立隆武開例准貢湯遂就例曰吾志不求仕宦嘗美卜式對漢武之言心儀之而媿無其才今此亦效卜公萬分之一耳未幾鼎革湯每擁書危坐惘然竟日足不踰閭者累年每引龐公言誠子若孫曰鴻鵠巢於高林暮得所棲龜

鼈穴於深淵夕得所息趨舍亦人之巢穴也各得所棲息而已此固高致尚有進於此者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今以讀書爲巢穴而聲名富貴爲之餌豈不殆哉語無他及者遂卒跡湯之本末原性情歸仁恕而究於遠勢匿名跡斡然不可奪可謂仁而勇矣

右傳李世熊撰

盧象晉

宜興盧象晉字晉侯在天啟崇禎間與兄象昇弟象觀皆以氣節顯名於時象昇殉難死賈莊七十餘日不得斂象晉疏訟之得祭葬語具象昇傳中明年象晉伏闕請死邊事不用國變象觀起兵事敗死震澤同族赴難死者百有餘人時母李太夫人年蓋已七十餘矣居久之有何姓者與其族某訟辭連象晉趣象晉急薙髮毋相累不聽守驗視其頂髮偏寡謂已薙復生象晉厲聲曰未也守怪之趣薙髮象晉曰我先朝遺老也兄弟俱死國吾頭可與髮俱斷吾髮不可薙守怒榜掠之具獄當大辟巡撫疑之詰責郡守郡守懼緩象晉死而逮捕象晉族里象晉不爲動守乃遺書脅其

母李太夫人象晉不薙髮罪且及太夫人自詣獄持象晉而泣守
猝入縛象晉而髡之既而釋之既出獄則辭其母太夫人投佛寺
爲僧間歸一省太夫人太夫人卒象晉視含斂會葬畢卽棄去遊
名山大川所至一宿又去人無識之者長子勸徧求之僅一再見
之上郡鄱陽間一日象晉忽返宜與其弟之子以尙止象晉象晉
曰我將死矣我歸我告爾葬處乃自題其碣曰委骸磯且戒之曰
慎毋棺盛以缶遂終象晉子勸以復勸子本值本值子豪然雍正
元年豪然舉順天鄉試有高行與子交

右傳胡宗緒撰

李揚

吾讀詩至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是人也當時知之已不可得見吾既不得見又安得而知然吾以詩言想見其澹泊甯靜蕭然自遠而無所求於世吾於吾友李振越遇之也振越之爲人也隱居高尙虬蟬功名惟讀書垂釣以自適所居茅茨不蔽風雨衣裋褐不完晏如也閒居斂袖默坐時或長嘯悲歌貌若椎魯胷無不具口期期不能言遇知己則真性淋漓外蒙縱不羈而中介然自守所謂澹泊甯靜蕭然自遠而無所求於世者非耶尤善吟詩詩超曠清遠多會心山水魚鳥以得之或以舒其抑鬱孤憤之氣贈答之辭則寥寥焉棄成又多棄去故怡雲

一編僅數十首然其丰骨稜然雖高岑不是過以貧賤故其詩與
人世鮮知者予獨知而友之嗟乎世之庸庸逐逐者無論已亦有
外市物望盜竊虛聲誦誦然自負名流而人又從而推引之或以
時會成功名誇耀閭里其與吾振越中所畜積何如也誰言時命
吾欲聽之矣予之友振越也久故其知之也深然振越不求人知
也振越名揚別號怡雲子爲綏德州刺史雪屏公第五子死年三
十四悲夫

右傳吳訥撰

顧在觀

顧在觀字觀生年十三補華亭縣學生及長博覽羣史於古今治亂之原人才臧否之數能識其所以然陳繼儒見其史選曰神明識略不可及也因推鳳凰山來儀堂以居之教諭楊文驄命子師事焉馬士英總督鳳陽以文驄故辟置幕府時論者抨擊不休士英患之在觀曰公素懷坦白無所附麗今昵懷甯故眾情不免致疑阮大鍼聞大恚士英輔政在觀首以起用老成分別邪正爲言一時若嘉興徐石麒會稽劉宗周長洲徐汧華亭許譽卿夏允彝及陳子龍並登啟事而大鍼憾東林諸人思誣以謀立他藩一網盡之最後啖安遠侯柳某上疏大鍼先詣士英屬以嚴旨票擬士

英笑不應大鉞怒曰東林閒謀坐在汝家我固知無能爲也在觀
嘗語士英大鉞才智雄傑一朝得志爲所欲爲必不顧其後是事
關公門戶且係千萬世清議不宜強爲遷就士英子鑿亦以此意
極言之其時不致啟白馬清流之禍者在觀力也頃之左良玉兵
東下士英不知所出在觀曰亟卜蒲陽吳門二輔遣使徵之以安
江督之心卽屬兩公遺書諭以順逆西師猶可止也大鉞沮之卒
不見用在觀知事無可爲乃告歸山中有瘠田二頃力耕疾織以
給薪蒸之用後徵逋賦盡斥其產窮死

右傳王昶撰

周堪賡

公諱堪賡字仲聲五峰其號也先世自漢尙書周行逢討賊駐潭
州遂著籍至宋學士戶部尙書文龍派衍甯鄉而公爲甯鄉人曾
大父策明正德十年舉於鄉令廣西貴縣有循聲以子采貴贈兵
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大父檄未仕父耀冕萬
厯七年舉人授山東東平牧多善政州人祠祀之詳東平志擢同
知陝西延安府事會回民倡亂郡時聞出奇掩擊賊敗走餘孽仍
剽劫爲民害復請勦監司郡守主撫申報不以實不肯署名由是
不獲乎上遂引疾歸四子長堪賁戶部司務仲叔俱早殤公其季
也生而穎異性篤孝六歲詣塾讀書僮多大略年十九學乃大

成補郡庠弟子員天啟甲子乙丑聯捷成進士時年三十三初授
福建永春令以才調福清海賊流劫遠近屢挫官兵公密遣壯士
入其黨廉得各盜首悉捕獲置之法海氛以靖有坊店主要客於
路殺而奪其金佯爲申狀哭盡哀公曰若號而無淚又數暈我中
情怯耳夜半抵其坊召而詰之曰客何罪而汝殺之一訊輒伏起
獲原贓封識宛然閩縣稱神公持讞明決一時有升米完訟之謠
治行爲八閩冠行取授陝西道御史按山東劾藩下官恣縱及奸
民投獻莊田二十事直聲振朝野按畿輔言廠衛樹威牟利害民
狀同官皆悚惕公意氣自如上雖不能用亦不之罪也適畿輔戒
嚴公繕阨塞釐兵餉簡士馬劾將帥不職者壁壘一新有司捕獲

奸細百餘人法當梟公覆鞠七十餘人無顛狀得末減事竣請假
省親還侍郡丞公不離左右數月不入內寢公未顯時母胡夫人
先卒奉木主朝夕進膳如常儀假滿入朝猶依戀寢門悲不自勝
癸酉丁外艱服闋入掌河南道印庚辰管京察舉劾悉當人稱鐵
面稍遷太僕光祿寺卿辛巳遷順天府尹有民婦匿母家取他尸
以證本夫以誣服坐抵公駁訊獲其婦事以昭雪霸州大盜獄已
具親屬扶重貲賂權貴欲曲宥之公摘其奸論如法旋擢工部右
侍郎壬午九月闖賊決黃河灌汴梁保督侯恂堵塞弗效陵運攸
關上憂甚十二月特敕加副都御史賜銀幣發帑金命公往當是
時李自成已據荆北河南地眈眈虎視汜水滎澤間將渡河長驅

畿輔物料人夫百無一備初命下愛公者咸爲公危公誠信招徠不決旬兵夫雲集以萬計爲陰勒部署以備不虞揮汗赤日中與下均勞苦能得人死力且守且築賊以公在汴不敢徑渡乃從上游以濟窺潼關自癸未二月迄十一月爲時二百七十日卒砥狂瀾河還故道上大嘉賚拜南戶部尙書以積勞成疾繼聞潼關不守嘔血數升陳六大弊疏及扼宣雲關隘指陳時病語甚激烈不報連疏乞骸骨上允之過畱都謁孝陵痛哭甲申四月旋里京師已陷縞素晝夜哭瀕於死者數公僅一子鉉已登賢書獻賊亂湖南與世父堪賚先後被執不屈死堪賚亦無嗣遺孤孫二一七歲一六歲每北望涕泗交橫下值兩孫在旁輒揮之去聞者酸心乃

避入鴻山禪林或瞑坐竟日不語或中夜繞榻行至達旦不寐福
王立於南京聞相馬士英公拍案大痛曰其無望也乎史可法以
書招之因泛舟南下兵部尙書張國維爲公會試同年友素與國
維善先致密函請誅馬阮以正綱紀行次吳城得報知不可乃返
棹復變易姓名走嶺表走甌閩數年轉側山海江湖間而公已病
不能支矣歸來結庵邑西四十里之董家邨常焚香禮佛病則彌
月不起鄉鄰罕識其面經略洪承疇以重臣徇滇黔道出甯鄉洪
與公有舊令迎謁粹問周司農安在令愕眙蒼黃出詢胥吏乃具
書爵里以進日將晡洪命驛卒前導以數騎向邑西馳長吏以上
皆駭詫至董家邨已昏暮驛卒傳呼經略來遽辭之弗獲而洪已

造榻前草屋三楹篝鐙布被臥病奄奄洪撫其背曰吁甚矣憊公
扶杖徐起相持而泣坐定促膝語地方疾苦甚悉少頃呼童摘園
蔬畱共飯至夜分洪乃騎馬去公曰吾當與君永訣矣翌日家人
請致地誼不許曰吾不以此辱洪卒不通一刺時大湖南北疊罹
兵燹郡縣白骨青燐荆棘千里經略疏免荒糧百十餘萬民慶更
生人謂公有隱德云順治十年癸巳恭順王疏其賢公已成廢疾
次年四月晨起沐浴衲衣跣坐而逝年六十三公清操介如通顯
二十年妻孥菜羹麥飯如田家坦中不爲崖岸雖農夫樵牧皆可
語居恆恂恂未嘗以才智先人及臨大事決大疑則義形於色片
言立定身罹國難南北間關至萬死一生而志不少挫其晚年逃

禪蓋憂患之餘有託而然矣若有巡察及治河諸奏疏黃河紀五
峰文集嗚呼士君子當革命之際流離困頓以死其行事多不表
見則惟鄉黨後死者知之然知之卒不能深語焉而終不能詳也
崇禎末余在京邸讀公劾保督侯恂疏斥其仗左良玉以要君大
不敬罪當誅風裁凜然可不謂偉丈夫哉卒以運移事易而齎志
以沒悲夫

右家傳周星撰

國朝詩林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國朝詩賦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三目錄

隱逸三

孫自修

謝陞

向文煥

林媚

潘澂

張鏡心

陳貞憇

韓原濬

劉元化

談遷

錢昌其

李文中

崔粲

彭之燦

朱世縉

范兆芝

常元亮

湯南金

伊密之

林時躍

弟時對

陳士京

陸觀

劉赤

查省

邵潛

補錄

林時對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三

孫自修

江甯孫公無修名自修以甲子鄉薦授陽江令有慈惠聲遷貳大
同感時亂忽遣兩愛姬棄家薙髮爲鬪麟和尚弟子遊跡浙中自
號曰與然巖棲谷汲縛茅於人跡罕至地顏曰懸溪庵浙人多稱
之曰懸溪和尚云肩薪負重以自給其子閒關往省敕斷家事惟
以學道讀書相勉而已甲午示寂庵中公素精繪事出世後尙時
時點染數峯以自適予見其所作寒梅冊子寄胡君念約者楚楚

國朝畫識馮金伯撰

有致黃山漸江上人繪事為世所重然聞上人一水一石皆脫胎

於公云 賴古堂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撰

謝陞

公姓謝氏諱陞字紫宸號丹楓系出江西贛縣周申伯之封命築城邑晉東山之墅代踵風流明洪武間十世祖官小旗戍籍德州右衛水夾鬱孤原分章貢地連厭次乃卜其鄰當時借冠裳來者史歸之饗鬼非淫昏聰明正直而豈立廟高真觀曰江東謝家之神身不滿六尺黧面赭衣有文在手曰表比之實沈臺駘殆其亞與大父暹父宴家牒詳矣世德曷然公珠角擅竒山庭表德儀範清冷風格倜儻少恥章句之學疾里塾庸師猶寇仇人無識其故者洎壯以任俠聞語世事則哆口張眉遇節義則掀髯抵掌以魯朱家劇孟爲不屑道如古之李元禮張乖厓陳同甫輩公獨心慕

其爲人崇禎己卯山東大比公知天下將亂言時務如晁賈以爲如是則治否則必敗有司咋舌烏程方大猷知州事聞公名式廬請見公辟之大猷贈詩有卻笑當年宰武城澹臺尚有公庭蹠之句閒再請一見大奇之公痛陳民生利病時政得失旁及陰陽躔次禮樂兵刑封建疆里諸說大猷拜受教段干木之闔門塞竇不見諸侯王景略之捫蝨長談總關治亂以此連類公之謂乎甲申李自成陷京師置賊黨防禦使閻杰州牧吳徵文來德公流涕曰主亡天下亂讐可復也與州人李嗣晨謀誅之李云當告諸薦紳先生公曰薦紳先生難言之彼慮事熟凶萬全也狐疑敗矣公仗劍往眾踊其後遇盧御史世淮云于思曷維其來公弗顧徵文坐

聽事堂遙望于思走踰半垣拔角脫距遂磔裂之併執杰誅焉眾目眩良久欲散歸公曰賊踞京師散將安往女張女弓女鼓女鼓遂帥眾而北所在收兵與江表連和殺賊雪恥嗚呼筑聲水咽土之一去不還島上峰青客之五百空死方之於公徒增欵惜會

世祖章皇帝入關乃上所收印綬而大猷來爲巡撫都御史徵貢於鄉當國者欲官之不受歸公自此隱矣知州某徵文甥也誅徵文時匿僧舍免後成進士來知州事思得公而甘心焉誣以私藏兵器叱曰女喜殺官乎曰誅賊耳長者在前十叱何爲也徑拂袖出卒無以害公治產如范蠡之治越管子之治齊家隆隆起渭南千畝之竹卻懼滿盈池陽二頃之田每思止足教子孫則本之鄒魯

曰福之種者讀書儉樸人否必奢侈不事詩書者也公優游里閭垂十年與年七十以上者十人結爲稀社黃髮危齒竹杖褐衣醜酒長吟之下各述隆萬間一事以戒後人公之行誼庶幾石隱丈人之流乎嗟乎丈夫遭世多故幹濟綦難欲以明大義仗大節鮮不泯認顧慮者當明懷愍之季土崩瓦解雨怪風盲麥秀堪悲黍離興嘆孫恩移斗柄於北陲盆子假漢宗於南服一綫長河止衣帶水耳羊斟忽來殘民作牧思明煽燄大勢燎原維桑與梓言之傷已公揭袂奮起倒戟長號效博浪之碎擊倡魯人之鬻祭縱異程嬰之匿趙兒差侔荀營之逆周子迫夫降旗一片早出石頭夔峽三軍悉平蕭銑自是而 國家事定德士以安公誠天下之偉

人也公澡身浴德游藝依仁汝南令望扶風長者平日不以一毫
挫於人亦不以豪氣陵世人多喜親之入其戶布被藜牀桑杯石
鼎諸葛亮有彈琴之宅王仲宣有讀書之樓從容安危之機保此
令名舒卷風雲之際何須貴士吁噫公之歿數年矣前輩典型無
復覩矣悠悠再數年有心世道之士欲訪公之軼事州人亦罕有
言之者余之文與銘在讀之反覆盡傷弔北邙而太息也壽幾十
幾葬於小鍋市之祖阡鐘沈德水聲出風雲劍沒豐城氣存牛斗
銘曰

嗚呼九原不可作兮巫咸大招公搗來高冠岌岌長佩陸離盱目
皤腹而髮鬢朝太乙以爲侶兮夕雲中湘君乎追陪嗟逝水之莫

挽兮渺余小子一日而腸九迴泰山農人竇拳石笑終南之阜宰
兮河濱漁父掬勺水日洞庭之波頽繫香山之九老兮思公之德
又挺拔磊落之雄才公盍駕赤虬辭天闔以好修姱節三泝三覺
乎齷齪塵坩之士而罹此劫灰闕逢湑灘之蕘閔兮猘豸構杌狼
虓豺公掉臂大呼賈勇登陴兮橫戈躍馬而藉蹈公之往事小子
竹馬之年所習聞兮老夫其髦矣猶且悼周傷郢而迸哀徵柱下
之遺編兮中心若抽以低回行日車於虞淵兮奠罇斝之雲雷墳
高於雉兮長河之厓

右墓誌銘田雯撰

向文煥

向文煥字亦庵黔陽縣人績學淹貫賢俊皆爲傾倒性崖異不諧俗身經亂離時平無復有仕進意惟肆力於詩歌古文自明中葉後俗學浸淫以襲積剽竊爲能事又矯入於淒清幽冷有識者目爲文妖詩龐文煥生長楚西凡所述作多冲和恬適之響駸駸窺見古文堂奧詩稍闌入竟陵窠臼而五字清而能腴似亦厭棄其舊學而欲跳脫之者蓋此法中豪傑士也所著孤雲亭集四卷行於世

右傳王光電撰

余讀黔陽縣志 國初有向先生文煥貴州湄潭縣知縣張志不

詳科分姚註甲午科附明末蓋順治十一年邑尙未入版圖其在
明桂王時乎謹按 御批通鑑輯覽附三王於後等於宋之昞曷
凡 國史傳之書僞者槩令更正其諸臣仍書所授原官仰見
聖心予奪一出大公正無庸其忌諱因詳記之以徵信史更以見
我 朝度量卓越千古非委巷固陋偏私之見所能窺其萬一也

右記易變堯撰

林岫

嗟乎故明崇禎壬午癸未間闖賊爲逆秦晉騷然朝議沸如蜩螗
國勢危於累卵人人有土崩瓦解之慮顧在廷諸臣文恬武嬉率
皆蒙頭保妻子釀成陽九百六之禍而其時之舉進士者往往有
英挺傑立磊落激揚之士如禮部員外郎林公是已公諱岫字小
眉別號葵齋系出唐端州刺史葦後世居莆田爲著姓父封員外
郎諱某以貢授鎮江衛經歷母楊宜人初公之生也宜人夢太華
雙炬燭天遂誕公與公之兄明經某公生而眉目疏秀體羸玉立
少負奇姿屢著異徵年十二隨父宦京口金沙張明弼一見傾倒
有聖童之譽弱冠以詩文受知於黃晉江漳浦兩相國聯登壬午

癸未鄉會榜九卿如倪文正公凌忠清公皆引爲忘年交甲申之
變公微服南返上書閣部史公可法言賊中事甚悉南中大僚多
物色之出知吳江縣事吳江財賦甲天下繁劇難理公年少精敏
宿猾姦胥憚之若神時國用匱乏羅郡邑童子試令輸貲徑達學
使者公謂非朝廷求賢意捐俸代納乃試其甲乙所拔皆單寒士
人多稱之未幾王師渡江金陵失守京口以南無不望風內附
公遂懷縣印歸閩唐王卽位福州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監造皮甲
報竣調禮部精膳司主事晉員外郎時大帥鄭芝龍桀驁擅權朝
貴皆出其門公抗直不肯趨附遂奉敕往祀霍童太姥而王師
已踰仙霞矣公潔身高蹈浮沈自晦益肆力於詩古文自撫軍以

下車騎造請咸謝不見去亦無所報謁卒以此得罪與前吏部余公颺偕送三山獄獄具當事者重公之節而惜其才方力白之公竟慷慨拊膺草絕命辭三章嘔血數升而卒時順治乙未年六月某日也卒年三十有八同郡余吏部颺爲公立傳稱小眉爲人骯髒多大節幼慕劉文成其所著書亦曰犁肩嘗欲得一當以自表見而遭逢不偶僅以詩文崛起當代樂府歌行本漢魏五七言近體本唐人於近世王李七子則中駟目之又稱明興二百餘年長沙倡於前北地信陽繼於後邇來雲門海虞復大振其業而吾莆之掉鞅蹈厲含英咀華以金鐘玉衡之才發朱絃清廟之響惟小眉一人其所稱道之者如此噫吾知非公意也當崇禎弘光時以

門戶水火之燬中以盜賊四海橫流不可救藥其時策名新進諸臣如公者實欲抗節致命效虞彬父文履善之所爲豈徒區區於標擅風雅爲藝林文苑之選也哉今讀公所選螭螭集猶覺鬚眉宛在嚔咳如生弔碧血於髮時激丹心於終古從凋傷殄瘁之餘幽憂愁思而發爲悲奮激越之音斯則公之所爲詩若文亦卽公之所以爲公也乎猶記公之尹吳江也余甫九齡先贈君與先兄輩俱以諸生爲公所賞識及乎陵谷變遷以後先君每向余追述公治行經術爲吳中第一今忽忽五十餘年余以舊史官放歸值公之令子人中謂余與公有兩世通家之誼遂以其狀來泣而請銘於余余因思天荒地老劫盡灰飛追溯數十年前之事不覺爲

之俛仰太息論其世悲其志而痛公所遭之不辰也公配張氏封
宜人男一人卽人中郡學生孫男一人元之俱能世其家學有文
名人中以康熙某年月日葬公於紫帽山之麓銘曰

目公文人公不自居天方喪亂其國以墟公雖挺生勢亦莫支芒
屨方袍黃冠斯託憂憤羈囚艱貞卓犖故國曩臣魂飛夢罷讀公
遺文涕泗漣而鬱鬱松楸千載於斯駕霓驂螭公其庶幾

右墓誌銘徐欽撰

潘澂

潘澂字弱水畫師黃大癡沈石田酒酣放筆高巖古榦盤鬱淋漓
見者摘舌崇禎末與歸文休昌世許滄溟夢龍沈開之宏先張士
美楨桂孟華琳沈子柳檉張炳南宿徐孟頌開晉顧伯厚宏許瑞
玉瓊龔慧生定姚元暉曦十三人結畫社各肖其像題曰玉山高
隱然負氣誼不以畫求利順治十一年赴給諫季開生招開生言
事徙遼左澂襆被隨之歲餘始旋畫益奇放自言我從冰山雪窖
中來筆底殆有神助明年以經紀邑令郭貞惠文雄葬事感疾卒
世所傳者澂之外歸昌世竹張楨桂琳山水徐開晉人物沈宏先
沈檉姚曦僅有見者餘則莫舉其名澂業授蔣聚及子東畫並入

古崑新合志

潘若水性狂善畫時吳中張宏陳遵之流以山水擅名徵後起遂
駕其上 唐德宜崑山志彙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撰

張鏡心

皇清順治十有三年四月初三日，前明兵部尚書磁州張公卒於家。是年八月，葬於槐樹邨之阡。少保劉公誌其墓矣。至康熙十八年，其子貢士冲等改葬於南城邨先塋之次，遵治命也。公之孫翰林編修榕端持其父故庶常君潛所作狀及冲敘改葬事始末來請銘。余與庶常君同舉進士，嘗以年家子謁公里第，接其狀貌偉然，鉅公長者也。庶常君刻公遺集四十卷，成遣使渡河，授余校正。且屬爲序。余末學，夤陋逡巡，不敢操筆者十年矣。反復熟讀，自謂知公生平大略，乃不敢辭。公諱鏡心，字孝仲，號湛虛，晚號晦。臣先世襄垣人。後遷磁。考諱仁聲，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妣許氏，封

淑人公天啟二年進士知蕭縣調定遠再調泰興以治行高等擢禮科給事中掌大計進太常寺少卿遷大理調南光祿寺卿擢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召入爲兵部左侍郎以薊遼總督張福臻未至命公代之加兵部尙書俄福臻至公議別用旋丁母憂弘光立詹事漳浦黃公薦公老臣宜大用時馬士英阮大鍼用事黃公不能安其位公因避去 國朝定鼎大臣推薦章數上以丁父憂固謝守制遂終不起公負經世大略其令泰興也歲饑代民完漕糧四千石全活數千家爲給事當莊烈愍皇帝時內外交訌軍國積弊臣下錮習不可究詰而天子求治過急政尙操切僉人窺伺意旨附會以作威福而正人旅進旅退

不能盡其謀國之忠公首陳七要繼陳十二事大約請上靜正自
治推誠馭下尤當愛惜人才勿以一眚輒棄更欲臣下破除偏黨
公忠廉直佐成蕩平之治慎刑罰抑躁競嚴保舉以課成效行蠲
恤以收人心練兵聚餉委任樞輔侃侃萬言皆切中時宜當國者
撫卷歎息至擬之魏徵十漸也箴旬失事上震怒不測公語政府
曰主上嚴則宜佐之以寬臣下玩則宜防之以禮邊境不戒過在
將領文法交詆大獄繁興至使八座一空衣冠囚首猶得謂國有
人乎政府雖不能用時論違之會大風雨雹上書言春秋僖公二
十九年雨雹傳言爲公子遂昭公四年雨雹傳言爲季氏今日必
有大臣擅權以干天怒者嚴旨詰責而公遂劾總制劉策巡撫王

從義大帥侯世祿逗遛縱兵狀更論吏部尙書王永光推薦高捷
史堃爲背公負緣指斥尤切未嘗以利害禍福自絀也掌大計時
閣臣溫體仁有所屬意公陽爲不喻曰吾不能代執政報私怨以
此忤閣臣意賴公素持正爲上所信不能閒也禮部議舉謚典訪
冊至七百人公上言謚法甯嚴勿濫因列陶安方孝孺鐵鉉李已
等數人上嘉納又請出御史吳阿衡於獄舉范景文知兵未幾范
公以閣臣殉國而吳公亦以薊遼死事世益稱公爲知人其總督
兩廣也濱海數郡爲島夷窺伺蠻戶豪姓與之交通公卽嚴姦宄
之禁設柘林黑石虎門之防發材官受賕之罪誅連州妖賊及思
明部民之戕土官者規畫略定無何楚寇圍韶兩粵騷然公遣將

卻之寇據郴桂之閒高獠紫獠二源其窟穴也自嘉靖以來梗化且百年公以爲非大創不可奏請合沅贛兩撫會剿上以賊實在楚客兵功當倍論公聞命誓師購犒遠偵探嚴壁壘蒐討軍實久之沅贛兵始集公命粵兵披堅深入斬馘千計下令乘勝直搗二源諸將難之公曰諸君不見漁獵者乎池魚奔獸一舉可盡也楚寇卽粵寇何疆域之足云分兵一自連州入一自藍山入扼其咽喉主簿峒最稱險峻叱令捲甲疾趨一戰而得之憑高俯擊高獠遂破復依山縱火分翼夾攻紫獠亦定是役也破峒源三十有六俘斬三千釋其脅從流亡來歸雖號爲三省犄角而先登奪隘粵功實最時武陵筦樞曲庇楚撫公僅賜級齎金幣而已科道交

章言功高賞薄使客兵倍論之旨不信公曰吾知平賊耳他何敢問安南黎莫構兵公上言帝王詳內略外當慎守關隘兩存而弱之廣西巡撫林贄請存莫圖黎已有旨報可公謂制外之道宜彰大信黎入貢而絕之非所以懷遠人也因輯馭交紀二十二卷以進天子以爲然敕公便宜從事卒如公言而定至於平盤古十八峒之寇與崖州英乳建署設防立學置師使黎人子弟皆通孝經從來所未有也公爲政博大而精詳在粵五年恩威並用智勇兼施凡所以爲地方經久計者無不盡其力後之人守其成畫不敢變也而張弛緩急之宜卒莫及焉公生平篤於友誼漳浦黃公建言予杖下詔獄知交不敢通問公獨以三百金遺其子供獄中晨

夕黃公寄詩謝有云患難勞相恤妻孥感至誠誰期今世界更作
古人情甲申以後殉國諸臣多生平故交感舊懷忠作前後九哀
詩弔之辭旨激烈論者謂與謝朝楚歌相上下也晚年閉戶注易
究極性命之旨與孫鍾元先生往復商推逍遙泉石自稱雲隱居
士元老名臣遭遇鼎革完節令終皜然不滓可謂難也已公生萬
厯十八年正月十九日距卒享年六十有七元配秦氏累贈淑人
機杼佐讀恭儉有禮公未第時卒年三十有一繼配李氏累封淑
人隨任兩廣不市一珠公之清德相成爲多先公一年卒年五十
有五子六沅官生湖歲貢生秦淑人出潛壬辰進士內翰林弘文
院庶吉士 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衍廩生冲副榜貢生李淑人

出澗貢監生側室汪氏出女一適貢監生李韜李淑人出孫男十
三槐韓虞生沅子楓益榆漢溯子榕端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柳
璟橋恆俱庠生潛子枏遵衍子樽崑越康冲子岫雲澗子餘尙幼
曾孫丙謙庠生四世孫一賜講銘曰

行山鬱峙漳水迴瀾篤生偉人國之屏翰侃侃遺直梧掖垂紳風
標嶽立威鳳祥麟臨軒授鉞百粵蠻方甲兵胷貯嶺霧開張薄伐
楚寇鉦鼓鼙鼙綏帶輕裘克奏膚功日南波靜蠻戶春耕何不中
原滅彼欃槍蹇蹇勞臣鬢髮如雪入佐中樞朱弓玉節晚年雲臥
夢寐羲皇象賢接武奎璧烺烺巋哉高原松楸蒼蒼銘石不泐奕

葉其昌

右墓誌銘湯斌撰

湖月等法頁改刀編

卷之三十三

五

國朝正統庚子年三月

廿

陳貞慧

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仇君子必指之爲朋黨大書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同心疾之也然蔡京立元祐姦黨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爲之列傳韓侂胄立慶歷黨人碑而劉后溪遂以慶歷黨人之名名游監簿之墓黨人之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第原小人之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孰知適以榮之耶天啓閒逆奄竊國是時有百官圖邪黨錄天鑒錄同志錄點將錄依之以盡殺朝廷之士所謂東林黨人也其閒侍從之臣楊左以外宜興少保陳公爲之魁崇禎末阮大鍼作蝗蝻錄以復社名士填之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閒定生先生爲之

魁按元祐黨人惟司馬光司馬康范純仁范正平呂公著呂希仁
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父子實似之迄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
多劫塵冷落天子開明史局根括天下藏書於是東林黨籍稍稍
復出而先生父子皎然與日月爭光可不謂之榮耶先生諱貞慧
字定生陳氏爲止齋之後由永嘉徙宜興遂爲望族曾祖諱憲章
祖諱一經皆贈左都御史父諱于廷仕至左都御史贈少保母張
氏贈夫人生母王孺人少保四子長貞貽有文名而天次貞裕天
啓甲子舉人次貞達戶部主事左遷順天知事國變死節季卽先
生也先生幼而奇傑少保喪其才子居恆鬱鬱不樂願先生在側
日賴有此耳弱冠補弟子員廩於學宮侍少保宦遊南北凡朝政

之缺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居家孝
謹庭闈之內無疾言遽色念長兄之才恐其遂至淪沒因梓行其
書少保沒同邑故相以生前睚眦修怨其孤有取子毀室之虞先
生指定良苦故相知其不可以力屈也好言慰藉之先生落落如
故時周仲馭沈眉生讀書句曲先生與吳次尾讀書亳州皆好佐
王之學獨持清議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鑊錙出匣當是時烏程
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淄川韓城承有衣鉢東林雖時出彈
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覆妖鳥之巢以得志於時漳海在獄利
害尤急三吳君子閒出奇計謂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爲兩家騎郵
庶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諧故相而故相所最暱者爲阮大鍼大鍼

亦從吳中咕囁耳語曰苟使大鉞得改事諸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溺灰陽燄置酒高會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強半吳中諸公恐仲馭未之許也邀之半道會於虎邱天如來之以謀告仲馭持論

不下

此仲馭親爲余言
今人恐無知者

會眉生保舉入京劾楊武陵并及大鉞妄

畫條陳鼓煽豐芑大鉞始沮喪先生與次尾因草畱都防亂揭顧子方曰大鉞者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爲揭首其次則天啓忠臣之家故余與左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鉞杜門咋舌欲死故相出山大鉞猶不忘援手故相曰南中議論與吳中駁異未便可動大鉞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身也其可乎故相諾之而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先生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略揭中人也崑

山張爾公歸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如皋冒辟疆及
余數人無日不連輿接席酒酣耳熱多阻嚼大鉞以爲笑樂士英
定策大鉞暴起國狗之瘼無不噬也遂廣揭中姓名以造蝗蝻錄
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眉生次尾崑銅皆亡命余與子方從徐
署丞疏逮問而先生亦爲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濱十死矣若
是乎弘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國亡之後殘山賸水
無不戚戚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先生卽甚貧乎而
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驚離弔往恍
然如月泉吟社也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遊錄秋園
雜佩入大家文選若干卷生於萬厯甲辰十二月九日卒於順治

丙申五月十九日年五十三配湯孺人左都御史湯公兆京女子
男五人長維崧翰林院檢討次維崑庠生次維岳太學生次宗石
黎城縣丞次維岡女二人吳璟吳全昌其壻也孫男四人履端履
慶伊瀟孫女十一人維崧以先生卒後六年十一月葬於毫村新
阡又後十有八年從京師函幣寄余求銘幽石維崧以博學鴻儒
徵入史局天下方藉以發潛德之幽光而況於其先公乎乃不憚
數千里之遠下訊草野其亦司馬子長徵於夏無且之意歟銘曰
嗚呼是爲弘光黨人之墓佞臣過之尙避其風雨

右墓誌銘黃宗羲撰

當前明熹宗之世宜興陳少保公爲吏部侍郎以會推忤魏忠賢

削籍愍帝卽位起左都御史以言事忤同縣要人又削籍蓋公嘗
從無錫顧端文公講學東林書院爲世指目至是再以直聲動天
下東林益共推服而公有子貞慧字定生卽處士君也少用文學著
聞喜結納東南名士最善金壇周禮部鏞貴池吳秀才應箕每當
羣集時杯酒淋漓輒相與掀髯抵掌往復下上其議論其於國家
之治亂中朝士大夫之賢不肖無不根極始末刺刺數千言可聽
諸名士尤慕君氣節故皆師事少係公而與君相親愛前所謂要
人者適家居欲釋故憾交歡君父子爲好語諷君曰公子盍從吾
游乎吾能貴顯公子君固拒不往益有隙而會魏忠賢義兒阮大
鍼久被錮陰輦金巨萬於京師謀復用公卿間口語籍籍諸名士

聞之曰懷甯起東林無噍類矣懷甯者大鉞所居縣名也乃謀數
大鉞舉惡爲文檄之共推應箕屬草而君與禮部皆列姓名其間
檄未布而事洩大鉞愧且悲曰吾不識陳某何人乃魚肉吾至此
於是恨君次骨君禍自此始矣已要人者應召出大鉞竄入其幕
中人或爲君危之無何而要人敗君始得免弘光帝卽位大鉞驟
蒙湔洗用事將盡殺東林黨人是時少保公已前歿而君與周禮
部及應箕皆在南京禮部先被逮君爲營救萬端人又諫止君君
嫉笑曰死耳何畏大鉞訶知之遂積前恨夜半遣校尉捕君與應
箕應箕亡君出詣獄鍛鍊久之獄不成始釋君而竟傳致禮部於
死君歸懲前禍乃謝絕故時諸名士屏居村舍中者十有二年卒

享年五十有三嗚呼君書生又貴公子也苟不得志則當鍵戶濡首習爲科舉學耳其或少暇則褻衣博帶出而嬰遨里閭閒夫亦足以豪矣今顧獨舍去與聞國家之事侃侃鑿鑿瀕死而不悔何與昔東漢兩宋之季太學諸生率皆危言覈論用以臧否人物甚則伏闕上章詆譏當國者卒之皆賈大禍而漢宋亦緣以亡焉若前明門戶之患頗與相類此固國家之不幸然亦爲士者好名尙氣之過也顧予見東南鉅公先生方壯盛之時亦嘗負有重望號爲東林黨魁及其齒髮衰暮貪位苟祿從而盡蕩棄其言論風采俛身乞憐權執之門者蓋有矣此孔子所謂患失之鄙夫也求如君之慷慨發憤終始一節果可多得乎哉使斯人也而得據大位

秉大權則其建白必有赫赫可觀者又豈但如是已乎汝少保公諱于廷舉萬厯中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妣張夫人生妣王安人娶湯氏御史北京女男維崧維嶽宗石龍女適吳璟吳全昌孫男女若干人維崧維嶽皆能文章而維崧尤知名君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其地在某鄉某原先是君母兄貞達以父任官戶部主事降順天府知事流賊入北京死之余得牽連書焉乃表於君之墓道曰是爲東林名臣之子甲申殉難名臣之弟後有過君之封樹者攷視此石則知其於君忠於友義而廁諸父若兄之間也殆可以不媿矣

右墓表汪琬撰

今天下盛傳宜興處士陳定生先生構怨阮大鍼一事爭高其氣節其死也蓋葬於此云某少時見知於先生又與先生子維崧善習知先生先生諱貞慧前少保都御史公諱于廷之第四子也性至孝負才喜賓客矜尙氣節人每稱陳公子或以比漢太邱長實則又稱陳君一時名公卿爭爲折節美髯髯短軀榦與人交纏膝温厚而識議獨矯然不阿當少保公爲吏部侍郎署尙書時懷甯阮大鍼與左公光斗同部有隙父事魏忠賢求補吏科都給事公不聽而以授魏公大中大鍼恚甚閱月公以會推吏部尙書首及喬允升益忤忠賢意大鍼又極口嗾之遂與左公光斗及楊公漣同日削官先生侍公歸各跨一蹇驢出都門慰少保公備至而私

心則日夜憤懣思報大鉞時明熹宗天啟四年也明年大鉞遂陷左魏至死其後徧及東林諸君子或死或戍先生聞之則愈怒輒掀髯歎曰吾太學生獨不可席藁銀臺門上書言事耶旣又恐累少保公則隱忍不果會忠賢誅大鉞反覆更論忠賢罪辨三朝要典勒入臣名初降光祿卿卒以逆案見削居南京而少保公起官歷兩京都御史後以言事忤權相權相者附東林而陰善大鉞者也以故再削公官先生亦再侍公歸益讀書傾家財結客構層樓於所居毫村召致四方文學之士集其中相與論述經史商訖騷雅而張公溥楊公廷樞吳公偉業方公以智陳公子龍尤爲莫逆交及喪少保公哀慕常孺子泣謝客者三年服闋卽邀貴池吳應

箕無錫顧杲讀書其家三人者卽心相知而酒酣抵掌世務慷慨不平遂相與草畱都防亂公檄防亂公檄者卽檄阮大鍼也始大鍼旣以逆案見削居南京久爲清流所擯鬱鬱失志以酣歌聲伎自娛所作牟尼珠春鐙謎燕子箋諸傳奇頗見才慧因以傾動四方且厚結時相輦金數萬至田皇親所謀以邊才起官故發憤爲是檄檄中雖徧列清流名氏而主之者實此三君三君之名至震闕下大鍼卒以是不復官明年鄉試諸名士畢集秦淮公譙呼大鍼所教歌兒奏燕子箋先生追念往事因與太學生歸德侯方域戟手罵大鍼不止已復掀髯大笑笑大鍼何癡已又謂大鍼非癡者極贊其傳奇纖麗爲之擊節已而又大罵其歌兒歸訴之大鍼

遂決意殺先生迨弘光時大鉞驟起用事至兵部尙書而先生知不免矣然猶乘閒伺大鉞出都蒲伏上書請少保公卹典得復前官贈蔭祭葬如禮再欲以兄貞達死節事上請而大鉞已還京先生卽坐邸中待捕曰父冤已雪吾死固甘吾豈學張儉累人使向時賓客俱爲一網盡耶語未畢突有屬靴校尉數人至邸中縛之去詣鎮撫獄事且不測而劉僑者故烈皇帝時舊錦衣也以片紙付馮鎮撫謂此東林後人勿撈掠而先一夕侯方域聞之逃去入興平伯高傑軍中密請救於相國王公鐸兵部侍郎練公國事兩公亦素厚先生遂星馳詣貴陽相展轉求解於大鉞以故獄稍稍解而先生初不知之未幾江南亡大鉞走死先生歸廬居少保公

墓左凡十二年不入城一日客至畱飲至醉命維崧兄弟誦屈大夫卜居侑觴滿座皆楚歌先生聞而悲之越數日遂病以卒某年月日維崧等奉先生葬此而合葬爲正配湯孺人孺人固以賢德佐先生生維崧兄弟者

右墓表董文友撰

韓原潛

隱君姓韓氏諱原潛字發之別號發西父應庚明萬曆丁丑進士
歷官監察御史按部河西山左有惠政丰采著於朝廷中歲家居
屢薦不起學者稱西軒先生今郡城南有峰突起灤水匯於其下
朱樓石磴掩映如畫蓋先生垂釣處也里人思慕先生高誼名其
地曰釣臺西軒公年逾商瞿未舉丈夫子元配郝孺人憂之聘於
劉爲亞室是生隱君幼而早慧西軒公最愛之年十七西軒公捐
館舍郝孺人年已耄矣劉母佐持家秉御僮奴嚴而有則擇良師
以傳隱君方是時海內無事搢紳之子席溫飽之餘蔭慮亡不呼
鷹蹴鞠追逐於狹邪之場甚且有倣其諸父伯舅者劉母躬自督

責一動止不少假以故隱君折節讀書循循如寒士甫弱冠爲邑庠生後選入太學庚午之變孺人度城不能守以五千金詣監軍犒師已而徧召族黨縱其所取僅以千金貽隱君俾出亡於外隱君泣不行孺人叱之曰若不念韓氏絕祀耶且母子俱死何益若行矣吾以死守門戶事平而母子無恙也隱君性至孝傷西軒公早世每饋必奠而後食與人交坦坦無町畦見人之有機事及談說人過失者面爲之赤曰天壤閒吾不信有此事甲申神京陸沈謂其子鼎業曰吾聞林慮可以避兵古之隱者多居之於是攜孥以行所親者力勸之不爲阻或有問其故者笑而不應久之遷鄆陵繼乃買田密縣結廬大隗山之麓而居焉丙申冬卒於密縣享

年六十子鼎業奉骸骨還葬於西軒公墓側事訖歸耕於密從遺命也隱君之葬容城徵君嘗誌其墓家世子孫具載志中徵君名奇逢隱於蘇門世人罕識其面其銘隱君曰不雕不琢終身慕親謀不在食憂不在貧鄉人以爲定論云

右傳宋琬撰

劉元化

先生諱元化字季雅一字斗杓世居諸城琅邪臺下其地僻處海濱人皆以魚鹽爲業無知讀書者先生之父左濱公始以弦誦訓誨子孫而先生少負逸才踔厲風發出語驚其長老弱冠館於外家學日益就遂補校官弟子員萬厯己酉舉於鄉數試禮部不第先生以母老思得一官以養甫謁選人而太夫人棄世服除授高陵知縣其治務持大體好教化邑祀孔子廟其壇廡例取諸女閭先生曰是辱泮宮也革之著爲令邑多大猾先生至廉得奸狀悉按以法旌善申明之制有司久視爲故事先生別起善惡兩坊分別吏民淑慝揭名楣聞月朔更集其人於庭親自飭厲一時凜然

里嫗有訟其子不孝者先生坐嫗於門外令隸卒荷刑杖隨之其榜掠之輕重多寡一如嫗旨子尋向母乞哀母見其狼籍亦感悔皆涕泣拜堂下先生復諭以順逆利害其子卒勉於孝制府以先生有治劇才奏遷雒川其治如高陵值歲大祲饑民多棄嬰兒於道先生令人收養日給稟既其無歸者後皆攜之返里資斧不足隨在付託故人如託其子初先生以不能媚上官間爲延安守所齟齬因賦逐鹿行以見志及捕一巨盜守復私之遂決意求去其對鄜州觀察王公云勿論太守某所不顧卽風憲如公亦無以易某之志也王領之而已乃竟中以考功法報罷日賦詩官舍有彈章如藥可輕身之句可想見其胷次矣先生旣歸絕口不言居官

時事性故善酒家貧不能常得園竹正茂時斫以換酒得之則召
故人子弟痛飲譚詩娓娓不倦否則徘徊竹下側弁而哦妻子飢
寒弗顧也尤長草書欲求書者多載酒以往醉後淋漓揮灑人人
得滿意去優游田里二十二年自卜葬地預刻死期而卒時順治
丁酉七月八日也距生萬厯甲申得年七十有四曾祖諱榮祖諱
某父諱某妣陳氏配王氏男子四人勵明翼明翹明軫明勵明諸
生先卒翼明貢生卽世所稱詩人劉子羽也女子二人餘詳狀中
猶憶辛亥之夏子羽持膠西王先生所撰行狀請爲厥考文隧道
之石予以辱交於子羽者久不敢以少賤辭然而執筆遲遲不下
者已餘十年今子羽歸老海上不出戶庭亦且三年矣予深懼夫

流風日遠遂至失先生之真故表之曰嗚呼以予觀於先生殆古
所稱循吏者哉班孟堅之傳黃霸也謂其置父老師帥勸善防姦
范蔚宗之傳仇覽也謂其感化陳元卒成孝子今以先生之治行
儼之豈遽不如乃其爵賞曾不能與張湯杜周輩相頡頏無他資
格限之也蓋明季止重甲科一塗或不由此雖有魁壘拔出之材
亦不過一命再命而止卽入官之初人已有以窺其後日之所就
固不繫其賢愚矣此先生所以馭於繩墨不竟設施歸來之後屏
棄世務放懷詩酒至於遺戒諄諄欲爲裸葬人皆不答而僅以詩
酒人目之果有當於先生否乎故予表先生之墓而直謂之爲循
吏使後之式墓者有所考信云

右墓表張貞撰

右墓表張貞撰

四三

三十三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談遷

漢代取士曰賢良方正曰博學鴻詞近世孰兼之其談先生孺木乎先生與余生同邑諸生同庠不求聞達以布衣老也同志不幸死矣死一年孝子樓祺祉葬先生宅之東隅介季子楚柔以狀來乞文納隧余何忍辭按狀談之先汴人宋建炎初迪功郎肇南渡居臨安四傳徙海甯棗林村再徙麻涇之西河世耕讀先生父於庭受餼郡庠母沈氏生吾志繼母俞氏生先生幼穎異舞象補弟子員性獨喜古文辭爲時文應制猶古文也用此久不遇稍長益肆力經史百家言尤詳國朝典故嘗曰楊文貞賢人也而於革除多失實徇愛憎以上下其手實錄如此安有定哉於是論次同異

成一家言壬午受知藐山張公爲布衣交又因張公交硯齋高公
甲申國變金陵擁立高入相張家宰先生著折角巾褐衣芒鞋邀
遊二公間凡新政得失皆咨先生丙夜猶前膝刺刺語相國薦先
生辦事中書辭薦入史館又辭或問其故曰余豈以國家之不幸
博一官耶已勳寺交扇時事日非先生從史二公乞骸骨明年張
公客死宣城高公致命會稽先生歸麻涇獨居深念忽忽如有失
丙戌明經次及棄去會里中盜起失著橐盡先生悲歎曰余髮種
種醜然視息人間爲書未傳其人也今日柰何哉尋與魏塘錢塞
庵相國輯近世實錄又徧諏諸故家志復所著癸巳受梅麓朱公
聘去燕都甲午八月朔徒步謁思陵守璫許某導趨寢陵泣拜丙

申旋里又附靜園沈公之官平陽將哭藐山張公於墓門以疾卒
平陽當是時先生著彙成之再矣死從藐山諸公地下遊何憾然
余謂先生才不止此也生不逢盛時入承明廬給筆札擅一代之
制作徒窮年借書繭足疲羸腐毫穿研成草莽私志雖交遊多賢
公卿計行言聽不免乞升斗依人可云附青雲邀聲施也哉至於
白首謁思陵與傷黍離哭冬青何異其後四千里走平陽雪淚於
墓門宿草又王炎午弔舊成布衣祭忠也嗚呼河山風景人孰無
情若先生者窮老怫鬱爲感恩之烈士失路之恨人尤可悲也已
先生性孝友事兄吾志終身無忤色處己廉不妄取一介人德於
己終不忘壬午小乏余遺之十金比余避亂山中家人構訟先生

戴星出謁友乞排難曰必報朱君余後寓梅溪先生每過相勞苦
余具麥飯必飽食而別晚年交余厚稱知己然呼余但曰契丈古
道猶存慨世衰誼薄詔以相尙先生沒無復丈餘者矣先生初名
以訓改名遷卒丁酉十二月十一日距生萬厯甲午十月十二日
年六十有四配俞氏生三子樸祺祉集先生所著棗林集十二卷
史論二卷北遊錄八卷西遊錄二卷棗林雜俎六卷棗林外索六
卷海昌誌八卷及雜著百卷藏於家銘曰
何生之才何遇之乖何志之哀魂千里兮盍歸來抑亦從高公張
公慟哭乎夜臺

右墓誌銘朱一是撰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海甯縣人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遷荒宸宍烈燄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闕文成書名曰國權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敘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橐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尙在甯遂已乎從嘉善錢

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爲奇士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爲盜名之祕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辨權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閒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

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
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
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爲口口者其人皆
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
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銜文彩未嘗以
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祺
求余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右墓表黃宗義撰

按談先生卒年誌表兩
歧未知孰是因兩存

--	--	--	--	--	--	--	--	--	--

187-556

錢昌其

繼升錢氏昌其名也居吳江之保障里今屬震澤崇禎八年以選貢授郡通判不就歸是時天下多盜而含山盜最桀惡繼升家饒於財一日有二人踵門云奉主命貸銀數千兩必得以返詢之乃含山所遣也繼升勞以酒食爲好言慰之曰銀不能卒備幸緩數日當齋至山中其人約期而去繼升念曰盜不可藉之銀且豺狼無饜時不如以家之所有募士守禦庶幾全吾鄉里因具狀請於官得便宜從事乃立格募兵歲方饑聞行先後至家有大木仆地繼升言於眾曰能舉此木者畱未幾有崇明武學生黃扶搖等四人至皆黃姓號曰四黃遂令訓練曹伍里人吳彥康等亦別集壯

丁自衛皆聽繼升指麾含山盜惡繼升負約率其黨至鉦鼓誼聞若甚可畏者里中武士皆持兵彀弓指之盜惶駭詭云吾曹欲往木瀆取糧不過假道貴邑何紛紛爲繼升使謂之曰爾旣無意侵掠何不藏爾兵器盜不得已舉兵器斂之繼升縱兵奮擊盜殲焉久之盜有沈判者乘大舟擁黃蓋駐野泓蕩聲言欲爲含山報讐繼升兵少力不敵時職方主事吳公易以兩都失守倡義起兵有眾數千人因抵職方借其兵職方初難之卒與舟師二百而黃扶搖等率之以歸繼升偵判船設礮患之遣人僞爲乞人至其船伺食潛以鹽鹵滴礮中及判發礮皆不起繼升用礮壞其船遂獲判先是扶搖獻計謂盜來必乘舟舟必蔽以葦席若用絛附篠而灼

膏射之則糜爛矣從之於是盜船盡焚煙燄四起李膏藥者判黨之勇者也繼升與搏戰幾殆有許某者斬膏藥縣其頭溪橋繼升乃徐訊所獲之盜殺其素爲盜者赦其脅從者頃之盜復夜入里中不遂自是不復至閩藩聞繼升名使以禮聘繼升謝不往而吳職方敗大軍購之甚急跡及繼升繼升與吳彥康皆被逮提督吳某再三詰問繼升有辭得免并彥康亦免繼升與弟威皆能文威中順治丁酉鄉試以同榜有事謫甯古塔繼升亦牽連至京師病卒余少時數聞父老言繼升事後從其家得所記錄爲書其始末如此蓋繼升與職方吳公才略相似嘗薦四黃於職方參其軍事既而職方以身殉國繼升辭閩藩聘爲聖清之良士各行其

是而已繼升嘗自謂心術不甚壞惟屠戮太多難免於陰禍要之
姦宄出沒潢池弄兵之時民亦良苦矣如繼升者其所全豈少哉

右傳張士元撰

李文中

天下既亂士多長往而不返者其不得已而身依城闕亦必有所託以自適於形骸之外者也李子文中盛年遭世變即日除經生籍其志決矣而隱不違親浮沈人間願意有不得輒扁舟獨往不漁不釣容與水裔歌滄浪誦漁父激楚流連意盡然後返有足悲者丁酉春日則擊舟見其友徐子於五湖之濱徐子故隱者死生契闊十有三年矣握手勞苦俯仰今昔泣然濡睫者久之文中乃邀徐子至其舟中則見其滿載皆金石刻及宋元名人書畫也垂簾撫卷婆娑意得文中卽出酒相與痛飲談風月討古今浮白歌呼以酒自雄不復知其遇之窮矣酒酣文中顧徐子曰余將名此

爲芥舟可乎徐子曰子固得莊生齊物之指矣天地一坳堂也江河一杯水也則相與羣遊於天地江河之內者又何適而非芥乎子旣以舟爲名也余請與子徵舟之事昔人放櫂急流輒讀離騷讀罷則哭志其痛也搥鷁水嬉扣船歌河女而風霆雜至志其貞也通梁水齋盛載鼓吹乘潮解纜臨波置酒賞其豪也載酒滿百斛船四時甘脆置兩頭酒減輒復益言其放也以至藏舟於壑則感萬物之變遷牽船於岸則語達人之高致清談則船呼孝廉漁釣則舟名野人同遊則有登仙之羨放歸則有載愁之稱此皆昔賢之佳話而揚船者之故實也而皆不足爲子道也意者其張志和之浮家泛宅乎彼固有其高矣而無柁酒賓從之歡扣陶峴之

水仙乎彼固有其樂矣而無書度茶鐺之供若是舟也固將以襄陽之書畫而兼二子之雅致乎坐客皆稱善樂甚於是舉酒復酌相與攬夜色之蒼茫拊河山之寂寂以足扣船引聲而歌小海之唱而風起水波鳴夷爲之彷彿也歌笑雜嗜飛觴無算尊中之酒不空而雞已三喔矣

右芥舟記徐枋撰

崔粲

今年夏余聞秋潭先生疾革趣及門獨孤塞就牀前刺安否先生擁衾與獨孤生語良久類出入古儒者篤論足爲世師法已又深念余旅居困殆守正不苟阿爲雪涕別時執獨孤生手嘆曰得正而斃奚憾恨不復見芑山先生耳獨孤生歸以告余余泣下不逾旬先生果卒其孤九敘哀訃至余爲位哭哭已謂獨孤生曰善類凋喪後死者安之痛哉一日孤纍然衰經奉遺命來謁余請銘余復泣曰生平恥諛墓古處如秋潭先生忍固辭不爲先生銘先生姓崔氏諱粲字季韞別號秋潭其先永平府灤州人始祖武略將軍諱整由洪永兩朝軍功世襲錦衣遷江南因家焉八傳至秋潭

先生曾祖諱鑑隱德未仕祖諱文富論著以明經推祭酒父諱選
家中落廢學娶劉氏生四子伯夢祥仲夢龍叔夢鳳先生其季也
先生負才性篤孝六歲就外傅授孝經成誦容止軼羣兒右不幸
早孤思光大堂構往往拊膺懼罕克成立晨夕遵母孺人訓唯謹
業成丙寅應童子試學使者賈公繼春第所試文上等補邑弟子
員遠近詣門請交者踵相繼母孺人度藐孤艱劬能自奮竊喜色
而先生益孳孳謀求經術冀遭時自著見丁卯母孺人卽世先生
號慟幾絕族里交惜之服除痛二親見背祿養弗逮矢焚棄制舉
業不果由是專肆力詩古文詩古文日工四方博學能文章者道
金陵皆願交先生先是余友章大力陳大士楊維節諸人每爲余

推稱先生不置口余交先生雖後於大力大士維節然磨切無少
閒閱十年猶一日也余迺益信鄉者大力諸人言非誣先生困諸
生非力不食嘗折節爲門弟子授經取脯脩自給諸承先生口授
指畫爲今古文皆中繩度後先發名著績者頗眾然先生儉靜自
刻厲恥干以私義苟不合雖隱默不屑降色相諧附以故出入無
畱資遇空乏自視裕如也甲申以來先生日徜徉山川賦詩見志
世鮮知者猶憶先生嘗過余見輒追感疇曩相視涕泣兩家童僕
咸莫識所自錯愕左右顧客有適自外至者瞪余兩人愴惻如有
失亟趨出卒亦不審余兩人何心也嗟乎今而後余能復見先生
哉可悲也已先生生萬曆乙巳年十一月三十日卒今戊戌年五

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四以某年月日葬金陵安德鄉趙村之原
元配文學張公敬津女先先生四年卒懿行具張氏哀辭中生二
子長九敘學行如其父邑庠生次九德六歲殤一女適前國子生
宋公以傳子名瑗孫男三長曰椿岐疑能讀祖父書次楓次橙尙
幼孫女一未聘余觀先生自爲諧事足傳載者不勝述述其大且
著者先生口吃樸重寡詵笑與人交接去巖角遠上下古今持論
嶄新無脂韋阿世意居恆雖寒暑疾恙未嘗頃刻去書蓋其天性
然也方易簪時屬孤九敘曰兒謹身節用不辱先足矣家禮治喪
載涑水温公說大旨尙簡易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深爲後世
親死禱浮屠者戒與易甯戚聖訓具著兒一切遵古禮毋繁文滋

費父庶幾瞑目慎旃此言皆獨孤生所親見聞者先生言行合道
多此類昔昌黎稱李翱有道而甚文余於先生亦云所著潭上文
藁四卷詩先後二集行於世銘曰
卜何穀古是躅困其獨道不辱

右墓誌銘張自烈撰

國朝三才圖會卷之三

三

彭之燦

餓夫姓彭名之燦。蠡縣諸生也。父孝廉掄。餓夫其季子。甲申後攜妻子寓饒陽。爲人作塾師。未幾妻子相繼死。餓夫來蘇門。依子然。性不諧俗。愛靜坐。有人延於家。以市糶輒避去。嘗渡河南。遊韓子鼎業爲館之。僧舍年餘。又棄去。獨攜瓢笠。圖書徧遊嵩少。王屋諸名勝。或南或北。皆以予爲家。恥食嗟來。在九山曾絕粒數日。予挽而之。夏峰勸之歸。老先人墓。傍餓夫曰。某出門時已告先壠。誓不再返。不能蹈東海西山而死。卽溝壑。道路無恨也。戊戌六月。竟死。嘯臺東北石柱下。其意蓋謂公和無妻子已亦解。夫或有所慕。悅於心。故從之遊耶。餓夫行徑踽踽。涼涼爲世人所吐棄。但其立志

不苟食不苟生其中固有異焉者矣死之日新鄉紳士有欲爲立傳者詢於予予曰史多失真非毀卽譽自非聖人則不能無毀譽也餓夫少知識乏才技以衣冠子貧窶不能自養遂甘心一餓亦愚矣然其所不可及者生死之關勘破已久欲死卽死絕無沾滯此非識力過人未足與語也予與其父爲年友餓夫嘗欲師事予予以世誼謝之今與同人鐫一石於墓側而記其顛末如此不欲以不情罔後人也

右餓夫墓石記孫奇逢撰

朱世繡

逸休道人姓朱氏名世繡字桐音固始人也高祖侍御公冠立朝有介節祖蘄州刺史圻治蘄多政聲繡少敏慧負氣節有曠達識尤好風雅家城中有園亭距城東南四十里多竹樹雜卉山水佳勝少時從父園歸道經史河河上有大柳樹陰可憩先馳息其下父自後至望不見繡惟一道人蒼顏白鬢倚樹坐前就問之忽坐者卽繡不見道人父奇之繡亦以自奇遂自號逸休道人因以逸休名其園云道人旣意氣自命視世閒齷齪無足語落落寡合然外若刻峭內篤厚坦平動必以誠其臨大節凜然不可奪也讀書如陶靖節略觀大意不屑屑章句工詩賦古文所著有適我集文

高潔疏沛詩雄健蒼老不摹古人自成一家日杜門不出交遊甚
嚴惟詩酒友數人相往來一時豪俊莫不心慕之樂與遊也性嗜
幽僻一生足跡大半逸休園中凡梅開荷放菊綻桂香必策蹇偕
知己數輩坐臥花閒飲酒賦詩或陰雨酒不繼急走小奚蓑笠負
罌向邨求之以助其詩畱連園中率以爲常視富貴蔑如也早歲
補弟子員歲己卯年四十二始舉於鄉爲宋子飛先生所拔相得
甚驩後先生監漕淮揚道人往謁贈貽甚厚悉以梓其集且買權
遊秦淮虎邱西泠以歸歸時囊惟一硯買數蹇馱其鐫板入門家
人見馱者以爲絲帛貨賄之屬啟視之乃適我集板餘無所有皆
大笑世俗盡非之然道人固自得甚也年六十一以疾卒道人嘗

言吾集不喜人作序吾死不喜人作墓誌銘及傳三者皆自爲之
恐不知我者反失我真今集雖自序而傳誌闕如予自謂能知道
人遂爲之傳

贊曰吾讀易至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未嘗不欲一遇
其人也然世皆惡矯異削廉隅以求合於時豈有懲夫皆濁獨清
抑亦明哲保身之道然邪夫士必負遺俗之累乃能介然自行其
志附和詭隨取容當世奚稱焉若逸休道人之清操勁節庶幾子
陵幼安之遺風乎

右傳吳訥撰

--	--	--	--	--	--	--	--	--	--

范兆芝

范處士者諱兆芝字香谷浙之甯波府定海縣人工部員外郎我
躬子也處士少不羈負才自異揮霍一切家漸困里人多笑而遠
之其婦翁謝氏爲豪宗子弟裘馬炳赫處士視之若無有而諸謝
亦以其落拓弗喜也獨其婦弟二人者嚴事之處士曰吾婦家祇
此二人者稍可餘俱奴才耳時以比之趙岐同里華職方默農負
風節處士宗之一步一趨皆以爲準職方執掌國難處士助焉戊
子翻城之役亦牽連被囚將行刑矣謝徵君時符其婦叔也以奇
計脫之遂挈家避地鄞之東偏處士自遊江上諸幕府以來家盡
落連遭挫折不自得每酒闌日暮語及平生則怒髮裂冠彈指出

血座上人咸惴惴惟恐其歸之未畢也好義日益甚華亭張茂滋
被俘陸公子披雲出之獄未能爲其歸計也處士曰在我而已爲
之治行李設祭於閭部墓前送之歸華亭復爲之謀其家事方去
已而窮甚乃訪故人於廣東甫至而病遂不起其從人爲旁皇作
歸櫬計適有自慈溪至者過之泣然泣曰是嘗拯我於厄者殯當
於我歸卽爲輿致其喪至家然其家終不知處士之於是人所拯
何事也處士之出遊也中途遇查職方方舟相得甚歡職方攜女
妓一部於舟中日邀處士過船飲酒醉則相與臥妓側至其密語
人莫得而聞也臨別與處士約以次年同歸湖上修史而處士死
處士生於天啟甲子某月日卒於順治戊戌某月日子一基宥女

一其長者許陸經曰披雲子也未娶以哭父舊范氏辭於陸請更娶陸氏不可而女竟以毀卒披雲痛之乃更娶基宥女配經日子處士卒之十五年其孺人卒而謝氏二弟皆已貴爲之營護其家重以姻好焉處士所著復旦堂集及諸書皆散佚於廣東經旦以其殘藁歸予而請爲之墳記予不敢以蕪劣辭其銘曰
雖灰其心未瞑其睫嗟彼皮相目爲遊俠

右墳版文全祖望撰

卷之四

卷之四

四

常元亮 湯南金

常元亮字亦陶開平忠武王遇春之裔關爽尚氣節與湯南金者
爲詩友南金字廷獻東甌襄武王和十三世孫折節讀書國變後
隱於都梁力耕自給元亮嘗以大雪中過訪草舍三間糝雪滿地
南金危坐一隅高詠弗輟兩人清談竟日然糠煨芋各食一器而
別南金於崇禎末官錦衣衛指揮使南都立以將材薦未幾以馬
阮故堅乞放還遂不與世接及戊戌聞粵地盡失永明王入於緬
竟斷粒卒南金旣卒之明年元亮因鄭成功長江之役無功而返
誓將航海說之重舉訣妻子告墳墓徼行之激浦之乍浦覓渡不
得轉之甬東復不得迺憤絕蹈海死

右釋史撫遺李瑤撰

伊密之

溧陽伊密之才氣豪上明季之佳公子也喜蓄聲伎嘗以三千金聘王素雲於吳中色藝爲諸姬冠一日忽有山東傅生投刺請見聞人以非素識卻之不得然後見既見不及他語但曰山左傅某聞公侍姬中有素雲者監傾宇內願一平視公其許之否乎伊逸巡謝曰勞君遠涉茲請少休得徐議傅復慷慨言曰某數千里徒步而來無他瀆也公幸許我誠當少俟否則無過畱伊首肯傅始就座時日已暮卽命酒款之數巡後燈燭輝映環珮鏘然侍女十餘輩擁素雲出見傅起立凝睇久之歎曰名不虛也此來不負因卽告別密之堅挽之傅曰得覩傾城私願已遂豈爲飲食哉不願

徑去伊怏怏如有失隱識此生非常流既而曰吾何愛一婦人而失國士卽乘駿馬追及之三十里外挾以俱歸禮款益厚一夕引之入曲室錦綺華綉供張悉備乃揖傅言曰君來雖出無心此中殆有天意今吾以素雲贈君此室卽洞房今晚卽七夕也傅辭以義不可且嫌奪所愛伊曰君何疑贈姬事自古有之念君力不能致佳麗以吾粉黛盈側豈少此女且以君爲丈夫故有是舉乃效書生羞澁態耶語未畢侍者已導素雲出拜傅驚喜過望旣畱逾月伊又爲之治裝匱物外更資以數千金傅歸安然爲富人矣無何聞寇肆逆明社遂墟我國家定鼎燕京有誣告十舊姓蓄異謀者密之亦爲所陷猶以平昔之惠人多爲之地而久匿山澤昭

雪無由時傅值 朝廷開科已由大魁歷清要十餘年閒遂躋宰
輔密之得閒寓書問起居適傅扈 蹕出都素雲發書始知伊尙
未死驚歎流涕如感心疾傅歸卽謂之曰妾幽憂善忘不知母家
安在傅曰卿豈忘諸乎若伊密之者非耶曰然則密之又安在曰
痛遭冤禍家沒身亡已久矣素雲曰以君一介寒儒豈無生人之
累乃得專心向學坐致通顯此恩諒不忘設密之而至今在也將
何以報曰苟及其生而報之身且不惜他何計焉乃以書示傅傅
閱竟方沈吟閒素雲卽截髮與誓曰脫不能報富貴何爲傅乃徧
謀之朝士將同申奏會以告訐者多不實 天子察前十姓枉傅
遂乘閒以請於是密之得蒙 恩返里矣方是時傅嘗跡伊所在

專使邀入都密之復書峻卻且言某昔日之施君今日之報前後
之事既奇彼此之心交盡自茲以往君為 熙朝重臣某為山林
逸士兩無所憾不在相見也傳與素雲得書後俱歎想不置而時
論亦以此益高云

右墨餘錄毛祥麟撰

按篇中山東傅生名以漸聊城人順治三年始開進士科大魁十五年仕

至武英殿大學士

林時躍弟時對

古今來保孤之事嬰杵而後如漢李陳二太尉之有王成朱震唐
張丞相濟之有葉彥明方學士之有魏澤莫不豔稱而樂道之蓋
不負師友之誼者使其與人家國必無慙德儻盡如王舒甄邵之
徒將取室毀子必使覆巢之下竟無完卵而人類可盡化爲鴟鴞
矣順治戊子吾鄉殘明諸臣思翻城迎故主事洩死者兵部華公
隰農屠公天生董公若思評事王公石雁推官楊公瑤仲而推官
之弟御史圓石亦連染於難其發難者降人謝三賓也三賓與推
官之父最厚而以反覆不持士節見擯於清流至是刺得其事告
之六人者旣死妻子皆應北徙爲勛衛役華夫人陸氏小楊夫人

張氏最先死大楊夫人沈氏屠夫人朱氏相繼殉華夫人將投繯
忽徘徊曰職方一子已殉僅存一子挈之死則絕嗣畱之則辱將
若之何其時董戶部守諭高隱君斗魁輩昕夕必造五家之門勸
以早自裁恐一旦發遣且卒卒莫措手足既聞華夫人命相聚商
推林先生荔堂曰是易耳乃竊取職方之孤匿於家而取瘡子以
代當是時三賓方眈眈然誓不盡殲諸人血嗣不止諸大吏亦以
事勢有關偵邏四出儻遭發覺禍且不測顧先生行之泰然踰十
年累更肆赦爲之婚哭而誡之曰汝勝國忠臣之子也汝父死吾
捧頭舐血而殮之汝母死吾躬市槨木焉吾亦不料其得保身以
保汝也今幸矣吾不負汝矣雖然父不肖帝子不肖王不具此骨

汝終非華氏子也汝負吾矣乃爲之復姓而遺之請遺民爲作孤
兒行以紀其事嗚呼三賓殺故人之子以遂其私先生不顧其身
以存故人之子氣類之相懸一至此耶林先生者諱時躍字退舉
別號荔堂世爲浙之鄞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先生於太常卿時對
爲兄行而先生之年輩爲太常所嚴事以明經入太學少弟時象
亦有名時稱三林畫江之役諸公累疏薦先生謝曰時事不可挽
也卽家版授大理評事固辭而周旋忠義之徒甚篤張公蒼水轉
徙山海密書往復一歲數至其出仕 新朝者求一覲其面不可
得也悲憤之餘發諸詩歌則晞髮白石之儔也晚年與徐先生霜
臯輯甲申以來粉社死事諸公各爲之小傳而取其生平著述之

有係於名節者附之曰正氣集其鶴山書院集若干卷太常與同志上私謚曰端節因思喪亂之際如甯都彭兵部劍伯保清江楊閣部之孤吾鄉陸公子披雲保華亭張閣部之孤皆以知名然而兩孤不過畏官司之不赦非有怨家剗刃於旁也如林先生者則更危矣乃百年以來漸無知者夫非文獻不足之故歟先生之族孫某聞予言而泣然乃乞見之貞石之文以發之予文雖劣弗敢謝也詩曰

我聞防風其骨一節足見全體兮先生之行采薇采芝差足比擬兮手提孤兒以還死友不畏焦原兮以彼其人故國故君死且弗諛兮

右阡表全祖望撰

前大理寺左評事荔堂林公朋鶴草堂集共二十卷其中霜懷吟八卷則詩也葵向篇四卷則文也評事生平著書於經學則有三易評林毛鄭會箋三易衍奧於史學則有明史大事紀聞明臣傳疏甲申以後丹史而甬東正氣錄蓋與徐監紀霜皋高員外隱學其爲之今其書多軼不可得矣朋鶴草堂集猶幸存僅失去文一卷甬東正氣錄亦存僅失去所選王評事文一卷予乃論定其詩精選得四百餘首文三十二首合爲六卷別求得王評事文補入正氣錄而評事之集卽以編之正氣錄之後蓋評事固正氣錄中人也其著述亦正氣錄中一種也吾鄉當改步之時足稱忠義之

區其幸而不死者皆不媿於古之逸民而風格最高者王太常水
功與評事也予嘗作評事墓表已述其大節茲者諦觀評事之書
重其介未嘗不歎其愚夫天既厭明人力莫可如何評事以朝不
坐燕不與之身潔己不出其亦足以報國矣冠裳不改終身縞素
其亦足以見先人矣而充其意似乎必欲揮魯陽之戈返西崦之
日如醉如夢以相從於危機其所望於故家子弟必盡裹足不仕
而後可是不亦愚乎南湖九子之集皆逸民也其一晚年稍通時
貴之交評事與太常幾叱而絕之欲廢社其人謝過乃止其一已
逝或以其遺行可疑評事太息以爲前此弗之知特志之丹史中
門人有官通參者正附要津評事不之禮焉及其以罪投縲其家

諱之而評事筆之以爲世戒自 新朝之薦紳其不爲評事所拒者祇陳編修怡庭一人耳嗚呼其有不可及之愚也斯其所以有不可易之介也評事當甲申以前受業於鼓山先生之門又從漳浦先生游歸而與華王二公爲鶴山書院之講斯朋鶴所由名也其可謂不媿師友者矣評事僅一孫今居天門山中微甚

右朋鶴草堂集序全祖望撰

林時對

柳先生作段太尉逸事狀蓋以補其前狀所不備也若陳了齋作豐尚書狀但敘歷官而不及一事又別成一格前太常蘭庵林公之卒其狀蓋用了齋之例訖今人代漸遠有不勵如太尉之脫落

者予惟公之名德新舊兩朝所並重故爲之摭摭賸餘粗備首尾
蓋不得不以逸名嗚呼桑海諸公其以用世之才而槁項黃馘齋
志以死庸耳淺目誰爲收拾其逸多矣公諱時對字殿颺學者稱
爲蘭庵先生浙之甯波府鄞縣人宋名臣特進保之後曾祖某祖
某父某公以崇禎己卯庚辰連薦成進士時年十八授行人司行
人踰年以使淮藩出又踰年而居制又踰二年而北都亡報王起
南中以吏科都給事中召又踰年南都亡踉蹌歸里從戎江干累
遷太常寺卿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踰年事去杜門不出又十有
八年而終公之少也伯兄荔堂先生喜言名節公與上下其議論
荔堂引爲畏友執經倪文正公門既釋褐施忠介公徐忠襄公皆

重之多所指授常熟□侍郎□□聞公名招致之公不往於同官
最與劉公中藻陸公培沈公宸荃相暱或問之曰冷官索莫何以
自遣公曰苟不愛錢原無熱地時人歎爲名言其居制歸里也陳
恭愍公錢忠介公一見亦契之及在科中時局正恣其昏狂公以
翰對上三摺言史督相可法之軍江北所以藩衛江南者也不當
使之掣肘至於進戰退守當假以便宜左都御史劉宗周四朝老
臣天下山斗當置左右翰林檢討方以智忠孝世家間關南來不
當誣以傳聞之說並畱中不下當是時臺省混沓邪黨過半獨掌
科熊公汝霖掌道章公正宸清望誘誘顧皆引公爲助阮大鍼深
惡之乃噉方國安以東林遺孽糾之遂與同里沈公履祥偕去截

江之役孫公嘉績故公庚辰房師挽以共事熊公章公錢公沈公
交章上薦起佐孫公幕務每有封事多遭阻格中樞余公煌歎息
語公以不能力持爲媿前御史姜公埰兄弟避地天台公以人望
請召之御史不至其弟赴軍公力主渡江熊公之下海甯公實贊
之蓋自喪亂以來公之所見其可紀者祇此而已諸方既定亳社
終墟而公年尙未四十一腔熱血旁魄無寄轉徙山海及歸家門
破碎乃博訪國難事上自巨公元夫下至老兵退卒隨所聞見折
衷而論定之斜日荒江以此自消其磊塊已而徵車四出公名亦
豫其中以病力辭有同年來訪出處者公荅之曰此事甯容商諸
人耶吾志自定爲君謀甯有殊同年媿公之言而止公論人物不

少假借同里錢光繡嘗講學石齋黃公之門其於翰林張溥儀部周鏞皆嘗師之而學詩於□□公公曰婁東朝華耳金沙羊質而虎皮者也皆不足師□□晚節如此又豈可師子師石齋先生而更名他師乎光繡謝之未幾咸淳諸老凋落殆盡而公獨年踰大耋幅巾深衣躑躅行吟莫可與語於是悒悒彌甚乃令小胥舁籃輿徧行坊市遇有場演劇輒駐輿視之凡公之至五尺童子俱爲讓道一日至湖上聖功寺巷中公眼已花不辨場上所演何曲但見有冕旒而前者或曰此流賊破京師也公卽狂號自籃輿撞身下踣地暈絕流血滿面伶人亦共流涕觀者迸散是日爲之罷劇嗣是公不復出拚關咄咄而已及卒遺命柳棺布衣不許以狀請

志墓之文故皆闕焉先公常曰吾年十五隨汝祖往拜公牀下自是常握衣請益間問漳海黃公遺事公所舉自東厓所作行狀外別傳哀誄輓詩祭文及雜錄諸遺事幾百餘家其餘所聞最少者亦不下數十家恨不能強記又語予野史之難信者有二彭仲謀流寇志譌錯十五出於傳聞是君子之過鄒流漪則有心淆亂黑白是小人之過其餘可以類推先公問曰然則公何不著爲一家以存信史公笑不荅蓋是時公方有所著而諱之然自公歿後所謂繭庵逸史者闕不完其詩史共四卷今歸於予娶某氏子四葬於天井山之陽謹狀

右逸事狀全祖望撰

陳士京

陳光祿士京字齊莫一字佛莊其先世本奉化之朱氏明初遷鄞改姓陳觀察大年其宗老之顯者也西臯陳氏三十六族難以識別故稱公家爲烏樓陳氏公少有四方之志家事不以嬰其懷天崇之際天下多故遂挾策浪遊湖海北走燕雲南抵黔粵其在滇中尤久思得一旦以吐其奇而布衣躑躅竟無所遇一旦忽瞿然曰吾堂上有老母甚望抱孫奈何以遠遊孤其望卽日襆被歸家已而連舉四丈夫子喜曰今而後可矣是時溪上二馮先生一掌中樞一撫諭旬大負天下人倫之望公欲往從之而甲申之禍作南渡昏沓公益悒悒不出畫江之舉熊公汝霖薦公授職方郎公故

與三衛總兵陳謙善謙請公監其軍會奉使閩中以公偕行而唐魯方爭頌詔事謙以不良死公遁之海上鄭芝龍聞公名令與其子成功遊芝龍有異志卒以閩降成功不肯從異軍蒼頭特起公實贊之已而熊公以魯王至時成功修頌詔之際不肯奉王列營之奉王者其軍莫如成功強皆不自安公說成功當以公義爲重成功雖不爲臣而始終於王致寓公之敬其時會稽舊臣能籠絡成功而用之者亦惟張公蒼水與公二人樓船得以南向無內顧之患者其功爲多戊子王遷公光祿寺卿

家傳以爲粵中所授者非

會魯王上

表粵中沈吟良久曰無以易公者成功亦欲啟事於粵公遂行而惠潮之路中斷郝尙久之徒陰陽向背使車不敢出其間迂道沿

海得達資斧俱竭賣卜以前粵中見之驚喜路公振飛亦自島上致蠟書薦之加公都御史公固辭不受特賜三品敕命三上疏陳軍事且言當通閩粵之路粵中人欲畱公不可己丑得歸閩中魯王入浙畱公在閩與成功相結以爲後圖成功盛以恢復自任賓禮明之遺臣於是海上衣冠雲集然不過待以幕客其最致敬者前尙書盧公若騰侍郎王公忠孝都御史章公朝薦沈公荃期郭公貞一徐公孚遠與公次之則儀部紀公不以禮不敢見也久之見海師無功粵事亦日壞乃築鹿石山房於鼓浪嶼中引泉種花感物賦詩以自消遣別署海年漁長又築生壙於其旁題曰逋庵之墓丙申太夫人卒於鄞訃至島上諸公唁之哭曰此生無雪恨

之日矣己亥成功入江推公參預島上畱守事務觸疾而卒臨終
謂侍者曰吾幸得全歸此土也齊公价人銘其墓得年六十有五
魯王在南澳聞之震悼親爲文以祭之公喜爲詩下筆清挺不寄
王孟庶下及在島上徐公孚遠有海外幾社之集公豫焉雖心情
蕉萃而時作鵬鷺海怒之句以抒其方寸之芒角徐公嘗曰此真
反商變徵之音也所著有束書後詩一卷喟寓七卷卮言一卷海
年集一卷海年詩內集一卷海年譜一卷公葬後子式登守墓三
年挈家以歸

右傳全祖望撰

陸觀

佛民先生姓陸氏諱觀字賓王浙之甯波府鄞縣人也廣西布政使銓之四世孫少於書無不窺其學元元本本洞悉百氏之流別絕工詩古文詞而不自表見丙戌以後悵然棄其諸生其時族父觀察周明先生執掌戈甲閒田荆高宋之徒旁午於庭而先生與居相近深坐複閣中雖祖父忌日俱不出臨莫得見其面者獨周明至則納之語或移日而去乃知二人之跡不相肖而心相孚也周明嘗從容問先生曰今世之委身軍持者以開布雍之令也子之種種者固無恙而何以曰佛民先生笑曰非也吾所謂佛民者拂人也夫吾之冥然而不有其生也亦可哀矣而尙奄然而未抵

於死拂執甚焉拂人者佛民也周明曰甚矣夫子之昧於六書也
先生前此授徒甚多至是皆莫得至牀下惟林都御史蘭庵偶一
見之其複閣中詩文亦惟周明與蘭庵一見之己亥得年六十有
七病卒周明枕之股而哭之曰吾家五世相韓之痛更誰與吾分
此志者乎是日也諸子弟來會弔者始見其髮毵毵然未有損也
皆爲流涕葬於某鄉之某原又四年周明竟以事死蓋自國步改
易抗開薙之命以殞生者大江南北所在多有其不然者或終身
逃之巖上獨吾鄉蛟川薛公白榆與先生偃然居城市中風波不
及須鬢依然斯亦高蹈之一奇也然而柴門謝客甘心於死灰槁
木以逃世網斯尤難矣今先生之後甚衰遺文散失殆盡漸無知

者周明先生之子經異以其事請予揭諸墓子乃序以貽之

右志全祖望撰

劉赤

劉赤字符九號劍堂湘潭人前明諸生鼎革後於郭外築樓曰千
仞岡坐臥其中其節槩可想同邑張大理璨詩云先生好古今所
無上窺羲燧談黃虞鳳雛驥子森庭兒洪鐘隨叩鳴笙竽又云共
知兩世飽經術詎合藏之名山與嶺南陳恭尹序省齋詩集云憶
己亥春與老友郭幼隗同飲於劉隱君符九家室惟易象一卷香
爐筆格而已屈指已四十年云云己亥蓋順治十六年符九已成
耆宿矣而今無知之者其子七人皆有才學授易居長授麟字宣
筆授口字蒸人皆見各家詩集中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查省

敬修查伊璜先生初名佑以試誤繼佐仍之號與齋申酉之後更名省入粵後或隱姓名為左尹及己亥以後凡有大書率用植以查古篆缺也先生書本頗魯公畫從黃一峯入嘗謂畫家不善畫空千古缺處畫是醒時作夢夢或無理卻有情畫不可無理正妙有情非多讀書負上慧能作奇夢者莫望涯涘

東山外紀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附錄蔣士銓鐵句傳鐵句姓吳名六奇觀察道夫之孫也世居

潮州六奇生具勇力略涉書史好飲博蕩產結交多無賴子弟明末大亂六奇寄身郵卒於關河險隘輒心識之既而捨去行乞吳越間每僵臥雪中以杖畫字作判牒狀無寒餓之色人皆稱為鐵句海甯孝廉查培繼字伊璜性通倪才華豐豔日空流俗歲暮苦雪獨酌憊甚步至門見句心異之呼入飲以酒句立盡數能查益喜乃發醅對飲句

盡三十餘盃查解衣贈之去明年查遊武林遇勾於放鶴亭袒跣如昔問所贈衣曰春暮無用此已付酒家矣查奇其言問讀書識字否曰不爾何勾查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叩姓氏里居復痛飲日夕歷月餘贈貲斧遺歸會兩粵寇氛爭熾南征之師相望於道六奇於途次投見帥幕備陳嶺外形勢傳檄可定並請假游劄三十道招來其黨踰月兩廣悉平六奇由此任征討屢立奇功官至水陸提督先是湖州富人莊廷鉞結三吳名士修飾朱相國災概一書以培繼名重借刊參校姓氏中未幾禍發查亦在所逮六奇力爲奏辨得免乃以數千金存問其家迎查至粵僉慕將軍上客羔雁充庭幕府園中有英石峯高二丈許查酷愛之題曰縹雲閣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巨艦由海運送達海甯矣查夫人妙解音律爲孝廉市麗人十二教之歌舞浙中論聲伎之盛者咸以查氏女樂爲名部云○按查先生遇鐵句事盛傳人口先生名傳中誤作培繼當從畫識

邵潛

林山人古度邵山人潛年皆八十餘皆六十年前詩人余皆見之
先朝神宗御宇五十餘載六服休暢被潤澤而大豐美南中爲陪
京重地人士僑寓者尤多李本甯曹能始徐子卿諸先生先後官
於南能詩歌喜賓客爭招致天下士士之通輕俠負才氣者爭歸
之如潘景升王百穀梅子馬王太古陸無從柳陳父冒伯虞諸君
旦日携蒲跼屣之會積錢隱人自諸王孫細侯都尉以下擁彗迎
道左爭結驩諸君惟恐不得當諸君夜則衽服而宿百里鳴珂巷
中今所傳南中倡樓社諸君是也兩山人年少時則已竊從諸君
游矣林山人之言曰往者東南倭寇之亂戚大將軍繼光擁重兵

開府海上一日置酒城樓大會客酒半大將軍慷慨大言曰今者
一孝廉將之燕一將軍將之秦諸先生有能爲文以送之者文成
當出千金及他物爲先生壽坐客逡巡莫敢應先府君初文先生
年甚少適在末座援筆立成數萬言大將軍讀之且讀且拜立獻
黃金二十鎰白金二百鎰貂襜褕十名馬二他瑋瑁火齊珊瑚明
珠悉稱是當是時城頭白日如晝一軍騶呼余每聞其言輒太息
而邵山人亦常雜述先朝盛事往往至泣下山人名潛字潛夫揚
之通州人也邵於州爲著姓先世有官廷評者山人生卽聰敏異
常兒願授以經生家言則恚甚不肯讀或授詩賦古文辭則大喜
晝夜疾讀不輟間操筆爲之則大工山人雖名家子孫然家實貧

性又不善治生產婦里中小家子也庸奴其夫日求去婦既去山人貧益甚僅僅拾橡剉薦以自給性卞急與人語稍牴牾輒謾罵食物多禁忌閒會食食器中有非山人所素食者輒叱去不顧也里中兒爭匿笑之里兒既多訾訾山人山人亦不樂居里中則跳而客游居南中爲李本甯先生上客之梁溪則鄒彥吉先生客之來吳中而與王百穀稭登談詩一晝夜也居無何山人念客游久鬱鬱不得志閒一歸通州而屬有世變里門且蕩析久則轉徙如臯之委巷中而是時山人亦已老矣山人既無婦老又無子僅覓一里媪給饋食室中止度數十卷書門無牡戶無屣屐或瞰之則繩縛其樞耳生平纍數十金貨諸胃脯酒削家息子母錢以餬口

或給之卒不償一錢者縣令嘗餽以金一夕爲小偷胠篋去立盡
山人悵且恨與客語輒詬罵不絕云山人於周秦兩漢六朝書無
所不習尤善者文選詩則工五言古詩精籀篆善李潮八分書最
攻字學點畫不少舛著書數十萬言多爲人取去殘失過半已刻
者州乘資失儷志邵山人詩集詩則冒觀察爲錢之粵中觀察與
范聖卿於山人里中最相知深也山人病且死而給其醫藥者觀
察之子巢民先生死之日經紀其後事則長孺黃先生之力居多
先是山人患滯下踰一歲矣一日語陳生日嗟乎足下僕已矣顧
千秋萬歲後誰知有邵山人者余悲其意心許爲立傳而未以告
也乃今而山人竟死矣山人死而林山人尙與其子居溧水之乳

山尙健飯

陳維崧曰山人八十時維崧適居東臯爲文以壽山人多序其生平軼事傳故不載或曰山人性卞急善罵維崧居東臯七八載山人每過維崧輒溫語竟日山人早過而維崧尙臥未起也則坐待日曉耳然則謂山人善罵人豈信然哉生見國家太平之盛以一布衣爲諸侯上客者垂六十年老而榮獨以死悲夫

右傳陳維崧撰

邵潛字潛夫通州人幼開敏博極羣書好著述工詩文盤礴橫厲高出一代素立崖岸不隨俗唯阿太僕卿李維楨大理寺正曹學佺諸公皆推重之明天崇間竟陵鍾先生伯敬暨公安譚先生友

夏以旁門持詩柄鼓動天下承學者靡然從風潛獨造其室面加
詆訾無所避諱晚不得志益以氣節自高嘗過虞山謁某公門尹
緩復之卽大罵去某公以書招且引罪終不顧年且老僦居如臯
之西城司李王公阮亭訪之巷隘不容車騎徒行俛躬入室旣就
榻坐出金一鎰爲壽潛夫笑曰久甘窮約無所事此固卻之王斂
容謝焉所著有循吏傳友誼錄州乘資眉如草諸書凡數十種年
八十有五卒

論曰崇川多沈默自重之士抱才磊砢不求人知如潛夫其最著
者也當時名公卿耳其名皆爭相引重然憚其方直終不敢數從
之遊其在臯邑時居委巷中門無牡戶無屐屐四壁傾敝臥榻與

寵突接一老嫗爲藝火作糜晏如也此其清風介節豈可求之塵
壒中哉潛夫所著書精博通瞻卓乎可傳懼其久而就湮不獲顯
諸世也爲附著於此俟後之君子采輯焉

右傳夏之蓉撰

通州布衣邵潛夫名潛自號五嶽外臣性孤僻不諧俗工爲歌詩
自以七葉爲儒行歌採薇而其詩和平婉麗無嘲啁噍殺之音晚
歲無妻子僑居如臯王貽上爲揚州推官按部至縣潛夫苦徭役
以書告焉其明日貽上晨往訪之所居陋室隘巷貽上屏輿從徒
步入潛夫曰適有斗酒能飲乎貽上欣然爲引滿流連移晷始別
縣令聞之立除其役時潛夫年已八十餘筋骨如鐵白髮鬢被

領貽上復偕與修禊冒氏洗鉢池尙能與羣輩賦詩陳其年曰古
今文人多窮未有如邵先生者聽其言愴然如劉孝標所自敘也
潛夫所著有循吏傳友誼錄眉如草州乘資邵山人詩集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三補錄

隱逸三

林時對

前太常林藹庵先生曰彭仲謀流寇志但憑邸報流傳全無實據
凡啟釁發亂徒薪潰雍以至督撫賢否將士勇怯勦撫乖宜勝敗
失律始末曾未抉出至敘陷賊諸人譌以承譌更多誕妄如左良
玉於崇禎癸未秋避賊南下大肆焚劫陪都震動南樞部熊明遇
束手無策適李忠文公被召便宜定亂莊烈帝面諭有江南賴卿
而定之語而彭氏但稱南樞禦亂功斯何說也蔡忠襄公撫軍山
西流寇至境令巡按汪宗友守太原而身以兵控平陽宗友自求

脫身乃請晉王連檄促之歸平陽遂陷宗友反以輕棄平陽劾蔡
此山西人所不平者而彭氏竟謂蔡公不聽宗友之言以失平陽
不已謬乎有明成例凡皇子十齡方出封崇禎己卯封皇三子爲
定王至甲申年十五辛巳封皇四子爲永王至甲申年十三而彭
氏謂定王年五歲永王年三歲則不知典禮之故也河南大將陳
永福曾射流寇中日後因孫督師陣亡同左光先降賊賊不修舊
怨永福感恩頗爲盡力而彭氏以爲戰敗殺死翰林方以智爲都
御史孔炤子陷賊不屈南歸阮大鍼誣以僞命入之六等舉朝大
譁乃止而彭氏以爲降賊授庶常戶部主事介松年與前商邱令
梁以樟避兵松關松年病死當時或譌傳其陷賊以樟力辨其冤

而彭氏以爲官給事而降保定是以無罪之人爲從逆也周奎降賊雖被拷掠然未嘗死其於北太子一案尙預廷讞而彭氏云流寇責令挑水數日而絕問爾梅參史閣部軍事乙酉以還刊章名捕合肥龔鼎孳救之而免而彭氏云斃於僞防禦武愨之手亦以生爲死也兵科顧鏊雖非殉節然以拷掠絕命而彭氏入之勸進之列並不知南都曾有節愍之謚也蓋其失實尙難枚舉太常三朝遺老史學極博彙海見聞尤其身歷其所辨正甚多惜其身後子孫式微無復收拾之者因閱彭氏之志不禁爲之慨然乃述其緒言爲跋尾

右跋流寇志尾全祖望撰

太子僞永王僞定王僞斯不足深怪者若福王亦僞則見於所知錄而予見林太常繭庵集中較之所知錄尤詳則益奇矣堂堂雷都以史大司馬之定策且名賢林立其間而使卜者王郎輩踐天子位焉豈非怪事於是有僞先帝僞福王之父恭王僞妃童氏又有僞太后乃馬士英之母房氏若僞齊王僞潞王之弟郡公僞皇姑者不足道矣天降大亂怪異百出欲國之不亡得乎

右題戾園疑跡全祖望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四目錄

隱逸四

馬伯繩

梁如星

徐時勉

張果中

李童

理安和 弟貞知
從孫省三

歸莊

吳适

金澥

費晉

汪興國

申自然

葉崇震

吳道配

阮濟

蘇遜

丁元公

葉舟

郝太極

任允瀆

陳象賢

韓范

許譽卿
沈泓

張若義
沈龍

單恂
李世祺

俞塞

廣東通志卷之八十四

愛鐵道人 張閑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四

馬伯繩

正則諱伯繩自號蜨翁溧之詩人也居城中春兩橋東與余爲再
從兄弟初說萬叔少亡正則方九歲叔貽田宅頗厚城獲數百人
正則奉母孀居而母族彭姓係邑中名家甲第相望正則稍長與
母族游從凡饋遺供饌一歲之費輒百餘金其母族每宴會座中
無正則不懽然正則之產亦漸衰廢少年爲天啟朝庠弟子讀書
虎邱吳中文學皆與交遇試輒不利益骯髒自負學詩於胥溪狄

匯川先生而詩乃過之先生喜談堪輿爲說萬叔卜墓兆於宜興
錦山正則奉柩以葬築舍守之費數百金而正則益貧遂謝去綺
紈之好而以澹約儉嗇爲事一布袍四五年不易敝巾破履雜於
眾實由由如也城居有小築顏曰丸閣朝夕吟詩自娛而已崇禎
之季隨舅氏往衢州任縱觀桐廬山水歸客武林囊無所攜惟得
詩數卷鼎革後避居洮湖岸別號洮漁子循一二緇流往來足跡
不輕入城役僕於借每用好語相慰或自披蓑行阡陌耰鋤種藝
而田亦多荒有誚正則宅不能居僕不能使田且不能耕徒自勞
苦何益正則听然笑且詰之曰今天下有昔日之朱楹華桷盪爲
灰燼者乎曰有之有王孫降爲輿阜蒼頭剝刃於其主之腹願爲

子密封侯者乎曰有之有汙萊千里膏粱之子拾橡採稻以自給者乎曰有之正則復笑曰然則余之有宅不居有僕不使有田不盡耕非無說以處此余自幼習紛華見昔之豪侈自命者易代俱盡得畱一錢以苟全性命足矣又何求焉聞正則言者皆爲慨然正則雖居洮湖而與城中諸兄弟以詩郵倡和余見其詩欣賞擊節逢人稱誦而正則詩名日著正則初治制舉業閒作序記小文以寓意尤工丹青點綴花鳥有別致丹陽姜姓刻其姓名於畫譜中而余獨稱正則之詩己亥正月余方北還風波戒心與萬長兄及正則同爲山水之盟先刺小艇抵離里善權之麓隨入龍池寺雪片毳毳撲山窗而進松竹皆戛然有聲余與正則擇險韻聯句

達旦不休正則萬長又各成百韻山中傳爲勝事閱月而余復北
行冬日歸見正則讀其詩於岫雲庵時邑有鑄選深人詩者非蓋
棺不入集正則戲語曰正則若早死此集更有一卷可觀諸兄弟
皆大笑別去而歲除正則作送竈詩庚子朔日一拜祠堂歸而病
遂不起上元日逝年五十有四余同諸兄弟哭之書其詩卷曰雅
音不再傷哉正則有子名向九歲天一女適史立姪焯爲嗣其孀
居之母七十有四歲矣諸兄弟請余作傳余挑鐙揮涕而爲之書

右傳馬世俊撰

梁如星

公余六十年老友也出處離合局各不同而吾兩人相視則無不同也自余去蘇門公家居已久頻寄書慰問後目不能書猶口授令其孫書之嗣聞公訃寄三詩哭公今余歸而公之墓木拱矣公之孫鉉曾孫永瀆以所自敘年譜請志墓之文余耄而艱於思然念公老友獨余在未敢以不文辭按譜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初徙大姓實內地卜居容城之小里村始祖澤入贅城東李氏遂家焉澤生鐸分派白塔村生文玉文玉生詩詩生景先是爲公父由廩生選授訓導公生有慧質人稱神童十一歲能文十五歲見知於縣令江左彥曰容城科目必此子矣十六歲入邑庠方令義壯

鑿質更倍於江因家貧不能讀就外家北城趙氏居焉戊戌選貢
癸卯登賢書癸丑登進士甲寅投鄆城知縣剔釐興除多有善政
乙卯山東歲饑殺人劫冢公搜倉請振及勸助約得穀萬石煮粥
食貧者緩征以俟民無流移丙辰內艱歸鄆人爲建祠勒碑宦囊
蕭瑟至不能營葬事服闋補陽信值兩紳構訟虛詞四五十紙各
懲其家人健訟者一併歸結以小戒而寓大懲事賢友仁陽信
皆德之己未丁外艱壬戌補河南光山縣時山東寇變驛遞改由
光山界鄰楚黃嘯聚滿山谷一日警報數至公率家僮星馳抵任
卽議修繕嚴保甲潔己愛人與民休息凡一切令行禁止人之德
公皆如治鄆與陽信焉甲子鄉試分校得士稱盛乙丑以治行徵

授廣西道御史巡視城工時魏忠賢用事疏入多不當旨丙寅差
查刷光祿寺一年例當滿屢差監禮太廟社稷壇天壇皇陵以覃
恩加級中議大夫冬月巡視東城戊辰告病回籍修家祠立神主
爲父建鄉賢坊於家廟之前又修集賢亭於天甯寺後爲諸士讀
書會文之地辛未病愈補江西道御史尋差巡按貴州值土司安
氏初平水西爭地諸苗觀望日報苗變與撫臣朱燮元寬嚴相濟
完數十年未了之欵件清數十處不結之盜獄興鄉約保甲以化
民備兵餉要塞以固圉重葺陽明祠以興學自此西南半壁始知
漢家威儀矣癸酉監視鄉闈嚴革從前通同之弊歷省至平溪氣
血俱枯上疏病辭不允甲戌回道卽有撫振陝西之差原發銀六

萬義助銀八千面授手給饑民得活實惠霑者不啻十萬人乙亥
升潞安道參政時知府某好剛使氣與王府相爭縱兵挾官錢糧
專擅公與撫軍定經制而兵始無譁丁丑升山西按察使邊防河
防報無虛日公宿城頭禦暴與諸道府縣共之戊寅轉河南右布
政管守道事未幾升左布政流賊愈熾糧餉不敷前官布政司脫
欠二百餘萬俱責見任催補公爲人受過罰俸至十五級壬午賊
圍汴公守東南長五里餘四百餘垛賊遊卒攻甚力公率家丁銃
箭擊之得捷賊旣散去九月剋歸德十月復來攻汴公與譚都司
死力禦之賊徧掘城塹四面圍布月餘兵民餓死強半殺人相食
賊復乘勢力攻土人爭決河灌賊河決衝城南北門人死無算周

藩與各官皆避去公避於封邱又避於延津會巡方御史蘇某振
饑御史黃某薦公三次守城功年雖老宜優以京卿銜賞銀三十
兩公亦具疏老難入覲始得歸里明年癸未又明年甲申皆在里
門而公之譜止此矣自甲申七十三歲距捐館之年庚子逾歲十
有六意若曰無庸譜也亦無可譜也良工心獨苦矣公生平孤行
一意不黨同小人并不比隘濫子其與鄉人處多親近貧士而疏
遠豪富其居官也不欲著赫赫之績而常與民休息莅官四十年
田不過數頃宅第一區樸儉無華喜飲酒所召無不赴客至卽置
然觴豆取屬饜而已不靳爲腆靡澹素其天性也好鼓舞後進嘗
買書送寶藏社中又每爲同社佐酒跡其行事蓋多古人之行云

言年八十九子二可培恩選貢生歷官衡州府同知可埴癸酉舉
人孫七銓鉉鎰錠鍊鏘鏡曾孫五永淳永溥永治永濟永潔元孫
一榘余旣志公生平復爲之銘銘曰

九十春秋譜者七十二載沈浮非云莫及花滿河陽柏臺鳳集黔
海風清秦關沛霽大河瀾頽孤撐血泣流傳賜金悠悠都邑禿筆
銘公庶不失六十年之服習

右墓誌銘孫奇逢撰

徐時勉

余友徐克勤卒之明年春始得其凶問將會葬焉後期至遂拜其墓其孤約言致其臨終屬余書且稱遺命以誌銘爲請旣葬矣乃銘其墓上之碣而刻之君諱時勉先世自中州遷雲間轉徙嘉定今爲嘉定人自君之六世祖恂中成化某年鄉舉爲南靖知縣南靖生慎是爲君之高祖曾祖諱宏道祖諱士聰三世皆縣學生父諱康國以文學知名以久次貢於廷會老不仕君念累世傳經而無顯者刻苦爲制舉之文一時名籍甚願數奇屢困京兆試天啟元年以副榜恩貢入太學崇禎初例汰歸本籍又浮沈諸生者十年始得實爲貢生入都廷試是時天子勵精求治十有三年矣患

內外臣工多不稱職故用人多不拘資格時舉人貢生二百六十餘人例當授教職特敕所司以部寺推知用有差而君遂以縣令謁選於吏部自銓法之壞也冢宰選人皆避嫌不敢自用人授官必掣籤以示公既而弊叢生皆奸吏上下其手時流寇縱橫城邑多荒殘吏語君賄我可免危地君謂天子以封疆多故破格用人我敢求自便拒之遂得陝西之澄城澄城刁悍難治又經流賊殘破屬大饑斗米二金前令某以催科稍急爲亂民所殺人多爲君危之君慨然曰吾受國恩厚死此官足矣遂單騎之任至則爲文誓於神不腹民膏以充私橐不剝下以奉上官不徇請託以枉法竟去任皆踐其言念民饑之亟也請於大吏不待報輒發廩以振

輸租例有羨入悉除之會督師孫公將出關勦寇蕙秆鉛鐵皆取
辦州縣潼關分司下符責民間君謂民力竭矣其何堪此支新餉
應之吏白於考成不便君曰吾爲疲民受過庸何傷有王舉人者
世族豪富家僮數千指橫鄉里中君密聞之巡按御史奏革論爲
城旦而其姻黨有居要路者遂以考功法中君君以一衰老明經
治殘邑二年所竭力盡瘁期不負天子特用之意而竟以免去當
改教職棄而歸君始至常慮一旦有事將以身殉至是以怨家免
官奉身而退蓋天幸也亡何遭世變君避亂竄徙久之乃稍以文
章山水自娛庚子歲某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六君爲人端
謹不妄交遊樂易和厚與物無競久次常貢爲人所攘亦不與之

爭其恬退如此母某氏娶某氏繼尹氏生一子卽約言縣學生娶
歸氏余族妹也女幾人適某某約言以辛丑年某月某日葬君於
嘉定縣南翔里之某原某氏耐焉銘曰

維祖宗朝重循吏治行有聞陟顯位君之廉能不逢世當展求治
破格例臣工懷私謬殿最廉能如君蹟而廢君志死官卒無事歸
不旋踵潼關潰彼欲仇君乃相爲旣全其身弗虧義又何求哉考
而逝我有銘章表吏治名在千年視此碣

右墓碣歸莊撰

張果中

張果中字于度新城之白溝河人父早歿事母至孝舉秀才識大義受業於奉常鹿善繼心師孝廉孫奇逢訥讎有古烈丈夫風初受知魏大中嗣左光斗典提學使者拔高等以故愈有聲賢豪間方左魏之被逮也魏子學泚左弟光明皆主於奉常封君鹿正家果中左右之左魏既擬贓果中同鹿正孫奇逢釀金納贖備極辛苦時正住江村奇逢住北城果中住白溝河白溝爲通衢東南入都必經之地凡棲左魏子弟安行囊忼慨力任所釀金必親齎焉有逆璫親信人李朝琛者比鄰鹿封君蜚語傳播長安中貴指目之并及果中禍且不測果中恬如也逾年周順昌逮至其友朱祖

文攜順昌札求援於善繼奇逢而果中奔走周旋一如左魏不少
懈同時急三子難爲其子弟友人地主者固安有賈三槐定興有
許顯達又有容城貧士王拱極者典簪珥助光斗爲比期迫裹金
走送二百四十里一日卽抵都出門時客滿堂妻子不知所往皆
與果中友善云魏璫僂士大夫不二十年而明亡果中亦摧挫老
矣隨孫奇逢隱蘇門往來百泉山水閒訪邵許遺迹所居數椽不
蔽風雨頽然老儒而已奇逢接濂洛之傳稱徵君先生果中卒無
知者獨河南右布政鉅鹿楊思聖訪其廬卒年七十一子三人有
遺詩一卷茅元儀立范陽烈士傳刁包立白溝逸民傳葬蘇門之

夏峯

陳儋曰燕趙古所稱忼慨悲歌之地乃若魏忠賢生瀛海崔呈秀
生薊門許顯純生定興幾於地以人污矣而張果中以白溝河爲
燕趙中之劇孟家同時江村北城固安定興閒諸君子激而同急
其難或忼慨悲歌失諸朝而存諸野與當蘇金時諸君子固不避
禍而禍竟不及揆之漢之熹平郭林宗陳仲弓不與鉤黨獄甯有
異邪夏馥張儉不死北寺世皆謂之黨人陶潛不死義熙世皆謂
之晉人諸君子雖不死於逆璫則皆清流也說者又謂果中受國
士之知於左魏誼不可辭然天下曾受國士之知一旦遇變賣之
以媚讐者豈少也哉

右傳陳儋撰

張果中宇于度容城人與江村鹿善繼同閭里從其遊學善繼以甥妻之果中頗重惜名義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被逮皆主其家老入蘇門依孫徵君奇逢高蹈遠隱不與俗人交接卒葬夏峯邨之北原徵君爲之傳果中與蠡縣彭了凡西華理安和並著風節與徵君敦友誼人謂之蘇門三賢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按徵存錄原刊作理邑和邑和實以兵部郎殉贛州軍隱蘇門者其

從弟安和也今更正

李童

逸士名童字蔭繩新安三台里人也少有俊才師事鹿忠節伯順
爲高弟子甲申後歲貢在睫逸士投牒於學攜妻子移居成安父
子以教授生徒爲業越十五年困頓而死諸子自傷貧窶不能歸
槐泣下沈瀾余謂之曰汝知而父之志乎老死他鄉卽所謂求仁
而得仁也夫何憾諸子錄其生平哀乞立傳知逸士者莫余若烏
辭祖夢龍歲貢廷試第一行誼爲宗黨所推父祚熙邑庠生勇於
爲善子四長塾中萬歷己酉鄉試仲臺季堅逸士其叔子也從伯
兄孝廉學循弟子職孝廉病侍榻晝夜不解帶壬子十九歲入邑
庠未幾父母兄弟五年之內相繼而逝逸士熒熒一身拮据悲苦

幾不知有生然棺衾含殮猶能如禮家由是益落唯讀書益勵每
至午夜不休丙寅食廩餼督學袁公署其牘云索解欲窮其原撰
辭直透其頂賞踰常格甲子問業鹿忠節於江村丙子忠節殉義
逸士號哢數日曰天奪吾指南也傳習師學較侍師時倍爲真切
三台爲靜修先生設教地逸士於書院中建茅屋三楹日誦讀其
中祠宇荒圯倡同人捐貲營理丁亥攜家南下至廣平之成安愛
其風氣醇樸遂於柏寺營居焉每爲人講解忠節說約一編遠邇
士執經問業者無虛日肥鄉賀應旌造廬而訪檄諸士有云新安
李先生學術陽明益傳忠節吾儕所當心服而儀刑 入相從者五
十餘人已亥過蘇門新鄉郭士標傾蓋投歡令子姪問春秋居一

載忽病病中猶講論不輟稍瘳歸成安意欲終老蘇門忽病不起親友問病者有憂色逸士笑曰出門以來死於溝壑吾志也今復何憾逸士少豪舉酒後悲歌有燕趙風中更家難益自刻勵嘗畱心經濟閒習兵家言迨其後邱壑自適嗜學愈篤嘗云老而不學便衰故隨地接引倡師學於趙衙之閒門弟子隨錄問答之言曰讀書歸要喜談節義事激昂感慨意常有餘每與地理家談議論風生若有獨解也卒年六十有八友人杜越誌其墓子姓姻譜詳載誌中三子體天合天明天皆奉逸士命從余遊能讀書繼父志歲寒老人曰傳稱逸士者以其不係籍於士而欲遺之遺所以成其逸也遺其名正欲逸其心也夫世或以顯達而死或以阨塞而

死者多矣而求之於心果逸乎否耶士必先遺聲利而後能逸遺
聲利矣稍有憤激於貧賤之念而心已爲貧賤所役是亦不得逸
也逸士當出門時固以不忘溝壑爲志卽死貧死旅心安往而不
逸哉蘇門以貧旅死者有新城張果中以熹宗恩選士四十年不
謀一官困窮阨塞以死蠡縣諸生彭之燦恥爲苟食竟餓死於公
和嘯臺逸士嘗往來蘇門過兩人之墓低徊憑弔不忍去嗟乎是
可以知逸士之心矣

右傳孫奇逢撰

理安和 弟貞知 從孫省三

蓋自明崇禎時理寒石先生邕和恥與李自成同姓姓理氏而西華理氏大著云理安和者字廣唐生員有德子寒石之從弟也生數歲而孤從寒石學最力寒石出爲蘇州推官而安和不仕李自成寇河南破西華得安和奇其狀曰秀才邪安和詭云不識字賊乃使之擊柝安和夜焚火出袖中所攜書讀之手仍持柝擊且讀居數日賊使毀民禾方擊柝若不聞賊怒拔刀加於頸仍擊柝不已賊乃舍之去當是時寒石已爲兵部郎監贛州軍而我兵下贛州寒石死之安和聞之哭曰吾固知吾兄之必死也卽急走訪寒石母若子之所在而寒石之子習已奉祖母歸安和迎於家事之

如母習故爲蘇州營副將至是又出將兵死於陣子省三才數歲
安和教之又分之田省三最知名而安和則閉戶讀書不接人事
順治十年其友勸之科舉不應固勸之勃然曰爾以我力學爲科
舉計邪脫其所戴冠曰吾烏用此爲哉手裂之擲於地友大驚跟
踉走乃徐笑曰吾今休矣自除其生員籍日飲酒大醉狂呼怒叫
旣而歎曰男兒旣不能死國卽當無所係心耳於是盡束其生平
所讀書及手鈔諸祕本五千餘卷金石文拓本又千餘卷鋪於一
室袖中但存殘書一卷人竊覘之老子道德經也晚多與方外者
遊好爲養生家言所著有日記一卷性命圭旨解若干卷等字一
卷弟貞知字閒雲縣學生亦從寒石學一時名士之交寒石者皆

交焉以文章氣節自負聲名蔚然後卒於鄆所著詩一卷

右傳張遠覽撰

187-650

187-650

歸莊

崑山歸莊字元恭依隱作達結廬於墟墓之間蕭然數椽與孺人相酬對嘗自題其草堂曰兩口寄安樂之窩妻太聰明夫太怪四鄰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吳俗每逢改歲必更易紅箋以吉語書門忽一元旦見其門有北平都督僉事南臺御史大夫一聯賀歲之客訝而未解其意元恭曰我亦欲集福壽來平安耳元恭於行草法甚工乞書者每作極不羈之語應之以是寶其墨妙多藏度於家不敢輕以示人一時遂有歸癡之目然元恭實不癡也

右人史吳翔鳳撰

世傳萬古愁曲子瑰瓌恣肆於古之聖賢君相無不詆訶而獨痛
哭流涕於桑海之際蓋離騷天問一種手筆但不能定其爲何人
所作近人或以爲謔翁或以爲道隱或以爲石霞皆鮮證據惟魏
勺庭徵君及其事於恆軒壽序子始取而跋之沈繹堂詹事謂

世祖章皇帝嘗見此曲大加稱賞命樂工每膳歌以侑食古之遺
民野老記甲子哭庚申大都潛伏於殘山賸水之間未聞有得播
興朝之鐘呂者是又一異事也恆軒太僕曾孫名莊一名祚明字
元恭少入復社於書無所不窺兼工行草諸體嘗題其齋柱云入
其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囁囁然曰時皆笑之方史閣部守淮揚恆
軒仲兄爾德名昭參幕府事所稱禮賢館徵士者城破死之恆軒

亦同顧推官舉師不克行遂得免書淫墨癖竟以佯狂終身

右題萬古愁曲子全祖望撰

按歸先生編其曾祖太僕震川集付刊因盛行於世

--	--	--	--	--	--	--	--	--	--

187-654

吳适

故兵科給事中吳公既歿之十有一年諸子卜葬於長洲金鷲鄉之誠字圩又十有一年其配顧孺人卒越明年諸子將奉其柩與公合兆公之葬也未及具石以銘至是持某所撰行狀問銘於琬琬之祖妣湯太君視孺人爲姪孺人蓋琬重表姑也吳汪又有通家之好公季子又從琬遊故琬不得辭按吳之譜曰周太伯後裔由太伯至今二千餘年屢徙不離於吳大王父滔贈襄陽縣知縣王父之佳以進士累官都給事中萬厯中與同官合疏請豫教皇太子忤旨削籍歿贈太僕少卿父承科以公貴贈戶科給事中公諱适字幼洪晚直明亡自稱南國廢人早歲敏妙下筆成文章贈

翁器之曰此兒頗類乃祖中崇禎十年進士釋褐衢州推官以卓異徵甫去任而宏光主南渡入除戶科給事中內閣馬士英遣人致殷勤於公公弗報也於是士英擅政力援逆案中阮大鍼使掌樞柄共招致羣小謀盡逐東林黨人而武臣如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之屬皆與表裏相唱和尙書張公愼言爭之不能得引疾去閣臣姜公曰廣都御史劉公宗周復相繼去公意憤激極言老臣淪棄可惜因請申明祖制以清議專歸言官不報未幾公兼辦吏科事趙之龍疏薦前少卿陳爾翼爾翼亦在逆案中得旨起用公業鈔駁之矣之龍復疏辨公遂彈之龍略謂祖制惟科臣與司封駁未聞以勳爵參者爾翼嘗稱魏忠賢用命而薦崔呈秀

爲本兵夫以諂魏逆者爲公道假魏逆而在亦必昭雪而後可以
薦崔逆者爲公道假崔逆而在亦必推用而後可若一經勳臣條
列無論是否卽登啟事則科臣封駁與銓臣甄別俱可罷而不設
是悖旨自雄而弁髦故制也疏入羣小恨公刺骨其明年進兵科
右而總兵官甯南侯左良玉方與馬阮交惡舉兵焚武昌以叛以
清君側爲名初公之在衢也蔡奕琛嘗以夤緣事發覺上官檄公
偕他推官會勘公執法無所屈奕琛坐是得罪南渡初召爲吏部
右侍郎或勸公往謝公故不往奕琛深銜公及居內閣思因事中
傷之公疏薦侍郎楊鶚可仍撫荆襄且言鶚與鎮臣良玉慷慨同
仇其矢交輔云云奕琛摘其語稟旨嚴加詰責已而良玉兵起卽暴

死軍中其子夢庚代將連艘百餘里破九江安慶諸府京師未知
良玉之死也中外大震九卿諸御史爭上疏請討良玉科中公疏
獨中止不果上羣小益疑出公意會士英遣私人方國安統兵往
禦良玉於江中國安顧焚銅陵掠南陵所至人皆嬰城固守公詢
知之中夜起草疏劾國安罪當斬并及鎮臣牟文綬劫掠狀或沮
公曰君休矣言之何益直促禍耳不聽奕琛果票旨責公沮撓國
安軍又自露章劾公誣以黨逆下錦衣衛獄羣小必欲殺公以快
故憾御史張孫振遂言公東林後勁復社渠魁宜速正兩觀之誅
獄由是益急公亦自分必死纔逾月南京失守始脫身歸奉其母
徐太孺人避地村舍中 皇清順治三年巡按御史用地方人材

薦非公志也不得已遷延行至中途而返凡杜門卻掃者十有七年太孺人壽終哀毀骨立以不勝喪卒享年五十公爲人公廉強直在科中僅數月所上章奏二十餘悉關宗社存亡東南利病至於是非非尤激切言之不肖媿嬰訕傲取合權要故深爲小人所忌其得不死者幸矣雖然公卽死亦何愧之有彼小人者豈遂能不死哉配申氏贈孺人再室以顧氏封孺人其先有太僕卿諱存仁者世宗朝爲名諫官卽顧孺人高祖也孺人自公諸生時故以勤儉佐公起其家公方下獄合門駭懼孺人搖手戒家人勿令太孺人知晨夕拭淚定省無幾微見其顏面蓋其孝謹類此公之旣歿能力持家政而縱諸子於學俾皆致有成享年六十有

九子男五人瞻康熙癸丑科進士誦殤訖廩例太學生諶乙卯科
順天舉人誦太學生卽從琬遊者也女五人長適諸生申岳來次
適申祖琦次殤次適候補中書舍人錢廷銳次適貢生李縣初孫
男十一人女四人曾孫男女若干人長女申出也申孺人前從葬
贈翁墓左故不附公與其祖太僕公後先俱以直言顯名又俱以
諫官終符贈翁之言吳人謂贈翁知子云銘曰

善覘國者覘人有無苟無人焉其國將墟明之季世蠅營蝸沸肆
言鈎黨清流喪氣公也侃侃杖之梧之棟榱崩折勢莫能支幅巾
布袍言旋三徑訖爲遭老名高節勁浮圖雙峙野水環流宰木鬱
蒼公歸斯邱乘雲駕霓風雨下上公靈儼然百世所仰

右基誌銘汪琬撰

右基誌銘汪琬撰

金澥

儒者績學砥行方發礪於有爲之日而時與志違則又返而敦其根本遺其枝華此心固已安於隱鬱不期揚顯而天之報施必佑迪後人以光大之使隱者顯鬱者揚而人子歸美其親之心用是以稍慰此余於麻溪金氏二孤銘親之請不忍以不文辭也按狀金公諱澥字遐澤別號蓀汀溯其先系自趙宋仁山先生後析而爲三金華之義烏吳江之曹邨德清之麻溪皆同派也麻溪始於公之七世祖諱擊者由語溪徙居之遂世爲德清人四傳至公之大父行有侍御君州守君五傳至公之伯叔行有水部君太守君門閭駸駸乎日大矣公生而穎異作文非先秦以上不取法早歲

食餼試輒高等時吳門雲間執文社牛耳者爭致四方名儁以爲
雄必於公屈第一指公於昆弟行居長丙子己卯仲叔皆聯翩先
售公意氣不少挫壬午舉於鄉癸未已列房首而復落甲申後避
賊移家入城絕意仕進治生產以養志丁亥庚寅連遭外內艱哀
毀骨立柱而後起服闋咸以計偕勸駕公喟然謝之曰嘗奉先人
訓謂學者讀書貴識大義家世簪纓可昧此而覬浮榮乎殆隱然
以晉處士自命矣間有著作不署姓名其遯世韜晦意更高遠此
公之大節也明末充白糧解戶鮮不破家孫之堅夏新姚鑑等皆
以他業饒裕爲當事所撫持公力言解免孫之堅等奉千金爲壽
公笑卻之姻黨間婚喪不舉者多方助理了無德色撫軍黃鳴俊

慕公名馳尺一延致武林一再通謁不以私干壬癸大饑貸錢粟者悉焚其券生平重交友戶外之屨常滿蓋仲連之尙義少林之陰行當時之豪舉能兼而有焉元配陸太君唐忠宣公之裔太學生以修公長女世居安邱里與麻溪接壤年十六賦于歸伉儷相莊者二十五年如一日其事舅姑也佐遐澤公供甘旨必盡權治喪葬必盡禮既稱未亡人又以母儀兼義方督課二子朝夕無稍懈長君丁巳舉於鄉杭州府學教授候補知縣仲君中庚子乙科貢入成均教習八旗子弟令舞陽報最升雲南蒙化府掌印同知尋升山東青州府知府所以奉太君慈訓光大遐澤公之緒者寔昌寔熾方未有艾嗟乎遐澤公雖早世而大節彪炳細行克謹爲

宇宙完人可以不朽於千古陸太君之就養舞陽舞陽之人皆以
祝賢令者祝壽母其在青州微疾偶作太守君卽申乞終養奉母
言歸道路觀者無不咨嗟歎息以爲有賢母斯有孝子也旣抵舍
則教授君又以需次旋里築室相依燈火相屬太君往來兩第宅
中伯仲迭舞斑衣妯娌交奉盥櫛孫曾繞膝定省晨昏天倫之歡
壽考之福尤人世之所罕覩者也遐澤公累 贈中憲大夫陸太
君累 封太恭人生卒年月詳行狀不更贅將以今歲嘉平之吉
合葬於周家圩之新阡銘曰

立三不朽首尙德秉義遺榮萬夫特氣揭兩曜永無旻坤貞厚載
方以直仁靜而壽理必得山 水深偕所適金鸞飛鳴特偃息其

福縣縣志卷之六 表爾貞秩後昆式

右墓誌銘陸業撰

費誓

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大抵皆一鄉之善士耳一鄉之善士亦循循焉守之身修之家無邪忒無詭隨足爲一鄉之人所取法可已若夫志潔行芳高節足以感當世清風足以厲末俗歷事變而不撓處穢污而不濁此由一鄉推之天下往往不多得其人後世聞其風者尙足興起而以之俎豆一鄉容有不其協人心者乎吳江費先生諱誓字所中號仲雪故爲其邑諸生讀書數行俱下博學工文儕輩咸目懾之與之齒者纔三兩人考究古今得失之林好談經濟及孫吳家言人皆以爲運世才也遭時不偶棄儒冠服野服終身沈淪願老山水間不出所居號寒松堂作寒

松樵傳以寄意每呼蒼髯叟知我人比之五柳先生顧兩人志節雖同而先生之堅苦視淵明之瀟灑其所處有倍難者讀其文知其挺挺於霜雪之中勵歲寒不凋之操者也先生有寒松亭棗及國朝詩選等書今皆不傳傳其一傳亦足以見先生矣少時讀書一富家有二處女夜窺之非一至也先生敕其童反扃書戶堅拒不納至道詬置二女後歸夫家卒爲良婦感其不辱傳言謝之且謂其弟曰此人真汝師也其善事之先生性至孝居喪每一哭踊頓絕而蘇苦塊骨立猶飭斷酒肉病亟以爲未葬兩先人我目不瞑先生至行有金耿庵姚文初兩先生爲之傳年僅五十旣歿一子在外季子鼎卿始四歲無所依出嗣於金旣長而後知之號慟

乃卽寒松堂爲祠祀先生在今閭門外郡人皆以爲允且歎曰先生其有子矣嗚呼先生其志潔其行芳其清風高節豈不足感厲一世而廉立頑懦哉是祠之作非特費氏之後人當世守其烝嘗卽奉以鄉先生而祭之社亦未足以表先生也鼎卿之子贊文行修飭志節慷慨有先生之遺風必能興先生之宗屬余爲之文者贊也將陷置之壁間以示永久余夙欽先生者遂不敢辭

右祠堂記張雲章撰

DEPARTMENT OF THE ARMY
OFFICE OF THE ADJUTANT GENERAL
WASHINGTON, D. C.

7118

汪興國

西山處士姓汪氏名興國字元起世爲貴池人父思誠以副總兵從關部史公死揚州之難有傳載嶧桐集君少而傑魁偉岸憤時方多難以父故結髮從戎事幕府驅馳效命戰則冠軍鋒守則親矢石而幕府一使令下調發所部軍旅諸密務必君是屬君精細勤敏無一不辦輒中幕府意又罄其家財輸軍用曰君父憂迫遑家恤也故凡左右幕府者終始獨君父子由偏校累官參將都指揮使揚州之圍也君奉幕府命有事泝淮而城陷蒼黃聞變則國事去矣慟哭揚州城下死人山積求故相亡親遺骸不得心摧裂不欲生又金陵甫定卽致詰乃父前理賞功未竟諸兵糧檄對簿

君不得已趨就主者剖析斷結時故人居要欲強君以官君引義力卻之乃頓置老母弱弟走燕入西山居十餘年所自號西山處士君雖若遺世乎而內飲泣淚常漬枕交舊子弟來都莫不倚故將軍爲重有所求請及在患必極力爲之營辦解救宗族姻黨喪葬嫁娶弭飢禦寒無巨細賴以濟者至不可指屈其實囊無一錢不知者疑其有金術也閣部歿後尹太夫人以衣冠招魂葬之梅花嶺而史德威有篡宗事太夫人率猶子可程數其罪張之國門謂捏維揚紀略爲伏根種種悖妄傾故主肩所播文告援證南北諸公君雖未至溧陽必藉君名銜爲信蓋君在燕每手疏致饋問太夫人閣部夫人起居歲常一再唯謹君於君親未之刻忘一日

心偶動遂戒裝南歸方謀葺墓種樹擇高原爲祠置粟主令子孫
歲時祀有地庶以告忠魂地下無何嬰病遂不起臨終命子嗣音
曰吾生平志未畢故相亡親遺骸失所今正首邱長恨九泉其瘞
我荒野勿碑勿誌語不及他而卒年五十有二子二嗣音別有記
嗣廉幼孤就婚於皖遂家焉一飯不忘其先非孝義之言弗道閉
門絕人事至屏輦血啜粥飲水鈔書作蠅頭字老而彌篤云

吳銘道曰吾聞君常以不死幕府爲恨果若然覆巢之下甯有種
乎方君之稱西山處士也蓋欲比蹤皋羽其不得已與人相應接
殆魯朱家者流陰脫人如季布者何可勝數又余嘗見閣部手蹟
屬君所事事當日之奔走艱難到今猶堪雪涕嗚呼死封疆之臣

亡國之大夫於君父子可無愧爾矣

右傳吳銘道撰

申自然

余友陳子昭大爲余言申自然之爲人也余甚憫之昭大曰申自然者松江人也嘗爲故明博士弟子豐於財明亡自然棄制舉業散家財結客欲有所爲未發謀竟洩有司捕得之同坐者六七百人皆論斬自然已押赴西市矣忽有從眾中易之者雖自然亦不自知其故也於是自然得逸去既亡抵家而其家人七十二人以自然爲必死皆先期縊死自然之妻孕既縣於梁而胎隕犬守之鄰人之犬欲噉其胎者守犬輒鬪殺之凡殺犬者四而此犬之力竭亦死於旁自然旣坐法亡匿家人又盡死子身奔走天下然善畫以此餬其口亦足自給轉徙至徐之沛縣會昭大之叔任沛縣

教諭昭大從焉故昭大得與自然遇也始相遇時見自然之畫於
準提庵壁間昭大善之叩之庵僧而識自然是時昭大病氣逆已
坐定而疾作自然進藥於昭大服之愈昭大德之歸謀於叔將授
自然館自然曰吾與友十二人俱不可以俱止吾將以畫售其直
給十二人裝然後從陳子遊約定卽去去踰月復詣昭大曰彼十
二人者吾悉遺之矣昭大客之幾踰年未嘗一言其事然性嗜酒
飲酒必極醉醉則歌呼之聲不絕至學爲犬吠而後已昭大怪之
聞一詢之不荅至於踰年而後泣然告昭大曰往者吾婦死於縊
而胎隕鄰人之犬爭噉之者吾之犬輒殺之凡殺四犬而吾之犬
亦死吾每念之痛心故醉而爲犬吠也吾家貴賤七十二人無一

生者吾嘗赴西市矣忽有易我於眾中而吾不知脫我於死者之
爲誰也吾於明時爲博士弟子豐於財不忍故主之亡破產結客
今雖家破身亡不悔吾名自然則自然之不必叩吾之名若諱也
吾爲松人則松人之不必悉吾之里邑也然後昭大知自然之爲
人也會昭大以其叔之吏事之淮安自然有故友居山東呼自然
去不及與昭大別遺書昭大曰吾年已六十餘吾家已無人吾亦
無能爲矣吾賣畫得二百金當之宜興就君居以終老昭大誌之
後一年昭大之叔罷官歸昭大亦去沛還於宜後二年自然自杭
城又貽昭大書曰吾之友陷大獄得三千金可免死吾賣畫於杭
城幾得半矣將之金陵脫吾友於獄則還就子以遂終老約昭大

又誌之久之間自然所謀脫獄者竟論死已行刑自然亦於是日
扼擊死康熙二十年昭大館余家因論畫及自然爲余言自然本
末云

儲子曰異哉申自然之爲人也一博士弟子耳乃敢逆天命至滅
其家而不悔何哉將所云殷之頑民者非耶然有明三百年來養
士稱極厚士之登甲科者榮寵無與爲比今或棄其故主更求仕
進就卑官而不之恥自然書生未食君祿乃能隱忍自立如此可
謂庶幾於首陽之風者矣當革命時欲爲自然所爲者何可勝數
至於糜爛其軀而莫知姓氏者皆是自然獨以善畫傳人固有幸
不幸與天也

右傳儲方慶堦

按申先生有原名其入國朝以字行因以字署題

申自然名浦江南華亭人以畫名於時黃太沖嘗言自然好哭似皋羽無家似思肖今世說

申自然做大癡山水樹木疎秀邱壑亦深但覺碎小而無大槩國繪寶鑑續纂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四

三

葉崇震

葉崇震字孺雷父誥郡庠名宿專門毛鄭之詩教授鄉閭從遊聽講者座常滿性好酒日飲盡一石飲後說經鏗鏗然崇震生而羸弱體不勝衣幼入黌序至性沈塞韻宇宏深喜怒莫見其際家貧衡門兩版讀書穿壁引光爲文章絕去翰墨畦徑見知於司理金壇蔣公鳴玉引與長公太史超同筆硯司理遷去甲申乙酉之際士釋褐趨時飛騰踊躍惟恐失後崇震廢退里居扁戶山房夜央鐙施一蒼頭供茶炊提三寸管縱評歷昌啟禎間天時人事之故人爲一傳傳爲一贊剛腸熱血霑濡毫楮滄桑之後繞樹無枝憂傷激越颯颯乎有元裕之謝皋羽之遺聲旣而雙親並沒負土爲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四十四

三

墳創鉅痛深竟以抑鬱沒所著書散佚不傳

右傳洪若皋撰

吳道配

新安有隱君子曰吳浩然先生諱道配休甯臨溪人也而墓在虞山吾谷之東其高操邁俗彷彿前史獨行諸賢遐邇人士類能聞風欽慕傳贊歌輓旣纍纍足以不朽矣令子元滿年及耄而道揚清芬惟恐不至復屬予表其墓予固不嫻於文而闡發幽光以爲風世厲俗之藉則竊有志焉幸得先生其人庶可書之無媿詞乎先生之自新安來虞山也時當明社變革之際徽郡烽燧四起鄉先輩正希金公旣以孤臣誓死而閭里豪猾鱗集先生知其勢必終潰與其玉石俱焚不如潔身遯世以全我介然特立之志乃至虞山遂家焉自是身被白衣雖至市衢未嘗變服素不喜酒後忽

嗜之飲輒醉醉輒哭識者悲其隱衷非酒狂也先生湛深經學尤
留心於世務當明之季慷慨欲有所爲既以易代隱居遂絕口不
言時事門弟子問業者趾相錯惟與講說經義若及帖括體睥睨
不屑也先生行旣高邑中遂以白衣先生稱之識其名者往往爲
之格邪悔過謂鄭康成王彥方復出也有司欲舉應鄉飲賓先生
固卻乃止晚年遘疾人勸之藥先生曰王叔英有云生旣久矣未
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臨歿遺戒勿立墓碣以許
平仲識得葬處之語爲恥於戲先生介然特立之志信可表白於
天下後世矣且夫聖賢立教必以成仁取義爲歸而亦各因其所
居之位以爲中正無偏之道則扶綱常挽氣運均有賴焉其在身

膺爵祿與人家國事者一旦數遭陽九非致命遂志復何所容於
天壤之間若布衣韋帶之士痛黍離之歌悼烏屋之歎因之翰聲
匿影不能與俗浮沈而守貞以沒世亦未嘗非志士仁人之所同
此宋季謝皋羽鄉所南之流視夫死於厓山燕市烈烈三忠易地
而論固不能別其孰軒孰輕也慨自思陵慘殉南渡淪亡一時公
卿大夫靖節不二心者寥寥幾人而被領袖清流希光干寵方且
託於審勢識時與夫長樂老之故智覲顏偷息恬不知怪尙可對
此巖阿澗曲中孤標落落足以廉頑立懦如先生者哉後之過斯
墓者亦可喟然太息而有所激發也夫

右墓表彭定求撰

阮濟

阮濟字季子築草堂於龍山冬夏惟披一衲因以自號性嗜酒工畫時攜襍種酒壚畫具命一僮肩之遊散山水間遇勝處輒流連忘返謂友劉鴻儀曰死卽葬我草堂之側磨片石題曰酒人阮一衲之墓未幾卒劉及同志葬之如約題所居曰一衲庵每歲晏劉必攜酒澆其墓有詩弔之曰酬君君豈知去去復回顧一片紙錢灰飛上梅花樹濟詩多寒瘦畫格清絕入本朝乃卒亦高士云

居易錄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蘇遜

蘇澤民初名霖更名遜字遺民華亭人王勝時濬曰遺民爲人奇
狷善畫帝釋諸天像得吳道子筆意閒寫山水成卽毀棄之人莫
測其意以窮困死死後畫益貴重在于鄉亦不易得也予蓋親見
揚子雲者今且從片紙中呼之出矣

讀畫錄

澤民本仕族子性迂僻不娶好嫚罵人寄居西林寺以畫佛像自
娛洎古莊嚴筆意似丁南羽吳高士騏嘗題其畫曰其人必傳其
藝必傳

婁縣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丁元公

丁元公字原躬嘉興布衣性孤潔寡交遊善書詩有奇氣兼畫山水人物佛像老而秀工而不纖寫關壯繆真像凜然有生氣後髡髮爲僧號曰願庵

畫徵錄

丁元公書畫俱逸品精繆篆詩亦不屑作庸熟語

靜志居詩話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葉舟

葉舟字飄仙松江人善花卉晚年惟畫佛像籃中折枝尤妙
寶鑑續纂

雪漁純孝君子晚而入道是大有根器人此冊計十幅寫生設色
卽黃荃復生豈能過之
顧允光寄園集

雪漁亂後披緇日畫諸佛變相間作花卉屢空晏如真高士也昔
人以畫馬堂墮騾胎有復改而畫佛者今雪漁定生人天受香花
供養至其繪事之工出入漢陽先生雪漁得毋曰恨右軍無臣法
邪
張壽孫題跋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日本書紀卷之六

三三

郝太極

顧甯人贈郝將軍太極云曾提一旅制黔中水蘭諸酋指顧空人
楚廉頗猶未老過秦扁鵲更能工風高劍氣蛉川外水沸茶聲鶴
澗東橋畔相逢不相識漫將方技試英雄後注曰太極滇人天啟
中守霑益余於敘功疏識其姓名今爲醫客於吳之上津橋言及
舊事感而有贈

右滇繫雜載師範撰

--	--	--	--	--	--	--	--	--	--

187-698

任允瀆

公姓任氏名允瀆環生其字別號猗瞻世居吾邑之篠里以孝廉爲望江教諭攝縣篆流賊寇蕲黃掠望江城中蒼黃俱欲出奔公集紳士耆民於明倫堂諭以大義誓與城俱存亡眾皆奮於是率數百人登城閉西北東三門開南門以鳥銃二十執器械者五十人夾門而伏賊疑不敢進營於城西南之龍家塘擁所掠婦女飲酒歌彈爲樂夜過半東北風起賊營鎧火漸滅公令所伏之人左右衝出銃聲齊發城上城下呼聲如數萬人震動天地賊大驚棄營走墜谿崖死者無算委棄甲冑弓矢財物山積奪還子女數千人皆訪其親戚歸之遠近歡聲如雷時崇禎七年七月某日也公

曰賊暫去不日卽來將滅此而甘心焉因益爲守禦計厚東門溪入龍家塘置竹木刺於水底築隄起吊橋西北隅築女牆塹岡阜壁立數仞使不可援聚碎甌敗甓壞甑破釜於城上轉石爲機鍊土爲丸凡數十百堆附郭居民悉令入城其壯者分給器甲練習戰鬪各村堡令擇湖山險阨處立砦自守近江者令渡江南避賊堅壁清野以待之無何賊大至龍家塘水滿不可屯千餘賊乘馬渡水欲決隄馬足著刺驚倒賊皆墜水死馬或奔隄上者公豫伏人隄邊芟蘆中悉起驅馬入城賊遂撤民屋作簿浮至城下公令人飛甌缶奮擊盛石灰於破甓投之賊皆目迷咽塞賊又作木屋於簿上或覆以牛皮甌絮公束芟蘆灌油作雉尾炬擲之焚其木

屋廩絮賊在簿上者盡死於是悉衆攻西北隅城塹山阜發飄石極高厚賊發礮攻擊不過落土丈餘隨圮隨築賊竭力攻之公從容應之相持月餘野無所掠賊飢疲遁去然益怒盡銳來攻統大隊至積糧如山爲久困計歲將暮夜昏黑賊數梯城石甃交下擊之盡殪至除夕公曰今夜賊梯城必力令各嚴守而置爆竹數百千於城上密使壯士百餘人出南門渡弔橋繞龍家塘抵賊大營外放銃大呼擲火焚其積聚煙燄蔽天城上爆竹聲如沸梯城賊散去賊怒甚更運糧積於城東北數里外上元之夕公令童子上城擊鑼舞鐙賊望之大笑公密遣百餘人出東門繞溪暗渡斫其營賊出不意大驚亂復擲火焚其積聚而還賊大困公於是取民

開田車縵以被褥畫奇獸於其面將驅之出戰會史公可法備兵安慶破賊於大勝磯乘勢來救公望見救兵至悉使推車出城西門壯士千餘人隨其後公親執旗鼓督之與史公夾攻追奔數十里至香茗山下掘其險犄角截殺積屍徧野賊七八萬人皆斃張獻忠赤身穿草莽而遁自是流寇不敢復犯望江史公上其事擢兵部車駕司主事後出爲夔州太守以國變不赴任居篠里終其身里人有一聖二賢之目一聖卽公也

右傳瞿源洙撰

此瀨上潘錫疇先生所作公傳予節其要者著於篇潘公之言曰余館於望江龍禹九先生家其令嗣小司馬茗麓公及春坊理侯

公言任先生三保危城事甚悉而望江誌寥寥數語江南通誌亦甚略今四門城樓俱供木主雉堞皆餒姓名宜急傳之鄉里使知鄉先生世世祀也蓋潘公嘗講學於默齋湯先生之門其言非妄者當明之末以占畢書生司民社之寄不知軍政爲何物乍舉一烽卽跳身先遁而擁高牙大纛鎮壓都會者亦畏賊如虎去則鴟張來則獸駭故賊以游騎掩襲則百雉之城傳呼而下遂至蹂躪徧天下而明之宗社以覆任公特一老廣文耳擁寒氈秉鐸本無城郭民人之責而觸鋒蹈刃親執旗鼓登陴爲壯士先以碎甓敗甃當木屋梯衝之銳而劇賊數萬之師盡摧於堅城之下以是知草澤游魂本可一燼盡也使天下守土之吏盡若任公則豕突無

所烏合自散亦安有土崩瓦解之患哉余讀任公傳蓋爲之三歎
息焉潘公又云任先生守望江不獨爲望江并爲江南也夫流寇
跳梁中原無不受其荼毒獨我江南安堵者蓋以盧公救滁州用
五千人殺賊四十萬任先生守望江率數百人殺賊七八萬長江
帶水賊不能以片帆渡者皆宜與先輩之功蓋此時獻賊掠蕪黃
窺舒皖而望江當其衝望江不守則安慶不支南岸諸州邑若池
若宣若太平皆將從風而靡而畱都士大夫狃承平故事其上者
置酒高會飛箋賦詩次則泛青溪渡桃葉日醉飽於笙歌花月之
中賊據上游乘勢東下直趨龍江如風雨之驟至此蘇峻之所以
破石頭侯景之所以困臺城也江南財賦甲天下苟芟剝殘毀則

中原益奔潰相繼獻張於南國橫於北明之亡將不待甲申以後
特以挫於望江踴陷北走江南不受鋒鏑而聞獻因之鼠竄狼顧
幾於自斃然則延明祚十數年者賴江南之不亡而江南之不亡
任公之力實與盧公等而以空拳衝白刃其功彌劇於淝陽矣抑
又思之吾邑僻小不足爲江南重輕而保障江南常出於吾邑人
之力晉之東渡吾邑周氏之力也當石冰陳敏之亂烏程侯結鄉
勇起義兵三定江南瑯琊望風奔赴而王謝諸僉荒始收之以爲
功宋靖康之末岳武穆隸李丞相軍中吾邑趙次張識其人於行
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其後兀朮南侵杜充迎降諸將徬徨江
上莫知攸適岳軍又乏糧將謀鈔掠次張往說岳侯移軍陽羨給

之食遂以成廣德六戰皆捷之功紹興始能立國今人論宋南渡首勳必推韓岳而岳侯能自立幟成軍者本吾邑人之力也明季流寇蔓延睥睨江南已久盧公蹙之於北任公扼之於西不容一賊南犯直挈全吳數千里地以待畫江自守之規甲乙之交據長淮而憑天塹成晉元宋高之業易易也人謀不臧天命有歸偏安之局旣失而虛任兩公之功亦遂無有談論及此者然盧公功名顯赫故滁陽之績與周氏義興之旌同炳史策任公職微名卑世人多忽之不道以故紀誌疏略其家乘亦未及詳雖公族人王谷先生以古文詞鳴世而所作夔州公傳亦未能悉載陳龍川中興遺傳序云龍伯康趙次張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氏者此可

與任公同一感喟潘公作傳其亦龍川之志也與余又惜其文未
大傳於世而申述數語於其後以張之且以詫吾邑偉人每聞世
一出而爲桑梓之光也

右書傳後瞿源洙撰

余少時嘗過任夔州於塗布衣扉屨樸遯類田塾老人同行有趨
謁者余訊之曰此還生任公今日登山採薇者也余就公三揖公
荅焉立談不數語而別此遇逮今康熙丁丑忽忽四十八年矣入
月二日鐙下讀任王谷所作公傳至三保危城事讀再三抵几歎
曰明甲申之變有以哉崇禎流寇始自戊辰延綏饑民斫木行劫
不足當癘疥疾也支蔓及乎甲戌大者癘小者疽肩背腹股咸被

其毒矣咎豈特將帥庸士卒怠哉郡守縣令聞風先遁賊自數百里外從容連轡入掠倉庫金錢粟米車載騾負飽欲颺去不控一弦凡城池失事爲將帥士卒所弗及馳救者以守令先遁故也公任望江學博署縣篆甲戌賊大集皖旦暮蹂望江公以署篆吏登陴死守義不寄孥誓率全家與城俱碎傳所載誓詞慷慨及守禦方略偉然有烈丈夫之風賊悵悵逸脫去望江獲全如是者三士民上其伐大吏以聞吾意當時君相必驚喜嘉歎立膺不次之擢俾任巖疆之寄而濡滯數年僅升國子學錄功高而賞薄棄有用之才置之無用之地以此類推賞罰可知甲戌後賊兵所至守令先遁爲民望者滋眾矣甚或上印綬奉圖籍迎降馬前崩角稽首

馴至甲申癘潰疽裂廟社爲墟似有以焉非盡不幸也余嘗論禦
以莫如守守莫善於守令之賢城郭溝池皆王公設之以待暴客
者藉令得賢守令乎日拊循百姓獲其歡心一旦有事與俱守之
堅壁清楚效死勿去俾敵進無所拔退無所掠雖十萬雄兵可以
坐困況烏合草竊之徒乎明白寇起廟堂之上行伍之間紛紛議
勦議撫至郡守能死守一郡縣令能死守一縣者指不多屈而廟
堂議論亦絕不以此爲先悲夫公官晉樞部出爲夔州太守城陷
於賊無可赴歸休其家余遇公時公之歸已數載而 皇清下江
南亦六七年矣傳又稱公犯俗忌以盡孝族人震焉然公自是登
科出仕子女諸孫眾多可警世之惑於邪說者今公孫曾益繁曾

孫曾外孫多賢而善屬文者此又王谷先生所不及見也王谷古
文得大家法今尚晦其有待以顯與王谷古文卽未顯然夔州公
之偉烈焯焯千古矣公諱允瀄遷生其字天啟丁卯舉於鄉

右書傳後備欣撰

陳象賢

墓何以有志古孝子傷陵谷之變也於是累功德告後世使知護焉然藏諸元堂惴惴焉千載後有風陲樹平之慨孝子愈傷於是乃爲文表之道周此表所自始也吾國家法品官尊者例得立神道碑卑者則碣著其行事若處士則行不列悖史名不出閭黨於表尤宜此余所以不辭而爲陳君表也表曰

陳君諱某字象賢人稱之則曰玉淵先生其先出太邱長元季徙常熟故爲常熟人父士介讀書隱居教授里中君年十八則已繼父業爲人師矣當是時鄉達者曰文毅趙公太常顧公皆名知人能相士每重致之君是以得自京師歷薊門其山川逶迤關塞隄

塞無不可聚米而圖也已而以父老歸日侍其父啜菽飲水盡其歡焉比歿喪之若孺君性絕人旁通公明景純學其在薊恆有風君卜曰火見其火乎國其有喪未幾而乾清坤甯宮並災仁聖皇太后薨其在庚辛間邊塵數驚君卜曰明年當有大警大將死地喪丙丁之際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禍其在鉤黨乎然小人終不勝也已巳果有變都城戒嚴督師死未幾楊左死閹敗經略磔若符契然嗚呼使君生遇其時何遠不若趙達崔浩輩乃卒老田間不得施用可爲太息矣君喜著述所撰有海虞別乘甯夏兵變紀略水利圖說青烏雜著選日要刪噫此之謂多矣君享年七十有七最君之生平孝於親誼於友慈於子弟莊於室篤於學其於方

伎則游藝及之者也世願稱之君不屑也余特表其闕於世運升
降若古人所稱卜百年者以告後人是爲表

右墓表馮舒撰

韓范 許譽卿 張若義 單恂 沈泓 沈龍 李世祺

顧亭林炎武於唐王時嘗為兵部司務韓友一范為吏部司務二人見事不可為皆棄去范吾郡蕭塘人

右筆記章有謨撰 按顧先生列是編儒行

許譽卿 張若義 單恂 沈泓 沈龍 李世祺

國初松江有五頭陀一許光祿譽卿一張司李若義一單麻城恂一沈進士泓一沈進士龍別有青浦李公世祺亦服頭陀服

右筆記章有謨撰

俞塞

俞塞字吾體號無害婺源人少孤母弟相繼歿客遊不能歸自誌其阨哀其窮曰獨曰孤性孝友里居寡喜可好讀書遇有得顧影獨笑坐達旦忘寐肌膚柴立嘗語人曰使我爲伊周難爲孔顏易或疑且怪塞曰士不得志必不能爲伊周我欲爲孔顏孔顏卽吾心孰能禦之又曰士不知命曰趨利避害惑也塞往年將之邑計里棗少錢具糗殮甫出門遇道上餓夫輒捐棗予之已念我餓若何未幾渴就泉飲掬水見遺金一銖掇視之適如鄉予餓夫數塞以是得不餓比歸念古不拾遺金復出友贈塞者如數置泉側聞者嗤塞迂塞自信益堅終歲旅食不苟受一錢惠衣敝履穿處之

晏如故喜飲酒酒酣抵掌談古今成敗欷歔流涕與人交恥阿附
非類雖厚遇塞塞引避他同志者既合終身如一日死生患難不
稍易遇友人過失往往面折不納則請絕塞平居見理明持論峻
恥隨俗軒輊方避亂信州避遘楚張別山同敞與塞語奇之同敞
故江陵相國裔孫也一日問塞先相國本末具在若史氏深文何
塞曰世詆相國姦過也塞以爲權相耳然權之去姦間不容髮惜
當日不勉爲賢相貽世口實耳同敞默不應未嘗不心歸塞言同
敞赴閩召招塞往塞以母老辭居白下窘甚會巨猾伺間屬所親
操書幣請塞爲子弟授經歲致脯資百金塞目攝所親曰若豈能
以金餌兪子哉卻不報適妄人蜚書螫塞有友人謂塞曰是非至

今日殺亂久奈何以口舌爭脂韋弭謗可也寒裂背日子誤矣是非不明故爭爭而後是非始明不然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皆亂世非治世也塞不意子獲罪仲尼之深也友人慙沮退其居心積行類如此學博方聖羽稱之曰兪子孤情高寄見地直捷當在陸象山之右其安貧守道獨立不懼目中未見有兩最難者斬斷名根本體中無絲毫夾雜尤不可及也知言哉塞少工戈法小楷草書頡頏鍾王揮毫立就以善病涉覽岐黃家言輯醫易自謂不研易理不能精醫決諸證治奇中僭輩雖侈稱其能非所好也塞古大儒自任恥章句學天假之年馴至曾閔無難不幸年五十死死之日爲斂葬長干破山之南勒其碑曰故處士兪塞吾體之墓

塞後先遭歷困阨略見本集自述塞母汪貞淑與古匹撫訓二孤
辛劬萬狀不食絲髮報痛哉塞貧未娶弟早世皆無後富學行如
塞昊天不牖罕建就知不知惜之所著易寤詩起四書心詰續橫
浦論語頌理學資深錄樞堂語錄西學辨疑本草正誤醫易及序
記書牘雜說若干卷軼不傳存者五七言近體而已揆諸古人元
德秀徐積林逋之儔也同學愴慕如塞在私謚曰節孝先生

右傳張自烈撰

愛鐵道人 張閑

愛鐵道人雲南人少爲諸生明亡棄家爲道士性愛鐵見必拜頭
項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懸鐵片行路錚錚然辟穀不火食嗜飲
人與之酒張口入之婦人則揮去或問之荅曰男女可親授乎與
四川銅袍道人張閑善銅袍者聯銅片而服之遂以名常同愛鐵
飲於市醉則歌烏烏大慟而後去

右滇繫小傳師範撰

K820-49

1573342

2

文庫

--	--	--	--	--	--	--	--	--	--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U. S.

187-722



21101000158001